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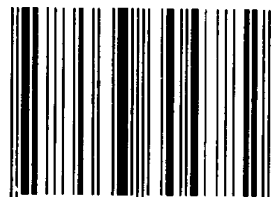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1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四三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古今長者錄八卷總目二卷

〔明〕黃文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一

洵詞記事抄一卷續抄一卷明良記四卷

〔明〕崔銑撰 明良記〔明〕楊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李銓前書樓刻藏說小萃十集本

七五

清賞錄十二卷

〔明〕包衡 張翼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四〇

十可篇十卷

〔明〕馬嘉松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二三七

舌華錄九卷

〔明〕曹臣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五二

益智編四十一卷(一)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六六一



# 古今長者錄八卷總目二卷

〔明〕黃文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長者

錄八卷》提要

古今長者錄序

乾隆壬戌冬族叔餅緘授予古今長者錄一冊云得于市肆中乃易堂彭躬菴先生評閱者卷首有鄂州先生原叙而書不傳此編則溫陵黃文炤先生所補輯秣陵丁明登先生訂刻之輯刻歲月俱無可考其書約而要簡而詳前賢言行燦若列展卷玩味深愜予懷夫殘荷非居心之道忠厚乃淑世之基是編所載合人情通物理本寬容和平之量挽險詐流薄之風芳頑而歸善良誠士大夫之龜鑑也昔先君子訓予兄弟曰讀書所以經世若宅心不正大人情不通透雖胸藏萬卷無裨世用祇書簾耳尚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爾其識之余凜佩服不敢怠迨後赴公車歷南北世情

十年碌々無所建立深以不克負荷為憾  
茲繹是編內足為克治之方外可資經  
之用與先君子所以訓余者若符契焉  
又不啻冰霜之感矣爰付剞劂并筆疇讀  
書簡要二冊彙成一帙以公同好不敢私  
為枕中秘也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孟冬月寧都西園後  
學曾洲瀛一甫撰

書

鄂州先生原叙

竊惟長者之名不顯于前世獨詳于戰國秦漢之間  
起于世道衰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陰陽各務  
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  
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  
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  
未必得避害者未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踴之  
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掩昧者則亦  
悠然處之而不屑辯合于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

鄂州叙

報無道書之擲也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  
涉事處于衆穉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爾必  
不與之屑也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  
者要非衆穉之所能蓋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  
曰長者故擴取前世所為若此者揔之為若干卷命  
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為此非有意于聞也特  
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  
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所稱嘆不幸而事不白於  
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猶利以與人者利



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  
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  
本心非有徼于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  
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  
陷于非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尔予  
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  
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  
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達道且非耻獨為君子意也  
故極其說復標其旨使覽者得擇焉

鄂州叙

黃文炤曰尼山氏之生也去古未遠然當其時史闕  
文馬借人之風既已則長者漸微可知春秋以來道  
閭世之喪道樸散厚雕日蝕日偷以迄于今使夫子  
見之川上之嘆又當何如所賴者砥流坊堤有一二  
遺直存焉予生也晚每思舉一二遺直效古者示民  
不偷之意而未得發端語一日從友人處讀羅應菴  
集中載鄂州先生思復長者風書則古人實獲我心  
矣矣幸序言具存全錄于此思讀是序雅然諒然真  
長者言也欲求其書則應菴云書已不傳于世矣為

之遠想慨然因再理前語徵文考獻得三代以降古  
今長者凡若干人名之曰補思復長者風取東晉補  
亡之意也鄂州先生亦姓羅遺其名應菴諱鶴皆泰  
和人與楊文貞公同時二先生行事不著然吾因其  
緒言又得國初二長者

鄂州叙

古今長者錄

總目

卷一

周公旦

子罕

子發

秦穆公

楚莊王

江上丈人

樂毅

宋就

直不疑

袁盎

田叔

丙吉

古今長者錄

總目上

王議曹

于令儀

張安世

史丹

梁伯鸞

何武

何隨

劉昆

卓茂

劉寬

班超

袁安

甄宇

沈道虔

高鳳

陳重

王仲回

楊峻

管幼安

管寧華歆

王烈

朱文季

公沙穆

董允

蔣公琰

賈逵

卷二

陳群

陸遜

荀巨伯

張孝基

向雄

柳仲郢

羊祜

衛玠

古今長者錄

總目上

顧榮

韓康伯

裴叔則

胡質

王忱

釋曇遷

甄彬

王僕射

高允

石勒

張寅

郭進

明山賓

歐陽頠

張道源

于志寧

河間王子晦

戴至德



王義方	婁師德
狄仁傑	徐有功
姚崇	
卷三	
張說	郭子儀
李勉	李約
李吉甫	錢徽
李宗閔	楊虞卿
崔暹	任迪簡
李忠臣	徐晦
楊行密	柳宗元
陸象先	宗慤
馮道	王祐
曹彬	魯宗道
王鐸	宋仁宗
張齊賢	竇禹鈞
竇儀	王旦
李昉	李之才

張佖	朱倬
卷四	
李文靖公沆	王弘
王曾	文彥博
韓琦	張無圻
中黃先生	富弼
范仲淹	范純仁
歐陽脩	范堯夫
張士遜	王質
古今長者錄	
尹師魯	杜衍
呂蒙正	呂公著
呂許公	京師氏

古今長者錄

總目

卷五

趙抃

呂居簡

寇準

方慎言

錢若水

陳俊卿

晏殊

趙叔平

宋庠

宋神宗

曾公亮

劉貢父

總目下

王安石

蘇頌

周益公

龐相

程顥

程頤

邵雍

呂祖謙

呂本中

蘇軾

劉凝之

胡安定

九江碑工

陳禾

史浩

虞允文

王大寶

狄青

田夫人

劉庭式

周仲逸

孫泰

劉洪欽

鍾離瑾

李文靖

馬涓父

卷六

查道

陳太常

張忠定公

王德用

范元琰

郭原平

羅可

王眉叟

古今長者錄 總目下

張知常

張洪

黃龜年

呂蒙周僕

唐珏

毛仲權

董士選

程思廉

倪元鎮

楊維禎

危整

曾叔卿

陳策

周文榮

劉永一

宋濂

方克勤

楊士奇



黃福	夏原吉
楊肅	解縉
卷七	
楊榮	楊溥
胡濙	程達
鄭誠	程皓
魏驥	周忱
葉盛	王翱
李公	陳白沙
李襄敏	王竑
豐慶	韓雍
商文毅	張瑄
張悅	陳選
劉忠宣	倪岳
李東陽	許進
韓文	羅倫
章懋	雍泰
陳壽	梁儲

吳廷舉	王芳
康海	羅州判
卷八	
王守仁	王以旂
王之誥	魯鐸
呂柟	莊簡淵
鄭曉	文徵仲
楊遂菴	王繼津
徐晞	屠襄惠
徐啓東	瞿嗣興
唐一菴	唐樞
劉訓	蔚能
楊鼎	葉南巖
趙翁	尹氏
潘氏	鄭處士
新建里長	孫蜃川祖
還金童子	錢長者
文翁	應尚書

卞三進	嚴鳳
羅晉用	王繼通
南谿劉翁	孫廊
耿定向	張江陵
附別品六則	
王勣	王化基
韓琦	彭時
周洪謨	徐仲山
總目下	總目終

古今長者錄卷一

秣陵丁蓮侶明登先生原本  
樹廬彭士望躬菴先生評閱

西園曾洲瀛一校刻

。周公旦

原詳入殷便詢。長者。者此周。家志。厚。亦周家一代人心風俗開。係虞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公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  
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

古今長者錄 卷一

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有以其惡  
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子罕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  
先孫。勝。于。漢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  
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何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乎。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子餐

子餐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于令尹前。子餐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比其後，子餐獲罪，威王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廬，追者至，踴足而怒曰：子餐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燔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其內果活子餐。古今長者錄 卷一

。秦穆公

秦穆公以駿馬岐下，自往求之，見數人已殺其馬而共食之。吏欲治其罪，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之，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之酒而赦之。後秦擊晉，惠公為晉所圍，見數人摧鋒爭死以解圍，脫公于難，反獲惠公。公問之，乃盜馬者。

。楚莊王

楚莊王夜宴群臣，出美人，勸酒，濁滅，有牽美衣者。美人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其纓矣。上曰：飲人以酒。

而較之，可乎？遂命畫絕其纓，尋莊王與晉戰，一人直前犯難，解楚圍，出莊王，自刎之，曰：臣蔣雄也。昔絕纓之會，蒙大王不殺，故來報耳。

。江上文

楚歌殺伍子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其意，乃渡之。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沒，每食必祝，曰：祝江上文。

古今長者錄 卷一

。樂毅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躍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于觀津，號望諸君。

。宋就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美者，然之邊亭人効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



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擄梁亭之瓜。自有瓦。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擄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然禍之道也。人惡。惡。惡。何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

古今長者錄卷一

微操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何足效哉。

。直不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遂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以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袁盎

袁盎為相。從吏盜其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吏言。君知汝與侍兒通。吏亡去。盎追還。遂以侍兒賜之。後盎使吳。從吏遠為司馬。中夜引起曰。君可以去矣。期旦斬君。盎謝而去。

。田叔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官車晏駕。用

古今長者錄卷一

梁王為繼。帝詔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勝匿。王復宮。尋聽內使韓安國諫。令詭勝自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見帝。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令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

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怒。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丙吉

丙吉為相。于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送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蒯主吏白欲斥之。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西曹第忍之。

古今長者錄 卷一

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

。王議曹

漢宣帝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遂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無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于令儀

于令儀被盜。擄之。乃鄰子儀曰。何苦為此。必迫于貧耳。問所欲。以十千與之。既去。復呼語曰。爾夜歸。恐為邏者詰。可俟天明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安世

張賀嘗謂弟安世。稱曾孫之才。美及徵怪。安世輒絕。

古今長者錄 卷一

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安世謹慎。周憲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史丹。

漢元帝不喜太子史丹為傳。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

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于絲竹鞀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國也于是上默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

古今長者錄 卷一

父母者手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囑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梁伯鸞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又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鳴不因人熱者也滅蠶更燃之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迨及他舍為尋訪燒者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梁曰無他財頭

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承鴻不受而去

何武

何武字君公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不免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

古今長者錄 卷一

何隨

何隨字季業司空武之浚敞衣蔬食杜門著書嘗有屠人牽猪過隨門索斷去去強認隨猪即與之鄰父從園中偷笋隨出見恐盜者慙怖徐步而歸

劉昆

劉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上風詔問昆曰卿在江陵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

卓茂

漢卓茂性寬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以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茂馬已數年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  
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之他日馬  
主別得此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劉寬

劉寬嘗行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  
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慙負長者寬  
曰物有相類事容悞脫幸勞見歸何為致謝寬將  
朝服入朝夫人使婢進羹婢覆羹汗其朝服寬亟

古今長者錄

卷一

十

問婢羹爛汝手乎

。班超

李邑在西域使人上書毀班超功蹟超不與較竟遣  
使護送邑歸漢

。袁安

漢明帝時楚王英事覺逮繫數千人袁安遷楚郡守  
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  
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

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  
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于聖世  
吾不忍為也

。甄宇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  
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  
又欲投鉤宇渡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  
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此號

古今長者錄

卷一

十一

之

。沈道虔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撝拾自資同撝者或爭撝道  
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  
云勿令居士知

。高鳳

高鳳里有爭財而兵鬪者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  
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陳重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綉以去  
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綉償之後寧喪者  
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又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  
錢數十萬債家急之重寧為代還郎覺而厚辭謝  
之重曰非我之為恐有同名字者終不言惠

。王仲回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回  
坐以免容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  
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

古今長者錄

卷一

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楊峻

王象少孤為人傭牧羊而私讀書被羊主箠楚楊峻  
乃贖象著家中娶聘立屋然後與別

。管幼安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為牽牛看  
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  
刑又所居屯洛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闔閭  
幼安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懷責不復鬪爭

。管寧華歆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  
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  
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不坐時人以  
此定管寧優劣及華歆與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  
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胡為不可後賊  
追至朗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  
已納其自托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拯如初世以

古今長者錄

卷一

之華王優劣

。王烈

王烈善教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  
甘乞母使王彥方知也烈知使人謝之且遺布一  
端以志勸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盜牛者也

。朱文季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



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朱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尊公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又文季與同郡陳楫交善楫早卒有遺腹子友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為吏文季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

公沙穆

古今長者錄

卷一

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寔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之約亦復歸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

董允

董侍中允嘗與尚書令費禕典軍胡濟共期遊集嚴駕已辦郎中董恢詣侍中許修敬恢年少官微見

侍中傳出逵巡求去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蔣公琰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

古今長者錄

卷一

乃更以為慢耶

賈逵

賈逵素為曹休所忌初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居督帝乃止皖之敗吳人遣兵斷夾石休不能歸時逵軍于東閭得報嘆曰我固知曹征東之敗也賊無東閭之備必并軍于皖而征東縣軍深入此兵法之所忌也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左右請曰曹征東昔諸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幸可假手矣奈何救之逵曰不然征東若亡賊將

乘我之弊遺國家之憂。今者之敗我與征東共之也。豈可以私怨而傷大計乎。趣諸將發左右復請曰。今賊斷夾石。其銳莫當。將軍獨不為身計乎。遣軍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得戰。退不得歸。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乃無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乃得還。休歎曰。梁道長者。休何面目見梁道。遂發。

古今長者錄 卷一

古今長者錄 卷一終

古今長者錄 卷二

陳群

魏陳群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識其居位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陸遜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後遜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遜豈可

古今長者錄 卷二

毀式以亂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又初為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皆國家所嘗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吾豈敗義以求生者耶。賊

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子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命賊感其義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回一郡獲全

。張孝基

張孝基為同郡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有過逐之後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間見富人子乞於市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能既而有餘又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其

古今長者錄卷二

子謹厚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可奪其利乎於是盡家財還之

。向雄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雙枯骨以為將來

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柳仲郢

柳仲郢先為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絢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絢歎美即與從質正官

古今長者錄卷二

原評觀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六暢達能使怒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嫌忌遠自避避背德忘友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逕庭

。羊祜

晉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又祜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

進誦許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掠吳二  
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觀等來  
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  
祐追斬之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  
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  
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祐出軍行吳境割穀  
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常止  
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  
封還之於是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

古今長者錄卷二

祐歷職二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  
太過祐曰拜職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衛玠

衛玠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  
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顧榮

顧榮應客召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輒已施焉同坐  
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  
亂經危常有一人左右已詢之乃受炙人也

原評顧榮善體悉然受炙者自是不凡此必非徒  
以炙而已

韓康伯

吳坦之隱之兄弟遭母艱號踊哀絕行人為淚韓康  
伯母在郡每聞二吳哭輒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  
選官當好料理此人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吳遂貴  
達

裴叔則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游兄欲之而口不言

古今長者錄卷二

辨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胡質

晉胡質為徐州與子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廉安  
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為徐州帝問卿清何  
如父對曰不如也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王忱

王忱字少林詣京於空舍見一書生病困視之曰吾  
腰下有金十斤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而絕忱  
驚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無知者

釋曇遷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明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甄彬

甄彬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甄彬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愛遺金者耶

古今長者錄卷二

王僕射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祕書有限故有楚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高允

高允仕魏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畢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惟懼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鄰樹性巧佞為崔浩信待勸浩

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真中書省景穆召允駢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于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

古今長者錄卷二

應滅族

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二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繫非臣敢知若直以犯觸恐罪不致死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勅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允

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又高允為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群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魏主乃拜允中書令嘗呼令公而不名雅嘗言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

古今長者錄卷二

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上風節耳子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慄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上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

石勒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蕪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遂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叅軍都尉

勒用法嚴諱胡尤峻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

古今長者錄卷二

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醉正自難與言恕而不譴張寅

張寅以事亡之冀上人才而欲妻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負也既而南歸康之父母初亦議改適姑已許之豪家又交賄之女誓不奪至是夫義婦貞遂偕伉儷郭進

郭進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薪汴



証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漢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明山賓

明山賓至性薦實家甚貧困嘗賃所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廉士阮孝緒

古今長者錄卷二

開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贖貧民後刺史蘭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關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歐陽顥

歐陽顥在嶺南交州刺史表曇綬密以金五百兩寄顥令以一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顥尋為蕭毅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綬亦尋卒至是顥竝依信還之時人

莫不歎服

。張道源

張道源并州人年十五以孝義稱唐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累封范陽郡公時何稠士澄居官家口籍沒詔盡賜道源七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皆捨之一無所取時稱長者

。于志寧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

古今長者錄卷二

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貨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河間王子暉

河間王次子暉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暉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暉即日毀其樓

。戴至德

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時劉仁執為左人有所訴仁

執事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仁軌為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服其長者。

王義方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事。買宅既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朋皆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

古今長者錄

卷二

十二

義方曰。此嘉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固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台姓名而去。

義方為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娶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婁師德

唐婁師德。字宗仁。為宰相時。弟達出刺名州。師德以。

兄弟名位大盛。為憂。弟曰。自今人有唾弟面者。弟自拭之。庶不為兄憂。手師德慨然曰。此乃所以重吾憂也。人唾汝面。是怒汝也。今拭之。是益其怒也。正當使之自乾耳。

師德寬恕。狄仁傑之入相。實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覺之。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古今長者錄

卷二

十五

際也。

狄仁傑

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分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嘆美之。

卿王神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欲求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遣右丞周興等按之。遂大殺唐宗室。

時以貞等當生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豫  
州刺史狄仁傑密奏。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為逆  
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  
流豐州。

仁傑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嶺外。仁傑請代  
行長。嘉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徐有功

徐有功為司刑少卿。被皇甫文備誣逆。及文備以事  
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欲死。君生之。何也。對曰。

古今長者錄

卷二

十四

爾所言者私忿我。守者公法。

姚崇

姚崇為相。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魏舊請託  
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  
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  
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  
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  
臣而請之。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知古

崇曰。臣子狀。撓陛下法。而遂知古。外人必謂陛  
下私臣。乃止。

古今長者錄二卷終

古今長者錄卷二

十五

古今長者錄卷三

張說

張燕公說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  
事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真于法生呼  
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  
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遂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有不  
聞忽一日直請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  
今聞公為姚相所護禍且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  
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疑思良久忽然曰

古今長者錄卷三

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是足矣因請手  
札數行懇求于九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  
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且奏  
之上為之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  
罷書生亦不復見

原評昔蜀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  
楚難蔡昭愛佩骨乃見留虞叔捐圭庶幾免罪  
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行而能排難  
解紛殆使士之沈乎說亦聰明疏通善知人也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  
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  
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  
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  
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  
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

李勉

古今長者錄卷三

唐李汧公諱勉字元卿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  
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  
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比葬密置  
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啓墓出金付之又  
為嶺南罷鎮歸汧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物  
投江中而去

李納

原評汧公父子皆、德、事、且、相、類、後、此、則、尤  
李納為兵部員外郎汧公勉之子也嘗江行與一商  
胡舟楫相次商胡病渴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

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貨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客以夜光舍之後親屬來理資物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

李吉甫

陸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錢徽

古今長者錄卷三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

徽掌貢舉節度段文昌學士李紳各以書囑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而裴度鄭覃李宗閔子弟中選文昌言于上曰今歲錢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怒貶徽江州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囑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

李宗閔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楊虞卿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弗克舉虞卿即以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

古今長者錄卷三

質名氏

原許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名氏此尤甚難然

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是

耶

崔暹

崔暹字季倫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語不為癡也

。任迪簡

任迪簡在李景畧幕中。景畧嘗宴客。行酒者謀進醢。景畧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兩盃。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咯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李忠臣

李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果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果。

古今長者錄

卷三

。徐晦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嘆其長厚。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曰。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楊行密

廬州刺史蔡傳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

連兵以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傳。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傳。左右請發傳父母塚。行密曰。傳以此得罪。吾何為效。

原評父母塚見伐。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傳斬之。怨

可釋矣。倘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行密于是知孝弟之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群材而霸有一方也。胡氏

。柳宗元

古今長者錄

卷三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陸象先

陸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帝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以湜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及公主與湜等謀逆、象先獨以為不可、力言于公主、帝既誅湜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宗慤

古今長者錄卷三

宗慤字元幹、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飯、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馮道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王祐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太名十餘年

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密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妄、但得二家僮恣橫狀、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公知襄州彥卿竟、無恙、公後割居第、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曹彬

古今長者錄卷三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昌言請按軍法、朝廷薄謫之、趙未幾被劾、時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武惠王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脩葺、公曰



時方大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魯宗道

宋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論德。其居有酒肆在側。稱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易服微行飲之。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遲。當托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中使

古今長者錄

卷三

九

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如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備。質至如婦。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王縉

王縉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軍。家之祿乏。每預貸俸錢。魯却下嚴庫吏。怨而訴之。州并

勅王王論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事由某公何罪。王曰。某祿上。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公輔器。無以輕過。軌累遠。世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罪。自此沉困二十餘年。晚用薦者

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稱謝。且具道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王仕省郎。累典名郡。晚

古今長者錄

卷三

十

年富壽子。孫昌衍人。以為德報。

宋仁宗

仁宗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宗示答。及將去。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決背俯伏于地。歸而寢兵。

張齊賢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日嘗家享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廝役往亡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自言某事相公最久凡得于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手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脩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奴古今長者錄卷三十一

震駭泣拜而去

。寶禹鈞

寶禹鈞為人素稱長者有家僮盜田錢二百千慮覺遠遁第留一女償其錢鈞見而憐之撫之既笄為擇良配得所歸又得遺金二百兩驗其實遂以還之同宗外姻有喪嫁不決者為之出錢前後凡五六十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宅南建書院聚書千卷四方之士識與不識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而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

。寶儀

寶公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為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盧嘗有憾于趙攻其短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參劾政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古今長者錄卷三十一

。王旦

叔寇準短王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言于旦旦曰臣缺失多準無隱蓋見其忠直帝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遣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遣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準大慙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準恨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文正公旦在中書寇萊公準居樞密院偶中書有事開密院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且立朝人有過輒為暴白日者上書言禁中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之說上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古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

古今長者錄

卷三

十三

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上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多都尉李和文召客呼官妓被臺論公乃作一詩遣和文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亦知之曾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遂不問

旦為相時冠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

冠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文正公寬厚未嘗見其怒一日其子弟懇于公曰危由為襄人所私食肉不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為襄人所食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李昉

廬多遜知以屢請李昉及昉相太宗言及遜公頗為

古今長者錄

卷三

十四

解釋上曰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待之厚耶由此益重公至道元年燈夕以安車召昉賜坐親酌御樽選餚核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無傷人害物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李之才

李挺之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

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  
至者范始恨知之晚

。張必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洎而薄張必及罷相洎草制深  
誠之而必翔望必詰焉或謂必曰李公待君不厚  
何難詣之必曰我為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有一  
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必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  
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必嘗分俸贍給

古今長者錄卷三

十五

。朱倬

朱倬為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人主任我以  
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當天心勿為子孫  
植荆棘

古今長者錄卷三終

古今長者錄卷四

。李文靖公沆

李文靖公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跡尤不樂人  
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  
同為制誥聞其拜叅政以啓賀之誠前居職罷者  
云呂叅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為少監  
幸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  
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  
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于是者耶亦適遭遇

古今長者錄卷四

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

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沆一奴適宅金數十千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秀美  
奴寫一券係女帶願賣以償公惻然祝夫人訓育  
長成擇一壻厚奩歸之

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  
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故  
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請是售私恩也故峻  
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詞此取怨

之道也

王弘

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于入者每先呵責然後施行。若美相聘接者必無所詣。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聞者悅服。

王曾

王沂公再蒞大府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

古今長者錄卷四

舊葺之無所改作什物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王移洛師陳復為代親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王曾在中書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言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愚欲已出怨使誰歸

文彥博

唐介論文彥博專權植黨坐貶文亦罷相未幾復相即上言介直臣今介未召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

尋同執政

韓琦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緡買女妓張氏安容美麗恭成忽法然公問故張曰妾本傭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願沒身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遣張持錢還舍且曰敗官果非辜可訴于朝事白汝却歸我守義後辯雪調官淮右張氏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日

古今長者錄卷四

蔣包二十金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感涕而去公之隱德如此甚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封魏王子五人及孫皆貴達

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掇拾官吏小過則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于聖世乎

在魏府有禁卒私逃法當死卒曰母老病近在數舍常恐不復見誠知罪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校

實即便宜釋之

公在大名有獻雙玉盞公以百金答之一日酌以  
勸客一吏誤觸玉盞至碎坐客皆愕吏伏地請罪  
公曰汝誤也何罪之有

公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就案呈事狀尾失書名公  
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授之公又嘗曰  
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  
益善矣

魏公鎮相州因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  
古今長者錄卷四

不能自活亦濟于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  
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  
稽首曰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耳几上之物已荷  
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  
他事坐罪當死于市傳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此公  
之遺德不傳也

魏公出鎮中山時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婚家魏公  
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  
枝亂出墻門客見詩自愧亦作詩曰主人若也憐

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魏公遂以一女婢賜之感  
恩無地

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討記不  
令人見

凡人語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和  
氣平如道尋常事

張無垢

張無垢九成云快意事就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  
古今長者錄卷四

悔者蓋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  
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中黃先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  
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許為  
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  
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極口攻之  
則是與之備怨何取其為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  
人自己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

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諧人翻レ。嗇夫喋レ。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真議論有根柢。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好。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富弼

富鄭公弼字彥國。為人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踉蹌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待

古今長者錄卷四

之有禮。引坐語送客送之。及門。

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親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范仲淹

范仲淹買田為義莊。族中人日米一升。歲一緡。嫁娶喪葬有贍。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有絹若干。

正令長吏錄親舊盡散之。遣于純仁之姑蘇。取麥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道三喪未葬。純仁即予以麥舟五百斛。單騎還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付之矣。

原評古人輕財好施。無所吝恤。而至于喪不能舉。尤其所最惻然者。自忠宣父子而後。此義不聞久矣。

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第雒陽。營

古今長者錄卷四

園。園為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世無幾。且西園。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已有哉。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或歸他人。吾則不可取也。

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宣撫陝西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寔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

起遂為廢人矣

。范純仁

范忠宣公純仁、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疾、忽失

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至

永州、諸子開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

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

議後法不合為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

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

古今長者錄卷四

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益康

如在中州時

。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

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

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盞自負、夫

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

為耶

。忠宣公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

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避罪、謫訟、詔

御史置獄于寧州、公就逮、獄成、种古以証告罷任、

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入為天章閣待制、

薦种古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熙州、每自咎曰、

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

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

公言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臣嘗為綰誣

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為綰也、明堂肆赦、章惇言曰、

大防等竄嶺表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

古今長者錄卷四

非久處之地、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

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

與公亦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

震怒、公從容救解、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脩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于呂相夷簡、遠貶三峽、

流落累年、後為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釋私憾、

用希文而共力于國家、純仁刻石、削去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



惟其言公。取信于後世耳。吾聞文正自言平生無  
怨惡于一人。其與呂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  
自言無怨惡于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  
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子公著為通判。公  
見其賢。及還朝。力薦之。

。范堯夫

程氏遺書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曰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我眉寔  
察之。公一日該予款語。予問曰。中使在此。公何暇

古今長者錄 卷四

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報傷傳言  
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  
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德量  
有如此。

。張士遜

初張士遜之罷相。由范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  
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  
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為朕言者。士遜  
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

日又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為朕言者多。士  
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  
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  
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王質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昔日交遊士大  
夫莫敢送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  
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願  
質何敢方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

古今長者錄 卷四

之縮頭

。尹師魯

尹師魯與范仲淹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宰意。攻  
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害師魯。卒  
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  
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魯於死。而師魯  
絕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  
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  
耳。洙何恨于湜哉。甫深服其量。

杜衍

杜衍嘗言今上官多摘發下吏小節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公租均給之不足繼以公帑惟真貪者乃繩以法平生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因之遷善者衆

呂蒙正

呂文穆未遇時胡大監遇之甚薄有舉其挑盡寒燈夢不成之句胡笑曰此渴睡漢語耳明年呂及第

古今長者錄

卷四

十一

使人寄夢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及後恭大政初入朝士從旁指曰此子亦恭政耶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公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忘不如勿知也

原評夫不能忘情於背言之誦乃能釋然于面刺之人度量相越何也蓋少年得志之初與老成涉歷之久充養自不同耳故知量隨識長

呂公著

呂正獻公上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為除惡不盡將失

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辯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

古今長者錄

卷四

十一

不答 丁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竊問嘗竊公弼奏稿以示安石呂氏號為家賊者也 呂許公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閤懷

京師民

○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也

包孝肅尹京師時氏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

死矣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子之尹召其子辭

曰父未嘗以白金委人而人相讓久之公言觀

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愧矣

原評兩人皆世所僅見固予者盛德哉固却者沽

名非中道也據言伊父未嘗以金委人豈無未

及語子者耶又豈有無故以百金妄稱其父委

者耶者何也

古今長者錄

卷四

古

古今長者錄卷四終

古今長者錄卷五

秣陵丁蓮侶明先生本

樹廬彭士望躬菴先生評閱

西園曹洲瀛一校刻

○趙抃

趙清獻公所居甚隘第姪有欲悅其意者以厚車易

鄰翁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

鄰矣忍併之乎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古今長者錄

卷五

○至和中范文忠公鎮為諫官閔道為御史以論陳

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毀毀于

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人他月上以問閔道

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

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

甫謂閔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

私害公

○呂居簡

石介病卒夏竦挾邪因妖人謀反言于上介

不死北走。胡耳編管其妻子于江淮。遣中使發石棺以驗。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剖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寔棺之人。有內外親族會葬。門生數百。今皆檄召。勘問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言。以奏。仁宗悟。遂放石妻子還鄉。

寇準

丁謂與寇準有隙。言其與李迪為朋黨。貶雷州。後謂

古今長者錄 卷五

竄崖州。路徑於雷。準家人欲報仇。準止之。遣人以

一蒸羊迎之境上。

方慎言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女奴逃。父母訟于州。州錄事與富民有宿憾。因抵以死獄上。若水疑錄事怒以納。賄詬之。若水笑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

少留。熟視獄詞。耶客使人訪得女奴言。於知州知州出示其父母。相持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歸泣謝知州。言推官賜也。趨詣若水。若水開門拒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泣。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獄事不寬職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知州益歎服。

陳俊卿

古今長者錄 卷五

陳俊卿為泉州推官。勤職業。同僚宴。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方飲。某所。漢假公與卒以行。公後至。被詰公。唯謝已而知其故。問公曰。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汪歎服。

晏殊

宋晏殊元獻公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七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閱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仁宗時大用

趙叔平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越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

古今長者錄卷五

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閹房曖昧之事輕加汙戮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澹然如平日

宋庠

宋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相相出守涪一舉人行囊中有貨不稅為僕所訐公曰應舉孰無長物若奴

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言舉人父嘗劾公上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奴罪

宋神宗

元豐初庸人來議地界丞相韓玉汝自樞密院承旨出分畫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密知忽中批步軍可遣人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作小詩寄

古今長者錄卷五

以戲云驃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老耳幸容携婉戀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天下

曾公亮

曾公亮布衣時遊京師夜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詢之旁舍歎曰僕官某所以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鬻女子商得錢四十萬今去有日故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言吾欲售之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候水門外至期而往則公

舟無有詢旁舟乃知去已三日矣女後為士人配

。劉貢父

劉貢父平生不識人長短人有不睦者必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攻之然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王安石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

古今長者錄卷五

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書以錢賜之

。蘇頌

蘇頌知江寧後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簡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簡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謀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

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喝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為令

。周益公

周益公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

古今長者錄卷五

婦翁不樂殊不為禮後私誣必大一夕夢掃雲迎必大相此何祥也必大既歸刻苦讀書試宏辭科遂中科首選馴登台輔必大貌甚陋夢神人易其鬚後遇相者曰一身貪賤骨數莖帝王鬚必登相位

。龐相

龐相籍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倖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

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

程顥

程明道先生顥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謝言陛下擢臣為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撫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上歎以為得體。

程頤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識識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

古今長者錄卷五

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罷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邵雍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為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哉生執議先賢亦不遑也伯溫自此不敢與論。熙寧三年行新法邵康節先生薤門生故舊仕宦。

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今則民受一今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呂祖謙

東萊呂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念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為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呂本中

古今長者錄卷五

東萊舍人本中為祠部員外郎時苗豆監階州草場倉以賊坐黜罪公言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遽施此刑異日察其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隄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縉紳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蘇軾

東坡先生允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味道以二巨

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偽晏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贖以百千置紗二百端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埃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不知先生已脫鎮此邦罪定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兄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

古今長者錄

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高登第還具箋登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為延數日而去

坡自僑北歸卜居陽羨邵為坡買一宅為緣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之勤以至于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

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以五百緣所得者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

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

老十緡百絲之贖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

古今長者錄

卷五

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于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立邱山積之句

劉凝之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履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履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不當如凝也

胡安定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



以為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籍。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減，奚不早告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乃為公署之？

九江碑工

九江碑工刻字甚工。黃山谷題：「居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刻之，土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藏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森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

古今長者錄卷五

士大夫所不及也。遂餽以酒肉而送其請。

陳禾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逆學。後正彙告蔡京罪，執詣關。瓘亦就逮。內侍黃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介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史浩

史忠定公浩為右丞相，嘗挺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

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虞允文

虞允文為蕭之敏所劾，孝宗為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帝嘉公之厚。

王大寶

王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試和議忤時。

古今長者錄卷五

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僚吏白公：「恐觸丞相。」公笑不答。先居溫陵，徙潮州，會趙丞相鼎謫潮。公日從之遊。趙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讒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宜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

狄青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驕。

古今長者錄卷五

十五

鉄羅漢者聞于水濱、車溺救之、保五方縛素、公造  
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  
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  
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蕪  
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  
子誥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書此、元祐元年十  
月十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武襄公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以處士劉易習  
于魏公、亦與宴、易性疎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  
謂、點卒敢如此、詈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  
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詰朝造劉謝之、魏公服公  
有量、

。田夫人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  
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  
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夫人田氏問  
何故、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固勸  
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

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  
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  
子、止一女適田直長、上過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  
南、參政迎夫人于、母歸沒齒、敬養不怠、

。劉庭式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及歸、則定婚女已雙  
瞽矣、家又不振、式消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  
廢人、何可奉箕帚、庭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家  
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獲戾為太守、慰謝  
古今長者錄卷五

十五

之曰、余聞哀生于愛、上生于色、子娶盲女、愛何從  
生、庭式曰、某之所喪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  
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  
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  
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  
古亦未聞其有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周仲逸

唐周仲逸娶妻、始講六禮、妻被跌而跛、父母欲改娶、  
仲逸曰、聘後而跛、吾命也、遂歸娶焉、

孫泰

孫泰山陽人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遣人服泰之義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育敢辭呂君曰既聘後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劉洪欽

古今長者錄卷五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曰其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買一妻極其麗名蘭蓀詰其世家乃洛陽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于使令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子蘭蓀父也荷德無以報知公短壽當為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予不佞懇帝已許與公延壽二十五年富及三世後果如言

鍾離瑾

鍾離瑾為鄴令前令之女流落埋收為奴女抵邑婦

哭曰吾父曾任此也瑾詢之乃前令女也瑾方欲嫁女遺書所親請嫁前令女然後遣女于歸答曰蕭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次子君女歸吾長子安事盛飾于是二女並歸許氏二子李文靖

李文靖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餘歲有美姿自繫一券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囑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于室請夫人親為結褵務在明察夫人如教及笄擇婿具奩歸之其父後歸京師

古今長者錄卷五

感公刻骨文靖病婦剝股作羹

馬涓父

昔馬涓父中年未有子因買一妻極其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之狀公怪問則曰某父本守某官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鬻妾今猶未卒哭約髮者寔素帛以縫絲蒙其上不欲公見無他也公惻然即日訪其母還之且厚為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汝子流慶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臣濟也及長赴試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

天下第一八

古今長者錄卷五

十

古今長者錄卷六

查道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贈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文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償事道傾橐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甘人卒質女於人道為贖之嫁

古今長者錄卷六

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陳太常

太常少卿陳公輕財好施薦于友義少與蜀人宋輔善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遊學卒與已子沈同登進士第

張忠定公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諱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

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  
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開呼婢父母出貲  
以嫁仍是處女

王德用

王武恭公德用為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密出  
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  
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愀然  
曰孔公以職言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范元琰

古今長者錄 卷六

范元琰家貧灌園自給嘗出見人盜其菜遽退還母  
問其故具以實對問盜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  
其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郭原平

郭原平少稟至性住在會稽居宅下濕遠宅為溝以  
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笋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  
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  
又采笋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

羅可

羅可以疎放自適嘗有竊割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  
因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  
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  
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  
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由是相誠無犯

王眉叟

王眉叟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海內  
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眉叟親往弔哭周其遺

古今長者錄 卷六

張知常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寄金十兩同舍生因公出發篋  
取之學官集同舍簡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  
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一半遺之

張淇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萬蓋二十年矣淇獲其  
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與宜寬

吏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之諭以償錢則貸不然爾實死矣吏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廉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黃龜年

黃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某初為縣尉見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回尉已亡妻孥與觀相遭公使人導意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囊空今携百指西歸衣裝斤賣殆盡猶懼不能達

古今長者錄卷六

往事尚恐言我公垂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情夷虜語肯遂吾志秋毫自齋遂婚而別

呂蒙周僕

呂蒙周任江西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瘥蒙周以時值大暑船小逼勢眾慮相染因擠於中流僕久熱得水涼兼素善游泳病能隨波上下至岸有僕史援之置於家聞兩岸喧聲力疾出望見蒙周船沉溺乃宮涕嗟歎與僕史細索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病已平渡矣

於是悉心致哀昇置其觀立標掩瘞

唐珏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家貧聚徒受經營漸隨以養其母當宋亡後時江南僧統楊璉真如怙恩橫肆發趙氏諸陵棄骨草莽間玉潜聞之亟貸家具并行貸通得百金具酒醑布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潜慘然具以寔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斷文本為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遺之各誌地以藏俄而楊璉下

古今長者錄卷六

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潜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誇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董士選

虞集元明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

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今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厄酒，晚而醉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厄，明善不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

古今長者錄 卷六

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驪好如初。

程思廬

元程思廬與人交有始有終，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卹，往還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于宗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廬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倪元鎮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肇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殯為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懇，當世稱之。元鎮嘗鬻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楊維禎

楊鐵崖避地松江，有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其門，一日持一名畫去，左右欲追之，鐵崖曰：吾哀其困，使

古今長者錄 卷六

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其勢掩人過如此。

危整

危整者，買鮑魚，其蛆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旁，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為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醢以直，又飲蛆，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為？

曾叔卿

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

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荷之  
其人對欲效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  
有災荒是故不以行今宜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  
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

陳策

陳策嘗買驢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于  
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獨駟計因過客喪馬者街  
賈之既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客疑策愛也  
秘之策請試以鞍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

古今長者錄卷六

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藏其入曰向見君將有  
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湯者歲月已久絲力  
靡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  
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中或被  
欺故為公驗之

周文榮

周文榮有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酣飲鄰人不  
平而言之榮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  
也

劉永一

劉永一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今世士大夫所  
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其縣有水災民溺死  
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俾人物流入門者輒  
擡出之有僧寓錢數萬于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  
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者焚其券

宋濂

太祖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  
濂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

古今長者錄卷六

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克勤

方克勤知濟寧府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  
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  
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

方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爭  
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  
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  
人吾不忍為也



。楊士奇

廣東布政徐奇以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

得其條餽遺姓名以進者上見中獨無楊士奇名

大善之召造膝問故對曰奇前都給事中時與翰

林六科比舍居相往來于臣亦然奇擢任眾作詩

文贈之適臣病未作故無名耳上曰卿爾時不病

亦賦詩否對曰必賦詩則單目亦必有臣名上

曰彼遺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

臣餽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

古今長者錄 卷六

立而然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單目

不過藤簞蘓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非有他也

上釋然取單目立焚之

。又宣廟御文華門召楊文貞至屏左右謂張瑛嘗

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遺者榮大負

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與諸將有

交今閣臣知邊將才否既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

逆臣等不及榮遠甚及正統五年榮歸省墓宗室

有餽以上物者中官王振將發其事文貞以榮不

在京復力為辯解

。文貞公早年為鄉人弟子師嘗有儒生棲。然携

書數冊過館下公詢知其母老乏養分其徒之半

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文貞漂寓武昌偶憩楊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

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一十餘里不厭翥後任禮

部尚書

楊仲舉讓館文貞文貞分脩客子何其心之同

事之類也此豈窮措大舉動哉量大福隆非偶

古今長者錄 卷六

耳

。顧佐為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慄屬

凜然更有遭撻者拮據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

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

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

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遺

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

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

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

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命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簡東証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黃福

古今長者錄

卷六

十一

黃忠宣恭贊南京軍務日李襄城隆為留守李欽服原評夏公事願詳盛德特養其以加其熱誠當有進步處黃每事悉以諮詢及視事皆襄城處分恭贊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忠宣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

○夏原吉

夏公嘗得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驚服

公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具載國史特述其不可及者二事永樂間治水蘓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見公久未成功潛奏于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階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于朝宗行得授錢塘令公後奏績之日曰是業促成也

古今長者錄

卷六

十一

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少眾始歎服

夏公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

問之夏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  
生決矣是以慘沮筆不忍下

公巡視淮陰慙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  
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置之從者執以  
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  
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  
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  
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者暫退呂尚書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凌震為子乞官止以問公對曰震  
古今長者錄

卷六

一四

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  
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瑄  
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  
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  
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  
夏公真不可及也

原許登可學問大法門

公人多服其量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中來又曰處有事當如

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  
矣

忠靖為戶部尚書時吏奉精微批為墨所汚肉袒  
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  
塵汚精微文書敢請罪上命易之從吏有汗其織  
金賜衣者懼甚曰汗可浣何懼一吏壞所寶石硯  
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此人服其量

楊翥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如鄰家構舍獨壁其  
古今長者錄

卷六

三

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有人侵其址公  
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也不妨長城萬  
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又鄰翁生兒恐乘驢  
驚之賣驢徒行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  
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勿驚  
之又鄰家有失雞指其姓罵之家人以告公曰坊  
肆中不獨一家姓楊其量大率類此

解籍

解籍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其心常在

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古今長者錄卷六終

古今長者錄

卷六

古今長者錄卷七

楊榮

楊榮從文皇北。胡廣金純金幼孜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翌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榮之義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以不顧而去也

楊溥

古今長者錄

卷七

楊文定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江陵令范理頗不為禮文定因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纔八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我何以謝為浚理仕至吏部侍郎

胡濙

仁廟監國藩王通造飛語上命胡濙往察密疏聞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

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深忠慎。朕不及知。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寤。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程達

程公遠有長者風。取與不苟。友誼最篤。曾以馬借友。楊止信宿馬死。楊不安。具償公。竟却之。曰。馬數既合死。楊宅與死。程宅等耳。何用償為。

鄭誠

古今長者錄 卷七

江西僉事呂升宋。呂順浩之後。家有高宗賜順浩却札。因官江西。失去。流落民間。鄭文實見之。識為升物。曰。此世之寶也。購以歸。升鄭君名誠。永樂中以監生為吏部右侍郎。

程皓

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譚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或衆人妄傳。于廣生中。被人誣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魏驥

魏文靖公驥。為吏侍時。奉命往南都考察。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資。召一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餽。魏憐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取。復言。時郎有子壻。如其輕重。款識為偽銀。而盡益其真者。比魏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工碎之。則偽也。魏意都司之弊。歎曰。近來官負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也。銀工私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偽物。出自于

古今長者錄 卷七

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魏戒之曰。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歡乎。已而郎陞辰州知府。請教于魏。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策。須謹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簡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露其事。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魏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跡。加人不題乎。子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

周忱

周文襄公忱。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殺授米。免。

叱皂隸令止進白周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周從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

文襄撫江南嘗問一死囚欲活之無路憂形于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黃盛

中書舍人何觀誠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此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

古今長者錄

卷七

四

為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累當死黃盛與林聰力爭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

議甚盛德奈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為地玉意解乃易革進詔杖觀調外任

。王翱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為太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雖貴官不得越舟人怪之忠肅曰

彼立法安可壞至部即薦為考功

。李公

南陽李公文達公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綿花為業收成後載往湖湘間貨賣以為常是時價頗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價以需直銀三百兩交易訖貨未及發燒燬無遺三商抱持而哭曰我輩假貸為販江湖頻年辛苦一旦罹此何以還鄉辨號各欲自盡李公聞而謂曰貨未及舟尚為我物貨失價存我當還汝亡失貲本無以為

古今長者錄

卷七

五

生我能力業歸可再致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是夕其家有客假宿夜半聞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西扉衣人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不利耳畧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旦客告其家而去李公聞言大異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首相

。陳白沙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陽莊携舟送之中一士人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

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見其人  
定山衣服

白沙素不與物競鄰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  
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  
吾當為君讓其人慙而去

李襄敏

李襄敏秉初撫宣府時巡按張鵬以事相左天順間  
鵬與同官楊瑄俱以言事謫戍兩廣錦衣門達令  
千戶林監行二人同拮懼甚時襄敏巡撫江南瑄

古今長者錄卷七

語鵬曰而當時若不與李却今日可冀周旋言未  
畢襄敏傳呼至門見二人同拮哭不能起命左右  
寬之二御史曰此門錦衣手封且有邏者在後吾  
儕死則已矣何敢累公襄敏曰何傷朝廷有責吾  
以身任遂懇于林得釋解帶為贈所至州郡遂皆  
致禮竟得無恙

王竑

王莊毅公竑為督漕開府淮陽時清河衛指揮單姓  
者行不簡嘗折抑之尋王遭抨免官歸過清河揮

使祇候於江汭具餽致慰王嘉其誠款受數缶  
醢醬既發則皆糞穢舟抵徐有表公生平忠節者  
得旨還官指揮逃遁遐方詐死家人故為發喪治  
殯人有仇揮使者執而訟之王不較前悔為平其  
訟而遣之淮陽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  
不念舊惡云

豐慶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簞不飭懼甚乃以白金  
為燭餽之廳子以告豐佯曰試然之廳子曰然而

古今長者錄卷七

不然也豐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縣令曰  
汝燭不然畫出之以易然者

韓雍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敬曾邀亨至直房  
同飯欲坐朋黨時韓憲穀雍為會都曰律之本意  
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  
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則曾  
赴宴會者何以處之敬遂得輕坐

商文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商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張瑩

張莊懿公瑩為御史按山東時至臨清州謁文廟為酒家帘颺掣落紗帽恬然無忤取帽旋戴徑去明日知州溥酒家請罪莊懿徐語曰此是官府往來通衢以後酒帘宜掛得高亦不與州官交一言遣出

古今長者錄卷七

八

○張悅

張悅為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垂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斥去之

○陳遜

陳恭愍遜做范文正置田廕族號思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其子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劉忠宣

劉忠宣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與弗爭

嘗有李某併其世業族人走書告劉署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從伊畢竟湏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勉為詹氏子孫也

○倪岳

倪清溪文毅公岳家居南京鐵作坊任南京兵部尚書時凡往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轎歸必于此下轎或曰公尊貴何自苦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

古今長者錄卷七

九

舊在焉於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又常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句鄰里親姻俱喜不勝既而入學補廩又皆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為官不勝剋害鄉里此心何忍況朝廷之所作養朝夕廩膳科舉過京諸費孰非鄉里之膏脂乎一旦得志正宜補報何可妄作威福以毒害之耶御史史良佐南京人巡西城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其人曰民等絕為倪尚書誤詰曰何故曰尚書倪文毅



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與過里門。象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而下車。乃勞而輩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可御史稱善。悉道之。

。李東陽

劉瑾籍沒時。得秦府永壽王所為慶壽詩。序稱謂過于卑諂。上怒。欲降勅切責李文正。東陽諫言。方瑾專權亂政時。假託朝廷威福。生殺予奪。惟其所欲。天下畏罪避禍。誰不屈意待之。宗室懿親。自非知

古今長者錄 卷七

情助遂其細過。當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各藩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恐致失所。不可不慮。于是悉燒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許進

哈密叛。許襄毅公進為食都御史。與都督劉寧冒雪夜行二十里。擣之牙蘭。遠遁得哈密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諸將欲以為首功。封侯可得。襄毅曰。古行師拊膺從柔。遠人期在于戢安。吾安忍以多誠

為功哉。且此屬業窮。請命矣。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

。襄毅公雅度仁心。一日與術士擇陰地。適有盜麥者。公與術士徘徊別所。俟其去。然後行。術問其故。公告以盜麥者在彼。吾遇之盜。終身無面目見人。待其去而進盜。可以濟窮。吾亦免刻薄之行矣。術曰。公此心即可得卿相之地。何必遠求後進官至吏部尚書子孫皆登高第有入相者。

韓文

古今長者錄 卷七

韓忠定公。文任南京。奏贊尚書。屬歲飢。米價騰踊。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預支軍糧三月。以濟急。度支欲待命。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

。羅倫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于逆旅主人家。索水盥濯。偶遺金銀一僕竊取之。公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曰。比至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試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云。公無憂。某夜來於盆中。獲耳

錄足以為資、公怒責之、索其錄以還、比至其婦為夫姑窘辱、欲投之井、得錄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款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塲中大焚、四方舉子罹禍者甚衆、公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為厚德之報

。章懋

章文懿公懋為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章愕然曰薪水之資付託有失奈何憂形于色使亟求之得之當復我生悔曰公待我以誠

古今長者錄

卷七

我何忍給之其實謝罪又有諸生尤懋以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泣涕章命之歸或謂例沮章曰吾寧以達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楓山為南司城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過巡簡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敕履宜不識也

。雍泰

雍世隆以宣府巡撫過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過諸途謂曰雍泰乃不忌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繼踵背負難懷

瓢酒至泰以凡事之執禮甚恭生直受不辭

。陳壽

陳簡襄公壽性介特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古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梁儲

梁文康公儲在武宗朝時色溫言遜無所忤于權奸與宗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勅書死不草上秦藩請地片言尼

古今長者錄

卷七

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默不辯攻訐者益縷甚至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譏公曰沒公之賢可減天下租稅之幾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誡片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誡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例也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謗垢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言官擯危重足偃倭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

云。

。吳廷舉

吳廷舉在太學與羅景鳴玘善。景鳴病痢一僕又先  
疫死。廷舉親為煮粥負之上。廁晝夜十餘反。景鳴  
瘳。與廷舉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父母生我。  
四十年後。廷舉生我也。後廷舉為順德令。鄒智謫  
石城。往來順德間。智卒。順德廷舉為治。辦喪歸。  
。王芳

費廷槐病臥旅舍。王芳與語。歎曰。奇士。胡困頓乃爾。

古今長者錄 卷七

移至高所。時其飢飽寒煖。明春携與俱還。藥物果  
餌為備。便溺親為滌除。至濶州。易舟欲到姑蘇。就  
醫。而費卒。匿尸三日。舟人不覺也。抵虎邱。營棺。食  
手浴。含殮。權厝僧舍。而報其家。時謂芳有古人之  
烈。

。康海

李夢陽初代韓文草疏。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  
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  
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

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意欲其一至海。

每闌公。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  
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  
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臨死生之際。  
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  
子乃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  
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餘無  
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曰。是誠在  
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

古今長者錄 卷七

詩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昔唐  
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  
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  
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幹旋之。海遂  
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  
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原評自言此創千金買。不是貧交不贈君。汗其身。以脫友於難。對山誼高千古矣。

。羅州判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來開運河之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俟風作。必率皂隸。夫甲等集艇。腹以為救援計。如此久之。人皆以為不事。上謂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急督救之。無及。唯。一少年得生。視之。乃其子也。自家鄉來省厥父。而附此舟。父子感泣。

古今長者錄 卷七

古今長者錄卷七終

古今長者錄卷八

。王守仁

王文成公守仁。初第上安邊八策。世稱為許謨。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遂仕刑曹。言于大司寇。禁獄吏取飯囚之。餘泰豕。或以為美談。晚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己。不識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學之過。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者在。使今日處之。更別。

古今長者錄 卷八

王文成公既平宸濠之變。劉養正舊從公游。至是母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而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嘉靖紹興有三尚書。韓邦閭。王鏐之。王守仁也。韓與文成父海日同輩。文成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文成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文成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文成俟其過。乃上馬。

。王以旂

王襄敏以旂南京人性孝弟恬和居鄉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王之誥

王司馬之誥與張江陵相連姻睹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日連及戚屬獨免指議時江陵者屬閉一空室中仍載薪米魚菜給之曰彼有罪否吾不敢知聊以盡親戚情耳

古今長者錄 卷八

。魯鐸

魯文恪鐸為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卧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為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為魚潭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

桐月影圓即家食時其志趣如此

。呂枬

呂涇野公枬為南少宗伯與霍文敏共事文敏時博話夏貴溪呂公嘗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文敏疑公為夏黨銜之所以加公若人為不堪已公以滿考至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公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為國欽才即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

古今長者錄 卷八

抱耶貴溪以先生束附文敏而異已不悅

原評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古休

休大臣哉

。莊簡淵

莊簡淵進太常卿上齋宿南郊有讎者命太常察以聞衆大恐欲執一二以應命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寬之事得罷

。鄭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官有餽金首飾承筐

以將而上覆之若鄭直以為若也受之夫人手發  
原評有○不○愛○顧○首○之○夫○人○故○明○成○編○簡○  
若知之而頌發赤亟擊柝請鄭入以語鄭適然不  
動聲色第整理其若覆筐如初出生堂中召其人  
還謂曰吾初以家達乏若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  
何○幸○澤○融○妙○  
家尚有余若心謝尊意授令持歸

文徵仲

有以書畫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賈物必曰真蹟人間  
其故文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  
物待此舉大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矣  
陰○德○非○此○語○

古今長者錄 卷八

楊遠菴

楊遠菴在內閣時甚愛其鄉人孫賓以太學生援入  
文華殿供事後遠菴為霍渭崖所害猶欲根蔓其  
門下育恐不免條遠菴官中數十事于霍以自解  
數月後育暴卒喪遠菴易服往弔育子跪遽泣曰  
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  
天也安敢辱弔遠菴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  
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  
其○大○如○天○  
以紓禍耳我若不諒是我又負汝父矣成禮而出

王繼津

楊椒山劾嚴氏以疏草示同年王繼津曰死矣第幼  
子未卜婚繼津曰吾以弱息字君子椒山死繼津  
女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嵩敗  
原○評○天○也○  
徐睇

尚書徐睇少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誦發誤勾攝者  
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託以他事出避其妻有治  
容令勸酒悅公拂袖回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  
語其人以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時人服之公  
原○評○不○滿○色○陰○德○最○大○

古今長者錄 卷八

為兵部郎中時一負外郎頻欺侮公不為意其  
人卒於官親為殮且厚賻之數年復恤其家後公  
之子蔭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通政

屠襄惠

屠襄惠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屠新衣白綾  
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惶懼息頓頓請罪屠  
曰去之吾方惡其太白易汚適與意會汝何為者  
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發其意  
必大加譴責屠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辱

但難為汝乃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而退。

徐啓東

崑山徐啓東與同邑張士平為友，皆以行義稱。士平為仇家陷大辟，力不能勝，其枉乃逃去。有司以啓東與士平相善，繫獄縲紲久之。士平不安，令人語啓東欲出承罪。啓東曰：「彼陷若於非命，我繫卒無死理，宜速去以俟天恩。」後竟會赦，二人咸宥之。啓東家貧，士平割家產之半遺之。啓東執不取，學士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吉水解公乃作結交行以美之。一時群賢皆有詞章和之。啓東士平後俱被薦為縣令。

瞿嗣興

瞿嗣興宅心仁厚，與負販者市物，一聽其言，即與直。見有鵜衣有結告糴者，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

唐一菴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我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

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人安。況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溫我語言，體其甘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陳邦佐以妻不協于母，欲議出謀于一菴。菴曰：「大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成永訣？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不至為他日作懟。纔是良策，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唐樞

湖州有白包巾之變，妖人馬道師煽眾騙財，無他志。有司捕之急，遣民兵三月不給糧，乃相構而亂。唐樞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因諭安亂者并散補民兵，應得糧已而議報諸司申檄。樞力勸緩抑其情。

時有欲窮詰之者。樞白當事者曰。衆還其情而陰。德歸損于公。則愚矣。又白承勘者曰。一字十命。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徧白諸司。曰。寧失不經。古聖人良法。于是全活甚衆。

。劉訓

麻城劉大叅訓。畢婚之夜。方寐而寤。忽聞屋壁有鑿鑿聲。必竊子穿穴也。潛被衣起。跣步立壁下。俟穴開。竊子首入。一手挈其髻。一手取石扼吭下。發燈視之。則故熟識人也。憮然訝曰。爾耶。奈何為此。亟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取數金與之。戒曰。持此往治生業。更勿為此。已而家人再三請問姓名。終身不言。第有一鄰子始貧。行無賴。自此勤生家。漸給而劉之沒也。是子哭之。獨哀家衆竊疑其人云。

。蔚能

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書。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簡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嘗持一醵。還家常。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僚友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

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

。楊鼎

戶部尚書關西楊公鼎。字宗器。未達時。與諸生許瑛交善。瑛為貢士時。公已超歷通顯。瑛落魄。不鳴家。日不造。既需次京師。出入公門。縱酒放恣。公禮遇如初。每燕客。雖九卿尊貴。瑛得與座。至出言不遜。或呼公名。公不之較。數負酒家。率至公所索償。無虛月。為其償債。積至千金。公累無倦色。后數年後

古今長者錄

卷八

授宣城尹。而故公又經紀其喪。遣人送歸鄉里。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閹者。訴于州。一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于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鬭。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考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聞。毀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難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懷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

趙翁

南濠趙翁家。貨頗殷。以婚禮燕客。一盜竊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盜驚墮于地。翁召之曰。汝非飢寒迫身。故為此耶。授錢千文。卒不鞠其姓。氏盜愧謝而去。積歲餘。里有亡命者。揭翁夜繼其門。盜適見之。

古今長者錄

卷八

之憶翁最者之惠。密負其屍。擲于水。稿馬。

尹氏

尹氏賣糕為活。客有嗜糕者。馳馬去。遺囊焉。尹氏舉之不勝。知其白金也。徙而覆之。植柳為表。數年柳且拱。客復過。故處據地而慟。尹氏訊其所遺。與日數。皆合。謂客無憾。第柳下起之。遂起柳得金。客欲分之。尹不肯。夜夢神界。尹貴子彌月生子。是為天官。

潘氏

程衡妻潘氏。有陳紀召為訓導。寄銀二百兩於衡。問不聞。五年紀召與衡皆死矣。家又被盜。或說之。可因而為利。潘不肯。俟召子至。乃舉還之。封識如故。

原評此事在婦人更不易。况家又被盜乎。隆慶庚午年事也。孰謂今世無古人哉。

鄭處士

鄭處士在舟中遇賊。解橐中數金子。之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是時鄉人寄金一百藏。

古今長者錄

卷八

于坐下。幸猶完。而同舟人走倉卒。失金。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亦免于賊。去則還同舟人金。

及歸。又還所寄者之金。其人請以半分却不受。

新建里長

豫章大校新建有人居甚窘。家止一木桶。出賣得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誓欲妻孥共飽食而死。炊熟里長至門索丁銀。欲得飯無有也。里長入內見飯。怪之。其人急握手曰。此非君所食也。里長問知大駭。曰。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

去負歸春食。可延數日。或有生理。未可知也。其人感而相隨得穀歸出之。則五十金在焉。其人意里長家藏債官者。馳還之。里長曰。此殆天賜若者。其人不肯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別。

。孫慶川祖

孫慶川之祖為人淳厚。一日貨物得數十金。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悞人。乃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還金童子

古今長者錄 卷八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安貌韶秀且性機警忠徹相之以為不利于主使逐焉友聽之

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又

不寐見牆角一破袖裏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忽

自歎曰我命薄不得主歡橫被遺逐今更卷有此

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

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

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以事繫獄當死指揮某欲

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

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

吾夫死矣童應詢其錠數多少皆合即還之婦感

泣欲分以謝不受婦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

適語諸人指揮某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

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數年致仕此子襲職

歸而告拜故主七留之俟表至使仍故服捧茶而

出表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

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

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時昔豈嘗有善事以較

古今長者錄 卷八

茲乎此子為備述前錄

。錢長者

毗陵錢長者嘗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宦

家索通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上計券

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

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之

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難愛慾其間不智急還之是

夕婦夢神語曰汝夫厚德隆重當錫爾子踰年果

生子名天錫十八歲鄉會聯捷

支翁

嘉善縣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因無辜陷重辟意求之欲求其生因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達夫意支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因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為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士生祿皆貢

古今長者錄

卷八

為學博祿生大綸登第至今科第不絕

應尚書

除德尚書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繫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

旁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也

卅三進

卅三進館于懷氏有女常行窺伺而進岸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鞋中進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表怕否作詩咏其事有一點貞心堅非石春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十五

鳳挑李莫相猜之句進不受詩卷書自辯其無此事表手絨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嚴鳳

嚴鳳事兄如父偶遇施佑舟中述及與兄佐田產相爭事鳳慙曰吾兄儒使盡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感悟因拉鳳同至兄宅拜泣自責兄亦各以田相讓友愛終其身

○。羅晉用

羅晉用家貧弱冠父亡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一廢疾孤姪方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病者終身而已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後學醫得異傳雖屢著奇効而退然下以醫自名嘗言吾愛龐遺安輕財如糞土耐事如慈母人謂晉用似之

○。王繼通

王繼通泉州民兵荒時有鄉逃入郡城道遇避賊者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十一

遺十金于道追而還之其人請以半分通不肯謝去之子名惠少從吳北瀛學因婚焉吳亡子僅四歲惠迎其母子共居鬻紙為生給之并送其子就外傳為之婚娶時勉以力學事親之訓

○。南谿劉翁

蜀南谿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屨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飽二子讀書盜依戒而去逾月盜過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

乎曰無也盜曰是我也公盛德若此我忍取乎悉還之翁曰我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惠舉成化辛丑進士次孝舉于鄉

○。孫廊

秀水孫廊因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偶止升登岸見楹間繫一布裹解視之金釵一雙也廊念曰此奴得之非義失物者未卜為誰婢僕輩必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廊驗其寔即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荷蒙保生媿無金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帛為酬願失我女身報君何如廊悍然躍去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醉濯河下識廊儀貌疾語主援之館款之方行餘舟前行值雷風交至咸溺於水獨廊舟羈一日无咎

○。耿定向

耿恭肅定向議論務護名輩如論李長沙則謂其周旋運理以庇楊巴陵竟授除瑾秘計引楊新都共事竟成戡亂大業與狄梁公千載同功陸五臺王

介州遺臺。捫則疏雪陸三朝耆舊已之才識不逮。劉果不如疏雪。王文章足以輔皇猷。材諳足以康國步。自遭家難。絕無妻妾聲妓之奉。雖隱黃冠。無妨赤松瓜臺之勳。

### 張江陵

耿天台曾言。張江陵為翰林時。嘗奉差夜宿驛中。次日起程。離驛已十餘里。望見驛官馳馬大呼。及至問何故。稱驛中不見鋪陳一副。是必下後携來。特此尋討。江陵乃盡解行裝。令看無有也。驛官云。昨

### 古今長者錄

卷八

十八

夜只公等。頃以見還。坐守不去。江陵乃開匣示銀二兩。其人受而去。及還驛。而鋪陳仍在。乃復追還之。江陵既歸。為余言。殊歎然。謂予處甚當也。

### 附別品六則

#### 王霸

漢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而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

將軍無救。其戰。咱倍如此。茂眾疲勞。吾乘其疲。乃可克也。已而果然。

### 王化基

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县。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與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

### 古今長者錄

卷八

不患不奮。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 韓琦

英宗欲用東坡。知制誥韓公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伏。今驟用。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脩註如何。公曰。記註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彭時

曹賊湖公初第時、脩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其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階滑須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于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周洪謨

浙省解元錢塘李旻子陽、赴春闈試、至京師、因謁大宗伯長寧周公洪謨于私第、令使通言、浙江解元

古今長者錄

卷八

二十

李旻拜公從容出見、曰、秀才是解元耶、李曰、然、公復曰、就以浙江解元為題、煩破之、李愧謝、不能答、公曰、稱之似易、破之似難。

徐仲山

徐仲山原為兵部武選正郎、一日有投牒就選者、蓋舉子系製千戶也、徐從容謂其人曰、君既發身賢科、異日所就未可量、何甘心自屈于武弁耶、竟令其人出歎息而去、明歲徐陞廣東參政、再浙江布政、其人以進士擢御史、來按其地、及三司迎迓相

見頰首請于眾、曰、誰為姑蘇徐仲山先生、徐出應之、其人謝曰、某非公指引墮于行伍中人矣、情誼甚篤。

澹客曰、數事似薄而實厚、用意更深、而成最妙。天地之雷霆霜雪、慈母之呵叱、嚴師之捶楚、謂之非厚可乎、此等裁成、宇宙間必不可少。

古今長者錄卷八終

古今長者錄

卷八

王

古今長者錄八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明黃文炤撰文炤字季敬晉江人萬厯中諸生是編輯周秦以迄明代忠厚長者之事大抵皆取其  
一節故人品不甚別擇末附別品六則則似薄而  
實厚者其導俗之心甚善書則不免蕪穢也

洹詞記事抄一卷續抄一卷

明良記四卷

〔明〕崔銑撰 明良記〔明〕楊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李銓

前書樓刻藏說小萃十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洹詞記事

抄一卷附明良記四卷》提要

尚書崔文敏公傳

海鹽鄭曉

公名銑字子鉅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正德初宦瑾擅權  
卿佐皆伏謁跪公不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  
視公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  
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  
政理改公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上書  
李文正公及時悟主牧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徒  
洹詞記事  
驅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脩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京  
國子祭酒公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  
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大禮江南北大饑人  
相食公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璵等以先後獻  
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譔呂柟編修  
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  
段續陳相吏部負外郎薛蕙下獄仰惟皇上  
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



情獨任已意亦曷有極疏入報聞十八年春改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都御史王暉言句容朱家巷者 皇祖故鄉墳  
 址且在請表揚公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  
 為罔事竟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宏  
 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矜然出處無玷銑嘗曰  
 予讀元子述時述命述居三篇蓋全生保行之  
 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申申仕于兩京不及  
 二載餘皆山林閒佚之日撫已相時古今何相  
 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詭反經貽諸同好  
 云文多不錄

此載吾學編名臣記第十八卷中

涇詞記事抄目錄

文敏公傳

出吾學編

孔子生卒

看朱巷的確回奏

韓魏公事

平生惟事論語

漫記十一

王安國諫兄安石 高宗知浚用兵無成 李椿論張浚符離

涇詞記事抄目錄

張九成陸九淵譚 意 趙汝愚授柄 復讐 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

議宋事五條

弱當矯之以強 仁宗不善任富范亟 求成元祐政可惜 太宗太祖太宗仁高真

晚節

冠平仲 胡邦衡 顏清臣 劉器之

明臣十節

薛文清拒王振 李賢定太子 曹石二區陷岳榮泉

舉宗嘉興應明治績陳克菴治職吏  
抗汪直劉忠宣言廣東市舶關人橫飲  
之時楓山起於陳羅莊雍泰剛果威  
烈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不許仲孫印卷入試長鈞不調婿官  
求太監後還其所贈珠

王端毅

在位每夕治油取無間遺郡守

李文達

羅奏疏丘祭文俱未當

海詞記事抄目

劉忠宣

不能申明戴莊簡執法之實

周文襄

括餘米曰薄賦

漫記

九條

聖上九廟步入雨不張蓋賀皇子生  
忘蒸觸百官俱青衣角帶疑于泥  
張甬川議張懋恭亢龍無首之義  
龍戰京師華君大異于成化弘治時  
梁儉菴係民望士習鈞名致利  
佛乃維胡  
傳尚書傳

吳尚書傳

陳御史茂烈

空同子

康修撰為脫劉瑾牋司寇為成寧庶人

羅圭峰

前門人籍述齋金鉅

張仲修士陸以副使卒漢中

海詞記事抄目  
幼光烈卿李良素賴婚于劉少師因  
內宮災極論時政論織造中官荷黃  
挺兄弟父于流毒河南陝西論中官廖曉  
薛鳳鳴殺人為盜罪狀

譌傳

林聰冒名廣儲抗議文清實不與廣  
儲署狀

又微有詳畧

二武士

楊填明門逆寇表彬年斌以鎮撫死  
忠諫

柴村錄

夢中與王端毅論王應韶薛文清

王虎谷

節介不終

孫少卿 璽

殺以扶風令代略陽令守城為圖盜所讎

鮑盜 劉七

正德之季禍蔓

寧庶人

均徑規則

燕耆志 茹文中

沈諫議

臣朝記事抄用  
論尚書汪鉉

震澤紀聞

論文達文靖文清俱未核

梅損齋 純

猶介喜抄書

洹詞記事抄目錄終

亦岸李氏書舍藏

洹詞記事抄小引

洹詞崔文敏公侍郎銳集也文皆古峻不類今之靡靡綠飾者篇中及宋事與

國家先輩事跡其擬議出於他籍之外可為論世經國之一助不當埒於應酬制作間也時庚子秋白露前六日簷溜淙淙聒耳偶檢諸笥摘而錄之以便搜閱凡不涉記事者皆不錄錄以考標先聖生卒一條首焉莊生曰證鄉今故故遙而不問余之解幽悶者其在茲乎計六十七則共為一卷寒露前三日錄成後學李鶚紳識

洹詞記原抄

孔子生卒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  
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  
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  
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  
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  
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於前  
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已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  
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  
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  
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  
從哉

看朱卷的確回奏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  
史王暉奏向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  
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

堯母墓記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園寢置守護  
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  
按提學御史看驗 欽依著訪求的確奏來職  
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向容縣會同各官親  
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  
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  
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  
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即朱卷故  
址弓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  
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  
段株木一科木下一穿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無  
無丘隴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象并書句  
容朱安八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社二十八戶  
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  
荒坡地勢欹斜各衆雖稱某為巷某為墳略無  
遺跡可認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  
皇上大孝冠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母異代

之臣杯土可辨特發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體重大職等旬日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擬合會案回咨本部查照具奏定奪

時嘉靖己亥

### 記韓魏公事

魏公平生不談禪嘗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

事論語

參

事論語未嘗敢須臾離也晚鎮北門年已六十餘他日病不視事家居有親客造卧內見案上止一唾壺與論語云崔銑曰宋人紀公德者無此言也予得之小說吁彼烏知公之學哉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性之著道是也道之實五倫是也君子定其心以正行行中倫而心之存可知矣夫子之履曰孝弟之教曰文行忠信惡貧賤而慕富貴怨天而尤人斯失性矣何學之有韓公秉直而人不怨大功而人不忌事常而垂

休蹈奇而泯迹亦庶乎論語之法與嘉靖癸巳夏五月二日柴村農舍識

### 漫記

洵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治稼柴村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署於篇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於景堂曰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

事論語

參

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興師之凶況藩籬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士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

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  
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  
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叅果之禪陸九淵又叅禪於果  
之徒得光云果謂子韶曰侍郎得此霸柄可改  
頭換面說向儒家子靜門人磨阜民瞑目坐半  
月陸子目逆之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  
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麤喻鄙其忌心  
之揆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  
事而著功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為大言以高人  
而不檢其所行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蒞昨而不知益沉漬矣  
不朝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馬明舉上  
疾昭示百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  
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邦家故  
中國寧戚之不振不借兵於夷狄君子寧事之

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吝賞侂冑  
宋浸亡矣謀始如轉丸凶終如回天於乎可忽  
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昇金蓋以縣  
鄙自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  
哀顏中國恢復之幾乃不自彊而安於弱夫正  
法戕奸各國之政何與於金耶噫宋尚為有臣  
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  
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悞於  
安石而南度孝宗求復讐悞於張浚而請和史  
浩而下苟延目前留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  
梁冀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  
丁亡能存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  
乃衍詞漢士賢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議宋事五條



宋當英神之際其豐而窮窮而變之時乎真宗之民親脫征伐李相以靖生之久失之弱弱則矯之以疆可也楊億攻偶儷之詞破粹聖經流為律賦斯文靡靡矣王安石用經義誠是也不當專行其固謬之訓天子慎德四夷賓之未聞欲財以驕虜與之叙兄弟叔姪之倫若移其財以養戍卒則富移其爵以厲守臣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徙之彼唐祖始臣突厥太宗組頡利於闕下周世宗用中原之兵幾復故疆宋則以

通訓記事

宋

內賂屈己為安懦哉懦哉漢唐之結夷狄將以取之也宋直畏之爾元祐之變熙寧曰時解民厄可也猶未得聖人之用乎

宋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知王欽若而任之任富范而不終異於郭公者幾希富公范公劉槩升治然其志速其規濶速則棘如也濶則曠如也易曰包荒不遐遺二公殆未喻乎夫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孟子先格心而後言事豈亟於求成者邪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不妄未

聞女主而有為者時乎人乎固難兼得哉宋祖任術而裕太宗則行狃仁宗容奸而踈高宗則受制真宗作偽於好道理宗掠美於儒司馬公擊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王安石敗蘇洵之學歐陽擬諸首溺於詞也呂崇公謂蘇為浮薄本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能解讐忠宣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之慎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割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通訓記事

宋

### 晚節

寇仲平能決澶征而溺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於黎澠齒壯氣強慷慨立節困極氣沮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昔顏清臣老且躋也而樂於狗國劉器之久瀕於亡而却師成秋霜巖巖吁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子者其浩然之氣孰得而易之哉

明臣十節

銑自童丱好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官兩都聞見日充南昌東白先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獲示後渠夕涼寡慮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于篇皆傳志之缺者云相臺崔銑書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餼於文清文清固拒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

涇謂記事抄

抄

公不得階君反却其餽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吳皇召而

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岳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凶走告太監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

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叛之減即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為計 上不說二凶遂陷岳公西成尋即叛誅

天順末諛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

病卧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謂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

涇謂記事抄

抄

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諛遂不行成化初

李公遭喪奪情寔 憲皇固眷云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萊守二公竟未面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凝齋尚書張貢士純於微賤躬督令學皆成名儒民翕然向禮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



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俗公嘗被酒杖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嘗

楊公繼宗知嘉興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公踰垣謂記者曰

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

孟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田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屬清操獨以絕欲為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陳克菴先生選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皆送吏部不貸賊吏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如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權此待茲時非正法也太監汪直被命巡郡國威侮人生

至汴自都御史以下俱合參著朝禮然獨陳公長揖不屈直令左右負而劾公呼曰內官乃辱朝廷大法司邪直慙然命釋公

成化中政理物豐臣無重譴內則宦戚外則閹部各引私朋寘清顯及閹汪直吏李孜省嬖戚萬氏驟寵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公撫雲南乃擠之危公舉大體略苛務摧強仲窮雖錢閣亦心仰其治士夷詳近略遠凡政下用片紙直陳數言事妥詞省滇人傳誦至今公治經就所行而究多易舊訓嘗言宋諸儒可謂善言德行矣門人稱尊之文不無過實云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 孝皇眷之造膝奉

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緞衣于

內宮之陳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

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

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事市舶一閹歲所

歛與省大小官俸粟埒稍縱又倍蓰皆辦於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

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以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闔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踈一舉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果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甫四十年棄官還郡賀諫議欽鄭御史已皆責公交踈於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從一舉行鄉約而

教族人莊晚又仕而敗章公德行無瑕起掌南監日開經訓勸士進德略其瑣屑常矩泰和羅欽順為司業方嚴沉密能裨公之教董吏部紀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徙任來省道逢巡檢皆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弊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許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宣府指揮李稽閣老西涯甥恃援橫作雍公榜掠將竄之西涯右稽懇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瑾屠虐縉紳有勸其起時望以礮厭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爾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餽謝仍故除名凡在先朝薦公者皆得重譴云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悲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選我意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憐

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晚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為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 先皇頒

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馬今以半別

公公固知其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

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君翁

廉君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

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

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賈五

百金告公公拆換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正德中予聞上事於今學士吳郡徐縉司業

上海陸深二子聞於少傅守溪王公固信不

誣恐泯也約二子志之予追書附集中嘉靖

丙戌三月巳酉銳書

王端毅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

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

沽油也銳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郎中佐持牘

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率自潤斯人

約身裕民歲歎止征坐是停祿恒餒其妻子公

乃自署考曰清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先公堂

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知公曰

留三原鄰郡惟君無問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

議擊奸守法一介弗撓乃籍上事嗟乎元臣勛

名固不以巧辭飭行而取哉甲午秋日相臺崔

銳書

李文達起復

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 新皇眷倚

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 君遂賢之請可

矣迺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歟永樂以

東南士柄國文達起北粵又自外寮入司密勿

久畜咻忌羅氏亦用於巧者欽丘文莊之祭文

透質其富貴追觀文達貲產不踰中人夫盡文

達之生曾無一善可名乎吁可以鑒群情矣

### 劉忠宣

孝皇之任忠宣天順而後未有也惜乎忠宣無

以奉清問廣德心者嘗聞戴莊簡以執法被

譴上問曰古有是否忠宣錯愕無言良久

曰有皋陶執之而已矣此擬詞也如上詰

實何以答之況諸司行政被沮寧無可揚者乎

是時上亦信內閣彼三臣者皆善私已又不

可與儷於忠宣也弘治之化遜於古孝皇

軍訓記事抄

拾柴

之澤斬於子悲夫嘉靖丙戌仲夏孤臣銑泣血

識

### 周文襄

文襄其知巧之才邪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

共心賦已竭力矣奚從而餘米括餘米而曰

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

奉貴宦結交游修釋子之官濫費生民之膏血

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祠之追觀漢臣

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

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如漢武是  
已况文襄者曷足多哉

### 漫記九條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臣銑當陪祀先以

子刻入候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

廟門步入又自 太祖廟步至 睿宗寢

聖容恭肅而安雨不張蓋臣憚然曰聖人也損

忘其疾祭歸康適矣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軍訓記事抄

拾柴

七月十日入賀 山子生陰霧蒙黯臣銑拜下

而出始覺蒸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心方致敬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 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肩貴僚而

行及辨貌乃驚而遜若他日緋衣刺補腰帶金

王品次自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釋者曰變化而無為此之謂也夫讀

聖經者不得之躬行徒校諸紙上之言祇增煩

贅銑入朝有寤識之以見凡學莫不然也

客有譽張懋恭能立事者銳惑焉問張甬川常父常父曰張壞者多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故也銳以為然

客問亢龍無首之義荅曰皆上九之詞也九五以下皆賢人之象上見羣龍勿為之首如堯咨四岳以得舜也天高矣必下交於地萬物以生君尊矣必謙接其臣萬化以成五以下皆天德也上不可為之首乾之亢者獨上九爾自五以下皆當實也又問龍戰荅曰陰極而僭故曰龍

臣謝記事抄

拾取

小人而疑君者也下五陰良臣也戰而攻去之若晉臣伐蘇峻宋臣討謝晦月盛掩日臣強逼君名之曰龍責君也說其小能久假以權辨之不早縱使至此若夫陽道之亨豈陰可亢故以龍為陽者誤矣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為司馬郎銳時十歲尚記先君貴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間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為客次寢之對有垣及門小屋二間慶室也弘治中官

頗治屋然西涯閣老宅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棟柱皆樸櫟小材但稍廣厥今被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襲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李序燕客酒半出玉斚相酬金銀不足珍噫奢樂極矣其無患乎成和以前尚執詔還梁儉菴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菴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貴民室而已

臣謝記事抄

取拾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能文者間有之眾皆慕說必得美除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末頗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著書則自謂周漢摘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講學戒於相襲各擇一義為門戶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鈞名

以致利而已其行猶夫人其心之詐則莫測也

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即

佛書自炫者幻人之術即佛書誑世之誕也佛

蓋點胡善幻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

莊列文之傅子亦可謂高識矣予舊著述謂佛

蹟通典考西域列國之俗則佛乃其國之教者予昔日之言過矣

### 傅尚書傳

尚書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

林正德辛未為吏部侍郎宰選菴方得名於時

### 涇詞記事抄

廿一

士皆趨附宰選善招拔外號東直陰樹私黨又

通魏遠尚書數爭其不公宰選弗堪越次晉禮

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選各相結託而李

公婿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過郎中厚恣其為常

字而不官呼傅公乃案其廢法數咎責其婿郎

中遽遷開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主

外廷知之無微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

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大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寮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

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

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太監閹以侍郎完征之不

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閹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

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眾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

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

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

### 涇詞記事抄

廿二

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

傳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內

閣得見諸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

來特煩於五曹蓋無事不爭爾論曰銑在南封

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

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

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

殆激與及後乃深歎圭峯之智云

###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寔行之都御史屠瀟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鑄屠為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

潭詞記事抄

廿三

還金且葛雷庭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詆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

口是時吳公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為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鞠之

潭詞記事抄

廿四

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抹之天官張綏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奇取捷不困甲冑出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

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患除矣嶺西獯獪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南飢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警公立約使平入疏六事陰備甯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其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邇者獲之

涇詞記事抄

廿五

今上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御史都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邱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為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卻不受

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心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瘞而死吳公為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為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於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於朝

涇詞記事抄

廿六

嘉靖初起為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人入閣其族子留者千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王至蒼梧視墓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為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



奏草煩悉剴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為之嗟乎吳公衣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陳御史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

涇詞記事抄

廿七

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閔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空同子

正德改元八閩道

上燕遊閩部臺諫協請

誅之不克閩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寔空同子贊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脩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達亦中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救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間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甯庶人方畜異圖咸剗謀內省集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

涇詞記事抄

廿八

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寇見素公不可止

羅圭峰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照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頽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甯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

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張仲修

張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壬申晉監察御史朝臣各立從或以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盍早絕

洹詞記事抄

廿九

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敗甲戌內宮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瞻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廷大土木權豪競侈華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帷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

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宣酤酒作威以大財括荷黃挺三曰賜棍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不敢禁仲脩疏言之且列其賄若干丙子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撫巡移文逮之急乃出官

洹詞記事抄

三十

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病丐覽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仲修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甯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守江南鵬凶殘積金帛如山既敗又以鑒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仲脩率其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鑒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

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甯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當案者即遞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幸菴彭公以獄付仲脩及許御史完二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甯以其妻女往要之甯受鳳鳴慫為上奏乃下仲脩及許子補之獄七閱月仲脩降判晉州補之定州判

涇詞記事抄

三十一

諺傳

銳聞之東白先生張公曰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林為太子司直郎林欣然自負高選云今諸家文家謂林為忠蓋林後尊顯諛言相傳爾張公又曰使李公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於獄章綸雖貴咸黷貨敗節也

景帝易儲時薛文清以大理丞治餉於滇署狀無公名予國親見國史然爾謝理東岑子乃譏文清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又此係複然從此微有詳畧皆錄之

弘治乙丑東白先生張公語銳曰景帝將易儲命百官列狀署名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垂泣而已給事中閻人林聰退而告人曰吾慟而不署景帝聞之遷林太子司直乃陽陽自負高

涇詞記事抄

三十二

選云林後貴顯諛者傳之故諸家文集有譽林之忠者先生又曰使李推涕心於執筆豈不毅然大丈夫哉銳少見東岑子譏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銳與脩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己起承大理督餉征猺景泰辛未歸朝壬申陞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嘉靖己亥秋寓居詹事後署錄之告諸同志

二武士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英皇復辟彬

達皆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校中外偵事所陷  
即覆滅凡害數十家 上將罷朝東顧則呼  
李賢西顧則呼門達彬忿有責言李公數奏門  
達橫達深怨此兩人李公素腹純而彬無政莫  
以為名乃摺他事將以危法中彬內外寃之而  
莫敢發錦衣義軍楊墳忽僦居彬屋而市具居  
閱月上奏辨彬無罪列達大惡 上付達推  
鞠墳泣懇曰袁公居我嗾我陷公約事成賜百  
金達笑顧其下曰我固疑此即入奏已達械墳  
渾詞記事抄 三十三

聖天子災從知况達食墳教陷此兩人遂出雞  
骨且曰今中外皆欲寢食達也顧未敢發爾牛  
玉入奏即詔釋墳  
年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閩竊政  
逐大學士劉文靖公削韓忠定司徒杖諫臣劉  
莖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下詔獄斌輕刑莫居  
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  
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乃為忠而悔邪  
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首權閹字斌謂其察  
渾詞記事抄 三十四

三木暴廳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墳大哭且  
罵李賢達聞之令釋墳刑而入墳曰袁公不知  
書乃李閣老草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鞠縱  
實何以解天下疑何不請司禮大閣廷訊即爾  
此兩人齏粉而公常見寵矣達深然之傾食難  
裁於器食墳密藏雞骨衽中果太監牛玉出訊  
墳曰吾哀彬無罪昔駕留虜廷羣臣惟彬從備  
嘗艱苦憤達負 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死言  
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溝瀆者等爾今日

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  
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庇  
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知府  
劉祥與橫閹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  
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  
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購三百金斌指其  
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  
及此矣斌庠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論者  
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

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甯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 柴村錄

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予如柴村獲麥夜宿西齋夢三原端毅公見訪坐評今代名臣無全褒者公曰心地乾淨行事自當銳對曰乾淨者聖人無欲也聖則天公又曰王應韶何如人銳未及對公曰其人苛而無策朴士至百不恤其死銳

### 洹詞記事抄

三十五

曰其志可則也如濟以王懋學之平斯美公曰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若辭而不往愈於抗而得禍銳疎然異其言遂寤夫王公古之大臣也休休樂善晚起掌銓選賢為屬他以忠諫久廢者王徽黃仲昭賀欽以迂直被抑者周瑛祁順公皆辟用銳謂桓文並伯晉代主盟齊遂不振者晉臣讓善齊權相軋耳昔楊東里名薦士多私所好古廉老而不相他何舉焉王公不遐遺不朋引明興以來斯人而已

### 王虎谷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綏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臺省為吏夫樹節績言豈恨於官守庾折刑何勤非忠計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 孫少卿

### 洹詞記事抄

三十六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重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去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杌曰敢言亡

者如杭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與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穗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甯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畫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子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

洹詞記事抄

三十七

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眾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鬻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髯而

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為國子生於子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忤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域桃源盜江西虜寇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

洹詞記事抄

三十八

為令段多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祭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死而畏而死激元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脩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

薊盜

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

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  
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娼  
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戊夜至  
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  
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  
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  
揮許諾遲明發礮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  
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  
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  
洹詞記事抄 三十九

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  
言之未嘗不於邑也

### 正德之季禍蔓

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  
啟八人又進劉瑾使憚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  
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  
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  
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甯進而閹寵衰江彬  
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

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  
李夢陽刺骨矣眾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僞之諫  
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  
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  
而甯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傳之辟位傅尚書之  
抗奏甯濠叛矣胡世甯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  
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美底於壞哉

### 甯庶人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請取親藩子入侍甯

洹詞記事抄

四十

庶人濠久畜僭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甯及優  
賢外廷大臣多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成則濠自  
取之甯實利其金寶徒以空言相釣至戊寅濠  
固要一事為信內府異色龍牋惟賜監國者甯  
言於 上謂濠忠順宜答殊錫遂用牋為璽  
書其 諭亦襲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 上  
南巡則請幸其國禱祀泰和陰賂左右為助飾  
苑囿盛玩好以備供御果中則扶主威而令天  
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已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

發駕羣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伏闕固留 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守職而亦不果行濠計既沮反迹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就戮矣羣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

均徭規則

官俸折支以節用也宣德中乃增柴薪馮夫徵銀以絕他漁也正德以來郡吏皆乘輿嗟乎何上之設禁日密而臣之便己者善謀哉

燕耆志

洹詞記事抄

四十一

燕耆者茹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徙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蹟於險志慷慨故不沒於俗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履安友善貴顯而遠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有四年 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有司以叟姓名上 英皇御便殿召見叟說其狀與辭既予冠服帶履燕順天府人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以下造其第為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者一人鳴

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為郡大夫

沈諫議

大臣嘗直言排諫臣懼奪其寵利也然必肆欺獻佞得上之心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一時諫官掎摯極力而沈君即其一事指撻之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縣之紙上足垂永鑒嗟乎汪氏之權利今安在歟

謂尚書汪

震澤紀聞

洹詞記事抄

四十二

震澤紀聞核矣猶謂文達之賄則誣也徐文靖之虛已則黨也薛文清之戍則偽也文靖內鄉人之賄使官翰林當時品曰金編脩畫編修蓋金不足珍尚古玩也其他之壞典可知矣故采者慎之慎之

梅損齋

金陵梅齋既化其子貧鬻書以養祖母損齋名純字一之先世為指揮損齋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聞居



十餘年卒猶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  
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  
皆手自鈔校予在封部閱其勞送一史代之不  
受因記其行示兒輩嘉靖壬辰秋九月己酉銳  
記

洹詞記事抄終

四十三

洹詞記事續鈔

前抄成於庚子秋倏越七載矣今春裒邑  
先輩諸說部梓行之發篋得前鈔焉懼其  
或泯焉弗永也因合楊憲副二記附為一  
帙夏月偶剔蠹於藏籍適洹詞在手取而  
覆之見所宜鈔者掛漏不少隨閱隨錄復  
得三十有六則錄未既有笑於側者曰子  
之鈔今再矣其有待於三乎余曰何謂也  
曰若前之鈔嚴而不可益也則再胡為也

洹詞記事續鈔

壹

若今之鈔寬而無可益也則許襄毅孫忠  
烈之遺胡為也至於以記事名而前入元  
龍無首之條則混其例矣以論世經國取  
而今入杭守王璉之跡則曷勝其載矣固  
知再之必有再也余曰貪多務得是余痼  
疾張皇幽眇亦余素僻襄毅忠烈昭昭乎  
揭諸途也奚煩櫛撫元龍一條原併漫記  
矧徵以事庸可偏棄惟伊杭守舊令余邑  
考之邑志成化二十祇留空名續罔一及

思碑宦祠云何未立豈其民朴抑或令執  
特以殿編聊備邑志之葺而已矣余前固  
曰凡擬議出於他籍之外者皆錄也其論  
詩論春秋語語翼經自當別見韓子不云  
乎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以  
語提要觀止矣如其鉤玄以俟君子敢悉  
次問答之語謹聽覽者之可否李如一識

魯莊公 駁趙伯循制僕從之說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  
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  
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  
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耻之故  
欲苟諸刺與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  
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  
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猗禚圍  
邾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  
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  
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

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昵戚不槩于  
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  
居文姜而餽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  
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  
之臣庶治兵奮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  
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  
如拔纊秦給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况乎父子  
君臣之相為寔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  
既幼而愚又無石碯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  
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慈悲夫

申生

予讀左氏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  
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閤其不  
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白庸愚如  
衛靈故南子得以奔崩曠彼晉獻公者寔奸人  
之雄也給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  
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  
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

內決久矣金珙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恒詞記事續抄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朋黨 漢唐宋

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訕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鈎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潞蜀朔之黨皆起于季世闇君政彼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位必下道所共由怨亡自作其衰也上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讐於是一黨一籍各因類聚或掎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

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於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韓吉之寵小人闕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寧元祐之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遜學者護守業術推量勝負宦豎儉臣各乘鷸蚌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藹也謂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譽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曲涂隘港求道與擇強能獨知期合契符未之或濟也黨碑樹止金虜蹂之逮其南渡茲風愈煽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之大讐字訓是辨舍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於空談靡考

於實績孔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詭嗟乎政之偏也始於快已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已終焉誤國小人之害不與是可懼哉可不戒哉

### 宋復讐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繫矣毋貳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衆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韓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竊進而倖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讐君子也殞其生又伐其死排其猶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未垂涕而畏公議易曰包无魚起凶无民而濟有是理邪然則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方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遭虜虐思政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漢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而河之忠義讐可復也是曰順人岳飛朱德之捷虜懾之允高宗若能內任趙鼎參用諫筆招携惠服

明罰正典讐可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汪黃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城振頽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興周皆功運帷闥而効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末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讐之延篇叢棘又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辨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眈目而非和議攘臂而任復讐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 宋學駁

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

政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

### 宋二張清名實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飭故張商英忤蔡京濶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果厠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

### 程門弟子

程門弟子

擗

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 象山學辨

彼集中書尺牘伐憤疾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

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標鳴寃之名謂非讐言乎泰和整菴羅公斥象山之謠一言蔽之曰認心為性方伯可泉胡子示我渭崖霍氏之辨章推而句扶之然後陸氏之為異端莫遁也夫聖賢著書採辟學開民迷

而已諸侯放恣孔作春秋處士橫議孟述七篇夫秦儀傾危陳平削通猶因之而亂漢莊列罔誕何晏王衍遂因之而亡晉宋人之言曰勿以學術殺天下士夫肯言哉銳嘗反覆陸氏之篇其談雄其任重然而性之故學之方茫乎無可索也非示譖而匿其針者與其授之徒也楊簡之悟心詹阜民之明理則可駭且異者顏子鑽仰是勞斯能卓爾曾子隨事之察斯唯一貫夫卓爾者狀其立謂定理也忠恕者合人已也豈

程門弟子

或

半詞單句可畢功次悟入陰界與禪衲伍哉

### 楊簡

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先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謂章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士尊尚之者及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為道蠹彼何人哉整菴公聞陸楊之謬

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擯而縷數之不  
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  
曰心即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挾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人之閒居不  
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  
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  
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立無意曷為志以  
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為槁木乎孟子  
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  
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  
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  
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  
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  
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  
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  
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  
家大慧之教然也夫總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  
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彼楊

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典籍以博識白功相之  
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發慮  
構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  
為取舍逐取舍為喜怒斯其即心是道者邪充  
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  
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  
意也

### 南宋文

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  
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壁  
則秋壑霜厓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  
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謫  
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祇章其索  
然也已

### 元儒

許魯齋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  
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  
同撫厓而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劉靜脩

劉子閔元代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  
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  
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為元或尊曰病  
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文  
丘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冤乎  
元三儒 明四臣

耶律晉卿之諫弒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  
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

渾詞記事續抄 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國朝輔臣

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  
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倂伏受成嗣主蒞  
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 皇祖廢  
左右相設六部 神宗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  
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  
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同宰國卿  
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

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表能於誠顯拔於萃特  
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 英皇復  
辟親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戍元  
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  
於禠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  
常是特婦女之桀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  
哉是故約已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  
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  
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靡士  
渾詞記事續抄 風昔文帝固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  
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  
之自重胡患於不治耶

楊東里

當宣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為之時乎其民朴  
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謹噉也  
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政是炫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  
此道安有已已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倖功

利

陳白沙

竊思儒道衰於我代前輩若文清公吳康齋胡叔心之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提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矢志科場乃掇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槁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誕言偽習錮害人心講論之悖不足與較矣

賀賢間

陳白沙

賀賢間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劉少傳傳

少傳名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少傳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為講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不得在內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少傳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部大率開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禮瓦合規撫削削少傳毅然持風裁越閩晉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少傳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伐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少傳署下考即中某謹黨張綵私昵者也少傳署考曰守己乖於士論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少師焦芳亟薦少傳賢瑾傳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少傳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永令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少傳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託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三年而卒論曰銳初入翰林謁少傳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



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  
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恭襄毅語銳曰子初  
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  
如此夫

王襄敏

襄敏公以弘治戊午十二月一日卒于邊銳少  
聞先君子稱公有文武大略後入翰林多以任  
術毀公者正德初修孝皇實錄得見國史考  
公守邊甚偉夫忌功媚才心慘於戈戟公諱越  
字世昌潯邑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  
第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都御史冠公性嚴臨吏  
苛切公能賞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順癸未  
大同有警英皇自公為御史偉其貌及奏對  
暢胡遂用為右副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  
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命自延綏出塞至崖窩  
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功再  
進左都御史初虜居沙漠以黃河為限水凍而  
入冰欲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力墾

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袤  
數千里草卉豐茂產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系砌  
城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無時邊  
坐茲大困癸巳公諱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選  
精騎萬餘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  
伏兵數百人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  
齊蹕之從火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  
羊器無算數紀盤穴焚如無遺比午虜自外趨  
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陳徐行敗者與  
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  
慟渡河而遜自是邊無患者二十一年甲午加公  
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功  
大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  
同襲破威寧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百  
級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  
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計功加太子太  
傅歲增祿四百石內閣萬學士忌公功名太盛

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詩怨望罷公為  
民適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懇寃 詔許還潭  
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  
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 孝  
皇禮賚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人還所  
掠人畜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  
我為外防何為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引  
罪獻所侵地宜封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  
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壽  
七十有三公姿表英奇久膺帥寄身自歷戰邊  
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品士勢定諸胸臆談如示  
掌顛倒才知柔馴辨強皆樂為之用又精吏事  
判案章奏口占授史曲當理情為詩跌宕快爽  
能道人意中事在院舉御史屠瀟侶鍾楊守隨  
王濬可大用後皆著名

副都御史馬柳泉

公諱卿字敬臣號柳泉其先自臨清遷林慮甫  
十七舉弘治乙卯河南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

業太學祭酒方石先生謝子異其文會天下名  
士講學關中則馬理秦偉呂柟山右則寇天叙  
同省則方鍾張士隆田汝弼銳亦辱公與友主  
本六經兼綜史氏躬行務實乙丑會試中式入  
對 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  
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益切中時弊  
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文靖公覆閱卷奇之選  
庶吉士正德丁卯授戶科給事中辛未同考會  
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靳學士奴洩試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文肅公驗  
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賄貨已出院  
公上疏請究之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侮於  
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恨吏部  
遂以公為大名知府自工科左給事中往是時  
薊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  
值凶歲公至郡礪器募兵大章賞罰人思奮力  
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  
入郡中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

下年正額之數遼東審果自御史傳升食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閹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鴛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邪已而傳 旨復果食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果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癥威脅語侵公不為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如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索

賂公不內張罔事而怒責之者數或傳張寔新黨假此陷公以復怨爾未久二子俱敗寔定知府以下皆坐罷公由是益著名乙亥晉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敢弗一日而忘死則為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必畏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 豪右名曰

曹之寔欲存之以便已况法弛綱 畏湯如左而眇官府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

險狹如鼠關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驚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赦迷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丁丑改山西提學晉溪

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閥竟從朴刑晉溪權寵方奕素快恩讐者已卯晉叅政自招民兵平陝西回賊之侵掠欲要之河上殲之同事者憚乃止晉國發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為鉞黨所攻樂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嘉靖癸未晉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訖工

公蒞之乃及御史歐珠協公裁抑色料悉易于  
商抗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中官奏公及查  
守抗違新命凌忽欽差有詔逮公及查  
守下詔獄治至被鞠公及查守各認為已罪  
歐史疏救之公謫鶴慶知府查守歐史俱外調  
至滇見中官不吝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係  
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  
或指公間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  
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  
其兵悍視其順逆為從違公約會兵竟上諭之  
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  
廷兵不能叛汝邪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  
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反噬  
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  
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  
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事內行邪木  
公感泣出兵三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  
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无解矣戊子晉雲南布

政司叅政再晉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當實御  
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巡撫大同蔡天  
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及覆才略可以  
理紛結晉福達右布政使再晉南京太僕卿丁  
外艱壬辰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晉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歸相臺訪予公憂  
悴甚予曰今仕宦以漕都為外臺之最榮公何  
憂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華久則復  
然河可慮也器鈍舟救財匱功窳工可慮也軍  
無休期憊而又耗恣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  
也賄成勢援罷之不能人懷異向誰任利害官  
可慮也鹽徒私販收大利而官鹽開國課不充  
舟快江濶便則虞攘固險盤穴官莫敢何僊是  
巢誠焉知無人地方可慮也夫社稷露闕然之  
憂而君子倚為盤如之安卿是以拜命以來鼠  
憂已極公至淮漕梁憲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  
濟汶公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  
與松石劉公養和仍疏黃河故道而國隄毋令

走洩未幾漕利 賜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  
無田子粒凡若干兩疏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  
僅畢事而公卒矣公為學以古人期志於用世  
六經外卜筮曆算儒佛之術皆明嘗謂韓子原  
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聘墨本色  
在翰林與穆伯潛及銑同業每開卷子及伯潛  
方畜疑致思公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  
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  
不出公所見惜乎歷官之長不及筆之書公在

海詞記事續抄

卷四

鶴慶文示諸生可見厥志云示諸生曰古之學  
也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  
試之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登第盡  
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綴為文偕偶為詩檢古人  
之餘弊一生之力不足以覆誦名曰詩文之弊  
宋儒儒後伏義之靈轉瀛溪之園不欠身心  
但求豪楷今又濟其精其以自迷名曰理學之  
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今乃忽營張  
詆邵子之左未諱怪僻以高而忘其履之卑此  
過門不入之善曲為巧試諸生能如古人之學  
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  
也天下之善皆師矣

南光祿卿張廷賓

張公世為山東單縣平堦里人諱賓字廷賓成

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丙申授睢  
寧知縣以憂去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御史  
奉 旨寧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庚  
戌遷湖廣按察僉事以憂去服除改山西戊午  
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  
南京光祿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為大理卿劉瑾  
用事怒公無餽遺 內批致仕公魁幹大度質  
直而謙無飾言偽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  
頽然服焉知睢寧歲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

海詞記事續抄

卷五

報公曰穀為民積今為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  
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起曰若為民吾其  
殃民者哉即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乃上  
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  
不以實不忠也民將尊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  
罰穀為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木為室琮幸  
臣也疏入不報湖廣知縣某素倖得幸上官後  
被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官賢其罪當坐訟  
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

陟喬怒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誦言甘  
公至將衣笏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  
也如面君又何如邪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  
起請已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伺公間道御史  
意公曰禮貴於盡吾亦嘗為御史為臬司更三  
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  
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  
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邪布政林某謁御  
史趨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  
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公  
司刑久明決而恕旬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  
囚輒不服是後囚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  
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也因泣下曰他官  
喜賂故使某寃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  
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江西最健  
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利  
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鑒色叅伍  
以驗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

廣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與隸其尉卒坐事求  
公末減威持術鉗公卒不撓寶雖張撫為湖廣  
按察使撫字安世特行廉布衣食蔬公稟厘足  
食即挈其餘內于帑或以遺賓戚天下稱曰青  
菜張然好詭行徽名君子高其節而枉其心副  
使俞振才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為食事獨  
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悟執手  
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  
日相詬欲相擊也詣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  
言而罷襄城張淮為御史按睢寧民狀公善政  
公捄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為告昧者召民  
訊實公孫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  
政無患無聞御史歎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  
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  
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  
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  
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某謂曰公  
垂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卿人知府于鳳

皆聞而有獻也不內公素貧能不安取未冠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士尤薄勢力曰官豈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官為官者豈未之思邪秦襄毅公紘為公姻兄當柄用時弗通問司徒陳公少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舉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庶易郡守廉直而材名位駸顯矣必曰此吾父暨吾張公之教也

李恭敏

公諱錄字時器世家湯陰成化辛卯公年二十有五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廷對以純字獻策憲皇初政精嚴公願其終與吳文定八人俱宜鼎甲莫適次也太宰姚文敏公曰曷以省試名次之遂首省元公列二甲之六是後多用為例甲午授都水主事緝內使私鹽十萬引沒官至丁未晉鴻臚少卿諫罷鄧常恩蔭職及毀西山戒壇聚游手淫男女者弘治庚申晉工部侍郎辛酉虜入榆林大掠上出六軍逐之公

兼憲職治餉虜遁還朝言十事而謂外攘宜先治內今威齊黠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畜異禽以縻梁肉此好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觀示以勤惰乙丑夏武皇即位命作泰陵丁卯晉尚書劉瑾用事惡先朝大臣不附己戊辰公致仕庚午秋誅瑾詔起公仍掌工部壬申加太子少傅四辭乃允其第二狀曰德稱位者安寵踰分者危公論宜之則榮衆指疵之則辱君之於臣在遂其忠毋徒溢其秩聞者曰鶴山公其以身覺人者乎然是後佞幸益雜脩建大增鰲山之戲內苑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繒綺于蘇公漁邦課私責民償內外繹騷中原盜起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知殫刻畫色累金碧文石采瓦窮麗極奢甲戌內官災新作之公雅有心思計籌詳細量物平價擇舊成新期庶費堅工諫疏歲數十上其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階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之所有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敗則叛今無微

已顯可又促之屢請姑停他營併成內官 上  
或奪俸示譴或間從一二幸閹劉養以太監監  
各工公與議不協面叱之養泣愬於 上乃直  
公不究也 今皇即位改元嘉靖公年七十有  
五公曰吾在先朝義不可避難脫禍而去今  
聖主興遺賢進吾納祿讓能其時乎君子曰大  
臣與國為安危汚其身有益于國古人嘗為之  
矣公歸八年終計聞遣官祭葬暨贈謚皆如制  
副都御史朱公垂

海詞記事續抄

卷十

君諱裳字公垂沙河人少屬清節為諸生衣食  
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  
檄府守資之俾學于京師旅於郊寺無僕從自  
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往明年舉鄉  
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  
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  
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御  
史按山東時魯人謠傳曰長齋云嘉靖初 詔  
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 賜

燕勞止得八人君為華昌守以清苦與列後給  
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瑄而  
下八人君在中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  
子甘菲惡君益自信乃又窮經探賸以聖賢自  
飭謂導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士頌  
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巡山西鹽  
法錢寧求利拒不與有倖人 奏討司徒石  
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  
王相被閹鑑構下詔獄君抗疏曰 朝廷設御  
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  
邪疏鑑八罪王始得從輕刑又勸 上戒佚遊  
近儒臣 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君不  
許後果有重歛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  
還 朝又諫止南巡數嬖人熒惑之禍庚辰出  
知鞏昌晉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左轄  
兩為副都治河還牙于濟已亥夏五卒於官君  
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目之所見必行言而蹕  
外可覆御史王璜按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冤

海詞記事續抄

卷十



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真御史也重人慚沮

### 少卿王宗哲

獲嘉王宗哲諱希孟號淇東弘治戊午同子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出令唐山更賢改邢臺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閹張永害瑾權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汝文武大官皆為我進何得言鄉

津蘭記事續抄

三十二

人衆皆惛息駙馬蔡震詰瑾考掠成要震武人齷齪無所長一旦名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讀瑾要詞慷慨亢朗聽者竦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逵菴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逵菴方以折體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比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宰逵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言乙亥以疾卒年纔四十有一

### 段容思作士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脫略簿書宣

揚教化拔才於幽冀流貞於閭閻作士二人焉曰文莊公王公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也開賢軌達聖涂俗習濫詞一切剝剝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未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為地官郎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于北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分邇遯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瘋憂歎泣雖在貴顯如困首藹受嚴却介之義薦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或稱為大雅君子云

### 副使李自愚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而腰腹方潤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便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空習劍懸枕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春官或

獨行無僕荷杖跨馬惡少駭散兩午選邳州知  
州河潯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棘辟  
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  
之弘治壬子河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蓋先於岸上作  
臺後密置刀木於下背環繫索臺上作埽堅築  
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激流  
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遂東注不  
溢作隄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  
洵謂記事續抄  
母敢買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鄆采木  
湖南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  
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閹精十抽一援制  
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能挑  
牌防矢戰車立藩畫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  
令聰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脩邊城續  
斷剗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舍  
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  
躍馬騰烽燧不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

屯田公又悉究病源培奪權貴皆受約束並  
廢田益市牛耕鑄鉏鋤給農之弗能自具  
者丁壯與厲歲益田若干頃造冊送府恐防射  
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倣古井田溝  
遂畝澮暇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政官不果  
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虜畏而不敢  
至公年七十致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  
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  
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也公好農居常  
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舉而施之不治貴觀  
不務苟成懇懇截截既竭事績惡閹人之毒民  
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  
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矯 命下詔獄  
罰五百粟輸大同公之子倬暨其三弟俱從公  
出戰編行伍間倬以勇力好義上官令督盜河  
南擒獲奇略可載之史倬子璧舉進士淳實能  
文

督學

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  
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脩正德末御  
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  
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  
哉

弘治乙丑得士

洪武諸臣多元才也去夷復華貞矣革除之臣  
節矣而寡猷正統之狩景泰之易儲天順之復  
辟居位者靡如也故重典用焉成化之明弘治  
之仁朝無變事癸巳乙巳陰謀易適李賢劉珏  
一諫而止自是而士氣昌始知以退為道以諫  
為忠以聖為師以經為文及乎泰陵末造明聖  
日隣得張先生元禎性理疏日夕締覽頻驚喜  
曰天其以斯人覺朕乎吾榜諸君子出焉繼遭  
摧折而且多天言其最者節行則莆田黃鞏伯  
固居巢曹璠瑞卿蔡丘王韋欽佩守官則湖南  
張璞中美朱鎰以獻高唐劉孝必先壽張董建  
中湯民寧海張惠天澤文學則吳郡徐禎卿昌

穀晉安鄭善夫繼之壽張殷雲霄近夫太原紹  
先汝宗今仲脩又死嗟乎

相與諸賢

家居十五年每思當世賢者在南若整菴及莊  
渠在同鄉則何柏齋在關中則馬谿田呂涇野  
在山東則穆玄菴但得一著述或他文字遍閱  
首尾尋繹再三柏齋則居之鄰近細相切磋者  
也

發廖鵬謀子中式

清苑有介士曰王氏諱德明字宗周性嚴行方  
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予以史官  
閩省試卷累首薦君主考右南士乃第君以九  
選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  
河南民日遭荼毒自三司以下受鵬順使欲黨  
君為助君不許上司故因君以難平之訟皆理  
丁卯鵬子鎰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  
鵬為代筆御史輩將冠鎰君發其奸猶列上第  
踰年給事中陳昂劾鎰冒籍除名君以賢調嘉

善後至食都御史

兵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食民壯即古

重刊紀事續抄

卷十

上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間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關之徒令之顧狀不足則兩戶抽一棟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

譏察速表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盜

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無縣嚴則肅

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銳曰非調邊兵不除銳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銳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合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銳策奏行不月王

重刊紀事續抄

卷十九

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青羊盜

初青羊之民習於盜而恃其險聚則鳥叢散則鼠伏持挺為器潛剽村墟出沒潞懷衛相之交將及五紀非有弓矢戈騎之利破城殘邑一有司可制之嘉靖丁亥賊劫恩村及黎之郊山西憲臣乃溢其事覲成奇績及敗於賊殺官疊屍戊子秋朝廷遣將合冀豫之兵征之河南憲臣潘公墳取謀用間始入其阻已共肆厥錢旬

日底寧無亡鏃之費 皇上至明大仁志存安輯又命兵科都給事中今大宗伯夏公言奉詔勘實止枉劉華冒賞降實德夏公已上議謂潞本嚴郡古號上黨大都偶邦効卒起凶唐皇嘗為別駕今建州置官體勢尚輕盜居幽左靡所密統任其穴於要害凡皆未宜今當陞州曰府立縣青羊之陀玉峽虹梯並立二關蟠溪玉斗白雲各設巡檢我固是險寔披其心腹又四年為壬辰內外謀協盡行是議上錫府名曰潞

海詞記事續抄

四十一

安舊統六縣復增其二附郭曰長治青羊曰平順官署備府制惟減附縣之學

### 落葉詩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永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為詩已而予識呂君時 孝皇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菴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

傳誦壬戌春試整卷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授南虞衛主事分司真州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題曰近邨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情水不如真州士曰無愧詞呂君大父晟景泰辛未進士終夔州知府有愛浹民因名呂君曰夔正德庚午呂君亦晉杭州知府劉鐵柯在司寇諸曹嘗為檄歷呂君移文責難之人皆喜君之直而快鐵柯之挫也

### 誨言

海詞記事續抄

四十二

弘農陳雲遠字中夫為蘭州學正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却之後為國子監丞銳卒業而歸先生贈言三章曰日用間須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為善學一躬行倫理而不虧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二公正處已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三壽張殷雲霄近夫拜南給事中謂銳曰子英邁浮於防檢終身師伊川可也銳行且六十碌碌無聞徒負三益之誨云爾

論古文

夫文可貴乎以華沒本古膏病之文可輕乎無文不行古膏備之故履實而言有為而作闡元化輔民彞孰可貴也孰可輕也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蘇秦之傾危李斯之怙禍聖王之戮民也然秦悉從之利可抹六王之亡夫珍玩取諸四方賢則棄之嗟哉古今之亡轍相繩非特詆秦而已兩漢醇厚士無異學脣之雖泥災異然格王正事罔匪經義海潮記事續抄魯恭袁安之諫伐匈奴李固左雄之條政確言哉魏晉浮靡江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辨亡曹元首之六代于令昇之贊善欲拯世溺不但歸來之潔身爾推文者遺之豈篤論歟李唐之文麗猥韓柳起而革之昌黎析理指事正大洞達庶哉貫道之器柳州理既昏謬詞間俳偶困而不修過而不改而自叙抑鬱憤憤之懷有子長之昌記山畫水崑目傾耳所謂晚年肆力者乎然魏玄成陸敬輿之疏所以正君定國

勿疵其儷語也宋尚言而諸氏競出安石子固志學相協而宗揚雄介甫文謹繩墨而傷瞻晦有任性命求之無可采也魯氏簡健而核若有聞乎道之槩者歐陽子謂性非所先謂係辭非聖筆三蘇氏和合從橫虛寂而一之然二氏陳政駁謬得失利害示諸掌上歐之雍容蘇之美發惻然可動乎君也司馬氏踐履為章程叔子道德為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游藝者有矩矱矣陳師道古行艱思乃甘列於張耒秦海潮記事續抄觀之班何處躬之不休乎夫去程之居近也聞程之賢稔也而自失之背指之喻不虛矣嗟乎春鳥之音和秋蟲之音悽天示人之聲也晴明則思舒陰晦則思結人協天之氣也是故出之不由真投之不中欵徒豐其幅尺藻其繁華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杭州同知黃汝器

黃公於成化甲午始由太學生得舉又六年辛丑成進士出知江陰劇地健訟南北各性公辟

奸跽惡土高華而靜守恪附邑更簡順徵入內  
臺例得御史內閣萬學士結權閣共擠罷宰尹  
公忌公為尹鄉人留一年陞鎮寧知州夷服無  
民無城止部洞蠻公直蒞其次安若省府宣威  
寘利夷大說服平晉安之亂遂調為長治如鎮  
寧撫公臺史累上厥最晉杭州同知清軍杭素  
巧欺泗脫戎籍公察糾源獎歲增千人行伍充  
實弘治辛酉卒於任公先世盱眙人元末來濟  
陽諱璉字汝器配張氏念公未子陰納貳室萬  
津謂記事續抄

四十

里采行往候公疾留妾而還成厥子之業子臣  
字伯鄰進士入翰林拜給事中今為左布政使

明良記小引

常熟楊憲副五川公生平著作甚富誌云南宮  
集詩文十卷余得見其六冊無卷數皆應酬諸  
作今已散而不可收矣其裨官諸著金姬傳公  
所自刻高坡異纂公沒後吳門刻之余得其手  
編明良記四卷乃公萬卷樓中之殘帙也如論  
智永千文錦瑟詩等處與明良二字殊不相涉  
以公遺墨不忍遺棄俱錄而存之三卷中尹蓮  
頭王新建二條已在高坡纂中係複出不錄想  
明良記小引

壹

此亦未成之書彼此互見余刪之抑亦公之所  
領也夫又有保孤一記與此皆係秘本余另有  
跋江陰後學李鶚神識

明良記卷之一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

太祖

御覆舟山始一望盡得其槩

明良記

卷一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間識不識也時好吟咏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為御史

太宗靖內

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

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倡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蒞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尚書渠與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有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

明良記

卷一

英宗始稱三楊為先生是時尚書猶名也至

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

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

相須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

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腰蒼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

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

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

未年惟酉癸未年一以

太宗靖內難一以



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 武宗南

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祭

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

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而過而

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

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

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

長多陰悉聰運夫為利其後土民併根伐之其

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

亦不復問矣

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

其放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為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錢文

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築牆亦得二錢

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峰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

自作語曰還用你不著

上瓊臺濟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

王謂上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

上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明良記一卷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倖胡兒執燭將去燼則以

他燭燃燈乃加剪剔意恐誤滅之耳 帝以其

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所為御史時鈔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

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

公所獻物也

此與謝太傅忍飢倦見桓溫事相類並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耶

日黃封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躋顯貴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

明東記一卷

五

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葦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鵲驚當堯陞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然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鷄一隻

武宗在官中偶見黃蔥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為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

明東記一卷

陸

先錄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甕鑿窰方寸者一又以一甕鑿窰方分者十並實水糞數十窰者水先竭乃多開港以以殺水勢

陳翰林昔性健忘嘗謂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  
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  
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又  
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  
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  
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  
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  
帶伴驚謂曰公尚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  
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  
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  
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馬復曰舊馬已賣耶及  
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  
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  
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  
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  
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傳遷聞 孝宗欲冊妃上疏諫之 張  
后深以為德後閣老缺負廷臣推選殆盡未得

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  
蓋 張后意也後 張后妹入宮 帝欲因  
旨意立為妃廷論不可 帝決於內閣諸老謝  
曰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 帝竟用廷  
議罷之 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丘瓊臺為大司成  
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丘公怒其淺劣令  
即用其語為題作破冑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  
廷謁天下之宗主丘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者浙江解元李旻然也

明良記卷之二

七檜山人楊儀述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輒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未達時盡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龍殿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荅州受知丘公遂介往謁之丘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為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丘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元幼主

太祖欲遣使祭之勅翰林撰祭文

十餘篇無可上意者時布衣錢璉試作一篇進呈上大嘉遂用之其詞曰洪武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於元幼主之靈曰嗚呼天父地母而人生其間天地之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分焉自古華為天下主而四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而子弟順化也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內為一家四海之外為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以此也歷代以來夷之識者莫不奉正朔求冊命於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宋中葉天地運否自微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日以陵替於是幼主之先勃興朔漠夷種類克取金遼遂蕪宋以馭中夏幾及百載斯民實蒙惠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可泯也由是脫其銜轡海內關爭民墜塗炭天乃命朕起自布衣撥亂反之正十餘年間群克蕩滅遂移師北指幼主父子順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由是而論

則朕之得益復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棄其朔漠所本無耳朕固無愧於幼主幼主亦將異憾於朕哉朕方欲合華夷為一家撫幼主為兄弟孰謂幼主遽爾捐世使朕志不伸聞之感悼不能自已因遺真以布朕衷惟靈鑒之尚享然辭亦蹇拙特由是而論以下數語有合聖意是之取爾此文已載文衡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官人無敢傳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

卷

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

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瞪目視帝少頃

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

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

不得其辭白帝求卡帝手批朕只有這門

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為宴謝

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

茶飯也

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

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著壺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入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咏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

明史紀事本末

卷

水綠子規啼罷鵲啼文正見之不覺泣下急

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或云陸滄浪作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

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

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

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辛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

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時諸臣隨駕

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方熟睡時帝在外夜多不寐或言彬謀誠有之兩歲而兩遇山鳴帝因

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  
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  
子而並顯者耶至兄麟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  
張僅如一笠 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  
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  
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

明史紀事本末

卷

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  
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負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  
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  
部人也 帝曰此無他以多厭弄耳命刑部食  
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水齋  
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  
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

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碩鼎臣策既登  
正中誤空一葉率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

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  
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  
用心不几適留其容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  
批辭也

楊遵穀諱為首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  
按知公能遠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  
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  
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

明史紀事本末

卷

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冤狀凡  
言所治獄為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  
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  
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  
稱為神明

嘗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飲具還  
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  
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為厲  
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

旦詣謁文廟時也

官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迄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為丘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為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官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親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

明倫彙編

卷

以為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巡江至

通州慨然商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遲渡歸省

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

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

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然駕鈍每

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為弃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日勅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孰預之哉然則人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

明倫彙編

卷

懼驚遁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蒼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為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皴劈飛

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

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

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画

苑中頗為乏人如戴進最為名手為謝廷循輩

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画法盡失去古益遠矣

鍾後以王音自榮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叅謂然初不知鈎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

明良記二卷

珠

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炭化外緒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熊樓臺基即其土所築也

明良記卷之二

明良記卷之三

七檜山入楊儀述

誠意伯劉基將朝謂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逸而出

明良記三卷

臺

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援袂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的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

帝即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即位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負次尚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即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 皇太子 皇太孫至自南京 聖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為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 聖旨如今見在這裡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見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即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sub>中</sub>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 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漢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潯化逆旅主人有女為妖物所憑間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 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

正統間麓酋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為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酋于金沙江西與之盟而志於碑巨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辟碑導之使東乃復為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

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

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

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

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

明良記卷之三

釋

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

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

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

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

益為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為大豕糞狀夜密棄

牆根草際盡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豕糞

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

太祖崩始歸理髮

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

太祖用法

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

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廢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明良記卷之三

明良記卷之三

明良記卷之四

七檜山人楊儀述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鵠鵒進御所遇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籠放之

石亨謀復 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吞遣其僕來與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為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為真病且

明良記四卷

章

泣且救來與歸報通以亨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為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與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即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與石亨舍人謂與至已大醉入門即卧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尚未面也其夜與卧亨家十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 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衛鎮撫 聞之周黃門延

高皇帝欲 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

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 帝已察其非罪命

付 太子太子論子得死 帝諭 太子誤決

獄 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 帝問廷

臣莫有若者忽班中一人對曰 陛下所論乃

申天下之仁 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

也 帝問對者為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

其名衆危之因佯狂得免禍 聞之蔡

商文毅公略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 以樵獵

明良記四卷

貳

為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

子霖為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

中直下諸吏屏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歡飲為

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具以霖生子對太守知

其為祥給俸養之是為文毅既長與桐城姚公

葵齊名 秋將赴省闈與姚公舟會富

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為誰神人持

一簡示之上有姚葵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

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姚公果第一至 公

亦第一聞鄧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為厥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縟奏啟頗艱乃遣小黃門在厥傳旨大內成厥事尚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為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即厥地結屋遂以厥名今顧以為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厥名可為一嘆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

明史紀事本末

卷

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輩在後初入監生負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勲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即嘗聞聖祖貽謀在有福孩兒到

此堂世傳太學初成

太祖視之直抵廣業

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揔指六堂而談非止為廣業也然王音既出堂中遂成言識後人遂據此為故事云目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床一卓而已

鳳陽生負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詈語帝乃

別造高房居之今十廟前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

人入矣乃築臺鸛鳴山望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

馬后憫諸生負貧欲給與妻小月糧高皇帝

從之但謂貯月糧倉屋無覆瓦奈何后曰自

有慶乃以撥萬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

鞋布錢后既崩高帝微行知生負妻皆不

哀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糧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厥木已盡工部請旨

高帝夜將寢見凡上有奏章門之內豎曰關王

廟請木料本也帝曰記著內豎誤傳旨用杞

條為料遂悉以杞條木構之

朝鼓敝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  
况公鍾為郎奮筆曰緊綱密釘晴雨同聲一時  
傳播

高皇帝初建大內與誠意伯相度基宇所定奉  
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椿識之 帝夜潛以金  
為圈貫木而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興  
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  
西三尺命更下椿正入金圈中 帝曰在東則  
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 帝曰  
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 帝曰若是亦吾  
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  
靈谷寺矣乃命即鷄鳴寺塑像祭之 聞寺僧

高皇帝將以鍾山為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  
公撤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厘一毫君  
莫取英雄不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  
靈谷寺獨存 其辭即江東籤語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於江東神其

辭有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以為佳讖取之未  
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  
姓侯也

兩京關王籤即江東籤訣柴黃門奇初發解至  
京午門月城西關王廟中撤籤得此事當謀親  
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為崑山庠生未知名奇頗  
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偽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吳夫差宮乃舊平江  
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為  
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

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尚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譙樓內鑿地為二池直衝府基以  
洩王氣後知府殷 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即王

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放撰上梁文 太

祖知之殷高並付極刑 殷劉皮 高腰斬

張后吳夫人至宮中既設燕 帝后二席在

正殿夫人席在旁殿 帝與 后親往視之所

用器皆銀 帝問內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

制也 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 后曰母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 帝命即撤后饌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為羹談也

武宗為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 孝宗臨

視乳哺每賞賜多為張后所收未嘗謝恩 帝

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 帝后食畢

因抱 太子不能扣謝又因 太子啼泣 帝

后親導視之 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 帝戲

謂 太子擊 后 太子擊之命擊乳母 太

子不忍擊也 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

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顧不謹畏獲罪

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為汝增千金寧畏出耶吾

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

為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 太子失乳母

啼不能止 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

行且欲自盡 后驚惧盡還 帝累賜恩典

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

太子見之始復初武太監說

馬后崩 高皇欲再冊后遣使召 太子將面

論之 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 太子

不行故復命者曰 太子方作畫因命取畫至

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 帝感徵時事

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

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

今竟不能致 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饌

以獻 帝帝一時食盡 后問何如 帝曰佳

甚 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

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顧以口腹枉

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

搜麪為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

因就磐米床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

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床得非將謀

天下乎 帝不答而去

皇帝勅諭三法司 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

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一鞠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  
戮落薛侃以猖狂之性戮不諱之言據其言似  
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  
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  
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著法司再擬罪來  
看彭澤質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  
邪譎詭之行往來構禍般鬪是非致使薛侃招  
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  
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治當處死姑從  
寬宥戮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  
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  
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  
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傳之佐豈惟優待是  
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  
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著  
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  
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

明良記內卷

張

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  
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拏問  
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  
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負宜思革  
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  
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朕不逮以臻至  
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  
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峰羅峯以慧見再去位而明善  
亦以石碑事謫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  
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慧星見東井張  
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峰十年七月之逐陞辭日人有詩帖吏科  
門上云大通橋下鷓鴣鳴寶鏹三千又送行歸  
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  
而逐也恩典盡去併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菴  
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明良記卷之四終

亦岸李氏書舍藏

洵詞記事抄一卷附明良記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李鶚翀編鶚翀字如一江陰人洵詞本崔銑所  
著文集鶚翀摘其論宋事及明初事蹟者六十一  
則爲書其不涉記事者皆不錄續抄三十六則皆  
前所掛漏也鶚翀自題云前抄成於庚子秋備閱  
七載今春哀諸說部梓行之發篋得前抄因同楊  
憲副二記附爲一帙今二抄之後惟楊儀明良記  
四卷前有鶚翀小引稱與保孤一記皆係秘本則  
所謂二記者乃合保孤記言之而此本佚其一種  
耳



清賞錄十二卷

〔明〕包衡 張翼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賞錄十

二卷》提要

以上原缺

采東人少緩世之業久原弄之  
以歡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  
之緒萬步煙霞提搭流聯汎  
濫篇藉汲古者托末并而推已  
益拙豪者觀清鶴而輟九坡因  
洞天清祿之集雲林譜石洛  
陽記花談秋品詩解願接掌  
其流寔繁即嘉當於大道而  
子長謂致信於六秋胡可廢  
也嘉禾包產平以敬動俗符

呻吟登覽者以為指南討論者讀其練證雖彥平之才未盡而目營心醉可知矣嘉歎不足所為之引至於三部書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以異日

萬曆辛丑冬秣陵焦竑書



清賞錄卷之一



秀州包衡彥平輯

余幼讀父書日從帖括書數上而志不得通然貧日劬而齒日長矣都無諛世之資惟有杜門一編自命床上之書既盡則借之族屬親知凡有會心欣然執筆要之韻人墨客林壑衡門為政在是間錄豪華諧諛之事亦堪吾黨擊節軒

清賞錄

卷一

渠也者積而成裘是名清賞昔人不云乎日抄古書饑以當肉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殷憂以當琴瑟余固有合焉而恨蒐採未精必且取譏菰苳謂之猶賢乎已則亦庶幾可觀萬曆辛丑初秋日聊用卒業時暑氣漸銷薄飲成醉起命稚子篝鐙拂硯書之簡端以質同志張曲江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

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曰昌化又曰佩阿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陶靖節爲柴桑劉遺民亦作柴桑令白香

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

清賞錄

卷十

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便回註柴桑令劉遺民也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

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

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

亦借爲卷也

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莊君平爲嚴君平以莊與嚴古同義

建安山麓間多種茶枝幹槎枒高可一二丈大可撲把冬花春實榨以爲油可鐙可膏可釜謂之茶油閩人大都用之非蔡君謨貢品也

清賞錄

卷十

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

王鐸字鰲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簾檐子內寫書書

法尤謹

龍眼名荔枝奴又名比目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

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南渡官酒十三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諸庫呈樣酒于點檢所所呈臨安府既中擇日開酤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頭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醞造上等醖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伎利市之物前導名曰迎酒

清賞錄

卷十

四

畱青日札奇南香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南故拈出之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

崔延伯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宋子京修唐書難然

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楊用修曰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顏真卿集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鵲詩擘

清賞錄

卷十

五

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經人採烏鳥蝙蝠之類便即傷殘故本草云采荔枝者日中而衆采之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清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

桂皆四季花而反盛于冬有子唐人詩云  
桂子月中落此桂也福南四郡有之江南  
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矣然桂亦能  
作瘴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云章七終不  
高從門入者非家珍也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難得刻手精尤難  
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晉工刻之宋潛溪

清賞錄

卷六

六

評焉勝于蘭亭蓋刻工之妍也顏魯公書  
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李北海  
則手自刻者數碑趙子昂書多茅紹之刻  
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  
會稽李璋自云勝茅茅試令刻之于字下  
一礫一運而就茅遂嘆服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  
臥忽起援筆書之初不點窺

趙子昂云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  
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馬行泥潭中其  
能善乎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黃金碾  
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  
色甚白翠綠乃下者欲改爲玉塵飛素濤  
起如何希文曰善

清賞錄

卷七

七

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爲官造硯  
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  
往鏤邊極工巧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  
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  
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謂龍爪書  
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共五十二家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本仍金帛賜以招之

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公深以爲然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清賞錄

卷十

楊子撰法言蜀人齋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懷素善草書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李陽冰自謂蒼頡後身竇泉謂李陽冰篆爲虎筆

韓熙載云花空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

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空龍腦醪醪空沉水蘭空四絕含笑空麝蘄空檀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黃四日紅深比落紫色人號文官花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大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

清賞錄

卷十

九

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次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靈性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以油囊盛餘瀝歸

孟浩然苦吟、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張表臣詩話、奕基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蹙融、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顏太師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

清賞錄

卷一

十

變耶

郊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疑之、徽之渙之、操之、并工學、隸疑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爲舅所重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吳王使西施步屧寺中、今圓照塔前小斜廊也

采香徑在香山、之傍、吳王種香于此、使美

人采之

王元之有童名青猊、梅聖俞有馬名猊、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爲第一、山石之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

以賂求爲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姑蘇府學西北隅、一土阜上有碑刻漢壽

亭侯畫竹一枝、左右多唐宋元名人題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香酪食之以七

清賞錄

卷一

十

不以飭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芙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鮓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赤壁前後賦亦大快事

貴妃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游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龍涎香出大石國國人候島林上有異禽  
日集下有羣魚游泳則有伏龍吐涎浮于  
水上舟人遂採而得之其涎如膠其貴十  
倍于金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  
傷文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  
子洗瘡止痛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于苑中種之

清賞錄

卷十

十二

并得酒法太宗自損益造酒爲丸有八色  
芳辛酷烈味兼醍醐頒賜羣臣京師始識  
其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  
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賀玠  
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  
有五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巾箱書自此始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  
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璩君璩云凡  
鳥皆然其後趾名托爪鷹鷂藉此二爪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尾

陳仲醇太平清話云四川總志其金石鼎  
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

清賞錄

卷十

十三

後序云藝文志悉仍楊升庵之舊故也  
張說攜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  
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章置  
香上曰吾文章是香無忝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復能補  
硯百碎者攜歸旬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畧  
無瑕類世莫得傳

晉袁象贈庾翼蟬硯



焦弱侯叢談呂氏春秋不韋柄政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若今人爲此必加指擿所謂癡人說夢矣

賈子說林舜使虞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而後與食以爲常又取繪寶磨入紫龍涎色正赤以畫金石色透金玉中一

清賞錄卷十

十四

寸繪寶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成實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當是誤象爲兄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

蛺蝶一名春駒

陸羽謨懷素傳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隴州有魚子石置書籍中可以辟蠹

馬河中遠進御及賜貴戚畫寧宗每命楊妹子題署有楊娃印章楊娃者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以執文供奉內庭其蹟惟遠畫見之

清賞錄卷十一

十五

辛丑九月廿夜雨同南州鄧文明坐金陵鷲峰禪院各正得譌字有差汪道會記

清賞錄卷之一

清賞錄卷之二

秀州包衡彥平輯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王元美跋子瞻蹟云眉山兄弟故當雁行  
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肅班彥功饒介  
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所爲聚此斷  
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作山谷道人以畫竹

清賞錄

卷二

法作書東坡居士兼二法爲之風枝雨葉  
則偃蹇欹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

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僂耳遊燕處今有堂  
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周伯琦錄書  
碑文列堂東隅

子瞻與姪書云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  
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

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撻討欲罷不  
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漢人尚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  
說一段獵事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  
方成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桃實經冬不落者謂之桃奴江陵以橘爲  
橘奴又曰木奴

清賞錄

卷二

二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  
不言果獨林禽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趙文敏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  
常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歸寫一幀

質公公大驚賞亂真暉由此名實俱進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嘗曰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  
終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

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  
至于忘歸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  
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  
釘于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  
髮垢嗅之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汝陽王璵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  
諸家材料畢具又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

清賞錄

卷十一

三

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  
稱釀王兼趙部尚書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醒  
醉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  
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  
皮囊貴乎遠濕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

以金絲却塵褥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  
者恒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子瞻性好酒不四五傾輒已大醉頽然就  
臥鼻鼾如雷少焉而醒落筆如風雨真神  
仙中人

白氏金鎖云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  
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

清賞錄

卷十一

四

新此宮中法也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  
長生

魏武帝所乘馬名白鶴諺曰憑空虛躍曹  
家白鶴

都玄敬使西日記過華陰鳳居山一名鳳  
骨山其麓有永慶寺僧云開元中有鳳逐  
二龍至此龍化泉二道鳳憤歎一龍被鳳

爪傷流血泉遂赤至今寺中惟食龍泉赤泉取灌地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逐之鳳歿時僧以石函瘞骨山顛壘甃爲塔景泰癸酉鄉人築城取塔甃去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函上刻景祐四年重修啟函鳳頸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其潔如玉

清賞錄

卷十一

五

松有葉而香惟蘭併有之

張飛不特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濠立馬勒石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不律爲筆不借爲履杖曰扶老鳥亦曰扶

老狀如鶴而大又名鰲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馮元敏東甌雜記謂梅有六德四功白而不耀香而不酷瘦而不嬌古而不朴迎寒不怯先春不競其德也子可以調羹可以已血花可以解毒可以已痘其功也

清賞錄

卷十一

六

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輿步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

鐵遂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  
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渾舞魚龍悲嘯也  
中朝故事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  
池畔多柳亦號柳衙  
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重二斤許  
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  
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清賞錄

卷二

七

海錯重于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礪房  
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閩之長樂  
灣中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  
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  
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  
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橘  
花真奇種也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韓愈笑王羲之俗

書赴姿媚

陳後王常令八婦人劈絲戔製五言詩  
宋次道藏書經校讐三五遍住春明坊昭  
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借  
置故一時春明坊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  
一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凌霄花中露水能損人目又能墮胎

清賞錄

卷二

八

房壽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  
茶和萌也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櫝三曰  
設四曰茗五曰薺蓋早晚之別名也陸羽  
茶經三卷茶記三卷溫庭筠採茶錄二卷  
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  
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  
宗顏茶山詩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  
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

場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田藝衡有煮茶小品唐德宗權茶十取其一而極盛于宋我洪武廿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爲上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矣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峰曰子若清賞錄卷二

以墨後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東坡祖名序爲文多名引或作敘

蜀中多以麻爲紙江浙間多以嫩竹爲紙北土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麥麴稻稈爲之者脆薄焉以麥膏油藤紙推之者尤佳

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烏絲紙

張永善絲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

上每得永表啟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懣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雁宕者無聲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

清賞錄卷十

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謂之響泉韻磬又以鸞膠護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後宋亦不得其死

明皇與貴妃賞牡丹于沉香亭命梨園李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三進清平調

石晉之末汝州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背面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盞吟嘯于道官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攜室徙居清賞錄卷十一

杳不知所終後數十年人見之顏色如故謂之筆僊

李邕前後撰碑文八百首

北海書多自刻又多假刻人名字如扶靈芝黃僊鶴是也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唐餘錄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

投束修羊

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薛濤好製小詩惜松花牋幅大不欲長贖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遂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番者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成帝號合德爲溫桑鄉曰吾老是鄉足矣

清賞錄卷十一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

笏囊自九齡始

中宗朝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鬪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米襄陽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

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  
不茹葷沐浴更衣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  
請羣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  
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  
佛宜

東都僧教鸚鵡誦經忽不言不動問其故  
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灰焚之有

清賞錄

十三

舍利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  
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  
共九十二種江南所無

鸛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啄  
雀以猜思燕以狂眈鷺以喜轉鳥以悲啼  
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猿以悲  
關中呼黃鸝爲楚雀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  
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  
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之擢尚書令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好事  
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

楊雄家貧嗜酒人載酒從學

老子入西戎造檮蒲五木

高似孫緯畧剛卯佩印也其製卯以正月

清賞錄

卷二

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剛卯之銘文  
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痺莫于我  
敢當說文爰類釋穀曰改大剛卯也以逐  
精鬼从爰亥聲

高氏雜說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季  
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後漢無  
泰字郭泰作太字

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五行俱下



山海經云倉鷗爲鰓可以療妬

東坡云聖神功用無捷于酒

馬融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  
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八行七  
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孟浩然  
詩云却喜家書寄八行正用其說

金閨徐泓徐冽同校于嘉豫

清賞錄

卷上

堂

松陵李仲芳周應懿再校

清賞錄卷之二終

清賞錄卷之三

秀州包衡彥平輯

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  
後世法

孔平仲續世說太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  
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亟賞詔座上賦  
詩召閣立本寫焉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

清賞錄

卷下

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間  
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  
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  
深戒勿習此末技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  
不及顏去而爲草畫記吳道子學書于張  
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中吳紀聞楊惠之  
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名

擅天下

吳偉孝廟登極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坡老性好睡常宿臨安淨土寺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句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楊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蹟有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多

清賞錄

卷三

二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王僧虔右軍之孫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

唐子西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宋高宗云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故每書毛詩虛其後命馬和之補圖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真蹟便是虱鼻未見唐太宗也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惟劉孝威詩錦車勞

清賞錄

卷三

三

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豎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楊用修云此事可畫可詩勝咏明妃文姬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

獸

江南李後主作大字用布帛隨手爲之號撮襟書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

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于

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 數百里烟氣

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

微香雨青氛氤蘆象詩雲氣香流水益本

清賞錄

卷三

四

于此

雞舌香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似栗花

如梅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

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沉香木花或云草

花蔓生實熟貫之

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蜜香紙三萬幅帝

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紙以蜜香

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

堅韌水漬之不爛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

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栢

根枝葉實焚擣之斫風助羶和之每焚一

丸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

甚萬初致石鼎清書香空齋蕭寒遂爲一

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

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

清賞錄

卷三

五

與禪也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

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

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

下能去蚤虱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

楮樹取以造紙

蘇晉作曲室爲飲名酒窟地上每一罇鋪酒一甌計罇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可陵國以柳花爲酒

淵明得大守送酒多以香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孟叔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自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

清賞錄

卷三

六

骨如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差可耳

何遠音菱謂東坡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遍每

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

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不端其本而欺以

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資也吾以一物助之取高價卽贈雁頭箋百幘士

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搜神記云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

開元中七月十五上御便殿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

明皇于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升焉

清賞錄

卷三

七

惟張九齡論辨風生得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

慶曆中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

唐賈忠言撰官本草以監察御史爲開口椒微毒以裏行爲合口椒毒甚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爲甘子官可以久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  
弄筆之餘便啜飲之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  
硯錄三卷行于世

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  
鹿膠造成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  
易水渡江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

清賞錄

卷三

八

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松烟廷珪初名  
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  
作廷珪字者非也

眉州象耳山上有李白畱題云夜來月下  
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水壺  
也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鶴林寺多宋碑岳珂孫覲爲多

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  
謬誤及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韋絢云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  
惟言乙夜子夜何也

董玄宰曰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  
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

清賞錄

卷三

九

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  
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歿文沈  
之後廣陵散絕矣

顧駿之嘗結構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奧  
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始之也

蔡邕飲至一石嘗醉臥路傍人每指之曰  
醉龍

唐仲雍州記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曰云是蔡倫紙白

續漢書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樂汁圖湯長頭而寡髮

摘輔象子貢斗星繞口

宋景文摘粹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

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

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穿穴蜀獫爲人得

清賞錄

卷三

十

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

廟中有通隋時續六經所磨硯

顏延年與謝靈運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

文帝嘗勅各撰樂府北征篇靈運久之乃

就

郭有道碑陳寔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孔氏雜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

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

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

柳下季死妻自誄門人不能損一字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

自賢始

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後以爲故事丞相封

侯自弘始

桓譚見子雲欲從學爲賦頌子雲曰能讀

千賦則善之矣

清賞錄

卷三

十一

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

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臯至朱字賦二十

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

龍路恭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

頌德賦至雜十二家二百二十三篇數亦

千篇

盧昂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問其

直曰至寶無價博雅云瑟瑟碧珠也

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  
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

建人謂鬪茶爲茗戰

東坡云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  
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又云茶欲其白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  
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  
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義相反也

清賞錄

卷三

十二

青州以熟鐵爲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  
維翰鑄生鐵爲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宋鮑蘇之妻不如宋公表其閨曰女宗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于神人而傳崔  
瑗及女文姬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  
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  
虔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

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  
真卿鄔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坡老謂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  
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  
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  
如小兒目精乃佳也

楚人呼蠅蟀曰玉孫

韋絢曰孔明所止獨種蔓菁者取其出甲

清賞錄

卷三

十三

便可生啗葉舒可煮食久居隨以滋長棄  
去不惜回則易尋而採之冬有根可斷食  
比諸蔬屬其利爲溥三蜀之人今呼蔓菁  
爲諸葛菜

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  
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名玉水紙最下  
曰釜金紙以供乏使

武林笥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

末黃大痴卜居泉上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東坡書歸去來詞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

歐陽通詢子善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

清賞錄

卷三

十四

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須緊薄白滑者乃書之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旭自言始見

公主擔天爭道又聞鼓吹得筆法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班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研形似之歛產也

趙光遠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甌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髡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甌後積

清賞錄

卷三

十五

土如盎微有苔薛蓋好事者瘞筆處丁晉公曰子美開詩世界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皓書鍾繇鐫謂之三絕鐫字須妙于篆隸故鍾得之

張華雅愛書籍身歿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取正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



與比

玉榮好驢鳴。文帝臨其喪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說之。代醉編曰驢鳴亦何咄咄異人子。以是說親友以是說朋君以是說臣是不可曉。

豐城雷映校

清賞錄

卷三

十六

何三畏校于鳳凰山壁觀軒正得七字

清賞錄卷之四

秀州包衡彥平輯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槌破插芍藥牡丹及蜀葵萱草之

清賞錄

卷四

類皆當燒枝則盡開

八分書起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于山谷間今大翮山小翮山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爲輯褫刊正而後還

右軍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義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許姥云道是王

右軍書字索百錢

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鍾王筆法隨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耳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王伯原曰陸機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

清賞錄

卷四

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蘇音菽音藿音字書不見枳音橙音欺音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歐陽修曰蔡君謨爲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大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

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用以焚香一餅終日不滅

王敦素憚周顗每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

王元美云山谷贈米元暉詩云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

清賞錄

卷四

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

陳仲醇謂蘇子由之子與米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一帖云吾子鰲兒洞陽三雄則虎兒又在三子外耶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

水紙上爭工拙于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付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四壁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崖也知微歿畫法中絕五十年而有蒲永昇得二孫法與余作二十幀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覺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不復可得

清賞錄

卷四

四

宣和間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玩處所並許直入

王奉常閩部疏閩中最饒花木惟楊柳甚少士大夫園池間間有一二株長條拂地不能拱把若杏花竟絕產矣亦一異也李洛公資暇集云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慮汚其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崔豹古今註蒙恬之爲筆也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

馬懷素傳有詔勾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炙朽蟬斷籤秩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精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蟬一作蟬

清賞錄

卷四

五

宋多右文之主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者

景龍文館記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謂之四部書

權紆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茶古不聞食晉宋以降吳人有採葉煮之曰茗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謂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古人寫書有簡有策有觚有方有牘有札有契有板簡策觚皆竹爲之方牘札契板皆木爲之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青寫書謂之殺青古未有紙故以竹木爲之謬誤則刀削故刀筆吏持刀筆自隨

清賞錄

卷四

六

後世以縑帛寫書蔡倫遂作紙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經鉏堂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落子聲雨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聞他人讀書未極爲喜惟子弟讀書聲則喜又不可

勝言矣

平康伎瑩娘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邀同志爲修眉史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清賞錄

卷四

七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北僧謂酒爲般若湯

宋孝宗坐側有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

凡香須入甯貴燥濕得宜也合和訖乾器收蠟紙封埋屋地下半月餘

邵公後錄端石如德人每過于厚或廉于才不能底滯歛石如俊人輒傾倒失之輕而遇事風生元不一一厭足人意又滌端硯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歛硯一濯卽瑩澈無畱墨亦一快耳

米襄陽自言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硯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

清賞錄

卷四

八

遇訪客坐久候人未至則掃墨行

爭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說法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梅道人始究極其變矣

徐州營妓馬盼盼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

喜之盼盼能學坡老書得其彷彿東坡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盼竊效東坡書山川開合四字東坡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改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山谷有聞思香取楞嚴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名之

筆造于蒙恬博物志又云舜造筆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

清賞錄

卷四

九

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東坡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

坡老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王元寶于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硃硃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四方賓客所至如歸

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才

梁武評羊欣書爲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故學欣書者爲重臺左傳曰士臣皁皁臣與與臣臺臺蓋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清賞錄

卷四

十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牽烈名之曰登一日苦登大於桑葉最解酒毒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

下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言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蔬食文則項羽亦事佛者

成老相墨經云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

馮元敏山齋雜錄香異名者曰薰薰曰竺曰丁子卽雞舌也曰必栗一名花木香置之上流魚悉暴鯁爲書軸則白魚不損書曰迷迭燒之去惡曰茶蕪出波弋國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曰都夷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

清賞錄

卷四

十一

馬嵬媼得妃子錦襖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弁州卮言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觀矣書畫有體文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柳公權蓄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絳州者次之後始重端歛臨洮及好事者用銅雀臺瓦爲研至有稱未央宮瓦者然皆不及

端歎次之宋高宗云端研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純紫玉

真臘國酒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味甚奇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黃寔自言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常于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

清賞錄

卷四

十三

侯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之赴其滌硯未畢我生平有此二事頗自慰云涪翁坡老秦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少游則書鬼詩

天寶內庫有七寶硯鑪一所每至冬寒硯凍置于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劉蛻文塚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

清賞錄

卷四

十三

古穰雜錄我宣廟時有述檢党中孚得異術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如舊召見試其術果然授吏部郎中每用之必引入官中爲之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極多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詞翰宣和間以內侍梁師成請搜訪蘇文忠墨蹟一紙定價萬錢

朱鬱儀玄覽靈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  
舉體生毛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廿  
年生子廿七人覽書輒記不忘

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盥手以  
銀方斛瀉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乾不用  
巾拭客去則滌其坐榻

右軍帖有日給子者不知何物惟杜恕篤  
論曰日給之華與柰相似柰結實而日給

清賞錄

卷四

十四

零落似不生實者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  
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柳子厚女名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愈去  
髮爲妮號初心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蘇子瞻  
大書重刻于滁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

酒冽

三禮圖梁有銅磬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  
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倚架上以代  
鐘

樂府雜錄胡部無方響緣聲直拔不應諸  
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  
調箏亦只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  
十八調唐咸通中吳續打方響其妙超羣  
本李太尉家樂人也

清賞錄

卷中

廿五

東皐雜錄江南自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  
風信呂氏春秋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  
成

國史補江淮船汭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  
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  
有麥信

永初山川古今記興平縣蔡子池有石子  
一百許大石青色堪爲硯



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惟柯奎章全法之

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以千人昇太湖石進上方賜銀盃千計并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爲威遠軍節度使封石爲盤固矣

新都程可中潘之恒黃曲僧悅同觀于西湖舟次訂正廿三字

清賞錄

卷四

十六

會客至雜沓所漏尚多也三月廿日

清賞錄卷之四

清賞錄卷之五

秀州包衡彥平輯

焦弱侯叢談毛詩報之以瓊玖玖黑色玉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

唐時文士每以經史爲令行酒如退之酒令徵前事句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也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康成跋左氏膏肓發公羊墨

清賞錄

卷五

一

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顯公羊傳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合負事繁多故致疾大夫稱犬馬言代人勞苦行役故致疾士稱負薪言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按茲新生草也故从艸从艸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种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

以養和自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玉勁者曰齊物論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矣太守茶畢遂涸

清賞錄 卷五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嫗謂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此嫗爲春夢婆

董玄宰書陸三孺畫冊云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

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

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裴行儉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山西霍州南亦有赤壁

續世說柳公權書法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清賞錄 卷五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巨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

海寧縣徑山寺有洗硯池爲東坡滌硯處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

苗蘆蘆鰓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

醒酒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帟一宿裁之刀去如飛

開元時都中名姬趙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詣之每蓮香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

東坡云未知人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亦愚耶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

清賞錄

卷五

四

磨墨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抄取懸墨蒲堂亦通人之一蔽也

屠緯真娑羅館清言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佳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爲甲

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真源無味真水無香

天寶七年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畜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

何元朗叢說唐宋時仕宦皆有旬休治官

清賞錄

卷五

五

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世所言上澣中澣下澣本此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虞文靖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畱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之間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跋錦繡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暉有毬路錦暉有

樓臺錦暉有樓簾錦四有首二色者  
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標其覆首曰標  
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是也卷之袞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  
泥玉檢註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  
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  
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之斷作綾紙或大批  
清賞錄 卷五

紙尾還之

蕭誠採野麻土穀作五色斑紋紙

張仲舒荏廣天雨降羅箋甚多

張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玉鈞橋之

傍橋爲伯雨賣玉鈞所建墓久頽廢明姚

公綬重葺之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書經子史  
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以鎮庫一本長

將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  
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  
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  
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則子  
陵非會稽人范曄失于檢考耳子陵妻梅  
福如也曄亦未詳

嚴先生墓在餘姚龍泉山

清賞錄

卷五

七

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  
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畫上用  
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盛夏時以水晶篩  
脚踏寺在清波門折而南

叢談洛神賦婉若游龍本草云游龍生澤  
中一名鴻鵠枝幹樛屈着土便有根如龍  
淮南子謂之屈龍毛詩隰有游龍注水荳  
也賦水仙故以水華比爾非龍蛇之龍

背明之國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此麥凌冬可袒

閩中獨荔枝奇絕名狀元香者爲最興化楓亭驛更甲天下長樂縣者次之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荔枝流亞也又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魯曰滌煩消渴所

清賞錄

卷五

八

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唐紀玄宗得太真時年五十七矣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太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湘東王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銀管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吾子行謂穆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五臣遂不能解吾讀醫說得其旨云晉地多棗

人每置懷袖中如南粵人噉檳榔噉檳榔

清賞錄

卷五

九

則紅齒噉棗則黃齒也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

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

爲程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于日中欠

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山齋之用：秋采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暴收，甚溫煥，木棉不及也。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和。

文彥博之祖，姓敬，嵇康之父，姓奚。

清賞錄 卷五

十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制序，一人制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爲之銘。

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宋太祖以栢爲界尺，謂之隔筆簡。

米元章知雍丘，東坡自揚州召還，具酒邀之。旣至，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二百列，其上置饌，其傍東坡見之，大笑就坐，每酒

一行卽伸紙，其作字一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旣終，而紙亦盡，乃更相易，去各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歐陽永叔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乃誇也。

天祿閣麒麟閣，蕭何所造，藏秘書處。賢才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

清賞錄

卷五

十一

雄從閣上自投幾死。

歐陽詢長子名肅，次名通，皆工草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浣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今油餅也。

肅宗張皇后擅權，每進酒常眞鵝腦于中。

令人夕醉健忘

酒以色清味重爲聖色如金而醇苦者爲賢色黑味酸醜者爲愚家醪糯釀爲君子家醪黍釀爲中人巷醪黍釀爲小人

山谷云古人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平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遂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

清賞錄

卷五

十二

王孟端竹爲國朝第一手沐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厚黔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爲也又月夜聞隣笛乘興畫幀竹遺之隣乃大賈甚喜具駝絨文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幀孟端却其幣手裂畫絕之元美曰卽無論孟端竹其人可更得否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又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字是也

紹興郡學有石刻古今聖賢圖像雖經內府所藏亦以意會耳唐文皇虬髯遶啄天下稱爲髭聖今本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作巨目梁武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文以魁異驚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

清賞錄

卷五

十三

髯下垂至腹見其書今微鬚而短夫求古人之跡于史求古人之心于其所著書猶不能盡合而區區貌肖之遺猶牴牾也  
月中仙名結隣碑亦名結隣唐李衛公藏硯至多尤者名結隣  
杜少陵葬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子美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死元微之作子美墓志曰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

殯岳陽至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父閑故爲鞏縣令稱鞏人元凱墓亦在首陽考之圖經子孫附者甚衆第不知子美墓耳

東坡書當時有高述潘岐僞爲之

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不甚好。好之最晚。

譬如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

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

清賞錄

卷五

古

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贇。或請以一半寄周贇。句在上。則叶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贇壓我兒耶。

晏元憲佳客至。必畱然自奉儉約。故盤饌皆不預辦。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第。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

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有比也。

東坡有卻鼠刀。云得之野老。常匣藏之用。

卽焚香置几上。鼠都引匿。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

字買之。礬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

銅硯一枚。房邨一字得芋。千頭。

趙松雪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

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

清賞錄

卷五

十五

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

三甘泉浸。四美醕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



書畫寫七艷曲翻八金錯刀剪折九玉鉗  
貯

陳繼儒郁嘉慶于怡受舫子中  
笑校馮玄鑒再校

清賞錄

卷五

六

清賞錄卷之五

清賞錄卷之六

秀州包衡彥平輯

柳宗元得韓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  
手薰玉麝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  
是

薔薇露卽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  
其花浸水然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攪  
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真

清賞錄

卷六

獅子尾爲拂子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其  
糞名蘇合香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絕  
璩君璩云蘇合香如蜜比薔薇露稍醲余  
昔于燕邸三四見之畱青日札云蘇合油  
樹生可爲藥出安南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  
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海棠香國州治前  
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馥郁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姑蘇勝蹟支道林于高峰剡山爲龕以居又南峰寺在吳縣西二十五里支遁別庵也山有石門其養馬處則有白馬碣在天峰馬蹟尚存

雲間何元朗與趙大周論及曹操爲人佻易無威重與人談論戲弄言詞懽說大笑清賞錄

卷六

二

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沾汚巾幘大周曰獅子是西方之獸終日佻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故與之毬以銷耗其氣此獸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隋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書字皎然謝康樂十世孫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陸友仁曰陟釐乃水苔取以爲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側理古人數紙以番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厘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名焉

紹興進茶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杜工部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爲子美樹

清賞錄

卷六

三

倚馬萬言人知有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酈原父也

趙文敏云唐人畫實描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冷字或爲冷凡頑石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貴其輕也冷冷二義不甚遠石末

本瓦硯極不佳惟青州有之曰澄泥研  
歐陽文忠公婢曰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  
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室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于涪陵江石間春  
夏爲江水所浸故世少墓傳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  
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  
數行猶得裏相思

清賞錄

卷六

四

洞庭山在太湖中卽包山舊無蛇虎雉三  
物有穴乃林屋洞天闔閭使靈威丈人入  
探得禹所藏治水符并不死方其中有銀  
房石室白芝紫泉又有兩圓石叩之鳴謂  
神鉦云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

吉安

吳王避暑水殿離宮凡三十六處惟太湖  
中銷夏灣最勝

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  
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于時  
蜀中葉茂實亦得法清黑不凝滯可以做  
古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于  
器中花亦不散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  
金銀銅錢來酤日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  
酒欲辭得乎

清賞錄

卷六

五

楊炎食蒲萄曰汝若不瀋當以太原尹相  
授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  
知地虛實幹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堦前復殺羊令衆客  
自割隨所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烝之各  
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曰過

廳羊

日本有白樂天集及宋濂集

白太傅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

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

西湖斷橋本名寶祐橋唐時呼爲斷橋以

孤山之路至此斷故名又云段氏昔居此

因名段橋

陳蕃待客拌飯以鹿脯羊羹以牛脯未嘗

清賞錄

卷六

六

別爲異饌

張籍取杜工部詩焚取灰燼丸以膏蜜頻

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細而

繁葉如橘皮堪作紙名香皮紙灰白色有

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

之其紙漫而弱沾水卽爛不及楮皮

崖州婦人以安石榴花着金中經旬卽成

酒其味香美醉人

鍾繇雙廢子會之母黜其夫人文帝命繇

復之繇患忿食椒致噤帝乃止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娥眉硯角浪硯松

文硯豆硯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

硯黑角硯黃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黑

玉石硯皆出山東紅絲爲唐彥猷作自號

天下第一子石硯鵲眼綠縹環出端州

清賞錄

卷六

七

如他產不可勝數皆在端歙下矣

益州出十樣鸞牋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

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

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流沙彩霞金粉

桃花冷金之別卽其異名

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

張蠊霞光卽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

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學士牋比百韻較

短矣

裴令臨終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須獻江神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已又獻端石硯又不已黃魯直書扇子爲韋應物獨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清賞錄

卷六

八

鷗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硯端溪石後出亦未甚貴晉宋書家未嘗留意于研但以器貯墨汁故有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爲寶

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溪東州石刺史李元書劉元甫見之大笑曰天寶改元卽稱載矣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證之唐書無不驚嘆原甫精博也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清賞錄

卷六

九

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除廩墨大小二枚

溫州作蠲紙潔白緊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爲第一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故名

公沙穆遊大學無資糧變服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

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

清賞錄

卷六

十

惟命于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太白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有花有實者如桃李乎有花無實者如菊萱子無花無實者如薇蕨乎

白居易爲木蓮荔枝圖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門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矣

清賞錄

卷六

十一

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水淫

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歌者袁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抱朴子曰人嫌蔡邕得異書按其帳中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

王明爲會稽太守還人稱其才進非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卷公晨夕所閱累數十年皆新嘗謂其子公休日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必先視几案清賞錄

卷六

十二

淨潔籍以裊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超然樓集象最惡犬獵者作犬聲則悉舉

鼻吼守不復去經四五日卽困而倒

唐王涯蓄名書畫以金玉爲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書畫于道

明皇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終身思之不得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叢談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注

清賞錄

卷六

十三

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孫漢陽雪居有宋復古殿瓦爲硯製甚古色微白而黃

王敬美云閩南有水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椶厥名桄榔皆美植也鳥有白鷗

最多文彩鵲鳩斑而善啼土人以其味美  
每以釘鉅筵間故俗語曰山食鵲鳩鷹海  
食馬鮫鰓若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了倒  
掛諸禽皆舶海外來非其產也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貴妃方勻面有獻牡丹至妃口脂在手偶  
印花瓣上詔裁先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

清賞錄

卷六

十四

印跡帝命名一捻春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  
斧一具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  
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  
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  
杜家矣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承檀超高談

不覺墜地

唐人臨模古跡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  
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  
備者惟趙吳興得之

宋孫覲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  
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譚  
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焦氏叢談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

清賞錄

卷六

十五

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  
李克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王子  
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之  
楊雄蜀都賦躡蹠蹠秋發陽春躡丑犯切注  
以足躡地而歌曰躡蹠蹠夫人侍兒賈佩蘭  
歌上臺之曲連臂躡地爲節

漢時呼僧寺爲仁祠明帝紀以助仁祠  
蒲之僕



樂天詩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屈  
卮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王有滑樣水  
晶不落一隻

秋襖日與彥平逃暑墨兵堂出  
此披賞因紕正其字如根銀者  
得十有六時閨中朱憲昌至自  
秦淮相與縱談人外事咲堂而  
掖洎後夢寐是錄不能去心殆

清賞錄

卷六

十六

一曙失之白日欲寢矣廿九年  
范明泰書

清賞錄卷之六

清賞錄卷之七

秀州包衡彥平輯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  
不妄爲人作故端明繪事絕不經見  
楊用修云東坡謂韓退之畫記爲甲乙帳  
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姑臧太守張憲使伎戴拂壺巾錦仙裳密  
粉淡妝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

清賞錄

卷七

一

號龍津妓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  
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  
總之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水去聲而平  
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  
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  
廟初刻碑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史不成讀易三年不

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厨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  
髮山水無不精絕用鼠牙筆刻之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

學書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

翠鬟綠衣小女童也朗誦秋水一篇聞者

竦異

清賞錄

卷七

江陵號衣冠藪琵琶多于飯甑惜大多于

鮑魚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于門邀畱

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餅

二十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

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

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  
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  
也

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  
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  
矣主人大笑

顏真卿小鬟曰剪綵僅曰銀鹿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

清賞錄

卷七

三

天茁此徒助余畱俎家復何患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

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

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  
終不枯槁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

載客一舟載酒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

右軍言昔人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

廖凝覽裴說經杜侯奉墓詩曰擬鑿孤墳

清賞錄

卷七

四

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子瞻墓志云杭州本江海鹹苦之地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及

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

所溉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積廿五

萬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

江湖潮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爲

市井大患而六井幾廢蘇子瞻至浚二河

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水

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

入市復修六井又取葑田積湖水爲長隄

以通南北州人名其隄曰蘇隄云

政和間洛陽役夫以小石作枕上有刻畫

乃右軍蘭亭敘止存五十一字餘多

殘缺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真齋中

樓大防常問敷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

清賞錄

卷七

五

以無燥筆季中曰古人力在掣不盡用筆

力今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

則墨已燥矣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倣古物立怪名以給

流俗廬于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

求其壯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

詭異不可攷據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蘇茶

小劣用作瀝水煎遂勝

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李後王寶一硯山長十餘尺前聳三十六峰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陂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傳士人家後爲米元章所得蘇仲容弟以丹陽美宅同王彥昭與米易之

清賞錄

卷七

六

暑中置寒筵水之類曰飲飾下酒物色曰酒儲

太平清話黃大癡九十而顏如童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右軍筆經云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

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

南史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敢書

東坡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曲奕棋也

清賞錄

卷七

七

然却喜射有次韻子由聞余善射一聯云其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

僧叅周有端州硯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號硯山米元章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銘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色深紫觀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雖鵲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眼色

紫紋漫而大爲西坑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三當巖石之一後磨三當西坑之一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爲臨摩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以真贋本同送歸之陳仲醇曰雖游戲翰墨而雅有隱德

清賞錄

卷七

八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四友齋叢說我成祖壬辰元宵賜文武臣宴聽臣民赴午門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齎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歡

集真記王母龍月城產黃中李花開三影結實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于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一二百

枚遞分勝負

勝國時華亭呂璜溪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主考第甲乙名應奎文會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

傍秋亭襍記內法酒總名長春有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票學士以紅票餘白

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

清賞錄

卷七

九

則可以嗤蕭子雲矣

我朝宣廟憲廟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皆在能妙之間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

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楊璉僧雕琢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落處近孫宰子補之方崇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見而索筆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子宰補之人

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唐莊宗嘗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

山居嵐重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薑細嚼熟酒下之。薑湯亦可矣。

杜甫謚文貞元大監。紐憐疏請見張伯雨跋憐詩。

清賞錄

卷七

十

王僧虔論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驪駿駿。常欲度驂驪前。

秦少章言坡老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乃寢。然每有賦詠及著誤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見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

香耳。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翼寫湘山樹及橘州圖。

學齋佔俾云。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惟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也。且唐人多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

清賞錄

卷七

十一

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鎗字從金以五金鑄之也。九經無麵字。周禮所謂麴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斯有啖麵及鰕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卽是也。見爾雅謂之檟茗。卽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鼓字。亦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王右軍叔虞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

四疊衣中以渡江

秦少游云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人世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攷訂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裝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爲裝池益謬甚矣

清賞錄

卷七

十二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又謂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葉石林云子瞻詩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鷺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吳

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

軍爲偶耶

唐有魚子牋宋顏方叔嘗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牋鮎色尤奇又以親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于世故

清賞錄

卷七

十三

有宋箋元箋之稱

焦氏叢談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潭而漁見子雲荅客難

楚詞披薜荔兮帶女蘿薜荔本草云絡石也在石曰石蓀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扶芳藤

相如賦薜荔青蘋說文似莎而大張揖曰  
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此青蘋也又  
一種白蘋楚詞登白蘋兮聘望今誤蘋作  
蘋蘋可登乎

陳无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  
而後使滿

河間夜飲伎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  
金牌盈座

情實錄

卷七

十四

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  
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  
者聞饋五經束帶立于其門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于廣化里王  
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  
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纈澄水  
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  
涎故消暑毒

焦氏叢談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又古言云微生畝字高

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春時將牡丹花  
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  
凋卸卽以酥煎食之無棄穢艷也

玉元寶每冬月大雪令僕夫自本家坊巷  
口掃雪爲逕路躬立于坊巷前迎揖賓客  
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時稱

清賞錄

卷七

十五

豪友

聞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  
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由近代佳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  
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  
此嘲之諸僧亦聚錢十萬資立本作醉道  
士圖並傳于世

叢談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



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高金聲王淑民勘定

釋智舷再校

清賞錄

卷七

十六

清賞錄卷之八

秀州包衡彥平輯

嶺南徼海瓊崖諸州有樹出香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爲散沉香之良者瓊崖生取者爲角沉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爲黃沉宜入藥

清賞錄

卷八

一

李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深潭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荀子云有若惡臥而燂掌言學之苦也畫

寢之宰予列于十哲惡臥之有若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進退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

向範待客有漆花盤科斗筋魚尾匙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水面平者爲鷄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

清賞錄

卷八

其花不香成實乃香

唐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寄弟詩庾信羅含俱有宅又云卜築應同蔣翊徑爲園須似邵平瓜焦弱侯曰爲弟十里猶欲其居賢人之宅行賢人之事可謂相勉以正

楊用修云予得墨法于異人祇用煙膠成卽如漆名一品玄霜近世徽墨率用桐油煙旣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

顧況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清賞錄

卷八

三

并州有妒婦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則風雨勃然一云是介推妹西陽襟組有妒婦津美人過津而不自毀其容則風波作惡初有妒婦死此津也

綠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爲硯池細潤發墨于昂銘其陰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唯龍門僧一幀有

之亦罕用圖印唯荆蠻民一印者又不喜設色惟荆蠻民一番設色見沈石田雲林遺事

琉璃造酒則以水浸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

太平清話云書畫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爲上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按煙爲墨至金章宗清賞錄

卷八

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謂之墨妖

王元美云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藝爲累不爲益

薛道祖與米襄陽爲書畫友其筆硯間物

云硯滴須琉璃鎮紙須金帛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萬杵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于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粲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韓魏公以上相作畫錦堂于相州歐陽文忠以叅政爲之記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

清賞錄

卷八

五

蹠埃合作而後用之故書成特精絕世謂百衲碑也

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章宗書圖字內從△可以驗知其書也

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作大玄經者前有楊雄後有楊泉泉字德淵晉人虎鬚治齒齒痛拔挿齒間卽愈

趙和仲云知古者苦大如漢景盧知今者莫

如陳君舉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

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可治小兒驚風

袁伯長父言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

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

張澹巖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璧出

于泗本樂石所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碩

清賞錄

卷八

六

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雲蔥蒨之姿思

溪近出于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

俱勝扣之如鐘四面可觀其姿裁明秀體

氣高妙竄出諸石之上視靈璧猶儉父也

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極枯燥然玲

瓏嵌空宛如鑱刻其實皆出自然洞庭在

太湖中咸池一氣下注膏液石生水裔宛

轉奇巧翠潤而文吳人以植園館亭然秀

聳高或尋丈低猶數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絕也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

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東坡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

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曰儉然吾

儕爲之則不類世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

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

清賞錄

卷八

七

更宜用此策也一笑

溫公在洛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

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真率會子瞻在黃

既絕俸而往還者多復殺而爲三自言三

養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石林老人山居饌具不時得兼二公而參

行之戲語客曰古人待賓客之禮有燕有

享而享其殺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

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武后冬月游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今牡丹西洛爲冠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異內人呼爲花師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

清賞錄

卷八

八

于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卽歡賞目之爲移春檻

天寶中承平日久自開遠門至番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清海路遠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日夜馳五百里

白太傅葬龍門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

方丈之土幾成泥滓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王元美書坡老告史全節語帖云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

清賞錄

卷八

九

陸也爲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嘗爲楊達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宜男是絕對也

東坡云梅二丈身長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遇百觴輒正坐此其醉也

古墨法煙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  
可射人造墨惟膠爲難古皆自製膠膠取  
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半革取其厚處連  
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卽以和煙若  
冷定重化則非新矣今膠材皆牛革之棄  
餘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  
之下也

懷素家貧學書無紙漆一盤一方板書之  
清賞錄 卷八 十

皆穿

太平清話裏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  
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  
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  
態如在目前且可以按其遺行逸籍交游  
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  
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以真珠一兩麝香

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擣三萬杵杵  
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  
根紙也

長安東灞陵橋來迎去送皆于此橋爲離  
別人呼之曰銷魂橋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惟恨古時  
人不見我

清賞錄 卷八 十一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  
三斗俗塵

叢說畫難于辨真贋如山頭要博換樹枝  
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  
染渲有變幻能知此者幾人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工云我  
見畫大吏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

對金睛耶

焦氏金陵舊事齊立儒館於雞籠山命雷次宗居之次宗開館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江海有婢妾魚游必三一前二後楚詞魚鱗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

相墨經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

清賞錄

卷八

十三

坡老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爲宴幄

聖賢冢墓記黃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按括地志黃城

山在河南葉縣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

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語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聖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唐百官志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

子瞻到黃廩食旣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

清賞錄

卷八

十三

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取一塊給一日之用餘則別貯以給賓客

山谷喜書寒山詩曰此淵明之德亞也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鑿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塚中

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人號洪兒紙

齊高帝嘗造疑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妓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清賞錄

卷八

古

王徽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止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聳然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安得不受之耶

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桺簡以爲經

李太尉飲水悉用惠山泉有僧曰水遞殊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遂罷水遞

宋時有鷄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筆鼠尾筆狼毫筆

鹿之大者爲麀羣鹿隨之皆視麀尾所向孟昶立石經于成都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今之戒石銘亦昶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世書傳惟蜀本最善

八分書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

清賞錄

卷八

十五

之墓科斗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岣嶓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圜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契既作字體悉具決不始于秦也

南部新書言開元皇帝初卽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嘗酒味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  
高宗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  
賜之

秣陵焦尊生重補正訛落字共

得十有八

豫章朱謀埠彭會同校

清賞錄

卷六

十六

清賞錄卷之九

秀州包衡彥平輯

倪文節經鋤堂志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  
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  
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  
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于碑鐫刻立太學門外碑始立

清賞錄

卷九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

街陌

李邕聞崔顥名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  
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子無禮遂不  
接

安南出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  
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發衆香  
之氣

王績追焦革釀酒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

康以來善造者爲酒譜漢汝陽王璵有甘露經寶子野亦有酒譜宋志酒錄一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方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畧三卷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胡氏醉鄉小畧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又有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馮時化酒史二卷安雅堂酒令二卷藏焦弱侯家

清賞錄

卷九

二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喜以示幕客李端張問何者爲最佳句端張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能識之端張笑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

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

後前漢志云見神于先後宛若注云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望鄉里詎堪持作夫今閩人猶作此稱

梁谿漫志云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榻肥瘠差謬而已至于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久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

清賞錄

卷本

三

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屣此大弊也

歐陽率更嘗見古碑爲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去

鄭廣文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

鄭虔三絕

元載不飲酒人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卽醉人謂可治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青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去此無患是日載飲一斗五日倍之

或謂東坡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坡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專清賞錄

卷九

四

以自爲也

留青日札云白門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傳安期生以醉墨灑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何元朗家有漢人畫世所未見亦世所未知非繚非楮乃畫于車螯殼上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亦有男色者云從山東來彼處盜墓人發一墓不下數十石置于

樞旁以防狐兔穿穴畫春情則以厭勝蛟龍也

吾衍云錢唐韓風子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失原屑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爲精絕居蒲橋四面土牆門若狗竇夜宿一石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卽付酒家一舉而盡

王敬美云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實泉漳

清賞錄

卷九

五

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繚之是爲蕉布其實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辦有露無實此囊生纍纍可乾食然味甜無韻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翫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大中初召柳公權升殿御前三紙一紙真

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卽不堪用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

清賞錄 卷九

六

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畱此筆不爾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柳果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二管非右軍不能用柳與之遠矣顧凱之以一厨畫糊題以寄桓玄玄乃發而取之好修理而還之凱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神變化而去玄云長康三絕文絕畫絕癡絕

琴始于神農氏瑟始于包羲見世本

天寶中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

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寢削此儀

葛立方陞對高宗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

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筭之

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

法若不能求用筆意于點畫之外便是鋪

筭之狀矣上曰然

清賞錄 卷九

七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筭一名東宛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

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

技召與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行雜

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

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

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銜花簫  
局簫局古薰籠也

姚姥住長離橋夜夢觀星墜地化水仙花  
一叢摘食之覺而產女長而令淑有文因  
以名焉觀星即女史在天柱下今水仙名  
如史花

客退紀談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  
日不飢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

清賞錄

卷九

莫愁子曰阿侯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  
元明隔紗帷聽之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時號狐穴  
詩人

宋政和時都下有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  
書城

退之言李供奉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  
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

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  
易其處私謂不忝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  
時真大醉也子敬內慙

右軍之後特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  
之不減端硯云是右軍所用石陽休以錢  
三萬得之蠅舍

清賞錄

卷九

九

蜀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謝公者  
謝司封景初帥厚帥厚創牋樣以便書尺  
俗因以爲名薛濤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  
碧鷄坊初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  
鎮成都太和歲濤卒文昌爲撰墓志年七  
十三歲字度弘

鮮家婦生一女姿色殊絕後入宮上問曰  
何以眉缺對曰寶劍寧無缺明珠尚有瑕

上喜曰鮮明珠遂以爲名

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甚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一日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喬雲龍皆茶名也

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

清賞錄

卷九

十一

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肯得祿食藝文館

張華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于御前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帝常以博物志置函中暇中覽焉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陳仲醇云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藥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呂衡州溫祖延父謂俱盛名重在其家風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善于信詞儆文學之荒墜也

清賞錄

卷九

十二

東坡謂山谷學吾書輒以書名于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筆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曼墨半鋌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

屠蘇酒廣濟方以大黃等八味咬咀囊盛沉井中至元旦出藥置酒中量力飲之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殊驗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世傳者惟茶經蓋爲嗜好所掩也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竊窕烹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依法作湯名竊窕湯

清賞錄

卷九

十二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山僧可以伴行可以同旅寶劍可以辟解邪魅可以代嘗健僕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爾歙本不出筆蓋出于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一枝可敵他筆數枝率以爲珍玩

盧杞遇馮盛于塗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

清賞錄

卷九

十三

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和奴顧當孰勝已而摻杞囊果是三百刺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

書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耳

徐明叔家牘書樓曰五經藏

王晉卿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賈袞梁谿漫志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字清獻

清賞錄

卷九

十四

莫廷韓有易安墨竹一幀

朱鬱儀玄覽云玉之古者四漆古渠古土古甄古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謝以詩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

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揭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焦氏金陵舊事云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

清賞錄

卷九

十五

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畱不出十二年王家火圖書悉爲煨燼云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雒陽朱敦孺希真李處權吳伯姜龍堯章趙孟堅子固

徐州張尚書伎女多涉獵文史借其書者每見粉指痕並印青編



王元美云倪元鎮生平不作青綠山水僅以二幀畱江南有初寫寄趙士瞻者其一也

豫章朱謀塏朱謀壻校

海陽吳邦達于毘陵村館挑錄

勘補二字正六字

長水范應宮重校

清賞錄

卷七

十六

清賞錄卷之十

秀州包衡彥平輯

古人評畫立三品之目一神品二妙品三能品又立逸品于神品之上又有自然之目其論以爲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于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失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

清賞錄

卷十

唐文皇命蕭翼賺蘭亭得之大悅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復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入禁中矣

清賞錄

卷十

二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之妨物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筋食

范德孺名純粹文正第子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二婢每就枕卽雜奏至寢乃得去

陸友仁曰觀古銅器及太湖靈璧等石先

看皮毛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詭號曰蕭齋

草木子謂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啜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則出茶畢則竭比蔡京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哈喇基酒極

清賞錄

卷十

三

濃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于冀寧等路造蒲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僞者雜水卽水凌而腹堅矣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水而此不冰蒲萄酒之精液也經年飲之有毒令人死此元朝法古所未有開元中內苑呼牡丹爲木芍藥

潛居錄楊子雲恬澹寡營以賣文自贍文

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  
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  
有白其心跡者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挖揚識  
見日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徐錯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詣

清賞錄

四

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  
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

多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

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

白太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端谿研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

頂者石尤潤如豬肝色佳若匠者識山之

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  
爲研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南雄州江中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  
齊唐官廣州其嫂以婉屬取此石墨云可  
治婦人血疾今土人鋸解成片吏人上案  
牘小兒學成皆代以磨墨不知以婉何以  
知也

避暑錄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

清賞錄

五

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  
焙方五六尺設熏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  
衣投其間謂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  
淨也

朱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八廣寸實素

魚錦囊中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鯉一名釋龍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誌昔有婦思所歡不見灑淚北墻之下後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舒雅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道人往詣門下書材槌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清賞錄

卷十

六

吳原博爲少冢宰時蘇州守入覲謁之原博首問曰沈石田先生近何如此守元不知有石田茫無所對匏菴曰太守一郡主郡有賢者不知餘何足問何良俊曰此猶盛朝事今則舉朝訕笑矣

和凝在朝率同列迺日以茶相飲味劣者罰時號湯社

青鸞形如鳩鵲紅頂長尾緌仙姑曾見之

竈神烏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

古人言濁醪有妙理造酒之法曰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有頌則謂之酒德唐有觥錄事漢人則請以軍法行酒古人之于酒

清賞錄

卷十

七

深矣

虎以狗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

三輔黃圖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陰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

雜糞食之口氣常香宮人爭相含嚼

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猶以爲未足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額曰沈郎書室

清賞錄

卷十

八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趙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翁女卽易安也

易安以重陽醉花詞函致明誠明誠自媿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凡三日夜得五十闕雜易安作以示友陸得夫

陸再三玩之曰三句絕佳莫道不消嵬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酣飲着簑笠獨往峨嵋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代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管子曰天下名山凡五千二百七十

輦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

清賞錄

卷十

九

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顏而堆阜

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崖如霞

都梁縣左右二罌對峙重岨齊秀間可二里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旣清且淺中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稱蘭都梁縣因以受名焉

張芸叟久經遷謫快快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芸叟有慚色自是無復躁意

娑羅館清言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頽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左伯能爲紙時蔡倫亦爲之伯尤精妙鄴都宮觀成詔韋誕仲將題署奏曰若用張

清賞錄

卷十

十

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蔡君謨云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紺黑紋如兔毫而厚熠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青白蓋鬪試家皆不用元美云余偶得一建窑與君謨所傳合而價不能當汝十之一問之拾遺人不知也然試茶則白而尤妙今烹法

亦與君謨不同矣

韓持國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爲文者宜畧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先輩不但讀

清賞錄

卷十

十一

書且務識字名士豈易易乎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

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以紙爲蚶爲幅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是也湘東王上荆武紙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紙二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荅湘東王是也

葉石林謂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清賞錄

卷十

十二

心當如此也

天寶四年改尚書無頗字爲陂

杜兼聚書至萬卷後必題云請俸寫來

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

孝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爲真本也俗稱律呂爲誤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徐敞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唐文皇虬鬚上可掛一弓

陶穀小名鐵牛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羣去捉之者病

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謂借書一咄還二咄咄笑也後訛爲癡又訛至四

清賞錄

卷十

十三

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爲甌甌酒器也借書以一甌酒還亦一甌酒通作鷗吳王取馬革受子胥沈之江顏師古曰卽今之盛酒鷗夷勝

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

文

蘇頌五郎書也

六郎致石可無憾何

元朗目古入勒石慎重若此

風俗通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

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

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石林老人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人嗜好不同及烟到嗜好曾替嗜好羊棗因言歐文忠嗜鯽魚京師無能斫鱸梅聖俞有婢獨

清賞錄

卷十

十四

能之文忠公劉元甫諸人每提鮮活鯽魚數尾過聖俞聖俞得鱸材亦必儲以速諸人蔡君謨亦每以鮮鯽遺之至于崔鉉喜看水牛鬪則又可笑也

研比雜志云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之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南部新書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以指甲觸跡治吏不敢易迄今錢背宛然指甲痕

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碑七品以上碣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許用碣

蜀檇杙寸月孟果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

清賞錄

卷十

十五

而紅清香如梅時最重之得漢晉印章不啻鍾王法帖法帖猶藉工人臨石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襲藏者也

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之主以織錦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甚急嫗懼投之竈中香聞數日



涪翁語王晉卿曰書畫以韵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韵耶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

宣州梅守箕校

秀水陸鳴和再校

清賞錄

卷十

十六

清賞錄卷之十

清賞錄卷之十一

秀州包衡彥平輯

嘯有十五章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峨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東坡在學士院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句大書小楷行草凡數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筆于左右

清賞錄

卷十一

給事者

子瞻云久在海外舊所齋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穉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輓者今日忽于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蘊藉邪

又書今日于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善事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于后稷樹穀及觀韓

翊謝茶啟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勲未普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

元章稱法書曰墨玉

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清賞錄

卷十一

二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稱女曰莊暗香女因以暗香名琴

唐文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君嘗召學士于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柰何以鬼陣相攻人因名碁曰鬼陣

古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銷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爲消搖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將掩爲已物臨之以刃與之以犂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也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

焦氏叢談赫蹠出漢書飛燕傳小薄紙也

清賞錄

卷十一

三

赫蹠音蹄

楚詞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蔡倫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零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并亂麻不用造紙者廟祀蔡倫香火累累不絕倫宦者也廟在大東門雪峰禪院

王敦坐武昌釣臺聞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

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駟槌使視之云

船人入夾應知鼓又出敦上矣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

開而白者佳其氣能聚衆香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

女飲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

清賞錄

卷十一

四

廢

謝安石墓在長干寺左梅子岡後遷葬長

興九鴟岡子孫居其地者以文學世其家

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

百餘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爲

序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王逸少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吾天台如

人也卿書感我何況人乎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

其臥度得聞君子之言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

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

物何爲也

虞伯生評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

機似唐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自

清賞錄

卷十一

五

謂漢法吏師

耶律楚材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

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

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

器于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爲之沸溢

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不載

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嶺外少兔以雞雉毛

作筆蜀中石鼠毛爲筆其名曰鼯又工人

剪須作筆郡牧下令戶輸須不能置者輒責其值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上刻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爲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縉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縉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清賞錄

卷十一

十六

子美詩京兆田郎早見招錢起風流誰繼漢田郎焦氏叢談曰漢田鳳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褚詮而忽呂忱史記尋皮部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其支葉小學其宗系也

王玄仲登太華蓮花峰頂畱二旬乃下云峰頂有池菖菡盛開中有破鐵舟焉

張九成謫嶺南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旣久輒上雙趺隱然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陸龜蒙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日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龜筆牀釣具往來江湖人造其門罕見

清賞錄

卷十一

七

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尊凡主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跡

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  
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  
日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  
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  
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嘆服因請  
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  
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清賞錄

卷十一

八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詰已者覘知衣服  
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  
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武后御武成殿閱書畫問宰相王方慶曰  
卿家舊法書在乎方慶進自右軍已下至  
至僧虔智永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  
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

造紙之法不一蔡敬仲漢文時人爲上方

令用魚網作紙又法用樹膚麻頭敝布又  
有蠶繭楮樹爲之南粵用海苔名側理紙  
王子年又云陟釐紙漢人語訛耳古又用  
縑帛依書長短截之名縑紙言紙者砥也  
其平滑如砥昔人用帛故裁其邊幅如絮  
之一苦而平整也說者遂謂紙者絮一苦  
也求苦之義無明說蓋苦者編茹也作去  
聲絮綿之不精者古以爲紙必編之而後

清賞錄

卷十一

九

成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  
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南部新書曰太傅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  
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  
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四  
篆多凸惟張平子碑額與身皆篆也楊用

修云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  
象陽中陷而凹曰識象陰然夏商之識凹  
秦漢之識凸

李固與弟書云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  
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  
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言經有五涉其四  
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婚後頗  
清賞錄 卷十一

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爲人盜盡  
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經  
笥矣

女紅雜誌校一名跼蹐

東坡倅杭時不勝杯酌部使者知東坡有  
才望朝夕聚首疲于應接因號杭爲酒食  
地獄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

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  
濟之

駙馬都尉王晉卿致東坡墨十餘品凡二  
十六丸坡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  
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  
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  
墨耶

清賞錄 卷十一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  
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

璩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抄  
文選三錄兩漢

漢和帝時申命陸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  
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于  
逵作說文解字則許氏之學出賈逵所著  
六書之義秦漢以來相沿非始于叔重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子瞻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卽酸醜嗜亦各異非若今人無真識而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者

煬帝會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三

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人爲御書生分番鈔書

誠齋雜記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陳子兼讀寶灌田蚡傳曰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趙光逢有時稱玉界尺

唐王

葉石林樂壽堂記余自得石林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攜僕夫荷鋤持畚平夷澗谷擦剔巖竇雖風雨不避人皆以爲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于物耶

石田少時畫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幀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踣壁而臥聞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三

戶外有人便怒

元章洗手帖云每得一書背訖入奩印以朱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濯手親取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某趨走于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振拂之耳

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牌刷以吳膠粉捧

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蘭縑袴、紫瓊霜、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旣成、劉杳贊之、約報之、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焦氏叢談、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

清賞錄

卷十一

十四

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陸游上執政書云、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袞、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

杜甫寓蜀、每蠶熟時、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司馬彪莊子注、箕子名胥餘、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于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曰、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大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

尚書故實、唐太宗酷好書、有大王真跡三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五

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獨寶惜之、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與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我蘭亭將去也、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于昭陵、莊子舊本烏不曰黔而黑、鵠不曰浴而白、曰字俗本作日、

高似孫緯畧云、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



有解鳥語書一卷

春秋繁露云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

蘇勗載記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

則史籀所篆周宣王所創

溫公修資治通鑑自到洛八年僅了得晉

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其唐文字尤多託

范祖禹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

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凡所

清賞錄

卷十一

十六

采自正史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

二家

維揚柳應芳校

泖上孫孟芳再校

清賞錄卷之十一

清賞錄卷之十二

秀州包衡彥平輯

朱鬱儀玄覽蘭爲百草長葵爲百蔬王紫

菜綸組海中之草珊瑚琅玕海中之木

溫公手抄諸子名曰徽言所鈔自國語而

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楷端無一筆

不謹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

清賞錄

卷十二

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

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

對大同殿索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

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

無不相合可用爲比

唐李約司徒汾公子得古鐵一片擊之清

越養一猿名山公月夜嘗泛江登金山擊

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鐫刻印章秦以前無論蓋莫盛于漢晉漢  
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以降乃  
始屈曲盤迴至宋則古法蕩然

山谷云壁書覆甌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  
阨窮途陷落冤笮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  
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  
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  
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

清賞錄

卷十一

二

山谷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  
以其一讀書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

南部新書云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  
人物謂之官市

大曆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  
士元詩祖送者時共鄙之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  
于廣陵之濤

鍾一名長嘯一名祭谷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  
敢嚙蠹魚不生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  
又曰玄山印擣朱磬澆麝酒閑則匣以鎮  
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十里香不斷印  
刻胭脂木爲之

段文昌榜中庖曰鍊珍堂在塗曰行珍館

清賞錄

卷十一

三

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  
獨九婢可嗣法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  
平公食憲章

費袞梁谿漫志云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  
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  
人也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  
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

手鈞得四十九枚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跋云此是右軍生平得意書不必計較于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吁咈區區四凶更何傷于

清賞錄

卷十一

四

極治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于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有國色

沈慶之云衆人不如下官耳學

蜀人景煥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唐語林云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

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作如玉莫傳其法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陶隱居云得爲才鬼獨勝頑仙

清賞錄

卷十一

五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觀字故傳爲碧落碑

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嗜燒鷺肉故食燒鷺肉者不可渡海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歸而煮其簣不熟曰吳人欺我

彰德府南郭謁墨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

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廢、并其名罕知之、

朱考亭荅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韵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

清賞錄

卷十一

六

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但恨蚤衰、無精力整頓得耳、

真陵山有糜、飲、棗、食其一大醉經年、東方朔游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若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踰醇醪、謂之糜、飲酒又謂真陵酒、飲者香經月不散、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關文衍畫九華山圖于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嘗在雲泉之內、

鮑照字明遠、避唐武后諱、減爲昭、後皆曰鮑昭、惟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輕鮑照、碑板笑顏竣、隋末唐初文選皆稱照、

清賞錄

卷十一

七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爲之、

大唐遺事、徐堅多識、故七入書府、

東坡雜說、善醫者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黑者是後漢人益之、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

之西湖漢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楊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爲宜

丁晉公典金陵陞辭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勝處張此圖丁遂張于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

清賞錄

卷十一

八

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蘆鴈圖易之去

東坡教葛延之云作文如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物難得者錢今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皆赴吾用曉此便會做文字也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楚辭曰

浴蘭湯兮沐芳華荆楚歲時記今謂之浴蘭節

方鎔隱天門山以梭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李營丘惜墨如金

六一居士云東坡得西南夷人蠻布弓衣其文織梅聖俞春雪詩聖俞名重天下一篇一咏傳布夷狄如此子瞻以余深知聖

清賞錄

卷十二

九

俞因以見遺余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所作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金石之韻遂以此布更爲琴囊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瓢子卮幔捲荷金莖渠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球子落盞外

遜齋閑覽云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爲其與紙色相類耳。故可否文章謂之雌黃。

古人論書畫者。唐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宋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字源判。浩山水訣。郭熙畫理。米芾書史。畫史。黃長睿東觀餘論。李方叔德

清賞錄

卷十一

十

隅齋畫品。董直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近代則有周草窗雲烟過眼錄。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經鉏堂雜志。鉅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濃其根。如法。經宿如新。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不知。况大者乎。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遞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酥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畱與醉人看。

朱鬱儀玄覽。金玉篇。美玉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赤如鷄冠。黃如蒸栗。與國有輶。玉可直可屈。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風味。尤

清賞錄

卷十二

十二

工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亦復棄去。從水橫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隣。曰欲假素練學書耳。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

歐公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紀者。他日便爲故事。又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

採蘭雜志。西施舉體異香。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盆用灑帷幄。滿室皆香。盆

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錦囊盛之佩于寶袿香踰于水

叢談點竄出三國志曹操與韓遂書多點竄點謂滅去竄謂添入竄說文七九切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為寄鍾觀玉觀王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二

二細欸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為錦明皇時宮中多以飾衣賜貴妃者最多張說于元宵與諸姬共燕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

關關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或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下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去矣

唐語林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拜禮至山下而望歎詫七日而去云京師衣冠文物由此而至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三

新安溪有四十七瀨瀨流驚急奔波天貼自桐廬至於潛凡十六瀨嚴瀨其第二也煬帝時洛陽獻合蒂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執苑卮言云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惟于文章更萬古而常新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于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授吏傳錄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刑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中語政得三易之妙

清賞錄

卷十一

十四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秦圖端用宋坑也

鄭光業有巨皮廂凡投贊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賜之芾

蹈舞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顧名不虛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偽居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清賞錄

卷十一

十五

何如命取水未至盃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硯汚矣不可用爲贈

孟景令城上偏植芙蓉護以幄幙望之如錦景謂左右曰蜀爲錦城今果然也

洞庭湖一坡有范少伯石床石硯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

山濤酒後嘔氣折筋不休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爲酒神



採蘭雜誌卓文君閨中庭下一井文君手  
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  
常井等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辛丑七月廿一日就風檐快讀

前卷一過爲校數十字朝復讀

一過又正十數字古人謂校書

如拂凡上塵旋拂旋有非欺我

也蚤起尚未櫛沐爲遣相報璩

清賞錄

卷十二

之璩記

校書就知識能正幾字庶幾救

什一千千伯亦是學問它日願

請此本幸勿失之璩又書

清賞錄卷之十二終



清賞錄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翼包衡同撰翼字二星餘杭人衡字彥平秀

水人二人皆久困場屋棄去制義因共購閱古書

采摭雋語僻事積而成帙一刻之秀州一刻之武

林翼遊盤谷又重刻焉然多習見之詞特剽剟成

書無裨考據

# 十可篇十卷

〔明〕馬嘉松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可篇十卷》提要

## 十可篇

夫人有著有述也一種不可磨滅之精透爲上乘爲妙義陰陽隨密皂白無主彼尚不捉着白已意頭何惟閱者瞞魔之頻相擾余友曼生豪不麓質生文外朗內潤左有右宜且也能青眼復能白眼每自說曰半生花酒爲檀信其實倦

貪名利向梓花鏡屬余點  
較翩翩而致冷冷而韻目  
印心雅士耳作目傖父咸  
拱珠光玉澤矣嗟乎士當  
青衿卒業時慮妨八股避  
二  
古若崇茲更萃諸子百家  
剖其英總正史稗官呈其  
奧瀉門大闢和盤捧出見  
見聞聞亦今亦古如登崑  
崙玄圃第見丹霞赤水文

虎玄豹雕麟紫磨冰桃碧  
藕目眴神搖生公昇座右  
人爲之點頭當有可曼生  
之選以可曼生之所謂可  
者書此以問世

三

辛未夏日陳繼儒眉公父  
書於三泖舟中



十可篇自叙

無可。無不可。所以為聖人。  
有可。有不可。所以見吾人。  
之學。道慈航。其後苦海。  
自沉。伊自謂可。而語之以

自序

一

不少。彼必疑誠其亦。而  
語之以可。彼必疑不著。不  
察。非猶非狂。裝束傀儡。  
形骸。長却。本來面目。  
寧識。上下千年。百年。何

如人。以如紀。我何以古人垂

不易之論。何以今人發未  
盡之藏。何以古今人不和  
意。而同有是。指點。何以  
古今人不和。裝束。而別示

自序

二

提撕。正言反意。處立異  
之。其要旨。所歸。提之  
警策。于將來。醒迷。於現  
境。謂世盡。轉。贖乎。當  
其難。鳴。平旦。時。豈無一

人及而曰聖賢之路甚  
寬墮落之途亦極之  
後言議之後動道在是  
矣則其可少之界刻  
然如印之印泥也乃結

存

三

已反覆而少之界已清  
浮屠自安如如之起經  
不為所以然而故一人  
也開卷躍然釋卷在然  
者有一時如候尔妍姪

自定候尔好醜罔聞在  
之若是以而不可自勉以  
如尋求其可取境既矣  
借鑑自迹治亂消長之  
機是非得失之辭事

自書

物之理于此陶鑄已於  
此意觀蓮之出於汙泥  
也福之轉于法華也珠  
之照於夜光也之使疑  
者消解在脫寓目皆靈

隨感自得。奚適而不可。  
易。云。乎。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  
畢。矣。

庚子秋月送吾所好者

白軒

五

馬嘉松男生父書



十可篇凡例

一是身魚蠹。生此書蚊烟十易損益。  
有辨庶幾自成至理。去取不一。敢請。  
頗費推敲。

一閱理言。欣逢執友。翻倩語。恍對佳人。  
藏之絳帳。猶探珠。而捐蚌。拾玉而棄。  
石。第計文。工拙理之顯晦。傾之錦。  
囊。譬摘藻。羽于孔翠。脫角牙于犀象。

凡例一

不拘世之今古人之後先。

一解人雖不事點畫。拙夫亦懷有臆見。

豈盡解人。界屬定見乎。歛照慧光。終。

蟻法航之無底也。點畫已陳。自覺眼。

明口。迅意光。悉提不禁。手舞足蹈。

一立言可以不朽。古人今人皆含真性。

哀家梨嶠山茶。意味可思。舉羨其所。

自出。筆花。派藻。墨池。穀文。供人玩索。

何如者。不知其人。可乎。因各書著述  
之人。以明所自。

可景  
異冠詭服。人爭效之。效之不肖。不止  
也。何獨於行之善。而弗景哉。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必慎其  
所與處。最可笑。以小人之心。竊君子  
之貌。若非一利字。倒底被他瞞過了。  
故我於几硯間。赤黑相涵。不去之。不  
止。也能克己。身無患。不欺心。曷自安。  
舉目相向。一派齊整。巾一派標緻。衣  
服。豈不足。可景。是以。

十可篇目

可景

夏侯孜

岑文本

陳皓

李光顏

韋放

兎異

孔子

劉弘

陸文裕

李日知

郭況

劉一止

齋錢十萬

張蒼

魏德深

王僧虔

李守德

高汝節

縣戚隣 三則

常夢錫

蔣貴

可景目 一卷

一

汲長孺

急稅貸

灌夫

知己之言

定長運法

孟嘗

禁告誹謗

謙冲

孫伯純

黔婁妻

張文瓘

寧過厚

唐德宗

明德馬后

范雲

楊繼宗

宋世良

謝方明

梁儲

吳祐

文伯母

徐晞

王翺

李約

李含光

曾彬

陽城

鄭俠

呂光洵

慕貴之誚

黃郎中記

漢文帝

李絳

耻志文

明宗法 二則

倡義舉

薦賢

祁奚

葛縈

賀氏

陶潛

盧懷慎

豐稷

子貢

崔郾

田元均

劉隨

馮如晦

汪度可師

范仲淹

楊文定

胡安國

石介夫

李泌

訂其目 一卷

二

李勉

仁宗

張忠定

不忍傷民

赤子

柔遠之道

安民爲福

韓昭侯

不願爲好官

王化基

令入宿衛

免所通

慎宦業

重創業 三則

長沙朝士

與楊應尾

趙開

文饒可法

埋金

萍鄉令

張繹

不隨時

仁宗禪

何喬新

劉大夏

張紅紉

唐荆川



秦昭	指揮	讀書觀
元宗	不問竊藏	顧雍
鄭善果母	陳仲微	壽皇
岐陽公主	程氏母儀	衛嗣君
劉寵		

司景目 一卷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同社 陳洪謨聖俞 較正

沈問之右問

可景

夏侯孜 玉茗堂雜綴湯顯祖若士集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佯矣落第借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一

明年若俱得高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雄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事禮札數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謁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天地玄黃畧記得兩三行服鳥珠便生在額角上舉了一幅得意喜神

朱暉季文與同郡陳楫交善楫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爲吏暉辭驛而薦友虞遂召之夏公能容惡已朱公不負知己兩公高誼真千古可風今則孤獨之子何曾看眼內若相惡者旦暮在所甘心矣

岑文本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幃帶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爲中書令有憂色十可篇 一卷可景

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營生產輒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復何殖生產世多其雅尚事母以孝聞生產又不殖好個岑公編思在位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

陳皓 蘭雪軒集馬德澄若水輯

郎中陳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

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  
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績

李光顏 北憲瑣言昌虛白季孺纂

李光顏有大功於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與光顏以子妻他日又言之光顏謝其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擬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佳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

十可篇 一卷可景

三

爲某女之匹也卽擢陞近職仍分財而資之  
光顏居鼎盛朝應藏弓禍事宜遠害理在避嫌與夫娶必圖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達哉

韋放 唐書列傳唐吳興姚思廉撰

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違別及行役初還必卧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善皆有側室懷妊因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恒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

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卽以女適率子士論高之。

達別初還。急要去。妻子床上。睡卽爲弟者。誰肯卧起同一室。不姻勢俗。尤想高致。

兔異

皇明資治通紀東莞臣陳建著

永樂十一年夏。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爲瑞。且爲朕德所至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

一

卷

一

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彼一物之異。理常有之。顧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壽。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於懷。不能遁矣。

謹按。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睹一怪異。遂常之物。卽指爲瑞。我

成祖此論。可謂洞物理。昭治體。微群情。善教諭。

一舉而數善并。可爲萬世法矣。

臣嘉松亦曰。一舉而數善并。真可爲萬世法。

孔子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述

少正郊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爲大司寇。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郊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而不免君子之誅。十可篇一卷可景

五

而少正郊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原評。華士虛名而無用。少正郊似大有用。而實不可用。壬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大聖人不能誅也。

劉弘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武帝時。以守宰多缺。弘時都督荊州。疏請補。因言。皮初功當補襄陽。朝廷以襄陽各郡初未。以車平太守。夏侯陟補之。陟弘壻也。

弘乃下教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與共政哉。因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功。宜見酬報。詔從之。

何不過繼九個女壻。共月此十郡乎。雖然。非所論於至公之劉君。

陸文裕 智囊

陸文裕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六

卽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陸云。寧可學官。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汙學官。堅意不從。

原評 自學官多假借而賤妨貴。僕抗主者紛紛矣。得陸公一擴清。大是快事。

遐想山西學官。真是清淨。

李日知 唐書列傳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因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因終無

死法。兩狀並讞。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於家。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也。士論高之。寬平之人。事事知足。做官不必定紆紫拖金。胸中自有一種瀟灑。安閒境界。然難免炎炎者之一笑。

郭况 名山藏青童張青甫編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七

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之况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望之如星。夜望之如日。其寵者皆以玉噐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干世事。爲一時之智。

勢不使盡福。便可享盡。

劉一止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樞

一止冲澹寡欲。嘗言。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其爲制誥。坦明有體。謂制誥者。賞善罰惡。語豈過情。溢美怒隣。罵坐之爲。制詞甚偉。帝嘆賞。常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讀之。以爲語不。自人間來也。嘗與校兩浙試。詔欲得通時務者。同列患無人。一止出一卷示曰。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

機械不生。自然冲澹寡欲。冲澹寡欲之人。做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文章自然坦明。有體。坦明有體。何怨隣罵坐爲。

齋錢十萬 蘭雪軒集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貴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既爲法言。安得妄載。若不是楊子雲。指日遂成情頓。

齋錢十萬。中亦翔跂於荒外。瞻茲廊落山。

河可謂孔方世界矣。

張蒼 史記列傳漢龍門司馬遷撰

張蒼始時嘗客沛公。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蒼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爲言沛公赦勿斬。蒼以是德王陵。既貴。猶父事王陵。陵死。蒼爲丞相。每洗沐必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年百有餘歲而卒。薄者曰大恩不報。賢哉張丞相。反不理。若輩之口。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九

平報恩怨者爲重人。刻報恩怨者爲輕人。愚不知怨不明者爲輕重。不識之人。勿論其不識。外人之輕重。即妻孥之待渠。渠之待妻孥。亦不勝顛倒錯亂。

魏德深 北史列傳唐李延壽撰

德深初爲貴州長政。清淨。惟束約吏事。而官府寂然。常若無事。未幾調館陶長。貴鄉人傾城送之。見館陶人欣然擁去。號泣追隨。乃間關詣闕。乞留。詔許之。及詔至。館陶人以爲詐。辭之郡。

會持節使者至。兩縣人共詣白。爲斷歸貴鄉。於是貴鄉人復欣然擁之去。而館陶人復相望號泣。遂有徙家從之者。

有徙家從之者。

丁僧虔 南齊書列傳梁蘭陵蕭子顯撰

僧虔。字僧綽。先爲太初所害。或勸虔逃。虔涕泣曰。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與亡兄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塗病。僧虔爲廢寢食。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十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此心。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已得會稽。阮佃夫家在焉。客有勸其加意者。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便當拂衣去耳。卒以忤佃夫免。

吾知僧綽必無資產。故虔能友于其兄。虔之真心愛侄儉也。益驗。綽之無資產。益信。虔之真心。人不然。彼忤阮佃夫。亦豈爲資產耶。虔真仙人也。

李守德 唐書列傳

守德先爲人奴。後與王毛仲同立功。位武衛將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德卽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逆奴遍地。主自參成。究其量。以勢而汗。學官者不少。身沒未幾。奴也。奴子也。奴壻也。吃老官酒。撒老官酒。風可恨。孰甚守德之賢。卽立

十可篇 十卷 可景

十

廟香火。誰曰不宜。

高汝節 皇明資治通紀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旌生員高汝節間。

按汝節懷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泫然曰。所爲人後者。要以奉宗祀。俾不絕如綫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爲利。悉割其資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力辭其遺橐。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有司旌其間以聞。

既剖繼父資。復辭生父素。高君非獨仁且智也。繼資不剖。勢且凌削。徒存空名。生素不辭。謗必徒興。究不懷實。衆皆曰仁。我獨曰仁智兼到。

聯戚隣 教家箴明平湖馬維鉉體衡著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視人之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主

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若此。

資財官職。愈多愈高。恭敬通加焉。當今處世良符也。第貧賤者。自要拿定主意。

人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度有不可假者。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債者反曰。我欲償之。以其頻索。乃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償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杳結怨。

而後已。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庶乎可以全其情。

借則兩遭怨。不借一遭怨。不仁者堅持此念。貧士反便宜一副俯仰面孔。

放債之徒。促眉生巧計。開口討便宜。總饒你。潑骨頑皮也。少不得要還他本和利。家先生醒一與字。富奴真愧死。

嫵親餽送。一年一度。非常慶弔。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至於

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湏量力捐助。以盡吾心。或涼約而矯情。市名豐餘。而觀衆。皆非理也。但能施矣。慎無德色。爲鄙丈夫。

加字妙得緊。視貧而薄。尚當不起。謂之加無所不至。惡之欲其死。一網筭盡。猶未愜其殺心。視富而厚。尚厭不過。謂之加無所不極。愛之欲其生。五福斷臻。決不消其趨念。

勢利盛行。家庭不免。何況宗戚。不克已。徒責人。自與此輩等戚族。且至親婚喪。是。大事。亦須體面。光鮮。婚之慶中者。五錢。次三錢。又次二錢。猶曰。吝心。弔之項。不過數分。抑何喪行也。慶弔不行於甲家。已無人氣。乙家事無巨細。何屢屢致媚也。慶弔不待言矣。情有親疎。誼可分別。均屬一脈。鬼臉獸心。霄壤至此。何者。甲貧而乙富也。

常夢錫

南唐近事宋江表卿文寶編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十四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劄直不阿。近貴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氣岸疏凝。情塗狷隔。

垂幃痛飲。且面壁。直處不治世之良法。

蔣貴

皇明資治通紀

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

天順日錄云。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永糧。

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

定西侯起自行伍。甲不可踰。及其成功。豈非謙尊而光乎。卽不識字庸何傷。所喜者理明耳。世界中讀書夥矣。豈能一一如彼耶。可慨矣。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五

汲長孺

紫桃軒雜綴構李李日華著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凌轢。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肆爲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特以小人不足較耳。夫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若徒屑屑與非類抗。卽非善自全者矣。異日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焚。豈不惜哉。



與禽獸又何難焉

急稅貸 教家箴

做家欲生財第一關鍵。必。要。除。去。債。根。爲。實。地。此。是。無。漏。根。本。何。也。我。無。欠。人。人。誰。損。我。故。欲。生。財。必。須。盡。去。不。了。宿。債。乃。可。不。然。生。之。雖。衆。終。填。無。窮。之。空。雖。生。何。益。昔。王。十。朋。進。理。財。之。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此。萬。世。告。君。之。藥。石。諺。云。未。窮。先。窮。一。定。不。窮。未。富。先。富。一。定。不。富。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共

時。誠。警。心。之。格。言。也。人。必。以。勤。立。本。而。又。儉。以。制。用。勤。者。日。勤。儉。者。日。儉。則。自。無。不。足。之。理。無。是。而。稍。有。贏。餘。又。不。可。侈。然。自。放。何。者。以。吾。吾。日。之。辛。勤。而。滌。爲。一。旦。之。妄。費。不。亦。甚。可。惜。哉。此。特。爲。不。善。作。家。者。專。務。好。勝。樂。於。舉。債。以。致。日。耗。之。爲。謀。可。又。有。一。等。苟。簡。吝。財。而。鄙。不。顧。體。面。又。豈。大。守。風。範。耶。

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除去債根的是無根本。

灌夫 蘭雪軒集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敬禮。稱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另是一副不隨俗心胸。面諛者必心非。

知已之言 千古一朋武陵華淑聞修輯

張堪與朱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擯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七

如此耶。文季曰。堪常有知已之言。吾是以信於心也。

今人受托甚是員融。貧者托之自然之窮。富者托之弄符他窮。

定長運法 皇明資治通紀

成化七年春定長運法

謹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

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

若勞軍之爲愈也。蓋腹裏官軍承平驕惰。集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勝自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自明諱昭副都御史。良法無遺議矣。

孟嘗 後漢書宋順陽范曄撰

孟嘗自徐令遷合浦太守。合浦不產穀。而海出珠寶易糧食。先時宰守並貪穢。採求無極。珠遂漸徙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民多貧死。自嘗到十可篇 一卷 司景

盡革前弊。會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疏通。百姓皆反其業。合郡稱神明。

賢守孟公。夫人荆釵。公子素帽。前令想腥氣。滿堂光耀一室耶。

禁告誹謗 皇明資治通紀

洪熙元年三月。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奸民欲駕禍善良。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星名於

此身家破滅。莫能辦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矣。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謹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堂院時爲甚。登治世所宜有也。

仁廟除之。真仁君哉。

誹謗莫須有同意。

仁廟除之。臣嘉松亦曰。真仁君哉。

十可篇 一卷 司景

謙冲 田居乙記方大鎮著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知禮數。好生謙洽。忒溫良。並沒參差。

孫伯純 智贊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宏軍器。有弩椿箭簞。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  
孫謂之曰弩椿箭簞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  
所湏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  
時也

存心甚厚遺愛甚遠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黔婁妻 蘭雪軒集

南齊庾黔婁妻家貧有守妻張氏素執婦道以賢  
聞妻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西往弔見其尸  
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十可篇 一卷 何景

西曰斜其被則善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  
不足蓋元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觀  
者嘆服

死亦何嘗有斜者必有一篇花臉誌銘以文  
其平日之短豈非死而不斜乎

張文瓘 唾珠錄西河冷錦曰冲述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  
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  
常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

譽國家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  
爲多也

人貴自知文瓘張公固賢卽議減者亦自明  
伴食自知也

寧過厚 皇明資治通紀

洪熙元年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徐夏秋糧之半  
停罷一切官買物件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  
所過地方道路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  
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上坐西角  
十可篇 一卷 何景

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糧稅之半  
罷官買士奇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  
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  
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  
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  
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  
璽遣使賫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工二  
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  
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

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耶。

謹按我

仁廟屢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若轉。改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匹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臣嘉松亦曰。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世法。

唐德宗 魚聽軒集梅海左之宜集

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有學術直言極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托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卽濃筆點抹之。或稱旨者。趨足朗吟。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啖黃虀。餒冷飯。真想一提文衡。滿腔公道。初心原自如此。或謂弁紳之尺牘。固足承矣。紙上之墨行。亦不可廢也。

真文字相知。彼此間原覺得意。

明德馬后 後漢書

帝欲封諸舅。爵太后不許。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並封。爾時黃霧四塞。何不聞澍雨之應。我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襌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我絕其歲用。正冀默愧其心。今柰何以我故。襲西京敗轍哉。后寢疾。不信巫醫。勅絕禱祀。卒年四十餘。聖后。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范雲 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初雲之幸於竟陵也。江祜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酣。就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而受之。及祜貴。雲亦因酒酣謂祜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已化爲鳳凰矣。因出剪刀還之。祜無復前念。遂姻他族。祜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

措大未遇姻。驟發固慙本懷。卽富奴亦其腔者。

楊繼宗 西湖游覽志錢塘田汝成輯

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知府廉聲播近達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嫉邪一好處也愛惜人才二好處也不輕易害人三好處也

宋世良 北齊書列傳隋博陵李百藥撰

世良有吏才嘗爲清河太守能施八條之制以散曲隄之盜郡人歌之會朝廷有大赦郡獄先無一囚使者至惟拜詔而已獄中穉生桃樹蓬蒿亦滿衙齋寂然已徵還傾城祖道有老子丁金劄者泣而前曰身年九十凡歷三十五政矣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主民何濟乎爲

攀轅出涕

三十五政纔見一好官味清亦徹底四字知清更不易於善治

謝方明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方明常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值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譟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纔至其一十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因當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因失期懼責逡巡里中里中人爲率之歸竟無逃者

囚豈無人心者

梁儲 皇明資治通紀

少師太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諱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被其德反擯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

多交納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閹  
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  
少負廓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  
廕子錦承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  
子錦承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  
師謚文康

前輩官居內閣而貧者惟薛文清今梁文康  
實與匹休然文清居內閣僅數月文康居內  
閣十餘年在文康尤爲難也

十可篇 十卷 可景

其

文康先生真可敬可法

吳祐 蘭雪軒集

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贈  
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  
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柰君父  
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鄙哉故人獨不曰清白傳家乎

文伯母 蘭雪軒集

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吾有斯

子也吾以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  
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  
禮矣

今也朋友不敢煩其出涕但求其不笑足矣  
內人亦未必行哭失聲

徐晞 皇明資治通紀

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  
韋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謙慎有容在縣時  
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其

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  
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稿成明日向其人曰  
汝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  
一主事每同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  
事沒晞爲舉殮送之歸後爲兵部尚書

謹按詩曰肅肅兔置豚之丁丁赴赴武夫公  
侯于城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置  
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黃

子威作郡。擅政譽。與蘇州守况鍾齊名。南陽萬相與徐晞皆歷官至尚書。有傳衡。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山嘗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作鼓舞之術。雖吏胥之徒。而皆爭自磨勵。濯瀝爲君子。爲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况吏員乎。語云。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爲小人。愚於是有感。

王翱 賢奕編 安城劉元卿調父編

吏部尚書王翱爲英廟所信任。仲孫以廢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取。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曰。爾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立意不回。

壻竟不調。

王公嘗言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清鯁如公夫人。何不知心。乃爾。

李約員外 尚書故實河東張賓護著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帛約數萬。悉藉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胡商有親族來理資財。約請十可篇一卷。可景

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

荒

絕色也。夜光也。皆可私。不可托者。胡人善托。員外不私。胡人不惟識寶。且能識人。

李含光 香案牘陳繼儒仲醇著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真仙人。真孝子。

曹彬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卽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諄諄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常不行子璋

將也相也一人幾有之恨不帶疊紗帽在頭上曹公絕不自異可想見其胸中矣至體悉人情其時出之緒餘耳

陽城 唐書列傳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誚責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即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已府復遣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

鄭俠 宋史列傳

俠初以嗜學攻苦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樊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己他日凡三見三

問所聞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荅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論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人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自其一二不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俠之感安石也真如已惜安石自不知已爾

呂光洵 湧幢一品朱國楨平滿著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譴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詰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

原評 祥爲循吏不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心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於人遠矣光洵官主尚書有名賢父母賢喬梓



慕貴之誚

蘭雪軒集

謝承後漢書范丹與王良親善良爲漢陽太守  
丹於道候別之良曰行路倉卒非陳潤之所可  
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  
會面無期如其相迫將有慕貴之議矣良瞻望  
弗及丹長逝不顧

瞻望弗及長逝不顧八字狀兩賢鄉生

黃郎中記

樂郊私語桐江姚桐壽著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於此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處  
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  
人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  
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予新之余惟人  
莫親於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  
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  
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  
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  
善爲民民亦不忘雖百千世不改則今之爲牧

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不忘黃  
公也

緬想昔時不知那幾個爲首傳單

漢文帝

史記本紀漢龍門司馬遷撰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固苑狗馬服玩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  
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  
人衣不得曳地幃帳無文繡其治霸陵皆瓦器  
十可篇 十卷 何景 掌

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

蠡富得婦碗酒塊肉紅襖綠裳凡可以討好  
者盡力而承之文士得此苦無金屋縱有義  
羊美酒丰致自别人情乎不作露臺不治  
陵人尚可至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無文  
繡雖欲勉焉不能也文帝真異人

李絳

唐書列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  
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

帝問故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當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

講羨餘兩字說得透。

耻志文 湧幢小品

張孚嘉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則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篇志文。吾耻之。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爲身紀諸石爾。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承則爲不孝。

有吳錢者。不須說。覓人作志文。不識字者。亦有一部遺文矣。太奇。

明宗法 教家箴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侄。以弟爲叔。以叔爲弟。以子爲弟。子理安乎。况啓爭端。設不得。

已養弟。養侄孫。以奉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世直溷濁耳。惟知阿堵。烏論昭穆。

古人宗法立。而後親親之道明。近世宗法不立。故宗族不得時會。自從堂伯叔兄弟之外。其疎遠從親。至有不識面者。豈同宗一本之義乎。更有一等於宗族之有勢力者。日趨其門。親近如。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其

炎貧而賤者。則畧無相卹。水淡如水。此等尤可深惡。此後吾輩於宗族。當不分富貴貧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無過俯屈。卑者無過爲驕。恃或有喪。不能舉。婚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或鳩合族有者。共舉之。其有遺棄幼孤。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當施之有序。而惠及有等也。

三黨親。首父次母。又次妻黨。萬古不易之理。

一入仕藉指揮如意小貴大富妻黨尚有杯水之及母在則然至父黨即若冠讐矣亦一定必趨之勢

倡義舉 教家嚴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勢難偏愛骨肉則論服屬戚疏友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世惟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骨肉之疎處友朋之薄處行此小之惠以博

一舉可景

廿

義名者或自爲矜張或儕類互爲誇噪殊不知難將一隻手掩得衆人目旁觀之口有不覺其笑破者

薦賢 政訓宋朱熹晦翁著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其都不與發書懇

文公所薦的賢定是妙人鄉里平平等人也

須隨才器使

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燭則惟石騰輝

祁奚 新序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善舉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十百篇 一卷可景

廿

祁奚使今人爲之解狐非讐必不曰可祁午雖子亦必以不可對何也五倫問世誰有善其一者

葛藟 清遠堂集嵇山少廣王萱輯

葛藟爲鎮江太守有人於京師舖中見一靴是其父塋時物詰之舖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修整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藟其

子謁蔡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蔡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蔡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止則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蔡在淨上境中云

淨土中近日竟無人

賀氏

賢婦外傳洞庭雲奇峰雲岫撰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其

兗州其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賢婦而且妍其夫游學往來於他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至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偶獲大利書別婦于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于顏色人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答其姑已老婦備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嘆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愠色賀爲婦

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閨化謹肅始終一轍

自婦便妬不意天壤之中乃有賀氏夫慙反毆描寫入化

陶潛 南史

潛嘗作書訓誡其子畧云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遂使汝輩幼而饑寒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少來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其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每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妻翟氏亦有志節潛耕於前妻鋤後敗絮何慙兒子

盧懷慎 唐書列傳

懷慎官宰相祿賜盡遺親故妻子饑寒先掌選東都止一布裳爲奉身具會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風雨至輒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官同第一。次分俸。尚存遺意。重則八錢。爲一兩。輕則四錢。准五星銀色。與原金變化。甚不好看。

豐稷 宋史列傳

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奸狀。時宦官漸盛。豐爲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勸上達佞臣。十可竊 一卷 可景 單

帝問佞臣爲誰。對曰。曾布。布時正在帝側。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而在人則爲功業。

爲節義。豐公真功業。真節義。

子貢 青藜軒日抄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不廉不平。攻之端也。廉平何攻之有。

崔郾 桃花潭叟伍岳樸真甫輯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

峻誅百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其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爲治者。一以鄂爲師乎。

板子少打子。孫自然悠長。遭種發祥。

田元均 談苑 宋孔平仲毅甫撰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其訴訟。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劉隨 談苑

十可竊 一卷 可景 雙

劉隨侍御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爲民父母。貴和而斷。和則得情。斷則折獄。我

於田劉二公亦云。

馮如晦 後山叢談 彭城陳師道著

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是化境。

汪度可師 可談 宋朱或著

汪度可師 可談 宋朱或著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道駕既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有常德乃大

范仲淹 宋史列傳

仲淹內剛外和母初在時方貧僅供菽水故其後雖貴非召賓客不重肉性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汎愛樂善名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人皆能道其名字所至有恩子純祐純禮純粹純

仁

昔也贍族今也櫻族族之名不改櫻贍之關相人豈不逮乎

楊文定 先進遺風楚黃耿定向輯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賈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陸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

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倘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哭而祭之以謝知己

宰相不要錢知府無書怕真治平之世

胡安國 江廣文波輯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問法極妙恐子弟或以誑對

石介夫 蜀都雜抄雲間嚴山陸深著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款延之佳山水無不到初不到郡縣

郡縣勢利園套也肩摩轂擊有何起况介夫不到先獲吾心

李泌 唐書列傳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郅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

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爲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疑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屬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死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即鳴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鄴侯幾諫保青宮夷簡逢君廢母后士大夫

立朝全要拿定主意

李勉 唐書列傳

勉字玄卿系宗室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陛下獨不知天下所以皆知

仁宗 聚星齋集陳洪謨聖俞輯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一府會議以聞仁宗崩訃於契丹所遇聚哭其

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仁宗崩天下哀之如親

夷狄亦以不識兵爲妙可見兵非好事

張忠定 清遠堂集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不絕人情固難仍是處子尤難

不忍傷民 皇明資治通紀

大明洪武元年十一月一日上退朝還宮皇子諸王侍上指官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爲觀游之所今但令內侍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大哉王言民受福無彊矣

赤子 皇明資治通紀

永樂十八年一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

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荒歲以爲食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餼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慙念否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二日達地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聖

聖父聖子聖君

柔遠之道 皇明資治通紀

宣德元年五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榮願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勒部兵謹慎隄防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自整之策柔遠之道兼而盡之

聖度真淵宏哉

安民爲福 皇明資治通紀  
宣德四年二月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賴此求福乎朕以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聖

安民爲福其止之  
大哉王言民受福無彊矣

韓昭侯 蘭雪軒集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加衣於身上

昭侯覺罪典衣以爲失其事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臣各有職豈容越乎越職有功越職須免

不願爲好官 秘集徐渭文長輯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爲  
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王化基 蕉露小言平寰田立家纂

王公化基與鞠詠以文相知及王公知杭州詠  
知仁和將自謂得所藉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事甚急焉詠惟專修吏幹後王公入相首以  
詠薦或問其故曰詠才不患不奮所慮者氣俊  
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服其爲真相  
知也

十可齋 一卷 司景 聖

今人等不得薦時纔服相知課職頃早已怨  
言盈牘

令人宿衛 皇明資治通紀

太祖高皇帝擒陳兆先降其衆復釋兆先俾爲  
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  
百人疑懼不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臥侍卧榻  
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進攻  
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

直抵城下拔寨就進遂破之

覆載之量

免所逋 皇明資治通紀

戶部奏蕪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太祖高皇帝曰蕪州歸附之初多類

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  
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  
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

聖恩汪洋浩蕩

十可齋 一卷 司景 聖

慎宦業 教家箴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  
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坐謝曰使吾常聞  
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當面投書要知非背後談人

重創業 教家箴

明鄞邑洞雲張翁乃甬川文定公之父也公爲  
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  
楹卽其族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愿售公倍償

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  
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嘻。吾想至此。日拆  
彼屋而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  
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  
翁又止之曰。毋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  
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  
若然。慰我甚矣。

做了官。怕他不自送我。且倍價。倍價且悅也。  
且潛然慮及折屋豎柱也。抽身取券。又計其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銀。隨手償人也。更有妙焉。併其價而不取。大  
與一入得意之鄉。遂要方員。自口不啻人關  
陷者異。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  
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者。蓋人之  
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死亡。或婚嫁爭訟。  
故至於此。爲富不仁之人。知其爲用之急。則陽  
拒陰鈎。之以重阨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  
半。延引累月。或以些少。或以米谷他物。高其價。

稍償而出產之家。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准  
擬以辦此事者。今不復辦矣。而又往來取討。疏  
涉之費。出乎其中。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  
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縱不及其身。而  
及其子孫者。諺云。富兒更替迭相報也。信夫。

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  
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

爲富不仁之人。如見其肺肝然。  
風水一事。諸人各執一見。好者爲反。是者曰非。  
十可篇 下卷 可景

此地理諸家偏意。斷不當用。人之多。但當擇  
術之正。術業之精。試驗之久者。得一人而任之。  
以聽諸天。又斷不當求地之遠近者。不過數里。  
遠者不過二三十里。庶便後日子孫。雖有貧窮。  
猶可至其墓而拜之。若恃一時之勢力。觀後代  
之顯榮。隔郡隔邑。塋於其中。縱目前子孫稍循  
體面。而數傳以後。或有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  
爲勢豪侵佔者。有之。遂成孤墳荒穴。貽禍不可  
勝言。更有一等人家。兄弟數房者。陰賄地師。獨

其偏利於己。偏害於兄弟。獨不思我之子若孫。亦或有數房乎。此又愚之甚者。况有天理。方有地理。諺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由人造。福何如耳。吾心果有主。而正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又何叨叨世人之口耶。

體面外貌兩字也。尤貴論心。源流有自。杯水可格。豚尾不清。互。鼎亦所不馨也。

長沙朝士 教家嚴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至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關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呵呵。此執友可謂能責善。此朝士亦可謂能受善者矣。

原評 今朝士有若此者。雖執友何敢責彼。

亦何肯受耶

與楊應尾

王元美尺牘馬維銘新甫評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傍徨。不得從游。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欲取道過弔世網。洵洵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惟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慈憇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焚獨以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隻鷄絮酒。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至

以酌餘治嫂菜。康吾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原評 此自弇州高誼。無忝古人。他日國史

不可不載此一。段。應尾。椒山楊先生長君。

二十金不為薄矣。弇州高誼。真無忝古人。

趙開 智囊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為便。一日有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印為真矣。點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

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

原評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

此之謂圓通法。回生法。足用法。

文饒可法 漁談東海漁人著

劉寬行遇失牛。索牛而去。其人得牛。歸而受之。朱冲隣人失犢。取犢而去。其人得犢。太慚。還冲不受。二賢之量一也。受者渾無形迹。拒者使人不堪。

十有篇 一卷 可景

君子處世當法文饒

埋金 蘭雪軒集

唐杜暹使虜。以金遺暹。暹因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戒心。乃受焉。陰埋墓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若果使船有土物。直教沉在碧波間。杜公足以當之。

萍鄉令 蘭雪軒集

趙宗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爲守。問曰。天使沿

路來。還見好官員否。曰。昨道萍鄉。邑長張希顏者。好官員也。野無惰農。市無賭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守卽日同薦於朝。

邑政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敢朝飲其羊。做法不同。薦法亦有異。

張繹 欣託錄朱本立道修輯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十有篇 一卷 可景

何不大家去賣一賣

不隨時 讀書鏡陳繼儒仲醇著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女。不許時世趣。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其子弟雜處士大夫之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永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譏浮畧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人將曰。奈何下同市井。彼則曰。吾從衆。

行捨其華言去其辨

仁宗禩

宋史本紀

帝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久而不渝。每遇水旱。卽密禱禁庭。或跪立殿下。居恒服御皆澣濯。嘗於官中夜。憊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多戕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大辟疑者。必令上獄。吏一坐失入死罪。必戒吏部。終身不遷。以是歲常活千餘人。

燒羊不妄索。死罪不失入。自細至巨。無一不

十可篇

一卷可景

美

仁且恭儉。仁恕四十餘年。始終一轍。仁字真無忝矣。

何喬新

皇明資治通紀

刑部致仕尚書何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卽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後有司請謚曰文肅。

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劉介寡與四字。儘發妙了。

劉大夏

皇明資治通紀

上一日召劉大夏。更以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而止。今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爲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改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十可篇

一卷可景

美

慮國事如家事

張紅紅

名山藏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路衢。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裡。青於街牖中聞其歌。喉音寥亮。仍有眉目。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伯歌於青。青召紅紅于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丁

歌罷青人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會此歌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不失一聲樂工人驚異欽伏不已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止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官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乞者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卒上嘉嘆之即贈昭儀厚卹韋青

十可篇

卷可景

素

抱琵琶過別船婦人素心况入王家乎一慟而絕名垂千古

唐荆川

湯鍾小品

陳后岡東坡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荆川先生收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

友道之爲古人中求

荆川先生謬矣爲何不賴他賻金反以田租相餽得進其子於學官耶大與匿賻簪子者

相達

秦昭

軼耕錄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友鄧某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創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迺運至清天漸暄夜多蟲納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往見主事主事問秦曰足下與家眷來

十可篇

一卷可原

素

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驅歸輪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東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遂相與痛飲言盟以志永好

主事之險上過秦之觀面失鄧之不見好三人幾無所終主事嘗得全秦之坐得出總之不出鄧縱君自得之語可以爲人買郎可以爲人寄鄧君早以自信真籌人熟也此之謂原封不動此之謂上士托色

指揮

湖上戈中韓右韓著

余大父任留京西曹有指揮某等得罪於某侯預以珍幣餽公約千金拒之峻他日以其事乞公嚴提轉免囑公亦弗許逾久路經鳳陽晨行見岩間寇帶十餘人羅拜公感泣不已前送數程猶戀戀久之

仕宦時時放一寬著此便種德無量

讀書觀

陳繼儒眉公著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永對之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李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溫公謂其子曰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胸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見書無論妍媸隨手即買買即整頓求項刻捨目于書卒不能也無捲胸折角之虞有

不開長掩之病

元宗

南唐近事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褻不及冠褐可乎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謙讓君也少躋大位動循禮法則更異矣

不問竊藏

賢奕編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李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隙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爾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乎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簾下不問有德有容與錢遠去有體有恩

顧雍

吳志 晉陳壽撰

雍性凝澹。仕至尚書令。封遂陽侯。既拜侯。還寺而家人猶未知也。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頗作臧福朝夕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曰。君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諸被詆者俱面置屏。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權爲素服臨弔。

公報私讐。可以見其胸中涵蓄。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鄭善果母

隋書列傳 唐魏州魏徵撰

母崔氏恒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奉幸足。何自苦。母嘆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廣惠。奈何以妻子擅之。且絲枲紡織。婦人本務。可自墮業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散贍一字出於母氏之口。女中君子。今則助

其子着意剗削六親者。亦自不少。

陳仲微

宋史列傳

仲微初爲莆田尉。署縣事。縣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笑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

授薦牘者恒有之。還牘者吾未之見也。

壽皇

西湖志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開朝廷出錢。下臨安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三

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開闢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夫一匠。

不費有用爲無用。能使無用爲有用。

岐陽公主

蘭雪軒集

唐憲宗以杜琮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但數十人。公主譏委恬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始至卽與琮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俯屈。奏請納之。悉市寒



賤易制得者

王家勝警富貴家勝委是難制驅之驅之賢哉公十

程氏母儀

拙齋拙言西河行素饒位饒

程大中公刪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維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朴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竇

牝鷄晨惟家索夫人謙順自牧諸子有過不掩所行所止無非當也

衛嗣君 智囊

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sub>地名</sub>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是

一錢 輟耕錄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却不是一文

可味

味之一字。與酣。仲往。飲有味。食有味。  
 獨不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乎。更  
 有味。及詩。歪歌。以誚人。味帖。揭詞。呈  
 以殺人。或性而味之。或利而味之。或  
 勢而味之。螫人一身。毒流數世。雹茶  
 彼自爲可啜也。歷耐。彼自爲可飲也。  
 炮羊。牖鹿。火鵠。炙鳧。豈不有傷。協命。  
 余以數種。苦口藥人。旨者。太羹玄酒。  
 爰選可味。

十可篇目

可味

寧寬一分

尊賢

一魁置胸

六言詩

李憚

富貴傳舍

陳浩菴

念故類

名實類

處祭田

隰斯彌

十盜

許裔宗

輕人上人

方楊

宜兄弟

戒慾類

治體類

狠於外人

有體有禮

因顯

可味目 二卷

與錢治徵

鶯聲雁序

查秉彞

張給事

趙定宇 二則

吳山

不明之弊

慾心

不願外

未免擾亂

清涼安樂

曾子制言

呂純陽

辨施

海鏡水母

建本

戒多言 五則

衰至便驕

繼絕

林丘先生

訓子孫

睦宗族 二則

御婢妾

閑僕從

於德無損

必深易遂

今人異古

周顒	善說	黠孫媚虎
觀人	論性類	王師旦
育子墜橋	楊彥瞻	胡世寧
簡身箴 <small>二十八則</small>	反噬	不奢不儉
不欲數疏	衆妙之門	不讀書
管仲窮	致其忠愛	惕憲刑
驕傲妬嫉	託故而起	蓄僕
連珠 <small>四則</small>	山林館閣	誨淫健訟
子孫兄弟	士人優孟	唐畫
可味目 三卷		二
品第畫	臨帖	歸厚治生
聽言類	真偽類	縉紳治宅
擇交與	勤學業	陸尚書
周志齋	衾影無媿	願力
貴養佳士	大聚解	慎終如始
雖衆易感	內睦外睦	以氣加人
自憊於心	臧哀伯	嚴家範 <small>四則</small>
崇儉素 <small>二則</small>	賣產	錢財錯用
後世可鑒	勝而不美	獻玉

分定	技成無用	文王官人
鮑君神	說叢	本道宗德章
子美惡	揭侯斯	隱逸類
省事吟	鄒聚所	傳言燕私
不見不聞	別嫌	自生煩惱
奴僕	敬慎	張昭
權奸類	賞罰類	談論
使民類	待之何如	不欺心神
百年之利	清語	校書
可味目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先生選評

汪愈洋湛如

同社

胡家俊朗承

較正

可味

寧寬一分

脉望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掘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不必說到反噬。既已處尊。自然隨時隨地。該寬一分。不者入寶山。空手回也。

尊賢

說苑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

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不肖惟有斷之一途。曰去。一賤則讐不可解矣。况又未必去乎。若賢者之怨。不過平其心和其氣。豈若匹夫匹婦之所為。

一魁置胸

綠洋州堂稿陽泉章士難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起。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德莊語之曰。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冠多士先置魁於胸中。尚非令器。蓋曰丁飲

頭飲胸何說

六言詩

安羅館建湖唐詩

澹中得趣。彌真濃處。同嚼味短。飽時即厭。烹煎藥極。香嫌絲管。

豈但濃非真味。原來澹亦全無。濃是愛憎雙。寂然照見真吾。

濃處蜂聚。誰人討得。澹中起來。澹亦全無。哭入於玄。

李惲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擇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諸學士皆作不能工命擇作之得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笑爲爲准格乎聞者服其雅識

謙讓君子言解他們落落徒之問

富貴傳舍 古華錄卷臣集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千載集 二卷 可味

未暇語其他卽如堂厦目暫瞬而屢更真舍也久居者必謹慎否則吾恐逐鹿較秦速

陳浩著 下元取尺牘平湖馬維錦錄

劉寵橐中金不能充買琴飼鶴之費乃公必盡散之故人此下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畢竟無他古道邇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異才則相與借托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達地亦適是

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正不必悔失于既往決疑於外人僕所以告公者止此矣

原評 亦曲盡人情

盡散故人不識亦稍惠族黨否

念故類 詞林類語平湖馬維鉉體備編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忘其跡計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

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蓍而亡簪哭之甚

千載集 二卷 可味

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忘簪吾所悲故爾夫江漢之君猶懷墮屨少原之婦哭其亡

簪皆懷故也

誰肯念故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手

菽罕有落其一毛

只當頭上竹釵脚下黃泥耳獨不曰故人有

湮淪新知無意氣

名實類 詞林類語

佩虎符坐泉比者浼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

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乎廟堂之器。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廉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威儀衛。醉醕醑而飲肥。者孰不鬼鬼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好者得。惡者不得。

處祭田 述餘文獻支大綸輯編

古者士大夫皆有田以祭。吾家貧。隨力自置田。

二百畝以供春秋祭儀。其餘以賑貧者。初意。

做希文之法。但諸族有素。替吾父者。義不與。天倘矯情而行。非親親之序。而近來不肯子孫。縱不道。無端侵伐基柢。若以田為公物。彼盜而賣之耳。今祭田仍歸吾戶。我之子孫世守之。贍祭之外。諒情資給。然止及於守分親睦之人耳。其地族辱祖。刁詞險行者。勿得妄施。

立論源頭甚正。不妄施刁詞險行之徒。尤是。

至理。

隰斯彌 智叢古吳馮夢龍猶龍述

隰斯彌見田子成。田子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子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雖未有罪。亦宜遠徙。

十盜 雪林神堂集平湖馬德澄若水編

六韜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生理不獲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妻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許商宗 醫聖內編損菴王肯堂集

許商宗名醫若神。入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

來齋宗曰。譬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脉。莫識病原。以情憶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得。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

此便是著書以貽將來。

輕人上人 筆嘯錫山王達著

十訂篇 二卷 可宋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類乎薄。揀上人之心。類乎猛。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輕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

聲名果爲君子所得。萌妬心。反自處于小人矣。愚人得之。雖輕何益。第見其頭輕脚重。不覺可笑耳。

如今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滾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福。

方揚 湧幢小品 朱國禎平涵著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常語人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嗟嗟。何槁而不靈者之多也。

宜兄弟 教家箴 平湖馬維鉉門甫著

人家不和。多因婦人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遠不公平。所謂舅姑伯叔妯娌。

皆係人合。故輕易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婦所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焉。

於是兄弟子侄。隔壁連牆。至死而不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者。有多子而不與兄弟者。有不恤弟兄之貧。養親必欲如一棄親而不顧者。塋親亦欲均分。留喪而不塋者。其事多端。不可殫述。

余見名爲養親者。極其較量。謂曰。如不俟終。究孤哀。恨無父母朝夕奉侍。答曰。誰教他養。

許多出來余又曰譬如止生汝一人今日我生我一人我也說不得了

戒慾類 詞林類語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冠而不知畏無形之冠欲之冠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廓不知有形之冠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冠游安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故君子視冠如冠視禮如城

今也不然視禮如冠視欲如城

治體類 詞林類語

爲國之法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典平之梁肉曰德曰禮德以禮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劉喪之軀藥石供養

狠於外人 歸有園塵談徐學謨著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處

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身自貧賤炎涼他做甚麼炎涼去搃只不理徒廢心力兄弟斷斷平狠於外人

有體有禮 古平錄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知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知有恩而又難有禮

得這兩句纔可稱好人品

因顯 劉子新編梁東莞劉總著

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

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

獻半馬之價于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

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驚駭

今成駃騠也由人莫賞求有爲之顧盼者也

匠氏登林杞柳生已

這樣說起來伯樂原非善相馬徒據虛名與

相士以皮者何異

與錢治微 國朝翰札華亭張以誠輯

承顧愧無以忠告惟足守已愛民不替初心再



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疏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汙。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於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家奴主君之表也。表不放縱裏之純正。可知。鶯聲鴈序 湯隴小品

温州永嘉縣民朱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

辭有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親睦。

工。斂中爽朗風雅。內詞嚴宜乎民之感泣。

查秉彙 皇明資治通紀東莞巨陳建著。給事中查秉彙疏陳利弊七事。

疏曰。一事權不一。二用法太苛。宜嚴故入之。條重誣告之律。法官用刑止於用律。毋輕用。例以杜深文之漸。三稽查煩數。夫查盤之權。宜總巡按。巡撫守巡俱不必也。至有一人而

二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十數人者。宜從併省。四罰贖違禁五征科無藝。今財賦所出倚重東南。東南宜定限輪糧。使各里輪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戶僉糧長者不僉解。頭其僉解頭者必官庫領糧。實批銷繳。以絕那借累賠之弊。六徭役不均。七供給過侈。一切禁革。從之。

張給事 王元美尺牘馬維銘新甫評

夫抵今日在廟堂。自謂一公論。於庶僚亦自謂

一公論。而不能相用。高者發意氣。卑者依勢要。

居山林者欲出而不能送。則成憤激。據旃屨者畏其出而苦抑之。則成排擠。當局者迷。真識歸岐者背。初心閃候千變。莫可控揣。執事但中立不倚。徐而察之。得其所由所安。然後鳴之白簡。著爲赤幟。不然且勿輕動也。

原評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寧渠揆略之與丞郎而已耶。

趙定宇 王元美尺牘馬維銘新甫評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成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不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夫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無忘霜降水落。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志

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符而爲兄責之。母雖苛操之母甚急，卽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不免黯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復勒此代函，苦衷苦哽，不宣。

原評

氣節諸公如能用王公之言，直是景

星慶雲矣。不若信未免閃電一場霹靂一聲

也。

又與趙定宁

王元鼎尺牘

公等出處已向闕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教中鑿鑿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在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景色如何。竊近聞禁庭意嚮，政府上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金輦玉爭勝。而蒲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志

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黯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知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庭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勢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吃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

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所欲爲耳

原評 執政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養執政之體此最名言

與趙官論兩牘真可吐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天下有真心愛國者必常以君子長者自處

十耳篇 二卷 可味

五

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岐路之先開彼小人何責使其爲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彼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徐徐幹旋其間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其奸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辜必不甚

吳山 智囊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

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婣因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柰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閑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十耳篇 二卷 可味

某

原評 今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異其親者反以盡待其親庶乎于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官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祠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率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价必以賄得國

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已此蓋  
吳宗伯所笑也

不明之弊

世範宋三衢袁君采載編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  
媚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又有因正室已故而  
收留若婢或使女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  
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竊遺反與外人為耳  
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為嗣  
者又有婦人臨蓐主翁不在則棄其所生之女  
而取他人之子為己子者甚者溺愛不明其  
明知而扮假肚生子以為後業者若此數端屬  
可怪也

吾聞其語矣不謬吾見其人矣不愧

慾心

雪堂快言來季思鳳岩著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  
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才高者多無  
位則為無位累其心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  
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

敵敵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惟其累了心所以無了子

不願外

環碧齋小言祝世祿無功者

白日易下黃金難成琉璃可玩而不可擊如  
珠可想而不可得吾且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  
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優  
只如此已自過分要如何方是稱心

茅芒亡任雨雪壅堵莫禦炎暴信宿蕪穢寒  
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是亦一樂也

未

事

可

味

未

事

可

味

未免擾亂

續清言屠隆赤水著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閑暇凡事務求停妥然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救不事事之良藥

清涼安樂

偶談豫章李鼎長卿著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救忘事事之良藥

曾子制言

大戴禮記漢梁人戴德著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扣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一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問也。凡事着意密。越揚得快些。

呂純陽 呂洞賓巖自序

世人愛識吾之貌而畫其像。既識吾之真。不如行吾之法。既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至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以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

十真篇 二卷 可味

光

情不足補之以味。形不足補之以氣。是謂養。養不者。二女同居。豈能成造化。養的這精神似水煉的這骨髓如酥如鷄。飽郊精氣所積自成形像。又自說。

辨施 劉子新論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有惠人之資。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

懷璧之徒。刻不惠人。五分錢起息。大等入小等。出其門如市。親者曰。彼若無銀。雖有田地。我從何處典賣。被褐之士。時懷施捨。人不問。出不計其門。亦聚疎者曰。彼暫有錢。田地。卻少他。也無所着落。

海鏡亦母 賢奕編安城劉元卿二卷

海之有海鏡。其腹空洞無臟。唯中煮蟹子。小如黃豆。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則蟹出。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本母者。亦出海中。胚渾然。而絕無服。常有數蟹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旦波盪。蝦離。而水母竟墮死泥沙。彼其所爲。瞞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己。故也。

建本 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

夫死爲之納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終  
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  
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  
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  
初雖欲悔之難哉

前段體面光鮮後段不勞餘力

戒多言 慎言清江散英纂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多所忌苟不慎機  
機災危從此始

牛車集 三卷何味

李

惟口出好與戎還是與戎邊多

不可乘喜而多言

大受病處乘喜多言

戒戲言 慎言集

薛文清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  
弗之信矣

向來原無誠實並不必信他

戒惡言 慎言集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只管出不管入

戒輕諾之言 慎言集

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  
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這樣人信他做甚麼

衰至便驕 舌華錄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詢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曰衰至便驕何常有

牛車集 三卷何味

李

那個不在馬兒上簪簪的做勢早忘了  
鳩爭攀古樹伴摸蝦蟆混入淤泥餓矣

繼絕 述餘文獻

古人宗法明無後者皆有繼殤者皆有祭今世  
無後者饒貲財則舉族爭之如逐鹿然身歿未  
殮而攘奪爭鬪盡室如掃比入殮已有小白之  
泚矣而立繼者僅存羶羊若貧者則舉而妻之  
于壑耳風俗惡薄一至是哉

無子饒貲財身在不能別白不謂之逐鹿直

名曰逐狗

林丘先生

雪林神堂集

伯高問於林丘先生曰。士大夫之子孫。承襲先業。宜易永世。乃有一傳再傳。卽流爲丐。爲隸。爲僕。夫盜賊者。此何以故。林丘先生曰。此士大夫自爲之也。語云。納棄妻而論前匹之惡。實獲譴而毀故主之暴。則庸人咸不平之。重傷類也。故君子同宦於鄉。家聲相倚。意氣相期。視其子弟。若已之子孫。如某先生作矣。其子或事官。則

二卷可味

書

曲訓諭之。或幸其稍能樹立。而不免訟。訟之者。則相與盡力維持之一宅可居。故人某所建也。一田可得。曰此故人某某所置也。一池竹林之勝可娛。曰此故人某某所朝夕而游者也。於是遞相顧誤。務俾確守。勿令廢墜。則世澤自永矣。今之士大夫。則不然。而如膠漆。骨同矛盾。一聞某先生之子不肖。則俛首捧心。而喜。一聞某先生報訃。則多方贖其田宅園池。而爭取之。甚至乘機下石。一文不售。令其貧免者。

竟不顧他人伺側。又有幸其死。而謀得其子孫者矣。故士大夫之子孫。流爲不肖也。士大夫自爲之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訓子孫 徵家箴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過。多掩蔽祖父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至於鄉曲貴官人之進見。有時稱道風德。豈敢宣

二卷可味

書

子孫爲非。况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象。稍嚴而母氏又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破家之事而已。貴官之子孫不止於此。強索人之錢財。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小人。則假勢以凌人。侵害善長。歸詞而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擄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祖父之簡。于懸州縣。

以曲爲直。將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其隨侍也。私令吏人買物。私托場務買物。皆不償直。或同院子游俠。或干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者。亦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重則陷於吏議。輕則干於清議也。凡爲人父祖者。痛宜關防。更加詢訪。或庶幾焉。

公子不必求其做得文章出。但求稍明理路足矣。此竅一開。恂和可喜。諸悖不行。然千百中儘有一二翩翩。何恠扮戲者。動以粉墨。其臉耶。

祖孫父子世守先德。開戶讀書。不預外事。爲書生。不叫公子。公子者。奉之呼爲大爺。鄉之稱爲大老官。卽如耕夫叫牛。爲大老官一意。

睦宗族 教家箴

子孫頤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母或爾我。至於飲食勿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

維以俚說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跪。凡舉動不得掉臂跳足。以陷輕儇。若有官守者。反於家尤頤謹。見尊長當執弟子禮。益恭。不可以貴富加於父兄。宗黨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拆。本同一根。故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凡子孫有富貴者。不可不恤。宗族於親枝尤宜加厚。以致恃勢相凌。而爲不義。有失水木本源之理。今人累倉困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父祖公事。則縮頸於族人之饑寒。則罔恤。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族。謀盛軌以垂不朽。是非不智之甚歟。

樹恩族屬。古道猶存。或量給升斗。或數極蒲石。頒時上舍。領石止獲八。謝時浸晨。候身不由心。富貴之類何倨。狼虎之僕且忍。追思昔有一人焉。曰范文正公。吾想決不若是。

御婢妾 教家箴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奴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慈口畜。愚賤之裔。以致破家者多。卽不破家。根器下賤。長必言乖行舛。倘分在尊行。反以欺凌吾子孫族屬。爲害不淺。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故有婢妾當禁出入。一或不禁。倘或與外人。或家奴有姪。若不正其罪而逐之。往往主翁因一時乏嗣。朦朧認爲己子。以累後人。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金蛇橫腰。白鐵在握。不痴不聾。不做阿家也。

閑僕從 教家箴

人家有禮。則雖厮役之屬。亦皆惴惴懷畏。欽公守已。凡主之族屬親黨。各體其主之所敬而敬之。每見鄉族豪右。多養養桀傲兇狠之徒。爲伴儻爪牙。縱其暴悍。以張威勢。無所忌憚。雖其主之尊屬朋輩。亦且忽易凌侮。及以告之。則若罔聞焉。其平日之所以尊敬其長上者。面而不心。

可知也。且此輩習傲成性。今日侮其主之親黨。安知異日不侮其主之子孫。故必推尊敬之。嚴上下之分。使垂顏降氣。有命則尊聽。有事則服勞。畧無倔強可也。

面而不心。已非事長之道。今反多假仁義。假恭敬。告示一張。面一又糊紙一層矣。可嘆。

於德無損 泉南雜誌 陳懋仁無功著

泉南東門外有官山。迴數里。爲貧家塋瓦棺處也。莫如棋布。無着脚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

子孫篇 二卷 可朱

其

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脉者耶。良由祖父無產。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憑藉雖少。外慕自絕。惟知讀書自勤。自立故耳。故能天理。則地脉不邀而至矣。

第見帶紗帽者。尋風水。不曾見帶紗帽者。來上坟。此言微有致。

說起來。管產湏損德。祖孫父子科甲鵲起。決非求田問舍之輩。

必深易遂 歸市園塵談

向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面譽或屬免強少施却是實惠

今人異於古人 世範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達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達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

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養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敬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哀極無聲泣極無淚

周顒 長者言陳繼儒眉公著

周顒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

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空談近饒多品何益酒肉不設此輩自然不親矣僧不惟食肉飲酒即茹素味澹者吾恐還是不接的是席未煖廣種福田冊子隨即出矣

善說 說苑

公子皙曰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詞下士可以托財

這班人俱托不起的

點孫媚虎 賢奕編

獸有狻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狻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狻徐取其腦燐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狻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狻則已走避高木虎跳眼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大老官定吃此輩的虧

觀人 萃盤摘要 崑山周汝礪著

蘇子曰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莊子亦云人情險于山川。難於知天。朱子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諛諂。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是考驗之術。不於其迹。而當於其心也。

樹出君子小人

十書篇 二卷 可味

世

論性類 詞林類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兩字不差。一畫倒轉。便成小人。

王師旦 譚資用鏡囊幼金錄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才華。對曰。體性輕薄。文詞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看。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卒如其語。吾見其朝華矣。吾見其夕敗矣。

此一輩雖浮艷尚文詞

都是此裝肥

羊味法酒人皮國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觔

盲子墜橋 賢奕編

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楫。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墜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楫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即實地。何久自苦耶。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隨在實地。世多盲子。

十書篇 二卷 可味

世

楊彥瞻 雪林草堂集

宋楊彥瞻云。吾鄉有得而歸旗者。鼓者鑽者。迂者往來而觀者。闔路駢陌如堵。旣而闔門賀者。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肩鋤達引。若避寇然。惟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永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慕富之想。名愈高官愈尊。而用心愈謬。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

以廣隣居日以促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焉

吾謂隣居日以廣其居日以促天涯比隣計惟高蹈豈不廣乎用心愈謬方寸窄隘豈不促乎宅心寧厚母苛可

胡世寧 皇明資治通紀 一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參養狃於因循燕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

十事錄 二事可味

書

為高致以廣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趨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當恤者則眾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藉則視官府祝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讀書要做官做官要成家士子立志善讀者不生事不好名亦自崇存心成家以遲速奉迎為意以囑托行否存心不成家者賢曰賢否曰否可毀或不毀以譽時為譽同做官各成其是同讀書各讀其書

簡身箴 今作簡 明平胡馬維鉉門前著

文中子王通有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今人一相以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閤門中事所係尤重孔子以

十事錄 二事可味

書

為人之所信者目目亦不足信者况傳耳之言吠聲並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彼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噫傳聞之言且不可出諸口若造非語以誣人豈天理所容

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涎殺人不見血

陡聞造謗之語真無雲而震不寒而栗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群賢之中

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貧窮之人。對富貴者。輒嘵嘵相愬。稍厚者。皮裏春秋。操心太薄者。靚面雌黃矣。還顧無志。大唇吻猶掀掀未已。可鄙孰甚。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警猶行草莽中。荆棘之纏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十兩篇 二卷 可味

書

有徐行緩解不來者。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荆棘容何心。禽獸直不較。

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得成個好人。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爲。皆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爲導慾長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長慾導淫。禍止一身。作過損德。毒流數世。

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心向前。誦讀最易。後來情實一開。精神漸衰。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不得不以此日相程督也。即使命運迤邐。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的好人。

十兩篇 二卷 可味

書

富貴固以顯親。人品亦足善獨。

如今你們生出來。便喫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風光。已受用過了。如何又指望富貴。又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着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靡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燕祀燕享烹魚浣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你們一意存心讀

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這便是苦了。庶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祐汝。父母愛汝。僮僕畏汝。何愁富貴不至。如不止足。於軀殼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圖個好看。以驚動俗眼。却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真。戕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從僮僕隣里。從傍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輩之衆多。祖宗之嚴明。父母之尊重。有不賤而惡之者乎。

十百篇

二卷可味

甚

搜求珠翠婦女。自然不督理家。政馳鶩念。靡操家心。怠男子縱而不制。吾恐馳心更有甚焉。是以豕貴獷牙。

生平所經歷耳目所親聞。非特功名富貴大事。卽一飲食聚會。亦着不得一毫私意。至尊莫如君。至親莫如父母。所喜如恩。所忌如讐。而欲以私意。謬爲予奪。皆不可得。非特一人一事爲然。不能爲汝輩悉數之也。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

見得分曉。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修名砥行。所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自然與吉。福有親會處。即使不得已。與性命無礙。他日幸而際遇。不論官職崇卑。只從現在職分盡心竭力。一以古今聖賢爲師。必使生有益於時。死垂芳於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孤父母責成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決非求之可得。推之可去者。從此立定脚跟。何

十百篇

二卷可味

衆

等受用。反之已而無愧。質之天而皆合。清夜魂夢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之樂。靜裏自償。知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是責備人事。非謂人事不盡。而可諉諸天命也。

安分之樂。靜裏自當知之。會心深矣。

知足自能除妄想。安貧須用禁奢心。

甘貧元是道。奢心亦無所用處。

富貴不儉貧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酒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自作自受。喫的來滴滴鄧鄧。醉陶陶。前  
哭罷門前笑。卽此一節。已屬可哂。  
人用財試金。用火試。

金是有成色的人。是無成色的。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誇張炫耀者。他人之事也。竟移在自已名下。  
較是更遜一籌。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  
狹。而無以自安矣。反爲識者所鄙。

平甫篇 二卷 可味

能容別人展步。自己纔有出路。

要好兒孫。湏方寸中放寬一着。欲成家業。在凡  
百上喫虧三分。

刻惡做家者。誰肯吃虧。不放寬着之人。滿腔  
中專望好兒孫。

至富莫起屋。至貧莫賣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  
莫如教子。

讀書教子。貧富人俱脫不得。俱要上緊。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巧試有之。拙亦宜然。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  
始長。

勢利之態。覲面做出。不必靜而後見。人情薄。  
濃固不久。淡亦不長。今古之慨。係此。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此八箇字。誰有能當之無愧者。

富不親方。貧不疎此。是人間大丈夫。富則進。方  
貧則退。此是人間真小輩。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人間世小輩。何夥夥也。

反噬 漁談東海漁人著

顧榮割炙。以啖執爵。陰鑑舉酒。以授行觴。皆一  
時偶然之事。二子卒得其力。以至不死。人之施  
恩。豈在大小哉。然二役之義。不減子胥。淮陰矣。  
世有趨附權貴。以希汲引。志得而忘之。旋以反  
噬。吁。可畏也矣。

領人路。奪人坐。俚語至言也。孟子亦以逢蒙  
事相戒。吾輩。

不奢不儉

系信小品姚綬公綬輯

郊特牲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不欲數疏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衆妙之門

真率言巽菴況上進輯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

十可篇

二卷可朱

四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王沂公會嘗說喫得三斗酸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云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不讀書

雲居崔日寧輯

黃太史庭堅云士君子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極天下乎戾之容現乎其面彼自爲可然

天下糞穢之詞出乎其口彼自爲可嘗

四肢八節割是割五臟六腑却無才材在

中挑不出俗從胎裏帶將來

管仲窮

世澤堂偶言馬德澄滄真輯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

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行得春風有夏雨

致其忠愛

世澤堂偶言

十可篇

二卷可朱

四

禮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其獄訟家宗伯昔爲比部果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無忝此八字

惕憲刑 教家箴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誦故訴訟一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當謹始毋貽後悔設或官行關節吏取賄賂亦何所不至况鄉里間所訟不過侵佔地界逋欠錢物及竟特



凌犯耳姑徐論之可也。若置而不較尤善。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凡事莫生事。省事莫惹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不惟不訟。與且會做快活人。

驕傲妬嫉 世範

兄弟子侄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里

富者獨善。彼處有餘。與貧何涉。生妬嫉之。不憎富而憎貧。貧不自勉。富人驕傲。兩不相下。吾恐不止妬嫉。貧固貧矣。富豈終保。聆余說法。富漢貧人自安。則泰若貧而理明。士也。自融妬嫉惠之分。否容何心哉。

託故而起 世範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呼盧達旦。遍行海內。賢宰官力除之。不惟善。

俗菽亦種德

蓄僕 世範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服美粧言語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閉關之事。必有可疑。

明明白白弄出來。蠢才還在瞞夢中。縱明知明蹈矣。

連珠 明青田劉基伯溫著

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譏已。墮井之呼。不暇得人。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里

落水要命。上岸要財。

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等身。於一轍。而衆物納形。於一鏡。是以人心無藏。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凡事豫則立

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闕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聞之徒氣尚可平二百文三百文請來之朋友決不容他平訟之事心已受冤爲民父爲民母愷悌之君子斷不令渠冤

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官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家室之中豈宜巧婦吾見巧婦真相思真相愛者矣聲高星表文士無財敢上攀丰雅月絕美婦鍾情時下際女恨相從晚男言妥則安始也古援今證存諸中一似枝連理既而

十可篇 上卷 可味

聖

雲翻雨覆出諸口拆散譜鴛鴦士有事矢日婦無忝風塵豈非巧婦之真相思真相愛乎誠哉巧婦不可以爲家室也

道不的猿鎖空房猶性耍哥哥也嚼酒是宜宦家怎麼好人家娶這等攪蛆扒

山林館閣 筆情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發於性情不

可矯僞而成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耶

丘壑薜龍衣冠巢許

誨淫健訟 歸有園塵談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徒訟

不識字淫者多矣然識字亦佐淫一端俗子稍通文萬萬不可救藥

子孫兄弟 歸有園塵談

十可篇 上卷 可味

聖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主相爭吾見子孫亦有不顧戀者矣未見分財兄弟不相爭者也

庄農每爭競桑田弟兄每分另家緣

士人優孟 歸有園塵談

奕基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絕倫雖士人夷爲優孟

唱曲子着棋俱沒甚麼要緊

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陽而不接。且也技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爲務。以劫殺爲名。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託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此又言棋之好處。

唐畫 考繁餘事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  
十可篇 二卷 何味

目飽詩書動盪。自備天然之趣。刻意永冠粉飾。何工巧之有止。見其乏趣而已。不特論畫。

品第畫 考繁餘事

山水爲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魚蟲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貼襯。嘆之異香。可稱最上品。  
品畫不能出此。

臨帖 太平清話

臨帖切忌緊近相逼而視。吾身方在甕中。安能運甕。

思打油紙依樣。畫葫蘆者。不覺失笑。

歸厚治生 韓詩外傳漢燕人韓嬰著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順針縷者。成帷幄。合升斗者。實倉廩。

十可篇 二卷 何味

東

聽言類 詞林類語

仲尼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缺。而美其補缺。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真偽類 詞林類語

天下之事。真是者不必惡。真非者不足惡。惟似是而非者。爲可惡。羊質而假虎之皮。人共逐之矣。鴟形而假鸞之聲。人爭嗜之矣。棘本而假棠之華。人咸斷之矣。故駑驥同轡。伯樂爲之咨嗟。

玉石相糝卞氏爲之嘆息賢愚共貫則能士選謀真偽相參則正士結舌

不見使勢者乎狐假虎威更自可恨

縉紳治宅

五雜組陳留謝肇淛在杭著

縉紳喜治宅第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執掌王事或家計木工行樂之光景皆已疏跼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消盈然後窮工極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湓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

此公只當做了作頭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少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以不道子孫墮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是子孫只當爲父祖在此討些好看錢

擇交與 教家箴

族人隣里親戚中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搶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奸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

既假彼爲羽翼子弟爲非不待教而自化不在誘之日而在爲之頃

託非其所沒有餘辱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勤學業 教家箴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達聲色謂之癡行不脫凡俗謂之癩

是斯每蠢則蠢家豪富富則富腹中虛

陸尚書 王元駟尺牘馬維銘弘衡評

僕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

氣節矣。然此亦當看定人鬼關。何如。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冤。又何害。

原評 論科場事 本朝王三原終是長者。若以公道觀人情。王公可謂要言不煩矣。慣粧架子者。裏外不一。英雄們。只要自己心上打熬得過人言。都不計較。

周志齋 王元馭尺牘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

十百篇 二卷 何殊

至

時。則不肯上爲翁臺借惠。下爲愚母子惜福。乎當以死辭。

原評 豎坊表宅。自是朝廷令典。顧士有不朽。鄉多口碑。亦安事此。

建坊表宅。顯榮之事。士子歌鹿鳴。聖恩卽付與銀兩。豎坊矣。余家甲第蟬聯。湖邑推望族。指何難首屈。盈街建坊。馬氏無一焉。家司馬曰。士有不朽。鄉多口碑。亦安事此。余曰。口碑。湏事建坊。何妨。

衾影無媿 五雜俎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修身行己。則絕不爲意。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謂爲長者乎。若輕佻反覆。其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十百篇 二卷 何殊

至

今之所爲學者。秀才兩字。孜孜不輟。夜以繼日。取科第爲第一義。光前耀後。足稱孝子。卽不立言。庸何傷。乃有百計貪祿。濁得一個秀才。身上。阿堵。又足以副之。身傲言妄。說出來。盡是臭糞。行將來。俱屬花料。監門。傭。傭。取徒也。便王孫也。只是稱統。縛。便。英雄也。只是空誇。詡。清皮思之。能不羞赧。噫。過矣。此人有何羞赧。而貞以清夜乎。

願力 環翠堂集向志所之著

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萌。學欲尋向上去全在願力勝。願力學之根也。

學之一途。泛泛固無成。卽銳進者自然退速。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馘。

貴養佳士

讀書鏡陳繼儒仲醇著

黃魯直云。人生須繫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勑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與僕使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幸

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藝麻必不能爲粟也。縹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藁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川。而向之。諛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秉甲之人矣。

世界中無士。養之何益。雖資其衣食。縱敬之上賓。死後定然秉甲下石。不若諛諂面諛者。生前反便宜他一番。百計趨小。

大聚解

逸周書

泉深而魚鰲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王若欲

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先設其利。近裡着已工夫。

慎終如始

韓詩外傳

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雖衆易感

政訓朱文公晦翁著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十可篇 二卷 可味

謂

心。甚易感也。

豚魚尚可感。何況於民。若識幾箇不全的。字倒有不可化矣。

內睦外睦

省心錄宋林逋君復著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談人短。笑人急。比比皆然。尤可也。甚者已之短。握髮難辨。亦隨隊而談已之財。來歷不明。亦逐流而笑。鄙之鄙矣。

以氣加人 老餘雜識陸樹聲平泉著

魏沈介以丹行遇風絕根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其所與耳勿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貧當就謝仁祖素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不屑詬之爲已甚矣

原評 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十可審 二卷可味

姚彪王修齡千載之下要定評你仍舊便只如此

自懷於心 三事邈真

服其服則思擔其患食其食則思終其事居則思隆其報仰天俯人無慚無忤則享千鍾被文繡住萬間亦何論焉不然雖藜藿麻屨茅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俯仰有碍千鍾雖廣看守文繡雖侈間披萬間雖住不安噫祇廟火燒不覺小鹿兒心頭

撞

臧哀伯諫鄧門 呂東萊博議

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于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爲助亂也

雖字有理會忠言嘉謀原不由中徒爲外面粉飾之詞

嚴家範 述餘文獻

三姑六婆並不得入內其穩婆非產育亦不得

一可符 二卷可味

輒至內庭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與星家三刑六害何異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

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底乎淨宅之法僧道持齋誦經非徒外道兼亦壞俗必嚴絕之

其募緣誑財尤所當絕

娼妓淫褻悖義傷化禽獸之行也頑童比昵多汚人家室愚者迷於情慾而不能覺察尤可痛

懲

收奴僕必朴實麤鈍。各習手藝。日有所事。其消  
手好閑賭博土妓。尤必重懲。甚則逐之。

江東風俗婦女。每遇節序。入寺焚香。艷粧游衍。  
或造請弔慶車。乘填街與倚市門者。何異。

總評 吾于此選屢屢致意。祈世人首肯。

崇儉素 述餘文獻

不可殺生以供口腹

不可輕信巫術。淫祀非鬼。以求却病。

十可解 二卷 可朱

賣產 五雜俎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  
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惡薄之風。而閩中  
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  
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  
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

既有田自然該加十年之內。行得通者加。

不能加絕定可贖

能字專指得產者欺賣產之人

錢財錯用 五雜俎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  
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  
神者。多矣。然患難阨困。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  
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患阨之頃。惟貴原自要現銀。昔時所奉。仍不

作佳

能扶患濟阨者。名爲資者。活佛貴。既能忘何

權之有。

十可解 一卷 可朱

後世可鑒 漁談

陳平謂陰謀爲道家所忌。自知其後不昌。諸葛  
謂陰德損於滕甲。自知其壽不永。卒如其言。二  
君子當敵制勝之時。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如此。  
後世可鑒。

敵人又不在前。何苦使這樣不昌後的心機。

勝而不美 雪林神堂集

老子曰。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  
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



勝而不美四字抑盡雄心

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  
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幕  
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有何妙處  
而謂之美耶兵也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獻玉 雪林草堂集

左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

十可解 二卷 可味

豈止懷璧良田美厦非璧之類歟

分定 雪林草堂集

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  
視非不欲得分定故也

走兔固追積兔亦攫那管分定

技成無用 雪林草堂集

莊子曰朱矸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出賣平天冠燕拔虎刺同一藝術

文王官人 大戴禮記

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廉潔  
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  
足而不踰也

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  
觀其不失也

知斯三者人焉廋哉

鮑君神 風俗通義漢汝南應劭撰

汝南銅陽有于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

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着繩因持去念其

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鐫

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惟其如是大以爲

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

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

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

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

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惟出人與

說叢 說苑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意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戶樞已毀鍵亦不能制開闔也。

本德宗道章 素書黃石公著

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辱。忍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

十所篇 二卷 河味 本

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性非惡美 西堂日記楊豫孫撰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盆則備。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人亦須自立。

楊侯斯 元史列傳 明宋濂王惲金撰

至正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侯斯爲總裁丞相。嘗問修史以何爲本。答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而心術不正者。亦不可與。而心術尤。用人之本也。又每謂同事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夫作史之意。以示勸懲。於是三史中筆削褒貶。侯斯毅然一以自任云。

說得是。行得真。

隱逸類 詞林類語

十所篇 二卷 河味

三

其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甚愛。豈止大費。尚有。大氣喪身。亡家都出。甚愛二字。

省事吟 東峯日錄太樸黎淳輯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鄒聚所 王元馭尺牘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得性均焉。南還時嘗發三問。瑯琊公。一曰。柰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柰何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柰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牡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原評 三問妙甚。恨巢父諸人至今猶知其十可篇 二卷 可朱

名

傳言燕私 長寧李永通貫道集

詩云諸父昆弟。傳言宴私。

可想見其俗之美。

不見不聞 雜誌陶銓文衡輯

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峯山。有野人言談詭異。師曰。野人多色伎倆。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拿定不見不聞。山鬼伎倆。日跳左右。不能撼。

至人胸次。吾於此禪亦云。

別嫌 世範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於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自不明。

一定不易。該鞠養舅姑之家。

自生煩惱 長者言陳繼儒眉公著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十可篇 二卷 可朱

於我何關。我自處逆。與彼何與。究竟愚之。都是

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樊遲之名。孔子取的。樊噲之名。漢王取的。煩

惱。自己取的。

奴僕 長者言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最不通者。體面二字。

敬慎 說苑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魯國之蚤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又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無橋沒纜舟隨風飄浪流

張昭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昭先述事唐明宗明宗諸王子競修汰昭疏訓儲之法畧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

十可篇 二卷可味 奎

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上謁陛下輒面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

近裏着已之言

權奸類 詞林類語

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日也嚴師之管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呵叱管楚

之時也孰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遽指以爲恩威可遽指以爲威哉

小時少吃食大來多讀書已具貴人胚胎矣尤須持盈守滿以完終身令名

賞罰類 詞林類語

徒木細事也必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棄灰微譴也必置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雖未必當於理而卒以強秦者在是也

十可篇 二卷可味 奎

不如是則無血氣者不伏然何如劉弘十部從事

談論 博說平度官廉輅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且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至彼則彼不言而心憾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

簡言語和顏色問卽答庶幾可

使民類 相國絕八類纂馬莊鉉附甫輅

春秋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始而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昭公四年

爲善不終好及人矣

待之何如浮梁計禮集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於中行而著節於智伯豈前後異人乎顧所以待之者何如耳

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已容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不欺心神貝集卷集黎廷選麗陽輯

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卽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忝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

百年之利遷安才寬輯

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利種樹百年之利種德

良田莫如遺善陰德猶勝積金種德之利何

止百年

清語延陵吳從先寧野輯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諺語近於優士君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迂福

本下愚假扮做儒動不動一刻地謊喳呼見人呵胡言亂語幾十句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賣弄些好體面一個我冠士大夫

校書太平清話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六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三夫眼眼相對尚然况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耳傳耳固有訛者心印心豈有錯乎開修處着力隨其是非毀譽決不能入而撓吾之天

人言榮辱有何計耶

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在吾人口中不設雌黃屑問自不掛煩膺聖人未嘗有過

常人豈能無過。奸人歸過於聖曰。過也。雖聖有所不免。庸人無過於聖曰。人也。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人還之人。過還之過。我無毀譽也。有一等人。承之冠之名。教中人。雌之簪之名。教罪人。逞小慧於毫端。義人。節婦。名公。孝子。欲改易其心胸。佳人才子。文人墨士。真更張其面目。彼自謂筆底生花。且上尺牘。軒也。人謂若口雖懸河。徒三尸溺溺而已。要知世豈有聖人。盡愚者。輕重既云過。豈舉乎還真。以可快。

涇爲清。指皂爲白者。是猶失節。名家婦友。

姪婿倚市門也。有得乎。

可快

徵歌習舞。求田問舍。謂之快與。夷猶今古。舌自廣長。無個業。料理琴書。眉雖狹小。不須顰。雖然。住破窰。使破瓢。猶自不改其樂。知那命裏有公卿。伯子男也。勘得一個素字。定真個無入不自得。覺此之快。與彼之快。微有異。

十可篇目

可次

韋顥

俞叟

李燮

周翼亭

季克

陳蕃

李敬

尹夫人

史記漢書

不奉遺教

機杼一家

王述

姚元崇

文章

李諤

友誼

山家清事

葉清臣

周明

花鳥滿目

李京賢妻

可快目 三卷

趙琮

戲賊人稻

明見

任伯雨

修詞立誠

登臨

羅點

妬婦

墓志

程泰之

曳白汗顏

惠疑

楊愿

李文達

魯保母

唐子西集

沈才之

亂鬚叟

平穩道理

人間至樂

虎更三嘯

李光弼

換職

翟乾祐

裴玄智

狄惟謙

先探上意



岑參詩

齊王肥

訓註

好事

嚴政

只是一公

正人心

吾不若

耿豪

及時

奉萬種

蔡京妾

趙逸

僧禁

竊鎖

陳某

埋輪

友

秋日

字畫肥瘦

鄭世尊

周愿

葉水心

貴不易交

湯賽師

章惇

議孝

可快目 三卷

節儉怪吝

答萬吏部

蒲團

王敬則

多情多詛

湛賁

楊炯

寶母

宋均

朱熹

才士善人

寶劍

戒竈更燃

崔祐甫

王旦

始皇坑儒

張詠

非好色

謀臣如訟師

學古編

研質

正諫

一擲得色

修史之法

盜劫貧家

岳武穆王

王濟

原缺

十可篇

明平湖馬壽生選評

同邑陸錫祉惠生

同社 駱弘珪仲如較正

劉亮采德嚴

可快

韋顥 願解城廣昌孔天毓毓之輯

韋顥詞學賤而貧寒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夕

十可篇

風雪凝滯意光成事者輒至顥署無強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光女僕料數承粧男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通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吾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上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認族於未遇之先卽不俗矣光庶乎賢者

俞叟 補錄記太和曾傳師之錄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子呂生以饑寒遠謁潛不爲禮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帥府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贖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呂諾之叟曰我曾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

十可篇

此適聞王潛忘舊善訝之因覆一衾於地俄頃舉以視之有一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侄也自輦下千里而至當以金帛爲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生歸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秋風一節雖屬可憎非所語於親舊也自遠而來漠不相顧王潛真可恨矣



李燮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華

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魏邵詣附梁冀為郡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為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還郡守曾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燮時為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恤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誦貴賣賣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所語是渠父所埋不是渠母

新書 二卷 可快

三

周翼亭

王元叔人贈馬維新詩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存吾丈貧胞中擾擾藏倉之多也事之類末生亦頗知然安知造物者不惜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為異日之福已矣勿言之矣後園池繕修竹無恙乎丈雖落洛儘饒為馬少游奚必廣文舍甘宿齋茲聊解左右意

原評 此老善解人亦可覘其胸中丘壑

誰不曰安命孰有能安之認真一理會百障果空矣

季克

香案廣陳繼儒什醇著

克號負圖先生日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此時就無可語者耶

陳蕃

後漢書列傳

蕃先為樂安太守部民有趙宣者莖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三十餘年鄉邑稱孝郡薦

新書 三卷 可快

四

於蕃蕃與見問及妻子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一惟其中且祭不欲黷况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賣神喪親莫過於此是竟罪之

盜名二十餘年不為不久陳君一旦發覆所謂衆好必察者此

李敬

撫言

李敬者本夏侯攷之傭也攷久厄名場敬寒苦傭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衙官人入則內

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專心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其不然堂頭官人吏輩曹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輾然曰我夏官人及筭還擬作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自後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叩吏託者有以數千金囑留後官者一無所諾下鎮用敬兼任之而又知奏進富貴榮寵一朝皆至向之非笑者率多敬服

欺貧主於未遇欺勢主於既沒比比也主亦

十可篇

卷可快

五

有可議者擔柴買米不憚辛嚴霜烈日皆曾經纔進少俵奴妖婢已盈前矣曾首垢面已撒下矣謂言間稍掀其舊輕自責重官愆憂李之賢上僕之準各造其極

尹夫人

史記世家漢司馬遷撰

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故令他夫人盛飾侍御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此非邢夫人也帝問何故對曰其身貌形狀

不足當人主於是帝乃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矣爲低頭泣下自痛其弗如也

尹夫人亦自有當人主處始也兩官不和詔不得相見既也自知之明低頭泣下吾恐邢夫人又要做勢起來動得他哭做勢也該他哭自哭做勢決不可做勢尹夫人先哭邢夫人想不做勢可知

史記漢書

狂夫之言陳繼儒仲醇著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六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難與俗人言

不奉遺教

雪林草堂集馬德澄若水著

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徃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

所敢陳。勗父子大慚而壯之也。

最可瑣厭。父執二字。不過與父同時人耳。父沒時。遺教不奉。哀頓際足跡不至。輒自居曰。吾汝父輩也。利雖微。搜而後已。至如表親位分差高。名雖讀書。理實不諳。直以洵洵之勢挾之而來。威尊命賤。直令魂夢不寧。真可懼也。

機杼一家 雪林草堂集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七

成一家。勗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博取冥搜。便自爲牢籠百代乎。須獨辦之。筆以佐之。不者。徒拾人唾餘。

王述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述字懷祖。性沉毅。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之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餽遺。爲州司所檢。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讓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述。後屢居州郡。清名絕世。

奇識若鄙夫。豈有足時乎。

姚元崇 明皇雜錄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相。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叶。罅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我身沒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說。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八

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沒。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元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

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早已爲其窺破諸郎承命亦謹無識者先將寶翫大爭大鬭奪來奪去孝悌中開然體面早已喪盡何暇遠慮哉  
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

文章 政訓宋朱晦翁燕著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東河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誥雖麗却好又如漢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九

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理極故無支詞識淡自無弱筆

李諤 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諤字士恢仕隋爲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甫沒而愛妾侍姬旋爲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褫衰絰遽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俛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契交情若兄弟而及其云

亡者同行路朝臨其死夕規其私方便求聘以得爲限詎既薄於朋友情可繫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侍妾盈前豈能思遍吾恐靈几未擺已先泣矣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忍看主衣裳爲人作春色者能有幾

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遺理存意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一

積案形簡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擬茲擢士利祿之門既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纖舛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儆誣爲清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疏上朝野傳誦之

理至則自與意刻則自峻楊子雲豈好爲難深之言如進來假子假經之套借此以文其疎漏正所謂遺理有意尋虛逐微也士大夫復

起難免掀髯

友誼 五平編長清房明纂

弘治間有友二人最厚契一人先仕江西爲某縣宰一人遠造館於章江門外畧無顧盼向日盟言盡付流水題一絕於亭而去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向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後是人聯擢卽任是府節推此宰郊迎踟躕萬狀笑而領之

及至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在各人自努力如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居平泛泛者彼可隨其厚薄而發遣稍有愚顧者處厚不可處薄不可以德報德者幾何人

山家清事 忍辱禪沈頴大仙日抄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餘丈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二丈重籬外植竿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九間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前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一一儲酒穀

列山農山具一安僕役庖福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一隻後犬二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園事有時興至則苦吟數篇如是以安天年

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挂魚骨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窓修竹裏讀書聲是亦一佳境

葉清臣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清臣舉進士時主司奇其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嘗言時務畧云近有職在筦庫而日趨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語以獻諛諛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如宋湜爲御史乃勸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不加呵遣反擢諫議削弱朝體取笑四夷無甚於此時多其切直

取而獻諛猶可甚者無心之語有心之譖直計求其工竊而驚流輩猶可甚者某官之升

某官之降多方行其詐職可筦庫猶可不識  
字帽陪賓。知書中門客隨在。冒其勢主。未滿彼。索已充買田典屋。竟作富豪矣。

周朗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朗爲建平王參軍。嘗上讜言。中語節儉。款云。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妝寶連積。集服累笥。身未親時。目豈常視。是爲積帶寶笥。着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三

是故商販之室。飾等王宮。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云書極切直。幾三千言。究竟一雙空手。見聞王。

花鳥滿目 長松茹退紫柏愁頭陀著

畫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

噫。今花鳥滿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李京賢妻 賢奕編劉元卿調羹纂

慶曆中有李京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坐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世未常有此奇婦。即鬚眉男子也。行不來。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四

趙琮 玉茗堂集若士湯顯祖作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下第。窮悴其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窮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庶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庶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展所報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大呼曰。趙郎及第矣。妻

之族卽撤去帷幃與上席競以簪服金銀相遺恐致慶之後也

樊服能往表氏之度撤幃致慶明衆之醜

戲賊人稻 雪林草堂集

陶侃爲荊州守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乃執而鞭之是以百姓皆勸於農

鞭之甚當閑漢光棍別名舉一懲百尤在明

公屬念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明見 田居乙記方大鎮著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者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取之有道用之不竭

任伯雨 宋史列傳

徽宗朝伯雨爲右正言首擊章惇疏云臣聞之

北使去十遼主方食聞中國熟停放箸而起翻甚善者冉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止行清出此觀之如惇者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者也章八上貶惇雷州首擊道之篤八上信道之久非倚艸附木者所能

依詞立誠 狂夫之言陳繼儒行公著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六

花臉爭壯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於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立其誠此語甚有味

原下期服鬼神卽銘狀亦不得已而爲之頭了仙許多世業不過暇此以塗人耳目如真有一片以虛爲實念頭當列之孝子數中亦可

特臨 雨意隨喜武陵華淑聞修輯

登臨瀕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

草綠衫同花紅面似

演漾芳膏綠窺青苔之生泉縹緲芳翩綿見游絲之縈煙魂與此芳俱斷醉風光兮悽然此太白愁陽春賦也

柳暗青烟綠花殘紅雨飛這人人和柳渾相類花心吹得人心碎

羅點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著

十可篇 王春河快 十七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僱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點狡反欲汗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訪之非實于是令僕自供奸狀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汚主婢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奸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莫不快之

張釋之定刑書汲長孺鞠兩造一案如山奉明詔不能竄片字若此案斷情文備至列之

張汲中真無愧者

如婦 五雜俎陳留謝肇淛在杭著

人有爲如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慾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如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欄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如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十可篇 王春河快 十六

斷喪德極頗思如婦精力稍充如婦無功婦人如甚奇專爲裙帶味如生日不養如成夜不寐豈獨妾難容抑且童必吠

墓志 王勣無功氏自撰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歲問之箕倨不對蓋以有道於已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卑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五十而無聞焉于是退歸



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畢號東。畢子身死之日。自爲銘曰。一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癭。以死爲決癰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攏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余甚有會斯文。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九

程泰之 西湖游覽志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旣而補外。

口捷兩言。已明口吃。呶呶有何意味。

曳白汗顏 漢談

以父祖之貴而庇其後也。冠裳多曳白之人。以

子孫之顯而祀其先也。俎豆多汗顏之鬼。至節婦以貧而湮高士以困而抑。司世教者不能無責矣。

陽世有坐不出者。陰間亦有坐不入者。

惠凝 古蹟志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二十

繫亦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麁行。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勅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弘道。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

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其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漢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問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事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候惠凝所說者俱訪寺及僧皆實有之

十善篇 三卷 可快

只處置這幾個賊禿闍羅王真皂白也

楊愿

愿事秦檜甚謹善迎合高閹侍經筵上問張九成近安否翊日又以問檜檜曰九成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劾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問薦之以語愿愿即謀劾闕去之愿他日守宣城其表弟王炎於醉中謂愿曰嘗在呂丞相處得兄所通書其間頗及秦相之短尚能憶否愿默然色

頃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炎伺間得客舟以行愿竟憂撓卒

小人長戚戚上炎一句話嚇殺了這個爛小人

李文達公 夢雲集常芳田元靜述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益以當道者使然也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上林鄙之一旦乞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且敬之慕之矣欲人不

十善篇 三卷 可快

求做好官難矣今之時殆有甚者有一人焉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辭職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遂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

吾未見有直法眼

魯保母 前女子傳長卿吳震元論次

保母以子代魯孝公稱死長卿論曰人言儒者哀永大帶高屨緩步所爲多不近人情是殆不

然如殺其子以生他人婦女。不讀詩書。不知義爲何物。乃肯爲之。儒者曰。此違道干譽之事。吾不爲也。吁。孰謂儒者不近人情也哉。

是這樣近人情。是這樣不肯違道干譽。就不自居曰儒者。

唐子西集 萬卷樓真承志度公纂

有軒數間。值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游之所不至。往往獨坐於此。解永盤磚。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賦詩。俯仰古今。典籍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妙在賓客從游之所不至。

沈才之 六藝解願 龍弗欽輯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奕。上喻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曰。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篴二十。逐之。

技藝之徒對士人弄經語。已屬可笑。縉紳猶不可。况爲人主者乎。二十竹篴。猶虞其少。

虬鬚叟 鮑興編 兗州山人王世貞編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覘偵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無計可施。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裏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且

十常篇 主奉可快

書

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請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去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靈。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適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雷聚錄。方食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湏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妻室。未敢遽越神明。乃入用之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昔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嬖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

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爾骸形。但加罪咎。所取劉損之妻。併其貨物。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鑑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怖。遽起焚香。載拜。夜遣幹事。併資金寶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此老風骨冰心。寒人於十步之內。

惡有惡報。時辰未到。忽謂惡事儘可爲也。

平穩道理 井觀理 閩南鄭瓊撰

李光弼 李春河狀

李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讀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所謂高者。即晦翁所言。大拍頭去拍他。

人間至樂 五雜俎 閩謝肇淛在杭著

紙湏白而厚。堅而滑。筆湏從而圓。長而輕。墨湏黑而見光。硯湏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人情啖馬肝。世味嚼蜂蠟。有何意況而故爲。

碌碌明窓淨几。坐卧一室。返而內照。不減義。皇上人。昔許雲村非行。藥不入城。非看山對雪。未嘗一鈞吾簾。

虎更三嘯 虎背陳繼儒眉公著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窓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

李光弼 李春河狀

李

謂煜者鮮矣。

這個老虎。頗識好人。相誚者狗也不值。

李光弼 智叢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落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驅馬入城。隔河遙望。李公何等。喜思明何等。怒。

換職 湧幢小品

常衮爲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人言祐甫不宜貶。德宗怒衮罔上。卽兩換職。衮爲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是這樣處。他纔不敢說謊。

翟乾祐 醉茶雜俎 漢畦路雲龍輯

翟乾祐。雲安人也。於黃鶴山師事來天師。盡得其道。曾於江上與十許人玩月。或問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隨吾手看之。乃見月規半。天璣樓金闕滿焉。良久乃隱。雲安井自大江沂

十甫篇 王春可快

其

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輿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泐泐。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處。盡爲平潭矣。唯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

備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邑之貧民。無備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乾祐然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

作事有婦人在裡邊。自然掣肘。龍女言章理確。非如世婦一味。淫悍。始白嚼蛆也。

裴玄智 辨疑志 演南雷化拆明纂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爲業。于化度

十甫篇 王春可快

其

寺置無盡藏。貞觀之初。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餓悲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碍十女禮懺。闐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內大衆以其行無玷闕。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前後所取。畧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

羊狼領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獲。偷更不知所之。

有這樣不知姓名連車載拾。就有那樣不知下落徹底搬去。

狄惟謙 哲山集德園虞淳熙纂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強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皆耗斲。禱於晉祠。畧無其應。時有郭天師并州女巫也。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携至京國。

十有篇 三卷 可快

卷

寅緣中貴。出入官掖。遂賜天師號。聲勢赫然。還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旛蓋。盛其部從。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上。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去。

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還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湏相稟。是非好惡。余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餚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中堂。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湏斃在此日焉。敢言歸此左。十有篇 三卷 可快

事

有拿下於神前。痛責五十。提於漂水祠後。有樹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萬。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怒。將劾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特頒朱紱。俾耀銅章。乃賜錢七十萬。

投巫漢水嘉矣躬爲叩馬也立脚不定

先探上意

宋朱熹晦翁著

今人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一語道破

岑參詩

林下偶談宋荆溪吳氏著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

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

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耻常爲客無成又人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七

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

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

羞耶

進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交第日覓蘇落

博顏然一醉

書生才學廣年年守選場熬的蕭蕭白髮滿

頭霜幾時得出爲破虜三將軍入爲治國頭

廳相

齊王肥

史記世家

呂后時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而諸呂擅政嘗入侍宴飲高后令章爲酒

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高后

曰可酒酣章進曰請爲太后歌耕田后時兒子

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爲王子安知田

章曰臣知之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后默然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

及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大驚業許其軍法無以

罪也自是諸呂稍稍氣奪而劉氏漸強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七

明者易鋤暗者難鋤

訓註

湧幢小品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

繁者如何傳得

葛藤之言有何意味

好事

癸史表宏道石公著

稽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

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偶逸

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而日可憎之人

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躓而從之。一花將萎。則移枕携襆。睡卧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委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

白日橫行。倚勢妄爲。亦豈可言僻耶。石公早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三

以道破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

嚴政 宋朱熹時翁著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斷難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而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不論嚴寬。得中爲安。文公說得透徹。把不明之嚴一棒喝醒。

只是一公 朱晦翁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得個沒下稍。

宜理會一番。

正人心 朱晦翁

問先生禁淫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三

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

爲治者斷宜首務。

吾不若 吾華錄新都曹臣纂

豫章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

腹隱司馬之才。心似彌衡之傲。

午出頭有錢。買個紗帽戴。這椿賣賣。不吃虧。

耿豪 周書列傳唐華原令狐德茶撰

豪嘗從文帝戰。卽山先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



酒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轉直斫慎莫皺眉遂大呼獨入敵鋒刃亂下咸謂豪已陷沒俄奮刀出當其前者死傷接踵又嘗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遇敵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上馬斬將下馬酒溫

及時 悅容編天放生著

美人自少至老無非行樂之時少時盈盈十五體有真香尚有真色及其壯也無不逞之容無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廿五

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畧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嘗酒如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艷陽薄羅適體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浴罷湘簾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洽高樓爽月窺人恍擁嬋娟而坐隆冬六花飛空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珊午夢揭幃偷覩半嬌黃昏看到眠鞋

鮮上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曰快意時也

說得暢在致人自領嗟嗟巧妻常伴拙夫眠夫奉勤巧婦亦須安命

他一生可愛諸事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

閒游

及流成海情塵爲岳

奉萬鍾 悅容編

妻妾之奉言妻妾奉我非言我奉妻妾雖然奉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廿六

亦難言矣若不得渠死心塔地永矢無他即奉亦千萬鍾耳

那裡有死心塔地者斷斷乎奉萬鍾

蔡京妾 西湖志

京以南還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

寂寞也罷了只是金人拿去受用氣不憤

趙逸 古蹟志

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日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

十可齋 三卷 可快

卅七

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跡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直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

真是可慙

僧禁

皇明資治通紀東莞臣陳建著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外方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入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辦菴堂若游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拿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聖言明明萬世不磨

竊鎖

智囊古吳馮夢龍述

十可齋 三卷 可快

卅八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錠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處之以無事

陳某

智囊

京師問閭多信巫女有陳某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舍青李於腮詒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愛甚召女巫治之巫陳

謂陳所患是名疔瘡以其不敬神神不與家人羅拜懇求然後許之陳伴作呻吟狀甚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治救我可也巫入案視陳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士子半夜冒雪求醫醫人披衣起曰定是令政士子曰先生明醫又問卜耶醫人曰以世俗知之耳若是父母有病如此寒天誰肯早起妻病而懶懶致拜賤巫者難免陳某一聚十兩篇三卷可快

埋輪 雪林神堂集

漢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甚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無可容其埋

友 破研瑣言馬嘉松曼生輯

漫叟拾遺天寶戊子中元子游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

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游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

東湖數千頃水月一色渾無厓岬九山在望雲霞時幻余講堂僅三楹匾曰六友首聯曰探道好幽玄讀書鄙章句次聯曰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

秋日 太平清話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落庭閒乃契斯語

黃葉飛雲新雁篆蓋庭蕙破玉籬菊鏤金

字畫肥瘦 升菴集成都楊慎修之著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

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圖書但怪周昉。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予戲荅曰。豐肥。豐肥不。豐則不。子淵首肯者再。

既有態不必論妍媸肥瘦。

或敝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剪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簿而自披。亦足以盡字之態。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鄭世尊 清吳錄宋南齊書

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虧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鄭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幾爲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衛舍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耶。

行樂無往不宜。最可恨闕與賭。太膏之後生。奢兒只當老頭兒。自闕自賭。

他將那城中宅子。庄前地。都做了風裏楊花。

水上萍

周恩 直生說雲奇峰雲岫集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怕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曰怕妄與倖。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工部員外是真愛真怕。

葉水心 林下偶談

四時異常。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此數者。原脫套子。不出用古而不爲古。所轉。雋逸之氣。自得之。先天者也。若生吞活剥。終是借色鋪面。

貴不易交 賢奕編

王永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基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基絕。敏

中許之。既而基固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基遲留不言而去。俄而敏中躍出呼左右召基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飲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基。』」

把蘭言於斷金交達心於匪石。

白狀元不須說王丞相更賢。

湯賽師

秋輝編永川古具然纂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譽行首艷麗絕倫慧而黠

十可篇 三卷可快

謝

巧。勿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很客恐爲所侮不敢登門。奩資極厚。有惡少詭爲外方富民部綱者。僦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通賽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微酒進至其所。館見其行李炫耀。驕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者？惡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觀都城未有絕色當吾意者。若淡粧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群耳。酒家曰：『君待未之見耳。樓之湯氏姊妹曰賽師春。

春者當今第一流也。春春以爲他郎所竊。攬春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相候。蓋酒家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詳。賽師已心動矣。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顧。且能調風弄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銀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審。受而藏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

十可篇 三卷可快

謝

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反携賽師千金而往。賽師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覲之。寂無踪跡。啓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悲恨。賽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趨勢貪財。粧妖做腔的花娘。定有一個光棍來討債。

見一面半面。素銀船米船吃一席半席。錢山田水田待一年半年賣南園北園。此角效圖。

套也。反被此奴打破。真是暢事。

章惇 宋史列傳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詰寃。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爲章惇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章

章惇這樣人也。倒全兩倫。夫婦也。朋友也。問舍。此民勿謂蒼蒼報施不巧。將軍着痛箭還似射人時。

議孝 敦復集 河津楊亨輯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岳。顯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之事聞於朝。

太祖怒曰。父子大倫。禮爲至重。今伯兒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亟捕治之。將伯兒杖一百。謫

隅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勿怠。無所控訴。不得已卧米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列。詔從之。

節儉慳吝 五雜俎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惡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章

他奪了人的這個人就儉了。

答萬吏部 國朝翰札雲間張以誠輯

不待巾舄于今五年矣。久在田廬。漸悉民情。今天下不獨苦貪吏。尤苦猾吏。夫所謂猾者。綱繆以事上疎濶。以臨下苟且簿書。以規免過。至民怨民害。漫不加意。自謂得清淨之體。而又坐邀老成之譽。因循成風。衆怒久蓄。吾恐一旦潰決。爲亂不小。終非求治之道也。敢以相聞。百姓詐譎者。官就該禁治他了。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有落花。宜擊清琴。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响潛消。俗慮得意。靜坐耳。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然何必蒲團。整佛。藤蒲具。陳花水。靜坐片刻。俗慮直消。然亦何必有意卻之。

土敬則 黛來集夏為樞桃槎輯

初帶則窮時。嘗與既陽縣吏關。謂曰。吾若令既

十可篇 三卷可快

第七

陽當鞭汝背。吏嚙其面曰。汝若令既陽。我已得司徒公矣。已敬則果令既陽。關吏惧亡。敬則勒令出。出則厚遇之。第謂曰。吾業得既陽令矣。汝何時得司徒公乎。

勿恃既陽令。然王君雅度可嘉。吾尚嫌多此語。第司徒公可醜。

多情多誼 書紳要語武陵華淑聞修輯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誼者不可與定取與。勿謂多情者乏主意也。至若誼字。世界早以。

刻減多時

物之輕重。物之長短。尚不能舍此權度。而况五官不關。百骸無損。豈可減此誼字。加之。以險熾。始嘗之。亦自以為險熾。究竟受他險熾。加之。以德惠。始之。亦自以為德惠。究竟不知德惠。以恩為怨。以怨為恩。怪人不怪。刻愛人不愛。徹輕重不識。緩急何關。宛似一偏。誼字理會不來。權度兩字一發解說不出矣。

湛賁 清溪白話羅天癸真常纂

十可篇 三卷可快

第八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晏。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閣後。甚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其時伉方乘駿。縱游於郊郭。忽見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賁及第。彭伉落馬。

楊炯 朝野僉談

唐衢州盈川令楊炯。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楮。人間其故。楊曰。今舖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飭毛皮。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畜。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異。

何異非莖而弁綺服。

寶母 艷異編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家財鉅萬。然其結交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旅。

十可篇 主卷可快

附九

所損因避亂。携妻入嶺南。數年方歸。舟行虔州界。因暴雨。後登嶺。肆目忽於砂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下之。石澗中見石片。大如手掌。狀似瓦片。又類玉。半青半赤。甚辨焉。生異之。取置篋中。及抵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市肆。賈客胡人等多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懷片石與坐。不

敢宣言。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肆。其大餘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至生坐。諸胡咸笑戲曰。君亦有寶否。生日。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坐首禮拜。生猶疑見譴。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其老胡亦有泣者。衆遂請市此寶。生大言索百萬。衆皆怒曰。何輕辱此寶。加至于萬。乃已。生潛問胡。胡云。此國之寶。因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之云。獲寶者拜。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幸

相國得厚償。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則寶母也。王自海峽設壇致之。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由是倍富。於初。

乃堂親身歷爲苦樂。均嘗做成人家。授與其子者。是亦寶母。

宋均 後漢書列傳

九江屬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爲公姬。其後沿爲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教。自



後凡爲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擾良民未幾祠絕

不禁祠山而祠山之害已斬識力又在西門豹投巫之上

朱熹 宋史

熹立朝疏論時政凡數十上俱極切而其言選任大臣則曰陛下所取必其平日疲懦快熟又於中擇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妨於我者然後舉上位加之是以除書未出姓名未顯而中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五

外已逆知矣非天下第一流其言風俗紀綱則曰方今宮省禁密之地儉邪小人得窟穴盤據於其內而莫敢誰何於是諸在位者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而宰相可嚼咀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他日應詔上言則曰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莫大之禍必不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上讀之怒曰是以

我爲亡也熹諸疏皆類是

爽快之詞出於理學之口益有味乎其言

才士善人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才士善人

寶劍 秘集

悲嘯之餘醉吟之頃宜開匣取干將叩之覺雙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五

龍飛動紫氣干霄壯懷勃發或置膝上丰文隱起芙蓉錯落山魃木魅縮首屏跡山齋之雄也

金銀繡澁苔花古

悲嘯醉吟還是不叩爲安

滅龜更燃 雪林艸堂集

梁伯鸞少孤獨立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火熱者也滅龜更燃之

少孤獨立之人自然有節氣

崔祐甫 智囊

德宗卽位。出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慚服。

王旦 智囊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十可解。三卷可快。王旦

人乃止。獻錢求糧。總之目中。無人令之來與之軍已色沮矣。宰相須用讀書人。

始皇坑儒 拙言孫曰丘陵生著

秦始皇坑儒。乃坑陷之坑。虛活字也。非真設坑而殺之也。如云聲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也。且晝牯亡。非真牯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二十萬於新安。若掘土爲坑。如彼廣大。爲降卒者。寧不知而奔之。又寧肯帖然。

東手以就死

以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乎。且晝牯亡。較牯刑還透幾分。

遐想當時人。必然誠實。畫地爲囚。吾未見其踰也。

張詠 宋史列傳

詠知杭州。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遺產。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書。索酒酌地。十可解。三卷可快。王旦

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使爾時七與子。子必死。汝手矣。亟以三七倒易之。人服其明斷。

乖厓更善解

非好色 悅容編

窮秀才抱着一個黃瘦老婆。便說好色。豈不差死。又論戒色者曰。必覓一人。世尤物。密而視之。此後卽有所見。自然淡而無味矣。若不擇絕世之色。而輕施婉婉。皆好淫。非好色也。

叫。懣。沒。處。好。色。非。老。婆。那。得。支。當。

謀臣如訟師 狂夫之言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洩。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五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於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以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忤。無使人以譎見猜。

今富室不用訟師。自買一冊。蕭曹遺筆。又省却一項破費。

學古編 卷四 行吾丘述

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雜篆固佳。無學者以已意爲增減。怪不足以盡之。白文印不逼於邊。亦不妨。

研質 太平清話

文人之有研。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研必宋唐。古人良有深味。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五

婦人少得鏡否。卽有鏡不堪。連美人丰致也。減却幾分。

正諫 說苑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殺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風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于是罷師而歸。

何多曠人。

一擲得色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史表編

嚴續相公歌姬。唐錡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坐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遺之。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事

雖說豪致畢竟不受。

修史之法

并觀項言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為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牆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

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傳記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為能脫因襲之弊。可為後世修史之法。

元史恰是今之誌銘。

盜劫貧家

舌華錄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索也。監司曰。盜劫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事

貧家豈得無罪。

中丞申情。監司據法。二公未知孰是。不要說

貧家經一劫。富家便怎麼。

岳武穆王

西湖誌

岳武穆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入石。宋高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返而壞已也。陽獎而陰滅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意。遂力主和議。會兀朮寇拱。毫詔。

飛往度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口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

徽欽無道。高宗有已。

上濟 晉書列傳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獻不過數十。濟乃候其直。率少年詣園。盡啖之。併伐樹去。濟性侮。嶠性吝。啖盡固已。暢矣。伐樹更精。然濟所爲不經者甚衆。

劉穆之 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五九

穆之少貧。恒往妻兄家乞食。頗見辱。其妻江氏有志識。戒勿往。穆之猶復往。一日食畢。求檳榔。江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卿常饑。何復須此。妻聞。截髮治具。爲兄弟餉。穆之妻自此不復對穆之。梳小及穆之貴。將召江兄弟。妻爲泣謝。穆之曰。吾自慙。恐幸勿憂。至則飲之醉。仍勅厨人以金料。以檳榔進之一斛。

人自以腐爲性命者。友知詐也。以肉和腐進。是人絕不顧腐。惟肉是哺。友譴曰。腐是公性。

命如何不吃。答曰。見了肉。性命也不要了。吾恐江氏兄弟反嫌斛中檳榔。

張績 梁書列傳唐吳興姚思廉撰

績自幼神氣英爽。累官吏部尚書。負才任氣。與叅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時居權軸。賓客輒輟。客有以便過績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績著南征賦。餘四千言。卒之日。湘東王爲檢其資。惟得書二萬卷。

我反喜看殘客面孔。

一可篇

三卷 可快

六下

題寧儉 破研瑣言

奢所當奢。卽是儉。寧之一字。無當於奢者。而言宇內各子。勿以寧儉兩字爲口實也。

羅漢頌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看固無當。儉亦不可。

題嚴陵釣臺 補石樓集桂月雲牛蟬

明方孝孺題嚴陵釣臺云。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張麗華。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幾却向湘江釣烟水

客星犯帝座倒底還他一個貧賤之交

真娘 蔣海洽雲甫述

唐名妓真娘墓在虎丘劍池之西正德中一舉子譚彥良詩云虎丘山下冢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是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默題詩後人由是閣筆

娘行果真題題也不妨今世之娘俱一片假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狐腸矣題他做甚麼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幄裏餘香從風且歇題真娘墓者曰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

李若谷 智囊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擅其財屢鞠不實李令民還家毆其叔叔果訟侄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其心曰不認固良策訟毆亦非下計也財既欲置氣也須耐

張齊賢 智囊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所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簡淨

哥舒翰 智囊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李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謁翰翰命部下梓于庭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屍更令翰決屍一百

張擢滅主逗遛罪誠可誅况亦爲節度乎吏可恨矣杖殺暢事然杖而後聞亦無主矣不責而獎罷軟之甚可笑之極三人作事翰雖

差可均屬不妥

好惡之舛 漁談

誅既死之奸雄。筆嚴鉄鉞。而壬人當路。則詭順以求容。希異代之賢哲。心切山斗。而正士立朝。則排摘之必力。人情好惡之舛。一至是哉。

惡性妓 雲林草堂集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十可篇 王卷 可快

平等家既乏百人之選性。又不馴計。惟有去之策爲上。

覆米 雲林草堂集

沈約少貧。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宗黨得來。宗人所侮。黨人兩字要分別。

高品

秋 青荷軒日抄

雲歛長空。水澄遠浦。一片水輪皎皎。碧落間令

人爽然

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虫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

滿江煙水澄一帶。遙山秀。

不可輕易待人 讀書鏡陳繼儒眉公著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

十可篇 王卷 可快

之。後日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第。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

元及第矣。胡荅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蔡仙姑

調言長語 夢莊曹安輯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洗面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

十可篇

王舉可快

金

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三姑六婆俱仙人也。汝輩知之乎。

李孝壽

宋史列傳

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之，因戲取牒效壽花判云：與決杖三十。僕喜陰竊之。明日持詣府告主僞判。孝壽追舉子至，備言本末。卽忻然謂曰：若判正合吾意。如數杖之而謝舉子，頗快人意。

公恩賞

閩古隨筆 穆文熙輯

候者人之所貴。金者人之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卽爲禍亂之基。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爲也。

知足之人，卽非侯，非金，亦已過望。

題圖

摘社清言 石可梁升之編

閩長樂鄭憲未第時，作館邑於大姓家。館東戚

十可篇

王舉可快

金

屬以省祭還自京。東人大宴，先生亦豫焉。定位，左省祭，右先生。將登筵，省祭虛讓曰：鄭先生請左。先生慨然就之，不辭。省祭頗啣之。酒數巡，省祭顧指壁間畫曰：鄭先生高才，何不各請賦一絕。東曰：久懷此意，第未敢發耳。先生曰：不難。卽索題之一幅，乃楊太真醉卧於地，二閨宦扶起之，不勝明皇顧笑之狀。詩曰：龍顏回首顧紅顏，醉卧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恩愛重如山。次幅乃朱買臣挑柴讀書，詩曰：一擔荆



新一束書且行且讀樂何如擔頭自有經綸策  
堪笑糟糠愚婦愚三幅韓淮陰乞食漂母詩曰  
乞食當年本自羞英雄末遇古誰無臨題恨殘  
丹青手不盡登壇拜將圖四幅乃竹桃間植于  
水際詩曰竹桃二物不相同萬綠叢中幾點紅  
我去化龍君作浪人生何處不相逢賓主各各  
嘆異鄭憲聯登科甲官任巡按省祭以主簿爲  
公捕後相見之日頭面皆赤公另目視之果一  
龍一浪其詩識與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李

金錢洗兒恩愛等如流水

擔頭經綸止當嚼舌會稽太守突然一曉矣

塵埃中誰識天子宰相漂母自具隻眼

君既化龍不怕他不作浪

甄后

楊升菴集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  
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嘆曰今年  
破賊正爲此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婚  
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

感甄賦明中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  
何物一女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天之報曹瞞此露一班

梟

以業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吾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鳴不可更性亦不可改也狼戾之夫何所往  
而宜耶雖然彼自以爲無往不宜也

十可篇

二卷 可快

宋

梟聲直可畏併黃鸝鳴而掩耳者亦有之矣

韓侂冑

旭篇汝孟萬浩輯

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  
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嚙昔思政  
之所儼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淚顏械草  
制言其得望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  
方校書郎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儼其勲有  
稱爲我干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舜請置平原  
郡王府屬官侂冑皆偃然當之藉沒之晨放逐

群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歸去。市人利其物。詐稱其妾。父母者。聞門闕巷。或牽裙攬臂而往。慈明以四夫人平日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二百而遣之。流其嗣子於沙門島。  
牽裙攬臂。甚是好。看甚。是。婦。與。

呂夷簡 宋史列傳

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宋

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創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不惡而嚴。

胡汲仲 智囊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群姬聚佛菴誦經。一姬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群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自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

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足稱慧矣。然不可恃聰明以垂治體。則入於化。

恩過不相補 餘澤集雷大光啓秀輯

邯鄲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競捕焉。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半

此所謂買乾魚放生。

聶以道 南邨輟耕錄天台陶宗儀輯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以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錠。方纔。

一半安可賞之。爭鬭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錠。得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此母有這樣識見。就該享這數錠鈔。然聶公頗快得。而後失欺心人。更難理會。

呂思誠 穀耕錄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七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老吏也。一日率婢妾。冒簪仲微于途。適僉憲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誣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押赴官伏辜。君實年逾八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其父子。

老奴恃老。極會撒潑。何況為吏。而老培風化。固佳。鞭老滑尤暢。

荅友人 會稽陶望齡石簣著

天下有二等自在。在人大睡者。一大醒者。惟夢魔不覺。人謂睡者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譁囂。純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扼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耶。

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中有主意醒來。自不吃苦。何分醒夢。先生猶謂夢也。世人更不止於夢矣。急醒急醒。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七

可鄙。丈夫尚不受。人憐。豈堪當人鄙。其鄙也。金自然不炊。玉自然不饌。走龍錦。連煙繡。是其充。篋妾何吝於出。子何吝於獻。蠅之營。狗之苟。是其故。態。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位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孰有能芥千金而不盼。

展萬乘其如脫者。直鄙夷而已。

可鄙目	李方才	食人之殺	禮樂	鵲突	銀根	王永年	袖有綾紋	石才叔	矜言	陳自強	敬皇后劉氏	愚夫戒殺	銀靴	湘雍刺史	方德務	菽園禪記
可鄙目	張敬兒	懷朝中官	煦煦僕僕	敷浩	張由古	驚客	薛公	夏侯處信	高阿那肱	詞林類語	師昇	陳通方	虎諛	虞世基	要當循分	定僧類
可鄙目	崔公度	楚兒	李嵩	種珠	佛骨	高辛二佞	一節之行	鄧亞文	忽睹	劉延朗	夢中有孕	肉灶燒丹	陰風	吳虎臣	園治	

太尚者鑒	王魯寫照	陶朱公
蘇世長	科目	秦檜女孫
陽虎	士羞爲伍	百計獻諛
能言鸚鵡	巢由拜馬首	吳與弼
郡乘	諂不必	令獻彙言記
克人宕子	料錢養家	梁成大
晏平仲	畢義雲	虞世基子
王景	秦屠出入	議論
風流罪過	剪刀箍	勝於聖人
可鄙卑 耶卷		二
比屋可封	不識修	鄉鳳熾
郭祥正	巧妬	崔烈
李義府	張延賞	步夫人
王戎	崔陵	海陵諸嬖
世趨 三十六種	泰山	鄆懋卿
外色	掠食便過	蔡京
市義	陳愛山	

十可篇	明平湖馬 蘇松吳生選評
	同社胡士楚允儒
	同邑倪鳳生羽文較正
	家弟馬廣旂膺常
可鄙	
李秀才	廣新語王荳季儒編
唐郎中李播典新州日	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
播偶疾子弟兄之覽所授詩卷	咸播之詩也既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十
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變曰是某平日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家大人文戰時卷也兼殘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華書肆中以百錢構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卷無能之輩耳亦何惟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以生饋	

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緣繒。是日播方引見李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卷游於江。淮已二十年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族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於是再拜而去。播嘆曰。世上有如此人耶。鄭問悉話爲笑端。

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焚題不倦。李公父子足以當之。

郎中着意體貼秀才渾身說謊。

張敬兒

南齊書列傳梁南陵蕭子顯撰

敬兒本武人。初爲司州徵入爲護軍將軍。以不習朝儀。先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如此者累日。妾侍窺之。爲之笑。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將拜謂諸妓妾曰。吾拜後便應開黃閣矣。輒於口中自爲鼓聲。其鄙陋如此。將就官員家。其儀文愈覺陳設得齊整。

崔公度

宋史列傳

公度被遇王安石累官集賢校理。本起布衣。以諂附致通顯。愈日夜造請。安石雖踞廁見之。怡如也。一日從安石行。自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進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之耳。見者傳笑。而公度恬不爲耻。

十可篇

即卷可篇

三

拭帶文雅得緊。踞廁之頃呼而拭之。亦所不辭。

食人之殺

五雜俎陳田謝肇淛著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怪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惟已不殺所以見人之殺越要食了你可笑他可口。

懷朝中第一官

長州袁尊尼選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朝中第一官。

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弟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倒臘月晦日小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大慙

不是個詩壇酒社文章十到是個趨炎奉勢濫皮驢

楚兒 記異編王元美世貞編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幕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十可篇 四卷可斷

俊心鍛主煩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窟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報仁諸喬孫也爲人異常兇狠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呂國時爲補衮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聲甚亮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惡其不仁矣光業明

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窓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錢券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荅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傭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情與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是以敢

十可篇 四卷可斷 五

駐馬報復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有功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士人萬萬不可娶娼妓此輩不可一朝居以退暮之楚兒以兇狠之郭鍛猶然如此急宜猛省

越聰明不能勾無外事賣弄的有伎倆賣弄的有艷姿則落的臨老來呼弟子在小娘輩亦宜猛省

娼婦土妓斷不可娶

一人土妓翁龜姑龜夫龜子龜父龜母龜其族戚無俟言起種種龜兵前向歷歷落落撞門扒檻盈庭皆此物又不止三龜成一龜

荆妻拙婦家常飯不費精神不損錢浪子定不韻斯語卽一時起興欲學鄭子亦須自顧顧人耳不然聽巧舌之滅騙債剗肉之富家吾知不可救藥自顧貌不必潘安情眼可西施情眼亦可潘安也財勢兩項須吃緊無財不能供其揮霍無勢不能鎮其邪心顧人何

十可解 明朱可解

六

如者少年况非真香真色暮年豈止敗柳殘花既有取媚這項財帛何不貯良家于阿嬌乎又無勢以壓伏之隨在隨時何能遇其慾念淫女從來豈認夫風流到處卽相呼也其縱悍之性習慣自然動不動神聲鬼叫投河奔井拽巷邏街不上半載三個月縣令纔有狀監司又准詞矣賣田賣地吃官司隔鄉隔邑妄認族雙雙兩手奉還此龜猶是遲耳送了晃晃白銀幾錠還找悶悶惡氣一場若鄭

子具穎絕之資蓮花落一唱就有腔春榜動一舉卽登第斯人也有日子唱無日子登者急急猛省

禮樂

唐書志宋廬陵歐陽修撰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爲是於是以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妻爲齋娘執邊豆德宗時則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

十可解 明朱可解

七

創議欽明已屬無知附會巨源尤更不通欽明巨源俱獻諂媚之尤者

煦煦僕僕

連珠明青田劉基伯溫撰

剪紙爲牆不可止暴搏沙爲餅不可療饑故煦煦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詞 鞠躬踞踏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盜商賜之

僕僕之拜尚不可待外人煦煦之言豈宜行之於一本乎



李嶠 國史補

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廊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富貴相認兩相資也落落貧生何利而爲之耶偶得相會不勝顛倒可笑

鵠突 晏羅館清言屠隆赤水著

平居開口謗經疾病低頭禮佛高巾大袖寬衫一味胸中鵠突

一可篇 四卷 可鄒

誰不大袖高巾誰不胸中鵠突

殷浩 楚客叢書宋長洲王林輯

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鮑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原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哀力薦於簡文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遜避自三月至五月稽命

人之久不得已勉強從之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劓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別之感至於揮淚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忻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十可篇 四卷 可鄒

事頗錯如此可笑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耳心從之其無耻如此

作腔鄙夫無能鄙夫

種珠 賁鐵齋集蘇明時園甫輯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穎俯拾周而復始以此

發興之始未嘗不以珠爲不可得

銀根 靖康細素雜記建安許朝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計頗暗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者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金卽爲銀字韓昌黎從來不喜銀子的怎麼把銀字與他看見

校書能闕疑者其平生口無誑語可知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張由古 靖康細素雜記

由古素無學術歷官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云無由古曰此並班固堅文章何關固事聞者絕倒

釋道換形說法一人爲兩正文一化身

佛骨 名山藏張青編

咸通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百丁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殿切諫有言憲故事者

自但生得見沒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綵珠

玉爲寶帳香昇仍用孔雀氍毹毛飾之其利小者

高一丈大者二丈雕沉檀爲飛簾花檻瓦木堵

砌之類上方偏以金銀珠寶覆之昇一刹則用

夫數百其寶帳香輿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

爭光又以珊瑚瑪瑙真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

珍寶不啻百斛更剪彩爲傘爲蓋約以萬隊四

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至安福寺僧徒

道從來道佛聲振地士女老稚莫不望空瞻禮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十一

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卽召兩街供

奉僧賜金帛各有差凡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

者迎真身來悉賜銀枕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輿

服駕肩輿路四方望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

以待恩福時有愚流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

一步一禮血流洒地于時肘行膝步齒指斷髮

者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燒頂火

發痛作卽掉其首呼坊市少年擒之入寺焚動

而痛不可忍乃號哭於道上頭頂焦爛止倉

通見有無不大晒焉。

舉國若狂。

土永年 焚藜緒餘樓煥然西夷錄

王承斗娶宗女。監金耀書庫。時寶下。楊繪有權。永年問之。與之結為兄弟。往來無間。嘗置酒延下。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繪下受饋。俱落職還竄。

而髮手定細膩。不然。是未礪成的蓮杯坯。

十可篇 四卷 可鄰

主

姑鞋行酒容。或有之。未聞手可以為杯也。此而為杯。口碑難免。

驚客 綠靜軒集雲友溪文波輯

賈秋壑會客食驚。一客不食。曰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為驚。龜驚不辨。何以治民客。乃中郡者也。竟不與坐。客因戲之曰。鰻與鯢。鯢皆下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蔗笋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

世人不求實。而以疑似為真者。與驚客何以

異

龜驚甚眾。果是難辨。

高辛二佚 五雜俎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宜謂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年乎。

並不信手草草。朝思暮想。廢寢忘食。諛之恐。

十可篇 四卷 可鄰

主

不極其工。即工矣。容有忌諱處。轉轉圖維。此卷一投名與利。恨不刻時入手。

袖有綉紋 紫桃軒雜綴李日華著

治客之婦。行必執鏡。嗽名之士。袖有綉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已存。亦可憐矣。

肝膽二字。豈望之斯人。

薛公 智囊

薛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立。

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滅騙之尤者。然滅騙誰肯費此大鈔。

一節之行 漁談

餓者不爲垂死而食。嗟來之物。男子不爲採薪而拾道遺之金。千載之下。談之猶香齒頰。其名皆不可知。士人有一節之行。刻畫標榜。以自矜衒。殊可醜也。

卽此一節。吾恐還是假的。

十可齋 四卷 可齋

南

石才叔

玉照新志王明清著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所借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咸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孤寒之人。事事吃虧。

夏侯處信 朝野僉談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麪幾許。信曰。兩人一升卽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燂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醃一升。家人不沾餘。歷僕云。醃盡。信取瓶口合於掌上。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賤之。

十可齋 四卷 可齋

南

極吃醋的人。又是極愛麵的人。

鄧亞文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文寶編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遲語見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雲霄。吾爲百里之長。鼓吃飯。腦後接筆。何樂如之。

旣敲汝肚。復能袋飯。何樂如之。

矜言

慎言清江散英纂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養。

可知矣。

渠原未嘗養。

高阿那肱

北齊書列傳隋李百藥撰

肱以諛佞善和士開士開爲言之後主大被寵任士開死肱遂致位宰輔然武人無學救麥不辨也尚書郎中源師嘗咨肱云龍見當雲肱問師云龍見何處作何物色師云此是龍星現須雲祭非真龍見也肱乃云漢兒強知天上星宿世爲之傳笑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六

你道作何物色紅紅綠綠的

忽睹

金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天眷中后族忽睹性極貪先在橫海嘗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分其資已在崇義每遇寺僧設齋而受其布施時又有徒單恭者亦后族嘗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常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無美而卒不鑄金盡入已百姓號爲金總管

可以認父可以出母誑神誑鬼要東要西

陳自強 西湖游覽志田汝成輯

陳自強爲佞胄童子時師佞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佞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佞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佞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座再拜次召同從官入同坐皆踞踏莫敢居上佞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秘書郎即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七

審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佞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佞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史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佞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爭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佞胄敗竄自強于永州死藉其所積無遺焉

照先生佞胄反進今人一籌

言成否泰氣作溫涼

詞林類語

平湖馬維鉉門甫編

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顯士不耻其才之不充而耻其祿之不厚民俗斯下矣無所用耻焉

劉延朗

五代史列傳宋歐陽修撰

廢帝時延朗用事綰幾密而專信巫祝之說遂階敬塘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十可篇 四卷 可觀 太 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

你道是這三十萬錢還是你的否

虧他吃得下虧他眠得穩

敬皇后劉氏

五代史

客早犯天庫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請散庫物以禳莊宗許之后不許曰自有天命已宰相力爭於延英后從屏間屬目乃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庫物給賜已盡官中所有盡

亂始出物募士軍士負物訴曰吾妻子以餓死安用此莊宗遂出奔

諺不云乎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

趙師舜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師舜燕懿王後舉進士第性姦諂韓侂胄用事師舜附之侂胄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舜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啓之乃栗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十可篇 四卷 可觀 尤

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舜聞急出十萬市北珠製十冠以獻於是群妾共爲吹諛得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顧竹籬茅舍謂師舜曰此真田舍間風味但欠鷄鳴犬吠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舜也侂胄大笑

如此葡萄小架須小人在下面行走如此珠冠大樣須小娘在頭上頂戴足稱雙絕

夢中有孕

石研山蘭集

唐楊國忠出使於浙江。其妻思念至深。往苻咸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朮。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莫不譏誚之。定是開眼夢。

愚夫戒殺 五雜俎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一新安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可篇。四卷可部。

幸

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侄鷺鴨成群。肉食自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恣於用財。靈几之前。草草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活時不曾與他吃。死人雖是不吃的。倘或擺

在靈几上。被猫狗吃了。豈不可痛。草草之設。口爲父母惜。福心爲妻孥吝財。

陳通方 閩川多士錄

陳通方。閩縣人。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已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窮。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已。幸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十可篇。四卷可部。

幸

矣。通方後屢入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知。無聊。同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投詩求爲汲引。轉致於王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爲深憾。人之於言。豈容易哉。

後生家輕薄自負。甚無足取。老頭兒但

象也覺忒難

肉龜燒丹

清異錄宋陶穀秀實撰

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龜燒丹借  
廳修養詢其說肉龜者末生朱砂飼羊羔膈乃  
供厨借廳者素女容成閉陽采陰之意

借他人的廳來修自己的廳不怕不賣

銀靴

孫化淳湛源甫輯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俸  
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

十可篇

四卷 何鄒

三

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  
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觔以代銀靴權遂命  
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還要刺些打雙小脚鞋與老婆穿

虎諛

唐書陳繼儒眉公集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  
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  
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  
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

相公比我食銀多

陰鳳

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賈思伯與弟思同少時俱師事北海陰鳳業竟  
無酬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  
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後爲青州刺史  
特遣問遺鳳百縑復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陰鳳還有人心今人不俟其車馬之來飛趨  
而往

湘雍刺史韞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十可篇

四卷 何鄒

三

韞宋宗室人才凡鄙以誠歸明帝帝特寵之爲  
湘雍二州刺史韞常使善畫者圖其出入鹵簿  
羽儀時自披玩一日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  
陽若不解者指韞象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  
曰正是我世傳爲笑  
虧他還認得自己

虞世基

隋書列傳唐魏州魏徵撰

世基博學有高才孔魚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  
在斯人煬帝卽位倏被知遇時四方多事表奏



集帝每口授節度。命世基爲之。日勅自紙無遺。諺晚年見帝惡聞盜賊。遂習唯喏以取容。尤感於繼妻。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矣。其門如市。財寶山積。而弟世南國士也。清貧不立。絕未嘗有所瞻。士論鄙之。

大都人家奶奶只顧己之兄弟。不惜大之兄弟。自然之性也。繼室何如。原配便何如。

吳虔裕 宋史列傳

虔裕嗜進而輕率。先事漢隱帝。是時楊邠求解十可篇。四卷可鄙。

苗

職隱帝謂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何遽有此請。虔裕時在坐。卽颺言曰。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也。帝惡之。入宋掌金吾二十年。年踰八十了無倦意。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吾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彥超致仕就不當妥了。

方德務 西湖游覽志

秦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德務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秦檜府。厚

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日宴客。吏曰。燭盡。遣廣東方經畧送燭一。卷。卡敢啓檜卽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白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得四十九。呼畧卒問其故。則曰。經畧專送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旣成恐不佳。試熱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檜人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小人情態畢燭。

要當循分 坡仙別集

十可篇 四卷可鄙

革

李薦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所志不已。復多游尸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

巨公之門。儘不乏游客。以才游以誼游者。幾人。面目可憎。心胸可怕。勢利也。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園治 五雜俎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艸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堆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廢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卽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

不是自守定。須帶去不者。縱叮嚀沒相干。爲十可篇 四卷 可

兒女擔憂。髮已絲。爲勢業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神思。

青天爲屋瓦。日月爲窓櫺。四山五岳爲梁柱。大地猶如一版。纔有得開些。

### 藏園雜覽

兵部侍郎某某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某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尤勿憾也。公既出。某下堂迎問曰。今

聖諭何說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咲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某惶愧局踖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忠肅兩字真無愧。

### 定僧類

繩尺類

何維鉉體衡編

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行心誑。出口但說直。而心不直。終爲迷人。若心直而口。十可篇 四卷 可

亦直。是爲明人心。卽是佛。佛卽是心。何必坐禪講經。而後爲佛弟子耶。今之士大夫。讀儒書。以取青紫。乃宗禪教。以博名高。日與販夫販婦。游手游食之徒。環而拜俯。而聽而心與口大不相符者。吾不知其何說。淨名經所云。直心直口之說。有似吾夫子直道而行之意。姑錄之。

### 裝鬼臉

數貫銀錢。一張告示。要拜就拜。要聽就聽。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筋回家則亂吞。

虧他翻得面皮轉虧他餓得肚皮空。

太嗇者鑒 讀書鏡陳繼儒仲醇著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崇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

十可籍

財帛可歸

廿

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士共嘲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康遂於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卸元氣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貧富即用銀一事何相遠也貧者一錢倒有分把重富者一兩倒有錢把輕貧人一日省一分十日也只省得一分富人一事省一錢一日就省了幾兩一日之積已動火那叫他不

起吝心百年之求殊無量那叫他不直吝到老

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觔麻把相知結下寇讐

佛氏消煩惱因證歡喜果

廿九

喜處讀書證果者亦宜效歡喜因緣居家盡孝立朝盡忠居官守已牧民正大歡喜因緣也世已不古人或兩截倘不免稍取於人煩惱取不若歡喜取均之爲取均屬不可歡喜取人明知煩惱事貪渠歡喜貌煩惱取人既受煩惱毒遂生怨恨心世界中有煩惱就有歡喜何不向歡喜處投而在煩惱處闖然煩惱亦或遂其煩惱者事之可否理之順逆不計也甚則甲者所恨反招乙以改甲親者受

寬急園疎以陷親。笑答在面。刻薄在心。人固無柰彼天。湏笑計他。張沈二君。不過各財。尚有煩惱。相况。奪人。儉者乎。與其煩惱也。寧歡喜。究竟歡喜妙。究竟歡喜妙。

王魯馬照 南唐近事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於縣令。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地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一隙之明。

十第 四卷 河陽

陶朱公 史記世家漢龍門司馬遷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不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告其少子。且視之。爲齋黃金千鎰。其少子時。朱公長男因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遣少弟。是強不肖。欲自殺。其母強爲言。公不得已。遣長子。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生所爲。慎毋與爭事。長男行如其父言。

生曰。往去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不過莊生。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貧。然以意重。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事成。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戒其婦曰。此朱公金。當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於楚。柰何。獨爲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卽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也。弟今且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在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入室取金。去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言某星王欲以修德禳之。乃道路誼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國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曰。寡人卽不德。柰何以朱公子故。而施德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

竟持其弟歸喪。喪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而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者。而見我富。乘堅策肥。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輒去之。非所吝惜。吾前遣少子。獨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恠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要做事者。不惜費。負義名者。不愛財。莊生朱公。固是偉人。長子惜財。少子棄財。何不早殺。剖明喪來而後說耶。非長男殺次弟。乃朱公殺仲子。

奇女子傳。吳長卿論曰。蠡後俱陶生少子。得非西施出耶。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於路潛通。三年始達吳。生一子。得非即陶朱公長子乎。余于是不能不再疑于陶朱公也。

蘇世長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世長性詭激。初爲巴州刺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市。屢伍伯疾其不情。繫之流血。

長不勝痛呼而走。世傳以爲笑。打得好不。打此狗不叫。

科目 宋史志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凡萬五千人。其因上書獻頌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是科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人。有儲宏等人。隸大閣。梁師成爲所僂。或小史。皆賜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亦嘗中甲科。蓋自設科以來。南宮試士。無踰此年之盛。而雜流闖豎。皆玷選舉。祖宗良法。蕩然矣。

秦檜女孫 古荆編上元伊秉習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獅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者數百人。致獅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賂略。悉乃已。

猫亡詰口者。布卦曰。十三十四上看。十七十八上。瞧廿一二。的無猫也。猫兒定無了。太師令孫愛的。猫想是無了。

陽虎 研山尤許春星香茗生纂

陽虎之收衆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與子友也爲子業死被罪而反傷我既魯君問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蒙厚賞

賊臣多智不傷者果無以自明雖然不傷亦有罪人

十可篇 四卷 可齋

士羞爲伍 漁談

子弟挾父兄之勢以凌人丈夫憑妻妾之財而致富亡端有識之士羞與爲伍卽父兄妻妾且竊笑之矣

父兄之勢猶可算盤上笑不着也放個御史在袖中弄進弄出豈不足哂至妻妾之財算不清者亦何待於言哉

百司獻諛 漁談

桓玄登牀地陷殷仲文以聖德高厚地不能載

之燕王惡汝水不冰李超以逼帶京城常近日月諛之後世笑其下諂上愚今人於達官貴人希一時之寵遇巧詞曲說百計獻諛有識者必不爲所欺也

能言鸚鵡 雪林草堂集

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燕直是會說燕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

教鸚鵡會說話費無數嘴舌原來秀才才能會

話

十可篇 四卷 可齋

葦

巢由拜馬首 雪林草堂集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乞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陛下登容再悞之人巢由正在那邊笑你

吳與弼 皇明資治通記

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

所謂衆好必察。吾誰毀譽。春秋之義。責備賢

諂不必  
見聞紀訓  
安吉棟  
唐陳良  
模紀

後周有熊州判名佐。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爲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榻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實欲以是媚冢宰公。及抵京。一夕遽卒。而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基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

十可篇

附卷何部

宋

哉言乎。

余謂無意於民。民也不忘。

### 令獻彙言記

某官每自說云。我生平感左璫之恩。爲不淺。懷恩嘗於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坐此。皆師父某某之惠。願留此金以轉奉會某官。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盃酒。某欣然受之曰。此當於房下作首飾。常戴。太監蒲座間之。

懷內相不止事師一節。可取諸所作爲俱妙。

克人宕子

太室山人徐學謨著

克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他要掩人要提他要棄人要說

料錢養家

江隣幾雜志宋江復休著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做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祕丞。

十可篇

附卷何部

宋

云我只要料錢養家

那个不要錢養家君民兩字也須照顧

梁成大

宋史

成大舉開禧進士。苟賤無耻。諂事史彌達家幹。萬昕。所言真德秀當擊成大。即曰。某若入臺。必能擊之。昕言之彌達。立除監察御史。成大首疏。即醜詆僞學。言魏了翁。雖以達竄。猶罪重。罰輕。真德秀不減了翁。亦宜削秩貶竄。疏入。帝覽之。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招權納賄。每四方。



遺至必置堂廡間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是時小人無若李知孝猶語人曰吾所不堪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預先被你猜着了

晏平仲

晏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吃不捨得吃至行之於親着不捨得着至行之於君然平仲日有一種妙處亦人所不能

十甫篇 即卷可師

及

畢義雲 北史列傳

羊列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譙嘗於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肅守戒行時尚昔畢義雲有帷簿之差猶盛誇門閥烈徐應曰台家無他長惟男清女潔可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爲之然

門閥而有帷簿之差也豈不足盛誇乎男

女貞近日不作

虞世基子 隋書列傳

虞世基子爲校書每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睹時李文博同爲校書文博從容問之曰卿今年幾何荅云十八博乃正色曰昔賈誼當此年不知議論何事而卿徒事容飾何爲者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王景 宋史列傳

景歷事五代入宋爲鳳翔節度使封岐王其初十甫篇 四卷可師

自唐奔晉晉祖厚遇之嘗問景所欲對曰臣歸朝受恩隆渥無所欲固問之乃曰臣昔爲奉常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候小師家意甚慕之今無妻誠得小師爲偶足矣晉祖大笑卽以小師賜景景嬖之甚小師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其舊游景雖知不責也景子廷唐好誇誕常自稱我當代王景子聞者笑之呼爲王當代

小師可謂無福奶奶有情花娘

余是匪妓都三心二意

秦屠出入 湧幢

屠杆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竿牘俱絕先任爲秦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

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進屠出之謠

屠陞南太常少卿

屠公真文宗

議論 簡身箴馬維鉉體衡父輯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並仕得

十可篇 四卷 可郵

聖

嚴邑頗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

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

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

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

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

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

門先生

至教

風流罪過 然然集崑山歸有光編

昔人云居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寫書何害於事而謂之罪過今聚百工於室而各授之事鍾

斧之聲達於閭閻聞此可愧矣

彼將曰大家筭了罪過罷

剪刀箱 據梧編安福伍希淵集

嘉靖間有縫衣者賄得冠帶顧霞山作詩以嘲

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

一朝風盪盡分明兩箇剪刀箱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爲官只要手中錢和鈔

十可篇 四卷 可郵

聖

那管肚中通不通剪刀箱還有些硬氣

勝於聖人 五雜俎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

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

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

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迫其利交勢休

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

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人人自以爲聖。到此地位。何庸夫比比。

比屋可封 五雜俎

美妹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新安爲甚閩則浦城爲  
甚蓋戶而習之矣

世間原無美妹在人自美世間甚多妬婦在  
我不妬

新安浦城便只如此天下爲甚

不識修 池亭草同安池浴德纂

十可篇 劇卷可郵

對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曰有客邇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榜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認已故貴人少些禮物銀兩

邇遙華胄

鄒鳳熾 王荅堂集湯顯祖若士錄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  
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  
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

方之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

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  
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  
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  
番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  
孰是新入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  
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  
終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  
孫窮匱殆不可言

十可篇 劇卷可郵

對

既富矣艷麗數百人且往還盡朝士乎立見  
其窮匱也

郭祥正 讀書鏡

王荅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  
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  
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  
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荅公曰卿識郭祥  
正否其才似可用荅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  
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於行不知引薦

何人而聖聰聞之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仕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恭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授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李師中吳孝宗汝兩人前番這片心。那裡去了。又在祥正之下。

巧妬

真空道人白鑒玄潤軒

陳覺微時爲朱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尼藥。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倅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外相兒十分慈善。就地裏百般機變。

崔烈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曄撰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列官而后倍輪。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左右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謦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耳。烈於是聲譽頓減。一日問其子曰鈞曰。我近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近乃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十可篇 四卷 可斷 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

緡紳極喜銅臭爲之周旋。不是吃他的。定是借他的。

李義府 唐書列傳

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市。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卿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色變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吾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瞽然不謝。尋以賊敗與子壻並誅。

義府之流也。太常劉道祥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道祥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

想此露布。隨在可用。

張延賞 准提閣集虞淳熙德園編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曲。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湏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惧之。明日復見一帖。

十可篇 四卷 可歸 兒

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湏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錢至十萬貫。他固通神。汝也。忒要得緊。

步夫人 三國志晉巴西陳壽撰

夫人權妻也。以美麗寵冠後宮。生二女。長曰春。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子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不相似。好漢女兒。爭氣不來。

三五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戎利聚錢。不知紀極。田園水確。周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爲膏肓之疾。女適裴頗。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覺遽還之。惟送如初。從子將婚戎。遺以一單衣。婚訖。輒更責取。家有好李。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十可篇 四卷 可歸 兒

吝嗇之徒。緣何生此美名之子。少而大肥。纔好也。湏牛氣。

形瑰者。微咎體壯者。爲犧。

崔陵 北史列傳

陵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凶吉儀範。爲當世所稱。然風政不立。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稱爲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好之。爲御史糾劾下庭尉。復與諸囚奸。詔斬之。支解其尸九段。陵亦死於獄中。

風政不立。穢于朝。御史得以糾之。穢于家。御史那裡管得許多。各人自須照顧。然亦有照顧不來者。然更有反要他照顧者。難道只得九個相好的尸。鮮九段猶未伏其辜。

海陵諸嬖 金史列傳

海陵漁色無厭。惟習撚及沙里古真最寵。二婦皆有夫。時時召入。一日命古真夫撤速於近侍局直宿。因謂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十可篇 四卷 可鄙

於家。當令宿於妃位。及召入。則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乃爾。海陵曰。吾以爲天子易得耳。正惟此等期會難得。可貴也。古真一日在外爲淫。迭海陵聞大怒。召謂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善文武如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鉅偉岸如我者乎。怒甚至氣咽。不能言。少頃復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慚惡。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徒致非笑。其諸醜狀多類此。

那一個濫如貓。這一個濫如狗。

是時凡官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爲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領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常幸室女。女驚惶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按抑之。卽妃嬪列坐。往往率意行淫。使共觀。或效其態。以爲笑樂。諸宣淫狀。率皆類此。

少不得有苦在後邊。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世趨三十六種 破研瑣言馬嘉松著

余少孤。贊然自守。磨練之餘。頗見真性。喟然嘆曰。世變無常。乘世者亦遂惡態。紛紛醜形。種種俗狀。靡靡習矣。而不察焉。愧也。愧也。時有感觸。向座右。箴之。得三十餘種。盡則何能。庶幾見大畧云爾。知此道者。可以無愧。可以觀世矣。

士人解手藝 借他物令自來取

背面說人過 強學時樣粧束

非類雜集 把酒記令受罰

戲取物不言

女人登山入廟

怪不中禮

見人文字強評騰

誇男女技倆

三頭二面趨奉人

作債追陪

無故讐妬他人

說脫空破綻

權在手不作好事

窮措大喚妓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將男女卦席

認他高貴爲親

婦人解詩

父母在索要分拆

攪奪人話柄

好說人家客事

十可篇 四卷可鄙

五二

有錢不會使

客子奴器不法

故犯人忌諱

聽妻語惟父母尊長

妄信奴僕

誇說器皿價例

養閑漢出入

婦人出街坊賣買

窮漢說大話

席面上不慎唾涕

筵上亂叫喚

下賤稱人字諱

泰山 酒樓長何生庸亦凡編

玄宗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從事官皆轉遷

一級惟鄭鑑爲說女壻得驟遷五品裴賜綺

上恠而問之優人黃幡綽奏曰乃泰山之力也  
後遂以丈人爲泰山

泰山儘多不得力的

鄆懋卿 皇明資治通記

鄆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  
以文繡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惟淳安知  
縣游瑞供帳疎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  
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谿知縣霍與

十可篇 四卷可鄙

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某劾之  
落職

擡奶奶何必用婦人就男人何害懋卿好  
也

外色 日永錄金臺車璽抄

太康以後人顯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  
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  
僧達遂將阮佳

婦人少有邪意便目之不端名家之子而意

以肉試端。於何有父母之心。何心也。其他不足言矣。

酷好男色者。飾詞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正在此。蓋禽獸止知有雌雄。尚未知有變化之妙。一人曰。却不道是不如禽獸處在此。

掠食便過 周知集魚臺隨府輯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嚴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蕭

語之。馮遽云。此必掠食便過。

老虎掠食便過。你這佞徒到手便行。

蔡京 西湖游覽志田汝成輯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寓居錢塘。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游被酒。遇牆缺。闖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擅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羶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

服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衆姬群飲交歡。五鼓乃散。士人慙慙不能行。群婦以巨篋昇而縋之。牆外。比曉。匍匐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

花園極不宜造。蔡太師日游。蔡夫人夜游。

市義 希光集德興宜東光纂

孟嘗君遣馮媛收債於薛。媛召債主合券焚之。還君問市何物。曰。市義而返。君府藏盈積。惟欠義耳。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註

義種早已斷絕。

陳愛山 輟耕錄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一日邀淵白觀之。指衆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答曰。東搬西倒。陳默然。

人把他東搬西倒。他把人顛顛倒倒。



可泯  
 泯絕也。悖亂之事尚不宜存。意想間  
 况現之行事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姑未暇語以  
 殃慶二字。軀殼徒存。人氣早已泯絕  
 矣。斷之曰泯。誰曰不宜。

十可篇目

可泯

趙普

呂嘉問

上黨王渙

濯足

劍南節度

高聰

崔湜

宋之問

惟論財勢

齊何妃

黃允

朱昇

張易之

徐之才

范曄

富翁

王陶

劉銖

後燕慕容熙

欲死之人

劉鑰匙

可泯目 五卷

許敬宗

王翰

程松壽

文宣帝洋

蔡攸

秦宣太后

詐女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

同社王廷耀孟章

校正

同邑俞允晉明甫

叔祖馬維鉞季冲閣

可憐

趙普 成都楊慎升菴著

宋之多奸臣始於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於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十可篇 五卷 可憐

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能之而嫉媚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揭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升菴一言而定趙普之案。

呂嘉問 宋史元臣脫脫撰

嘉問公弼從孫也。以附王安石。積官龍圖閣學

士安石去位。嘉問至。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以薦君。呂惠卿矣。先是公弼嘗於邸中草疏論新法不便。嘉問密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豫為地。遂出公弼。於是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不得與呂氏同傳。

固為家賊。亦曰國賊。

上黨王渙 北齊書隋博陵李百藥撰

渙神武第七子。文宣既殺渙。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勅李氏還第。而文洛猶以舊意修飾。詰李李盛測。待引文洛入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罪。幸蒙恩詔。得返藩閭。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李氏不死於未汗之先。徒杖於既汗之後。宣之慘尅。不待言矣。然李亦乏節。

濯足 微言集彰德定編

李憲用事。士大夫奴事之。彭孫氣陵公卿。然嘗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語不尤甚乎

氣陵公卿正恃太尉之脚氣

劍南節度使 逸史

唐天寶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綵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避於張某之前唯李尉之妻不至潛問其隣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極蜀之

十可篇

五卷可

三

衆工絕巧作一鋪木人聲

在內絲竹皆備

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

百里內外車輿闐噎兩日李尉之妻亦不來三日後夜人散李妻從僮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已奔走啓於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覘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潛求李尉之家來往浮圖尼及女巫致意焉李尉妻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

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外微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頗有庸奴之嘆及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常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數年李之妻亦卒張疾病見李尉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深恩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促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

十可篇

五卷可

四

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堦李妻亦同來屢教以嚴慎之道一日黃昏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于竹側招已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堦奔往視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及則見李尉衣婦人之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堦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二爇扶至堂而

卒

尉縱無賊妻其賊也使君太不情矣鍾情其自謂乎

三孟酒滿金鸚鵡六扇屏開錦鸚鵡反側做他心腹那厮有拐人妻妾的器皿引人婦女的方術

高聰 魏書北齊鉅鹿魏收撰

聰性傾巧反覆險鄙趙修之嬖於上也聰深附修爲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教

十可篇 五卷 可撰

六

以自安之術及修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則必醜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啓請田宅及皓見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也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意及病恐他人得之並令燒指不炭出家爲尼士論羞之

魏時有這樣一個反覆小人

崔湜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平

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作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泣並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是趣進不已卒敗

唐朝亦有這樣反覆小人天下未嘗無偶

宋之問 唐書列傳

十可篇 五卷 可撰

六

之問字延清偉貌雄辯武后時累官內供奉張易之以忝昵寵其賦頌俱之問閭朝隱代筆也至爲易之奉溺器后疾命朝隱禱少室遂沐浴伏身俎盤以當犧其佞諂如此

艷書載婦人以口爲溺器之問行妾婦之道不足怪他至伏身爲犧則又爲大老官矣嫖客小娘一身兼之爲人斷袖決一網羅盡

惟論財勢 五雜俎陳留謝肇淛著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姻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結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為名族者。甘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厲。為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群擊之。余謂奴隸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為婚姻耳。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事悠悠。可為太息者此也。

豈止於奴。奴尚有人氣。世事悠悠。真可嘆息。十可篇 五卷 可民 七

奴根之人人深也。宰相之家。幹或六卿之權。僕計而欺。阿翁勢而劫。鄉曲囊橐滿矣。思達主而自作主。侵漁厚侍。衣冠者亦欲倣衣冠也。雖數世之久。衣冠之列。奴脉未斷。奴氣未除。人知其奴也。掩護之狀。固為不奴。人不知其奴。即知而不以奴視也。應酬之間。言語之際。何自呈其奴態之種種。耶。至富奴誘貧主。出居兩字。正奴根之牢。不可拔處也。而況未出居乎。更有一種鵠鴝奴。真是可恨。

齊何妃 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妃性淫。鬱林好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交歡焉。侍書馬某年少色美。妃匿之。常與鬪腕較力。又女巫子楊珉之者。貌亦美。妃尤愛之。同寢處。有若伉儷。已拜后。而珉之復為帝所幸。日侍中。明帝時作相。與蕭坦之等並請誅之。后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耳語帝曰。外間並云。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帝乃不得已。與勅明帝得勅。即斬。訖而原勅至。已無及矣。十可篇 五卷 可民 八

你看起來。還有功。豈止無罪。

黃允 鏡古編保昌孔天毓編之輯

後漢黃允。字子艾。司徒表隗欲為仲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遣黜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族。以展離訣之情。允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懷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今黜者少。置妻不理者太多。

朱异 梁書吳興姚思廉撰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皆近來所未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臺池亭館之勝。賓客恒滿。財寶充積。而性慙嗇。未嘗散施。厨中珍羞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諸宗親房亦不分贍。

始作偏者其朱异乎。

十可篇 五卷 可異

孔

張易之 朝野僉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見聞。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鼈貂之褥。蛩蟲之氊。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翽。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過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史。

令堂還債。

徐之才 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之才精醫術而無行。武成時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構極卑狎。歷位僕射。嘗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之和士開。每淫其妻之才。有時遇反。爲之避曰。妨少年戲笑。

這個僕射忒難。

一可篇 五卷 可異

十

范曄 宋書梁吳興沈約撰

曄嘗言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及坐孔熙先獄。將伏誅。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其謬亂如此。收曄家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皆有盛飾。而母所棲止甚單陋。惟一厨。盛熱薪耳。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絕無所顧惜。士論以此少之。

母極厚者而忍薄若是。弟子欲父自然不在。

渠眼內。

富翁

雪林草堂集馬德澄若十輯

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人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爲仁義禮智信也。上胡廬而退。

一可翁 王恭 可民

豈但富人不作賊。今貧人亦不作賊矣。仁義禮智信。孰有懷其一乎。

王陶

宋史

陶以受知韓琦。得驟獎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爲人。先是陶徵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餽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自千爲之。

娶及陶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蓋其薄德天性然也。

眸子一雙不識好人。要賠識錯了人。也要賠智者不失人。

劉銖

五代史宋廬陵歐陽修撰

銖仕至節度。使用法深刻。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十可篇 五卷 可溪

世

執銖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杖。慘物也。名曰合歡妻。合歡者。至以席自蔽。彼蒼待惡人甚巧。

後燕慕容熙

晉書唐文皇帝御撰

熙垂少子也。寵嬖妃符氏。爲鑿曲光海。清涼池。又爲起承華殿。基高數仞。令後徒負土北門。至土與穀同價。符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湏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則殺之。符氏死。熙悲號。踰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

斷矣。遂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殮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繼食粥。制百僚哭臨。令有司檢案。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所作所爲。絕無人氣。

欲死之人。斗室談商。城沙壁集。

潘叔獨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諷潘曰。君非聖人。安能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旣錯之目。復睨此自。

十可篇 五卷 可泥

甚

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自下。一服清涼散。

一 劉鑰匙 玉堂實話

龐右水門村。有險人曰劉鑰匙者。以舉債爲業。累萬金。能長規求。善聚難得之物。貨取民間資財。如乘鑰匙。開人箱篋。藏盜其珍珠不異也。故有鑰匙。號隣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笑之。卽倍數。極廣。旣償之未畢。卽以年繫利。畧無期限。遂至。

生一續有鑰匙姓名。在賺肋之間。如墨。乃爲殷富鞭箠。牽之於市。凡受其虧者。無不親擊。使無完膚。而助間姓名愈覺昭顯。妻以重貨購贖。置堂室之中。事之如生。後斃。斂棺合。

墓於墓。

人有好的。我偏害。人有歹的。我倒愛。我的分毫。不與人人。的我會白。厮賴。

生前與夫作家死後爲夫省力合葬於墓此。

十可篇 五卷 可泥

甚

婦到底有算計。

此術舉息得嗣者什一。乏嗣者什九。縱而得嗣。決然是個敗子。亟爲猛省。

許敬宗 唐書

敬宗父善心。先與虞世基同被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號哭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遂傳爲口實。敬宗深銜之。他日作史。至封德彝傳。遂極誣詆。敬宗子昂嘗爲其父繼室。敬宗怒。奏黜之。崩表。



許昂。丞父繼室。正所謂舞踏求生。

父之輩。輩之屬也。行不得。父之繼室。繼父之室。均爲不可名教。自有樂地。鮮服華巾。知男子之有胸。無心。敗名喪檢。因婦人之黃金白銀。貪一嚮歡娛。成終身大玷。是亦不可已矣。乎勢不可使盡。惡不可作盡。許昂。千古罪人。正以報敬宗一生作業。凡在名教。切須拿定主意。勿貪此利鎖肉枷也。

王翰

祥符中安集

十可篇

五卷

可

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肅愍及其黨與不已。上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皮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爲復有賞賜也。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

原評

晏子曰。一忌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信然。

程松壽

衆香菴集倪燧琪泉輯

倪胄有愛姬小。過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日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倪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口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倪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倪胄大喜。即日璫十可篇。五卷。可

比齊文宣帝

洋春山農周鴻爲錄述

帝以征伐四克。威振戎夏。遂沉酒酣歌。通宵達旦。至袒露形體。塗傅粉墨。散髮胡服。游行市里。或酷暑隆冬。去衣馳騁。暴身日中。或徵集淫姬。

朝夕臨視。以爲笑樂。嘗射馬城東。敕京師婦女不赴觀者。罪以軍法。凡七日止。又詔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凡五居一焉。未幾暴崩。

大爺心性

蔡攸 宋史

攸京長子也。權勢輒於京。浮薄者復聞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據握父手。爲眡狀。曰。大人脉十可篇。五卷可混。

七

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聞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不是蔡京脉。緩倒是蔡攸心急。

秦宣太后 鮑興編王鳳洲世貞輯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醜夫患之。唐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爲死者有知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

計。雲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所愛。壻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且不贖。何暇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生前會養漢死後自有彌縫之策

詐女 耳談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養。工爲名。密處誘惑。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藥噴其身。念咒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女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瑞。王大。喜任。

太

一傷人廣搜獄具俱磔于市

約文舉之酷好先以喪心病狂矣桑狎等是不湏說

宣城公主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剥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驢一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皆被奏降公上為郡王駙馬左遷

看肉 今人面上純是一團陰氣何必剥不

須附

曹詠妻 談藪宋麗元英撰

曹詠一作詠侍郎妻頤人厲氏餘姚大族始嫁四

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仇離而歸乃造詠時尚

武弁不數年以諂秦檜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

守鄧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

來允頤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

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事如此富貴吾家豈

能留此夫人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為戶部

京聲勢恒赫秦檜誅詠貶新州而亡頤人頤

二子取喪歸塋二子更相不肖家貧蕩析至不

能給朝脯頤人無聊訪親舊過前夫曹秀才家

訪見門庭整潔花竹蒼茂家業豐盛書香蔚起

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

下數行

天地大男男女女小天地夫可出妻妻可去

夫耶曹秀才容有些小不是處及為頤人寵

麗無倫天豈厚背夫者耶究竟有一副心酸

十可篇 五卷可誤 辛

眼淚在後邊妻去夫矣去為侍郎婦矣殊不

知侍郎行妾婦之道者豈能長有此富貴乎

曹秀才家門整潔天豈厚出妻者耶要之出

妻非本心然又決非無妻以侍其母真樂矣

嗟嗟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番復不

可料如此買臣所以得為會稽守也明矣

可坦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三。櫓。船。却。得。來。自。渠。本。事。西。人。轎。買。得。來。儘。着。施。爲。飲。啄。莫。非。前。定。日。月。兩。跳。九。乾。坤。一。夜。雨。也。自。古。已。然。何。至。於。今。日。而。始。疑。之。故。曰

可坦

十可篇目

可坦

源乾曜

高智周

樂天

包誼

郭鄩

蘇大章

李黃

佳境

命有所制

鄭朗

楊汝南

尉遲敬德

崔玄亮

功名富貴

丘壑涯分

前定

某行人

分定

嚼筆

二太學

操履升沉

可坦目

六卷

十

李君

崔潔

呂榮公

數存

方翥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家弟

馬嘉柱擎臣

較正

馬嘉植培原

可坦

源乾曜

戎幕雅談山澤叟安本寧生述

泓師自東洛廻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

公試請假兩三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

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

十可篇

六卷

可坦

十

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

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此人貴

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

云。乾曜大瑩在缺門。先人尚未啓附。今請告歸

洛。赴先達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

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

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迴謂說曰。

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

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平。皆合作

其頃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

爲乃惡一怪。耳其制度。一自然如此。源

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

年

有心地。纔有福地。非可以智力求。

反以爲禍。此語寂殺希異之心。

高智周

御史臺記

高智周。戎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

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

十可篇

六卷

可坦

十

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

卧。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

智周來。清顯亦當然。處約于被中遽起曰。丈夫

衡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

納足矣。仲覽令善相者視。皆言位極人臣。顧視

仲覽曰。公因四人而貴顯。後各從官州郡。來

已領吏部。處俊以瀛州書佐入銓。曹處約。見濟

濟。濟遂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三

早下階。似平生之言。亦一時之快也。皆處俊言。

家爲沙門。相者堅其志。鄉里惜其才。勉以進士。  
充賦擢第。初授越王府參軍。累遷中書侍郎。拜  
銀青光祿大夫。志慕林泉。淡於冠冕。每辭職輒  
遷謚曰定。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樂天

清暑筆談九山隱居著

世軀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  
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  
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  
十可篇 六卷 可坦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萬辰事自有前定。方寸地。與後耕。

包誼

舊雨齋安言酒應生郎日前纂

唐包誼江東人也。初與計偕。不京師。赴試期不  
及。宗人祭酒。信憐之。館於私第。誼多游佛寺。無  
何。擔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觀其目色。卽舉  
人也。命一介詢之。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  
識。何勞致問。太真甚銜之。專訪其人於信。信聞  
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所誼亦無忤色。明

年太真主文。致其永棄。故過其文。俟終場明遣  
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  
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人  
策。太真將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  
時相以泚近爲大逆。未欲此姓及第。亟遣易之。  
太真謂謬。出不記他人。唯記包誼。謝恩時。方  
悟已所惡也。

始憐之。既遣之。信不過爲功名耳。不知功名  
自有主之者。連太真也。做不得主。

十可篇

六卷

可坦

謝

郭郭

可談湯顯祖若士集

郭郭罷樸陽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固甚鬱鬱。  
間常有二孩如猿。猥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  
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郭俱往。所造如穰。穰  
親友見之。如若警。或厭以符術。或避以山林。  
數年竟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  
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郭  
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  
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特往。歡其

不義之財。郭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能散之。  
曰。上帝已陰令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  
郭既與盟。便覺愁憤豁開。試詣親友。無不改  
觀相接。李旬見宰相面告。遂除通事舍人。郭有  
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平聞  
言。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謀左軍。自是常往何  
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臨  
者至多。外之祗服治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日與  
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  
十可篇 木卷 可迴 五

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  
預焉。卽安品子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  
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  
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道之。窮  
不可當。載鞍載轡。遺之地方。可以無殃。  
今而後始知生春。臉青黛眉。上帝散財。使也  
業輕散之。身後夜雨。自然鬼哭。業重散之。目  
前白日。豈不現銷子。方妓家譙笑。掉臂而往。

殘羹剩餚。餽之如洗。口頰津津。養子後。雖見  
弗置。今而後纔知肉味。子方妓。航擁寢。挾妻  
相助。足帛裡衣。擄之一空身。戰惶惶。嫁衣裳。  
曾着不舊。今而後也。去輝煌。嗟嗟吾聞其語  
矣。吾見其人矣。

悲來有今夜。運去沒明朝。

蘇大章 琳瑯集高平蘇氏敘編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  
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

十可篇 木卷 可迴 六

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搜展於  
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經  
使葉通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折卷當爲區處。  
既入院。封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未

序頗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此。

須折俟填榜畢。却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  
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待補者乃  
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  
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忌他何用徒討自己心中不得安閒四十一  
名原中了。

李黃

奇聞錄虞淳熙德園甫輯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憇于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二二寸。昇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杙。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二三寸。形色狀貌乃黃也。黃雖惧而不敢驚之。乃咄黃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十可篇 六卷 可題

穴中乃黃之孀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以黃婦入鑊中。須臾又出。婦衣服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人昇鑊入而擁箒者。又箒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惧。遣訪其婦。亦無恙。十年乃卒。黃二十年方卒。

見怪不怪。黃何憂乎。

佳境

雲林州堂集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居歎。惻夜促在戚怨宵長。

命有所制

教家箴明馬維鉉體衡輯

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由見曰。何夫子之娛也。曰。吾語汝。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待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惧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十可篇 六卷 可題

人

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

勿謂八股駕時。便是聖門弟子。余亦知命有所制。諒吾夫子當爲首肯。

鄭明

九峰堂寓目抄

鄭明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位及人。



居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弔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

有宰相之福。無狀元之名。此何以解。衛士叫不得不精。

楊汝南 西湖田汝成輯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

十可篇 六卷 河坦 九

復與計偕。俱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談。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叩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竊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黠若

耳。其油漬其上。蓋御史洩書以夜倉猝覆燈故。

數科之前。先不乾。爭就中也。只是油頭。

尉遲敬德 鮑興編 弁洲山人王世貞編

隋末太原一書生家隣官庫。因穴入之內。有金甲神持戈曰。此錢數萬貫。尉遲公之有也。得尉遲帖來。任汝所取。書生乃遍訪之。適裸體煅鐵處。得尉遲敬德焉。尉遲方蓬首煅鍊。書生乃俟其歇也。拜之曰。生貧困。乞借君錢五百貫可乎。

十可篇 六卷 河坦 十

尉遲曰。吾打鐵人耳。何故侮我。生日。若能哀憫。但賜一帖足矣。尉遲大笑。即書付之。書生以帖至庫。金甲人即令書生繫之於梁上。而以五百貫與之。後敬德立殊功。請歸鄉里。勅賜錢一庫。閱其簿。則失五百貫矣。主庫者乃于梁上得帖。即尉遲之手筆也。尉遲大驚。召書生問其故而禮之。出庫錢聚故舊而分之。

打鐵之人。能知義命。聚故舊而分。鑽在錢眼內者。必曰。皇帝勅賜之物。那個奪得。元冥

又注。定自我。的半文也。併他不出。

崔玄亮

知命錄路雲龍漢哇前輯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時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二人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畧。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穆宗龍飛。命二公入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搢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小求官。耶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因問。二相具以事對。蕭俛曰。若如此。且令

十可篇

六卷

河朔

十一

此漢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宜州奏欽州刺史。關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欽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欽州刺史。陽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乃檢勘。翻省實是自書。植曰。已進黃。奈何。段曰。安知不是天假吾手耳。遂放勅下。

宰相豈能陶鑄得人。

功名富貴

皇明資治通紀臣陳建著

邸王即皇帝位。擢邸府左掌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掌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邸吏部奏勅儒官為官僚。請告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至此。

十可篇

六卷

河朔

十三

丘壑涯分

河上公著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詰屈委蛇。惟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不啻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對峙爲峰成偶爲樹。景界索然。惟不拘位置。惟石落落。

前序 三立齋言馬德禮以容輯

寧波群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模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貢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爲論薦。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之。可篇 六卷河垣 三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言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群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丁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

原評 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模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明奪之意云。  
寄衣寄巾在縣前碗酒時吞數盞論勸論兩

扯齋夫丁肉袖藏几塊。智謫行詭爲循模。循模不循。李秀才可鄙。心安意適是王錄。王錄足錄。王先生可風。

某行人 教家箴

僉憲龍西溪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君在堂。便道一省。觀豈不美。乃欲避耶。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其次楊子山當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卽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悵而已。

原評 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成他人之功。豈不可哂。

但知有官。不知有爺。西溪不阻。亦非執友。

分定 三立齋言

我不有一買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買于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反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言其故衆相駭異

原評 以父之財于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耶

十可篇 六卷 下目  
此人作事想不當十分刻令郎不會破敗法物然決非無過者徵之於一攪也

嚼筆 湯幢小品湖上朱國棟著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謄真之筆悉嚼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漚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爲馬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罵既畢乃禿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

在焉迎問曰試卷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趣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拈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選聯第

相善原難說有名相善尤難說筆頭一嚼相善之事做出來矣

二太學 教家箴

昔太學二十士人同年月日時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後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

十可篇 六卷 下目

五

爲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冥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厚鄂州教授官至郡守得非有所警乎

要知富貴長壽未嘗享用者看銀看米反不勝勞碌

操履升沉 教家箴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聖賢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不復有小人矣。蓋操履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効于造物。責効不効。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流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卽天地生物。尚有欠缺處。人能知此理。日加省念。安而處之。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豈不省事。

十可篇

六卷

可担

本

世人論富貴貧賤。自心亦論富貴貧賤乎。正自心難捫耳。

李君

艷異編 王元美世貞編

江陵副使李君。未第時。于華陰店中。見白衣人。與之圍爐飲啜。隨與同行。至昭應。白衣人曰。凡事預定。不可多求。君欲知後事。當留一筆。乃書三封題緘。云甚急。則開之。遂謝別而去。後連求第不得。且無資糧。乃開書一封。則曰青龍寺門前坐。遂往。已晚矣。坐良久。不敢歸。適寺僧將開。

見李君延入。熟視久之。曰。得非松滋李長宜之子乎。李君曰。然。僧曰。長君我故舊也。曾有錢二千貫。寄在我處。今付還郎。君幸之幸矣。明日李君載而行。遂爲富室。後又不第。進退兩難。再開書一封。則曰西市鞦轡行頭坐。卽往坐樓飲。適樓下有議將錢買科甲者。問之曰。曾有願出錢一千貫。買及第者。約之不至。所以主試郎君在此。李卽自買之。及第。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後患心痛危急。開第三封書。則曰可處置家事矣。

十可篇

六卷

可担

本

由是遂卒。

買得來。也是命中所該。尤虧阿尊積聚。

崔潔

艷異編

太府鄉進士陳彤。能知定數。崔潔謂其妄不信也。同寓長安。一日。陳謂崔曰。我當與汝食。餽於裴公亭。崔笑之。不應也。至午。同過天門街。逢買餚者。崔愛其鮮也。買之。乃謀食所。左右曰。裴公亭近。可食也。崔始驚悟。謂陳曰。鮮是餚者。誰耶。陳曰。第一部樂衣紫者也。乃備砧刀待之。適衣

紫三四人來熟視鱸曰甚鮮也其一人拊刀砧曰有鱸不能解乎我解之但祈分鱸而已崔謂陳曰彼得食乎陳曰不得食也止有三千里外九品官得食半碗汁耳既解忽有人來呼紫衣曰駕幸龍首池呼第一部樂人紫衣急應呼而去崔陳食鱸畢適延陵縣尉李耿來謁崔索鱸食之止半碗汁矣李果捧食之而去崔信服焉這個縣丞有些汁水吃

呂榮公 簡身箴明平湖馬維鉉門甫著  
十可篇 六卷 可祖 尤

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戴帽辱戴巾不因戴帽卽小人戴巾辱戴帽勿謂戴巾卽君子有勢不可使盡况未必勢乎徒溷帳而已况未必讀書乎

所貴名家且大族彬彬儒雅言章行法屈在已自反屈在人能容糾夥強霸逢人便打遇人便罵外人之議姑無論卽渠族清修縉紳讀書雅士亦甚覺其所爲不經祖宗遺教豈若是乎所謂龍生九種種種各別

數存 虎薈華亭陳繼儒仲醇集

義興山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寢女解牀爐側虎突入躡其傍耽視其女而不擲已而女曹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

十可篇 六卷 可祖 羊

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隣媼過之訝其門閉闢入視之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厄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是虎想有風病

方翥 秘集徐渭文長輯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

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下一時不暇  
記其姓名者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爲館  
職偶談試闕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座同年也  
默不一語翌日具冠裳造方自叙顛末言試日  
疾不能支扶拽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也已絕  
望矣一旦榜開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  
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  
之儼來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  
之筆君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原來曳白者望這一着

此君偶爾真病天假方續成身躬康健  
且酒囊飯袋篇篇要人替做忒難忒難

可遠

知樂水仁樂山泉涓涓而始流豈非  
知壽木欣欣以向榮豈非仁樂仁知  
無着隨遇而安裏糧無策卧游足誇  
秀拔插天爲峰耶起伏綿亘爲嶺耶  
陡峭奇絕爲巖耶窈窕深窵爲洞耶  
韶秀平遠爲湖耶峻激瑩徹爲溪耶  
吞吐洶湧爲泉耶飛流遇掛爲瀑布  
耶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不出戶  
庭盡收之襟帶間矣豈不遠乎

十可篇目

可達

洛陽橋

衡神祠

唐亭

圍

不驕魚

永寧寺

與楊東濱

南州

薛逢

北山記

稽胡

熾陸國

紫閣

峽山賦

揮灶山

真臘國

廬山

倭國

滑國

五味草

八角生升

十卷目 七卷

+

東方外荒

與王伯穀

澄懷錄

光福

大軫國

劍門瀟關

桑乾河

荷花蕩

山致

峨嵋

危石

黃龍洞

晉尚

南蠻

吐火羅國

吉雲國

祈淪國

鳳皇

鸞鳥

西北荒

華夷考

海人魚

泥雜國

聖善寺像

東裴秀才

烏桓國

水面千里

勒畢國

鍾火山

日支國

滄浪洲

漏陂

東陽郡山

楚文王

西北裔

南方裔

西南裔

東南裔

西方裔

北方異國

西北荒

大荒之東

山岩

海鱗

丹魚

獠婦

生金樹

江

花

方竹

黃青間竹

西洞庭

東洞庭

疑矢

十卷目 七卷

二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鄭之僑東里

同社洪瑞錫輯伍較正

嚴文燁夢嶼

可遠

洛陽橋 湯幢小品湖上朱國禎平涵著

蔡忠惠初洛陽橋橫亘江中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鏤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

十可篇 七卷 可遠

一

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絆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螭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也

今則把他做柱子恨命撐長來

衡神祠 銷夏陳繼儒仲醇輯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數十

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佳境也

助響不減山陰道上

唐亭 銷夏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廻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晤臺北臨大淵南眺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瀝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栢林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

十可篇 七卷 可遠

半

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我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春鳥鳴於谷中流雲宿於榻卜

園 青蔚軒日抄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不毀城門而入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槩已自歷天下

乃知古人粉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闢鉅麗而已。

不禁神往。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卽此一事已足勝人。

不驕魚 山海志

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其鳥多白擢白鵠。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鯀魚。其狀如鯀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

五湖四海多該着此魚。噫此魚斷種。不論有知無知。所以盡驕。

永寧寺 古蹟志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餘。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三十五石。寶瓶下

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鐸。

引剎向浮圖。四角鑲上亦有金鐸。鐸大小

如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

下。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窓。

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

復口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

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

永夜寶鐸和鳴。鑑鏘之聲聞及三十餘里。浮圖

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

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

功奇巧。冠於當時。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

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括椿松栢扶疎。拂簷翠

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梵

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精庭。檜殿之金磬。敲風竹。院松齋之玉琴。弄

月。

陸深與楊東濱 深字儼山直隸上海人

深刊此龕遺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

者大率太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疊雲屏也五臺尤靈惟而長松喬木高挺森矗如亂龍肩輿只行樹梢也

### 儼山仙矣

南州

玉堂閒話曾玉衡允玘輯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貴益部監軍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杖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

一可篇

二卷可達

五

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泊在近州二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諸大將可乎遂差人引之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

刻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于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腹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筋攪調在醢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蓋若無此一味者卽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裴蒸裴蒸乃取麻蕨蔓生虫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此游極奇極險極妙第聖蓋難下嚙耳

薛逢

神仙感遇傳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十可篇七卷可達

太

饋饌甚多而不見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游雲水者得而食之卽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燭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世人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器極多皆若新熟然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賞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

洞中左右散麴。澆麴堆塩積鼓。不知紀極。又行  
一二里。溪水迅急。既濶且深。隔溪見山水居第。  
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  
二三尺。薛公聞之。嘆異。靈勝。

恐吃在腹中。連肚腸也硬了。

乳糜香。素榛糗粢。五杏七桃。靈瓜仙賣。臭  
不氣。護上天薰流下界。

北山記 廣輿補

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七

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  
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  
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銷然而鳴。  
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蛇。其上有烏墨如鴉。  
鵲赤冠長喙。俛而喙。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  
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携而上。篲簾  
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谿聲。有僧布袍蹑屐。  
來迎。與之語。睨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  
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

出門。瞻相值。既坐。山風颼然而至。堂殿玲鐸。爲  
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高。高道路回  
折。

猜胡

周書列傳唐華原令狐德棻撰

猜胡。一曰步落稽俗。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  
必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後。頗  
亦防閑。

既嫁防閑。還笑好男子。夫聞以多爲貴。與娶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八

娼者同一心胸。

噉噉國

周書列傳

噉噉國。東去長安一萬餘里。卽王舍城也。其俗  
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  
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帽。  
頭上戴不盡身上。還掛些。

紫閣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  
雲入漢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

紅紫亦曰華葢樹寺有閣

璇宮雲外聳綺閣半空虛

### 峽山賦序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渺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攬山陽周謁精舍爲之賦焉

樹入床頭花來鏡裡齋房浴室渺在雲漢也

十甫篇 七卷 可達

北

其境幻矣其游樂矣

挿竈 洽聞集郭繩初湯初輯

荊州有空舸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挿竈真好大水

真臘國 朝野僉載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

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兄衣服者共笑之俗無輪鐵以竹弩射兔鳥

酒原極淫穢之物淫穢言淫穢行無不是酒做出

### 廬山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行車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十甫篇 七卷 可達

北

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洄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下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中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積賢蓋一二數矣

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萬頃雲花而橫舒佛龕二井龍蟠而水激石吼九峯虎嘯而風生

雲堊妙境難擬

衣裳染嵐氣笑語帶飛瀑

倭國

梁書列傳唐吳興姚思廉撰

倭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土產椒蘇黑雉真珠青玉人性嗜酒多壽其國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賤者猶二三妻王所居曰祁馬臺其南有佛儒國人長三四尺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叫不得倭更有倭似他的

可篇 七卷 可達

滑國

梁書列傳

滑國車師別種普通中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禮尚一拜其國女子少兄弟共妻

是誠滑國

五味草

名山藏

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能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纖纖毛為布以文石為床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纖

鳳毛錦以錦為帷幕

小人慣造大屋

八角玉升

快雪齋胡士楚允儒輯

武帝時西夷恒陀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迫之無寒異事甚衆

冬煖夏涼

東方外荒

神異志

東方外荒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青石焉牆門一而門有銀榜以可篇 七卷 可達

南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天地長男之宮在東方所以世人住房不論好歹定要拆他在東首此說還疑是驕子造出

鄔佐卿與王伯穀

國朝翰札

別足下歲餘矣客冬雨雪積十旬不解今冬一亦復數日偶乘輿策杖至江口沽鱸頭濁酒登樓長望浩然獨酌瓊林玉樹輝映左右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挑飄舞風雪中而遠水

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米盤浸兩拳石窠  
笠翁坐小艇倚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霞  
乍隱乍見真奇觀也安得足下携陽春來高唱  
三山間乎

寫得有景

澄懷錄 四紀吳寧野從先輯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  
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拘拘居籬落下然後爲  
已物

十可篇 七卷 可述 古

白鑊黃槌在渠心上青山綠水不看在眼內的

光福 姑蘇許記袁石公宏道著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  
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  
一溪畫巒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嶢湖濶十餘  
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  
一帶凡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  
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胭脂浪盡船

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女歌板相屬不戒  
原林西湖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  
栢屏蘿幄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嶺相  
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奈何層巒疊  
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三十里梅花真仙境也或承陽而發蒼乍雜  
雪而披銀吐花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

大軫國 名山藏

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  
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

丘禺蒙之山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紫白  
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道士十人持  
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  
丹青真人簪帔衣服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  
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其人龍文鳳彩殆非人  
工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縹之以織神錦  
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裡皆碧香氣可馨食  
之體輕久服可以御風紫米炊一升得飯二斗

食之令人鬚髮繼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止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祈祝之巫。棺槨之匠。大軫國可省此二色人。

劍門潼關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河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十可篇 七卷 河誌

事

荷花蕩 姑蘇游記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游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顧覓一空。遠方游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舟中羈人。皆特粧淡服。摩肩。烏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襍。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極矣。無數標緻面孔。無數反惡心腸。

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

袁石公云。蘇州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山致

清史武陵華淑聞修輯

山靜畫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暖亦寒。山深晴亦雨。

誰人領得个中味。山其孤乎。西湖一孤山林。和靖不讓他人。

十可篇 七卷 河誌

未

峨嵋

甲乙剩言胡應麟元瑞著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下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巖列。不減嚴冬。爲體戰齒。聞不能止。時寺鷄三啼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垂。有一點尖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偏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但見一點。知佛經言。



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

是誠奇觀。

危石

泉南雜誌陳懋仁無功著

山仁風門半里許爲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縣屬。勢重萬鈞。一夫撼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爲壁玉。毬。又惠安縣有雲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架於其上。恒有落勢。一可篇 七卷 可達 七

毬焉。

併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二石之異。若一

碧玉毬三字。俗殺人。

黃龍洞

報耕錄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閭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因可稱黃龍洞。亦可名種石嶺。

習尚

夷俗記泰安蕭大官著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伏樂無所事事。惟耽於壺觴。溺于妖冶。拍胡笳以誼雜。合絲肉而爭喧。荒淫沉湎。更復何營。其婦女頗有佳者。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脂粉針線所最好也。但云乳長垂至腹下。時常指。嬰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馬。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監。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婦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近雖貴金紫之歸。悅錦綉之衣。以茶澆之味。若夫

珍禽奇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爰商鼎虞  
弦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

南蠻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曄撰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俗男女同川而浴  
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  
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  
以讓其兄

吃也吃自的讓也讓自的

吐火羅國

隋書列傳唐魏州魏徵撰

十可篇

七卷可達

七

火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其俗兄弟共一妻  
送寢焉每一人入房則挂其衣戶外以爲志生  
子則屬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牧牝馬於穴所  
必產名駒又有漕國其國有魚脊骨孔中可通  
騎出入云

兄弟送寢尚屬一家

吉雲

艮荒編汚陽陳文燭集

東方朔游吉雲之地得神馬二疋高九尺帝問  
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

王公之舍稅此馬游于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

王公怒棄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騎馬

逐結目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于馬上驢

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

朔當來之時如駕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

雲草十莖種於九景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

臣未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饑也朔曰臣至

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全

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

十可篇

七卷可達

七

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起雲五色照人著  
于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  
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威青琉璃  
各受止合跪以獻帝隨賜群臣群臣得嘗者老  
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充孟岐  
郭瑀黃安也

富人極算計得此草一秣可以不食

淫竭石而轢倒晷排闥闔而軼姑徐掃風彌  
靡之迹超虛送日之步

祈淪國 大園集任丘章甫端輯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憇此木下皆不疾不死

一經樹下不疾不死何須限定三百歲

鳳凰 山海志

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鸞鳥 山海志

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其獸多虎豹犀象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西北荒 神異志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精潔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

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

華夷考 青蔚軒日抄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鴟

海人魚 洽聞記

東海有海人魚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顱皆爲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魚鱗有細毛細軟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這樣老婆合得着雖不作家也不吃飯

泥雜國 拾遺記王于年編

成王卽位三年有泥雜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風雷之聲在下或潛入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曆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

九天九淵令人莫測還是說些謊在裡邊

聖善寺像 尚書故實河東張賓護著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願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從容滿月照耀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切利

東裴秀才

辟寒陳繼儒仲醇著

王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醜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廊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十可篇七卷可達

韋

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步及徑臨清流也此園岐王作成汝造的

烏桓

後漢書列傳

烏桓本東胡也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嫁娶則先畧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爲聘婿隨妻還家於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還女

若養得不好者豈止於不拜乎

水面千里

披仙集

余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虎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幾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坡公隨在得景

勒畢國

名山藏

十可篇七卷可達

韋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梁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此小人而飛舞者也日日去摸些汁水吃

鍾火山

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嚼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秉燭夜游絕勝清晝

日支國

武帝時西方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有死者將  
半覆面即活矣。

心不死者死亦活心已死者活同死。

滄浪洲 神異志

東海滄浪洲生強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  
多以珠玉爲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可載百  
許斤縱石鎮之不能沒矣。

鄉牛財主可尋此木造剗船。

漏陂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韋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鱉生焉至秋水  
一夕悉陷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  
競拾魚鱉輦載而歸。

小娘坐轎近日滅騙槿舉兩相資也然龜鱉  
不該坐在車上。

東陽郡山 王季孺集

唐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  
環焉遷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  
守其山一夕雲霧晦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

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  
中分相達數百步引江直流而貫焉其環曲處  
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長湍一流層山升判對嶽雙含干霄帶雲惟  
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群。

楚文王 幽明記

楚文王好獵有遠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  
獵於雲夢山毛郡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睜目達  
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便翊羽而升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素

蓋若飛電頃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  
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  
鵬雛也。

莊生鳥子。

西北裔 神異記

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官以金爲牆。

南方裔

南方裔外岡明山有官以赤石爲牆。

西南裔

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爲牆。

東南裔

東南裔外。關清山。有宮以青石爲牆。

西方裔

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爲牆。

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爲感。虛。

北方異國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北方異國有銀盤。大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丈。照千里。

若無此。銀盤是珠。一滾不知其幾萬里也。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金闕。相去百丈。有明月珠。徑二尺。

光照二千里。

明珠數丈。光照千里。明珠二尺。反照二千里。彼此相易。定有虧損。

大荒之東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中。昇戴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鳴。則潮水應之矣。

天下之鷄悉鳴。唱曲者。亂鷄啼矣。

山岩 楊升菴全集

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竅窾。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貴州山。堪與呆子爲匹。

海鱗 海語 鐵橋病叟黃秉著

海鱗長者。亘百餘里。牡蠣聚族其背。曠歲之積。崇十許丈。鱗負以游。鱗負平水。卽牡蠣嶂。帆水面如山矣。船猝遇之。如當其首。輒震以銃炮。鱗驚徐徐而逝。猶漩渦數十里。船顛頃久之。乃定。人始有更生之賀。蓋觀甚奇。而災甚切。

丹魚 異魚圖贊

丹水丹魚。出於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

十日其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

未聞丹水之傍。人盡識水性。

獠婦 南楚新聞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護衛。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焦糜自若。

越俗其妻或產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塔。塔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十可篇 七卷 可遠

反得一體相關之意。

生金樹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

江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鹽。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花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歸。

賞牡丹之席不多見也。

竹

潯州產方竹如削。成可用為杖。漆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

蘄州常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

猫竹為上空山。綠雪。永日忘歸。

西洞庭 姑蘇游記 公安袁宏道著

十可篇 七卷 可遠

手

西洞庭之山。高為縹緲。惟為石公。曉為大小龍。幽為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若涵村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觔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角里有先生之村。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

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微。  
彌天放白。拔地挿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  
山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  
凡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  
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上。一巒一壑。可列名。  
山敗址。亂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

###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  
山差小。主峰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

子可篇 七卷 可達

廿一

翠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  
山民俗饒裕耳。所可恨者。氏競刀錐俗。鮮風雅。  
雖有奇峯峭壁。曾無一亭。閣跨踞石上。每置  
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謝。可以布  
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  
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游。自其一瘠  
然游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  
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  
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

長矣

夫差老白相也。只與韜太宰登虎丘。墩上望  
得一望。石公真不愧作五湖長。

山靈有知也。該生幾個雅士。

疑矢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九成編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簞羽  
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  
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  
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

子可篇 七卷 可達

廿一

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  
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交橫。貫亘蓋必昔  
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  
大妄也。

塔尖頭上做工夫者耶。



可諧

當局有自不覺其可笑者。傍觀有自不容於不笑者。其下士諂笑耶。其鬻獸脣笑耶。其賈妻射雉而笑耶。其褒氏戎犬而笑耶。你笑我笑。何日了。虧他笑笑。過時光。嗟嗟。大地笑場也。總非樂。然後笑。一月之間。開口而笑者。幾何日哉。可慨矣。可醒矣。彼自可笑。縱笑不爲虐也。目之曰諧。

十可篇目

可諧

楊希古

斜郊愛實

營莖類

宋之遜

南中

宋務先

人日鳥

墨跡

郭務靜

堯舜侍郎

田令攸

若父若子

三難居士

通篇俱奮

好迷利便

閩俗

荅張元春

楮葉

佯對

榜人門戶

張藻

可諧目 八卷

一

懼潮水

唐之家法

錢良臣

定坐官船

終是老爹

三變弟子

明崇儼

煎劑用錫

鄭珏

沐浴之盤

措大言志

大丞相從侄

昧於嫁女

古禮不可行

王昭遠

倪元鎮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戈中韓右韓

同邑王堉奏仲懷較正

胡欽君碩

可諧

楊希古 歛菴道人方堅之桑生編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授丞郎。丞郎樊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希古之所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蟠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酤自街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僂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通。性又潔淨。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

誠而迂。潔而僻。還笑好的一邊。

丞郎太笑世人

斜郊愛實 金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曾無恢復謀。臨事必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事到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抑爲生事。其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鋦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宣宗一日詰責丞相僕散七斤曰。近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讓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蓋其所任用。皆庸陋。如是因循。以至亡國。

一堂賢聖堪盡堪描

天下之事。多壞於因循。而事幾之萌。每伏於微。溲有事。則俱。俱則思。思則爲。包桑之計。無事則盈。盈則逸。逸則有復隍之虞。

營堊類 相國絕尺類纂馬維鉉體衡著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

二事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珍怪甚侈。蓋不獨秦始皇吳閭閭也。今人自棺槨承余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獨不爲生者無益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人諱忌拘泥太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大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高錯下及第。此何理也。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二也。

十可篇 八卷 可譜

一物不殉。謂之省錢孝子。謂之暗合孝子。

宋之遜 何滄雲嶠輯

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歌唱。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希古家法頗整

南中 嶺表錄異

南中小郡多無繙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

臣唐昭宗卽位。柳韜爲客廣宣告使。赦文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揖。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恠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揖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

好崖州乎。釋氏之教何無染也。

宋務先 御史臺記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旣居權要。爲人所諛。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

十可篇 八卷 可譜

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章。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柰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咏不輒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

夫人從悟紗帽底下好吟詩。復不曰學之不止。乃成君子乎。

人日鳥 清異錄宋陶穀撰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勳植蔬俾吏錄。

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化一爲三建封真才子一字不識豈不當拜下風

當今之人日鳥而已人日鳥大有深意

墨跡

考集餘事東海徐階亦水著

法帖真偽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即不能辨張

思聰善摹古帖自爲翻身鳳凰最能亂真唐

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邕忻然

十可篇 八卷可謂

五

曰是真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

辨但稍欠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

北海便怎麼此班越無識力以耳爲目捕風

捉影而已

郭務靜

朝野僉載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二日於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今大有賊

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趨日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忘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

尊諱名務靜今正想是好動的

堯舜侍郎

賢英編安城劉元卿謂甫編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稍博蹴鞠聞鷄無不

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

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

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十可篇 八卷可謂

本

不要說堯舜皋夔稷契也不曉蹴鞠閉

田令孜 正始堂集吳太來子有輯

長安完盛月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

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

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

鍋鑊日夜剉所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

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

日間未獲給付者得利甚多時田令孜有疾

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

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夜日可。遂過  
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  
蹶而覆之。僕既惧其嚴難復。不敢不去。遂詣一  
染坊。丐得地脚一碗。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  
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  
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  
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

若父若子 破研瑣言 馬嘉松曼生著

歲 學使者生儒錄科。非勢力。則巨財。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作橫。且也。使者廢紙上之墨。行遵弁紳之尺。雖  
高卑其爵。列名因之多寡。其銓位次如之。文  
昧西江遺珠。沉東海也。廟謁日例。迎進生馬。自  
邑之里役辦。邑令固不備。令諸生各借乘。余偶  
郊適。耕作牛盈野。因謂友曰。邑乏騎。何不牽此  
以乘。友曰。牛何可充。余曰。勢力者。不屑下同。且  
財以肩輿。自別。且馬不縣。僦徒步。有藝富態。若  
子何。不即騎。若父。

積何可負。父心。你若進了儒學大牆門。自身

與你夾在兩膀下。自甘心。牛我。不負汝。必  
你湏快。催人頭錢。胡鈔送與大官人。我就騎  
在你身上。汝也不在了。叫做秀才封君。  
士夫夜坐。忽見一秀才。趨踰燈下。急起逐之。  
隨入於地。命役掘之。但見白銀三百兩耳。役復  
命曰。秀才沒有。只有銀子三百兩。士夫曰。是  
了。是了。有三百兩銀子。就是秀才了。

三難居士 破硯瑣言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其意以解目前寥寂也。謂守千金何難。輕千金  
誠難。余曰。似矣。第不佞欲篆三難居士之章。以  
贈君友。曰。義何麗。余曰。若祖作家計。勤虎牛。其  
躬甚難。若父保家。念勝大騾。其心亦難。若子者  
揮家。不顧狼狽其身。忒難。友人。不覺噴飯。  
作家何害。虎牛不可。保家何害。犬騾不可。有  
這樣做人家的畜生。自然養出這樣敗人家  
的畜生。來不湏說。

通篇俱奮 破研瑣言

某歲某省鄉校天下士命以周雖舊邦三句爲題粘出光雅者亦是不少更有堪捧腹者舊字錯寫舊字通篇俱舊見者無不絕倒然此君平日頗小小知名豈一時神消乎

平日自爲囂囂者出了七個題目糞不覺在口頭矣一笑

好達利便 青蔚軒日抄馬嘉松編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達利便適值蝗災科民畜鷄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

行有 人未可謂

鷄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鷄既集紛然格鬥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聞不已相傳爲笑

富人性嗜蟹惟不喜出錢室中置筍深不測且漆色過者必呼時未喻蟹已盈筍河南令得無爲富人作祖乎

蒲乾坤烟塵暗了

閩俗 青蔚軒日抄

閩興化泉漳三郡以展當報洗足竟即跣而着

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閣然想似西子響屣廊時也可發一笑

三寸弓鞋更周正奚啻千金真情中格言德性縱肆自頂至足無一事不妙終日淘氣要他何用至若撒嬌撒痴又不可同日語婦人每鞋襪裡多藏着病灰土兒沒面情除底外四週圍並無餘剩幾般兒窄窄狹狹幾般兒周周正正幾時迤逗的獨強性勾引的把人

行有 人未可謂

憎幾時得使氣性由他醜惡心煩自在醜太真着鴛鴦並頭蓮襦襪上戲曰貴妃襦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襦襪爲藕覆客曰設令有瑕之腿奈何余曰亦是熟藕不纏而跣又是一把白葡萄座客哄堂 襦襪卽俗稱膝褲

荅張元春 王鳳洲尺牘馬維銘弘齋評

京師逐客如蠅虻腥散而復聚留京客則蚊子

鐵牛無血可飽亦無驅者足下何所見而不來耶

原評 比游客與蒼蠅蚊子弇州即老猶饒輕薄

楮葉 青蔚軒日抄

宋人有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雜之諸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儼個人止須一年甚哉宋人之愚

十可齋 本奉可諧

佯對 青蔚軒日抄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花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龍以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

一對誠實君臣 正是君臣相悅處

傍人門戶 賢夾編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

張藻 名畫記

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兵部員外李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裏衣矣唯得兩幅雙領一石在焉嗟惋久之

弱妻裏衣亦自不惡

十可齋 八卷 可諧

無癖不奇員外癖于畫不癖不財事載可景

集

懼潮水 樂郊私語桐江姚桐壽著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卧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化誤聽遂驚跳

人內呼其妻曰。本與作遠。魯花赤榮耀縣君。不  
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  
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  
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叩門。不花愈令堅  
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僚益急。遂破扉倒牆而  
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  
詢知其爲絕倒。

夷奶奶雖不識水性也。要攀高上低。

唐之家法

狂夫之言。陳繼儒眉公著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十一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  
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  
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  
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  
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  
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宣  
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  
公主降裴垕。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  
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

杜詩說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  
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禮  
窮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諱  
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晏。思相歡也。婚合以  
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  
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  
樞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  
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與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十一

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室。  
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抵  
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  
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附馬可乎。帝識其意。釋  
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越  
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  
主嘗自作詔。符其前。請武署可。又請爲皇太女。  
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  
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



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僊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僊公主出降於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十可篇 八卷可謂 王

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回紇背叛恩德侵較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賜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壻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墨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

婦人亦建生祠

錢良臣 研經集歐陽繩祖念始輯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爺爺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闕傳爲笑

今之所謂爺爺古之所謂民賊也

定坐官船 福清施觀民輯

桑民俸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書一站

十可篇 八卷可謂

王

船因擊卓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昔聞縉紳子弟小試其承曰夫某某家父也

我自他親生子矣而可不入學哉竟高錄

終是老爺 笑笑編定裴雷澤輯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太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覲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荅曰小便小終是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小老爹老小娘此二物者慎要差誤做勢

外郎官歸囊橐頗滿金字綠地區額不下數十議論頗巨官卑甚小除夕祀灶元旦拜神明角帶紅補服規步矩趨卽觀政進士無以尚少頃奴僕叩首庭除倏換矣斜角坡巾花補紳衣大吹大擂又換矣仍前角帶補服家宴上位自尊妻對面相陪兒若孫女共媳悉拉侍坐分付不許稱爹姆兩字滿堂哄然皆老爹奶奶友人下一轉語曰夫婦自處於尊仍當奈何使兒女輩作花子乎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三變弟子 虎蒼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售庄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老虎謂賣奴婢而食也

若無折屋斧在傍庄也售不盡多少識幾個字書斷鬻不完如今奴才卽老虎反要食家主

明崇儼 紀聞奇最孟嗣成南有墓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有道術嘗行見名流將舍衽二親者輒車已出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人名宋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弊衣距躍大言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云明正諫有言如此衽親者聞而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太

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前骨而附其先人焉

非正諫不能燭幽然正諫能斷明否

夫人守一之義幽明不改子不忝名流母不忝名婦可欽這名流子可敬這名家婦

煎劑用錫 金堂紀聞儼山陸深著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召至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酌應小開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惟之曰往觀

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摩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耳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

原評 不辨錫錫而醫者世何可以弗謹錫錫不辨爲醫輕重不識做人

鄭珏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珏往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十可解

八卷可謂

尤

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也是他一片熱腸

沐浴之盤

一歌妓唱打棗竿曰繡房兒正與書房近猛聽得俏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其實妙

得緊歌喉宛轉合座贊之仲子忽語妓曰汝亦知康之者乎妓曰未聞仲子曰書房兒正與繡房近猛聽得俏冤家的聲停書就把他來聽他在那裡贊我讀書的聲我亦說道盤沐浴之盤也沐浴其身以去垢朱文公的言語你也上些緊蓋此妓不甚潔也一座笑之

十個沐浴盤洗他心不淨

措大言志

二措大言志一云我生平不足惟飯與睡耳他十可解

八卷可謂

尤

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吃了睡此渠體面話

大丞相再從侄 雅笑編

故相達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壁曰大丞相再從侄某嘗游士人李某素好訕詆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某繼至

春聯誇門第題詩罵官卿想是此傳頭

昧於嫁女 賢奕編

有嫁女者告其女曰。嫁未必成也。有如此。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女。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非此父不生此女。不知渠母何如。

古禮不可行 狂夫之言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

十可篇 八卷 可諸

廿一

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附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檜。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栢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爲婦。死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

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帳騷然。役逆竊發。即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曾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十可篇 八卷 可諸

廿二

男女四時皆春。一年盡盜妻。雖過不出。妾一寵。卽妻不招魂。不夜哭。體面做個坟。

王昭遠 宋史元臣脫脫撰

蜀人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誇。謂宋師入孟昶使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宰相餞之郊。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萬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反掌耳。手錢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俄聞劍門破。昭遠敗。又聞崇韜敗。遂脫甲走。匿倉舍下。悲嗟流涕。

目盡腫惟口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世傳爲笑。

覺武侯羽扇較鐵如意逸些。

倪元鎮 光山堂集

昆陵倪元鎮有絮病。一日春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意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絕倒。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廿三

迂老尚當物穢不過。心穢想不曾試來。心穢不試落渠套矣。忽刺刺胸門上震天雷。不曾吃一个响。咪咪心窩裡連珠箭。不曾中幾下。倪迂未嘗迂也。

新人少出 枝談祝允明枝山輯

城中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盜私與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以女暴疾辭。而來儼固以洞悉之矣。環家禮筵方啓。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寢

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儼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而已。

近日女娘們效結社。識遠親。拜近隣。想祖此衣鉢。新人時。即少出當家之日。暮院其時施拾者乎。

游絲空罥合。悵枝落花自繞。相思樹。

十可篇

八卷 可諧

廿四

可嘉

或問嘉與快有異乎曰鬱而復伸謂之快美而得正謂之嘉物無靈蠢事無大小人無貴賤求得自己意滿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可也要之具隻眼者决不汰之泥沙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灘豪華寂寞各成其致不必附

和雷同嘉之所以得名也

十可篇目

可嘉

何尚之

金橋圖

覃吉

答華孟達

鄭畋

許崇

戒諂諛之言

題壁

張融

高爽

晉安王

趙東山二友

何異聲色

書屋

寒山斤石

擁書萬卷

水晶繁杏

宜稱

剖金堂

不勝富貴

怕見淵明

可嘉目 九卷

顏延之

郭子儀

和凝

謝希孟

柴窰

宣窰

定汝官哥窰

龍泉景德窰

與沈子水

與元馭閣老

王笠洲僉憲

箕子

王德用

露布

美酒

奇石子

名山

張仲景

自斷杉心

樓居仙圖

行泊二舟

自煖杯

郭玉

張裔

陳讜

蜀客妓

盧媚娘

與之仲	丐婦	清紀
香	高塘	關中
崔玄亮	舟	山齋
還叔	鄒生	好尚
智慧	悅容引	緣飾
王過	張謹	孫朴
花朝	崔鶯鶯	崔飛蓋
班婕妤	銀杯羽化	風聞言事
班婕妤	朱伺	張澹
金鶯兒	沉香虬龍	萬佛山
與趙象	與白生	宮姬王氏
題畫	越僧	水勝
游山之槩	王穉登	獎縣佐
蕩婦思秋	中官	梁儲
三寸珠	玉基子	老智勿決
負暄	嚴養齋	各臻其妙
玉馬玉人	偶談	錢知微
李袞	貞女正士	督君謨

上清珠	葦居	尋真
鍾情	容至	雅供
此風之始	謝玄	劉聰妻
源懷	崔鵬二則	詩史手澤
南游印紀	潮	黃紅玉
馮恩與月空	郡主侍養	內府本草
螭玉鈎環	合卺杯	曹景宗
錦繡夫人	趙家姊妹	蓮花餅餌
寬政	文谷	玉龍
可嘉目	九卷	丰
消食茶	月竹	陸暢
鐵鏡	王尊	馬融
楊椿	成宗鐵穆爾	陳良祐
波斯人	書若達經	耳視目食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先生選評

袁拱宸公輔

同社

謝福清來

較正

可嘉

何尚之 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尚之字彥德嘗以吏部侍郎休假定省傾朝送

別及至父叔度謂曰聞頃傾朝相送可有幾客

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送吏部侍郎非關

十可篇 九卷可嘉

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歸省餞別者傾朝及

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

窺者汝識之士論甚高叔度

叔度先不置吏部侍郎之父於胸中哉能發

此理言

金橋圖 名山藏張青述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

漿達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餽錫賚有差

父老先有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

舊及車駕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旖

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

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

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

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與

士卒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

器仗帷幙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獐

猴豬狍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稱為三

絕焉

十可篇 九卷可嘉

連貴妃娘娘四絕

單吉 皇明資治通紀臣陳建著

成化十四年三月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

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即單吉溫

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

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

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設五府六部

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俾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日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謹按

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必治之治至

于今仰之

賢哉覃內相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答華孟達昆季

王元美尺牘馬維錦評

玉雖貴僕願三君子化玉之草木也不願三君子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往往有神仙語意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怡真篇落漢武黃金龜溫柔鄉井耶

原評 化工玉工之喻妙絕

抱朴子集未嘗不可讀讀者自快

鄭收 黎雲榭偶言朱蒞敬川輯

馬嵬佛堂前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咏以

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金鈿委於塵泥紅樓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收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觀者以為真轉國之句

一題一忘命意既高落筆自超徒順文敷衍有何趣味

許棠 撫言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

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介印其家矣

推心置腹

戒諂諛之言 慎言集清江放英纂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疏謝曰大人乃教咸諂也萬言乃不漫言

咸君真強爺正所謂父在觀其志真孝矣

題壁 舌華錄新都曹臣纂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不識文章者專要題壁

鄙人逢筆便題卽如村女簪花抹粉彼自謂  
姣無雙矣出門遇見嬌施不能回頭咄咄  
也既謂女尚有人氣既曰咄咄尚知羞惡非  
所望於斯人

張融 南史列傳

十可篇 九卷可嘉

五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無對已遇疾  
爲問律自序以示子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  
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定禮樂  
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世人皆驚吾文吾亦何常  
顛溫涼而橫歌哭哉正以詞屬不羈不阡不陌  
非塗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響鳴節疎韻或當未  
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義亦如文吾無師無友不  
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  
沐云臨卒又戒其子手澤存焉父書可不讀

况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豈  
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  
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心胸奇文章異第一流人

滴水可雲片雲可雨

高爽 南史列傳

爽博學多才嘗詣劉蒨蒨爲晉陵令了不相接  
俄而爽代蒨蒨遣餉甚豐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爽曰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六

志合者蓮心可採今不採矣情諧者蘭味寧  
忘今竟忘乎

普安王 西湖游覽志田汝成編

孝宗初與恩平 王璉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  
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王璉高宗聖意雖有  
所向而未決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  
安府教授卽爲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  
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  
之矣普安者完壁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一邊肯說一邊肯聽相與有成矣

凡事忍耐的到底有受用

趙東山

青荷軒日抄馬嘉松曼生輯

趙東山垂髮時二執友常來需酒一日見有解  
木者令占絕句卽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  
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  
二人感嘆而去

光陰有限閑漢也自不少真虧他扯拽過時  
光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七

彼之扯拽決非無謂定然原帶做生意在裡  
邊

似這般鑽懶撞閒便是他封妻廕子他講不  
得毛詩念不得孟子無非是溫習下坑人狀  
本兒動不動掐人的額子

何異聲色

茂松堂日抄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於其勝會向人  
鋪說何異好聲美色

自得一種真樂

人有殘緣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

以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吝不加喜母乃

貴偽而賤真耶愚矣

書屋

紫桃軒雜綴李日華著

書屋擇溪山紆曲處結構止於三間上加層樓  
以觀雲物四傍修竹百個以招清風南面長松  
一林掛我明月老梅蹇蹇低枝入窻芳草縛苔  
周於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書西置儒書中橫  
几榻之外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名酒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精茗一徒丁守關拒絕俗間往來如此十年鍾  
王顧陸則不可知斷不在虞褚摩詰營丘華原  
下矣  
不必論到鍾王顧陸吾輩自得之致豈可少  
此

寒山片石

青荷軒日抄

庾信字子山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  
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其  
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今也。寺石亦爲此輩所汙并無可語。

擁書萬卷 月川編博野吳櫟輯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北城貧士以此自安以此勝人

水晶繁杏 州雲過眼錄宋周密公謹著

楚元輔家藏一水晶中有半繁紅杏一株希代之寶也

一串牟尼珠色色圓映

十可篇 九卷 何嘉 九

宜稱 瓶史袁宏道石公著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插花宜高低如畫苑布置似矣余謂種樹亦

宜綠菱懸插紅葉倒生

剖金堂 清興錄宋陶穀秀實撰

宣城何子華有古橙四株而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開尊潔饌與衆共之

亦有樹橙建堂種梅造閣並不開尊一味賣錢若不結子之花早已被渠一斧

堂名剖金業已佳矣今人先惡剖金二字

不勝富貴 舌華錄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卽

十可篇 九卷 何嘉 十

抽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

來踏耳

碧茸茸杜若芳洲煖溶溶流水人家 高品

怕見淵明 舌華錄

嚴相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

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淵明先避席了

顏延之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延之有才名。性狷介。長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心惡之。資二絕。不受。嘗乘羸牛車。逢竣鹵部。卽屏住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大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嘗蚤過竣。見賓客盈門。而竣猶卧未起。怒曰。出糞土之中。升雲霓之上。而驕盈若此。其能久乎。卒敗。

封翁識見儘高

郭子儀

唐書列傳宋莊丘宋祁撰

一篇

九卷

可嘉

士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也。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領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願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爲將相。居功不伐。怕六十餘人。雖爲將相。不怕不在。

他肚中走過

帳下義兒懸玉帶。襁中孺子插金貂。

多福多壽多男子。最安最富最尊榮。

和凝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唐天成中。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喧嘩。以勅主司。主司每放榜。必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獨撤棘開門。而士肅然無譁者。所取盡一時之秀。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質十可篇。九卷。可嘉。士。

後位宰相與凝同

門惟開所取盡秀士

謝希孟

秋山亭集丁昶輯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

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至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背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渭城衰柳助淒涼灞橋流水添惆悵雖說割絕畢竟欠情

柴窑 青蔚軒口抄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

果可愛可寶

宣窑 五雜俎

宣窑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卽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

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藝人間所藏宣器又不及也

定汝官哥四窑 五雜俎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日惟哥窑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壁而宋時官中所用率銅鈴其口以是損價

龍泉景德 五雜俎

今龍泉窑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廟末年所造金錄大醺壇用者又其次也美食不如美器信然

與沈子水 國朝翰札張以誠輯

於乎黃金不多交不深況復秋風不得意柳條將綠青髻垂絲世態與秋雲俱薄功名難立壯心奈何丈夫閨棺事始定子永視舌在否耶風

聲兩岸。月色一升。卿當之不易。則先生籬下黃花正開。遲雨舉杯相挖矣。

世態秋雲俱薄。功名難立。壯心奈何。真可痛哭流涕。

與元以閣老 王元美尺牘

太夫人至八月。必須盡室而北。主上必不許。兄歸。兄必不得請。而徒以公私兩念交戰於中。未有戰勝而肥者。贏了官。輸了錢。一意。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王

王笠洲僉憲 王元取尺牘馬維翰評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碌碌。不意。故鄉中忽作好音。奉聞一笑。兄今冉登進。然尚未當要局。儘意吏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原評 尺玉儘曉事。是亦少年了了者。何不佳也。

養這樣好兒子。

箕子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著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比于忠直箕子到底自個圓融人。

王德用 智囊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王

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糧糗。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惜財好生。忠君愛國。

露布 青蔚軒日抄

後魏韓顯宗破齊軍。孝文問何不作露布。曰。臣見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耻之。尚有驢馬可獲。王肅露布。又是該的。

美酒 青蔚軒日抄

王績赴選以大樂有府吏焦革善釀酒績求爲大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績再三請卒授焉數月焦革死績嘆曰天不令吾飽美酒耶遂掛冠自是大樂丞爲清選

五湖爲酒南斗爲厄真是樂事

蠡漢議論必曰酒徒

向石子 續烟雲錄逢澤湯允設

楊瑀家收藏奇石一色青而質相大如鶩蛋形差匾上有白兜塵觀音像天然如畫或加磨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七

洗精神愈見

雲承環珞香烟罩金沙細路幢幡導

名山 安羅館清言東海居陸緯真著

峯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金谷

士貴有致當中叠個桃源洞鑽出鑽進四邊造些躡脚屋討錢討銀此世之所爲名山此世之所爲金谷

張仲景 水衡致錄盡洲文橋集

何顥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近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世咸謂顥善知人

賒遠不治十人九坐

自斷於心 讀書鏡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大

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其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於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敝衣到底敝鮮衣到底鮮有恒斯稱窮達有命何自求合取憐婦人常態佞客下婦人百等苟不合之人准佞客所笑苟不合之人早



以窺破此輩

樓居仙圖

畫品宋李廌方叔著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晉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寢爲獨妙棟樑楹楠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尤

者不能也然恕先仕于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恣傲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

仙品

題行泊二舟

張弼

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船槌石猶未起同在江湖

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傍邊小人單論行止

自煖杯

博古編日照邵暉輯

唐庫中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于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有氣相炊如沸湯遂收于內藏無酒與他依然冷了

郭玉

後漢書列傳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效驗帝奇之嘗令雙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干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臣竊疑之帝歎息稱善玉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效而於貴人時或不愈帝每令貴人羸服變處之一針立愈

亦謂之不陰不陽貴人不愈益見玉術之妙

張裔

三國志晉巴西陳壽撰

裔字君嗣性敏辯嘗客吳吳主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

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質於買臣之妻后爲丞相長史適比諸亮容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齋還書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石嗣附之疲倦欲死人頗傳之

見道者疲之欲死見勞者樂此不疲語更雋永可愛

陳謹

茂松堂寓日抄馬嘉松青岑父輯

韓化胃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一

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僂胃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其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謂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嘗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實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小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

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僂胃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謹建寧人後舉進士

世未嘗無才士苦人不識求知僂胃才縱高品斯下晉之齊純蜀錦一遭垢膩雖復剪繡革承徒資喘息而已

蜀客妓

麗人集大洋洪性編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一

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卽韻答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蒲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自蜀挾歸者相思原未曾閑縱咒也不咒你

盧媚娘

青蓮法集吳璣輯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年十四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

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句章。無有闕文。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色。結爲華蓋。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數千。其蓋濶一丈。秤之無一二兩。煎靈香膏。傅之。則堅硬不斷。上嘆其工。而寶之。因寵異焉。

針神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與之仲

徐獻忠字長谷

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卽醉。醉卽熟夢。一切世故。竟似水中塩味。非無非有。雖鳩羅刹鬼。目跳左右。不能追撼。山人胸次。足下含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陸地神仙

丐婦

童帽小品 朱國楨平涵著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蒼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醒

之。候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這樣水性。千古可傳。

清紀 延陵吳從先輯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落花。松梢月上。鍾聲忽度。推窓仰視。河漢流雲。大勝畫時。

頌畧者幾何人。

許遠 智囊

許遠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賊勢熾。遠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今日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牆過屋簷。壯丁俟竇。火無所施。兵無所加。善矣。其本尤在貧富均役。

高塘

受人恩如高牆之陰被覆。

受人恩自不可忘。顧盼成歸。咳唾爲恩。隣燭求光。江波微潤。

關中 青荷軒日杪

汪南明架上牙籤萬卷。客眺睨久之。謂曰。公能通識耶。汪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此客目中看見架上。都自題耳。故發此論。

香 考槃餘事屠隆赤水著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蓋

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然。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窓榻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達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燠一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聞窓。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水絃曼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

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泄於烟。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甜。稱妙品。煮茗之餘。卽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焚之。當斯會心。景界儼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諸香合成。縱製極工。本價極費。決不得與沉香較優劣。亦豈貞夫高士所宜耶。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

丹 考槃餘事

十可篇 元卷 可嘉

其

形如剡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濶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蓬簾。更用布幕走簷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鈎高捲。中置桌凳。列筆床。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屬。後倉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簷前。縛船尾釘兩圈。處以蔽僮僕風日。用二畫槳泛湖。棹溪更看茶灶。起烟一縷。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

琴書尊杓畢具。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

爲事真是佳境

天地一虛舟

山齋 考槃餘事

宜明淨不可太嚴。明淨可爽心神。宏殿則傷目。  
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嘉者。一二木近窓處。蓄  
金鱗。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  
以飯瀝。雨漬苔生。綠縹可愛。遶砌種以翠雲艸。  
令遍茂。則青芬欲浮。取薜荔根。瘞墻下。洒魚腥  
水於墻上。腥之所至。蘿必蔓焉。月色盈臨。渾如  
可篇 九卷 可嘉

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聘研之屬。須製作不  
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  
事擾心。儘可終老。僮非訓習。客非佳流。不得入  
仙居。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天。光風細轉。  
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水鮮。可謂蘭無剩  
韻矣

崔玄亮 醉月樓集欽愚類上輯

唐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集  
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如此者必

及陰譴。可令君侯。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

九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鞠而焰起。

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處心想一物。則

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盂中。笑曰。公想何物。

崔曰。想我之形。僧取出示之。若范金焉。眉目中

悉具之矣。

如此純銀肖像。令郎昆季。不難免當頭一

鑿。

鄉生 玄對集謝康玄性海輯

可篇 九卷 可嘉

尤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曜。累舉未捷。嘗之洛橋。  
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  
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  
成事也。又訪龜者。鄉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  
名。名將達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  
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日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  
曰。卿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引後來。勿以白  
爲際。他年必爲深蒙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  
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却正二十年。乃

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魏  
暮爲給事。因省會謂李曰。昔求府解。持郎爲試  
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參金  
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  
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  
送。公何以舊事相讓耶。回後尋秉獨坐之權。  
三臺畏肅而昇相府。又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  
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  
橋之誠。吾自取尤耳。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花

魏暮器。小李回氣高。寧取李不取魏。

好尚

南唐近事 宋江表 鄭文寶編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  
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  
周徂秦。每見道傍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  
止鄴亭。命筆善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  
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  
餘字。卧諸荒塹之中。半爲水潦所掩。無由披讀。  
謨欣然解衣游。詠塹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

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沉  
碑之泉。乃發筭得舊錄。求就塹較之。無一字之  
差誤。

此謂真讀書。此謂真好事。

還履 賢爽編

沈麟士常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  
屐耳。卽洗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  
非卿較耶。笑而受之。

麟士未常有屐。隣人目盡是屐。天下盡是隣

一可篇 九卷 可嘉

三

人隣人盡是木屐。

悅容引 悅容編 天放生著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  
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  
已。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  
不鍾情於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  
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  
一道。

知己之言。口與心違之徒。不要與他講。

緣飾

悅容編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疎疎散散。便有意。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亦有時。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若貧家女。釵荆布。自須雅致。

婦客會。一婦黃白滿頭。一婦以銅盆覆首。衆曰。何以故。婦曰。第少工價耳。縱金赤珠巨。天然手致。決不自此。

翠。髮。羽。釵。綠。秀。金。枝。非。滿。頭。滿。腦。之。謂。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聖

智慧

悅容

美人智慧。反非本色。亦令人畏而忌之。惟小婦痴。最爲可惜。可愛可念。

智慧卽女人悍妬。美者尚不可。况未必。婦人須三思。

英雄可愛。愛極生畏。玉人可愛。愛極生敬。

趣心性。由他嬌痴。儘他怒憎。善也偏宜。惡也相稱。朝至暮不轉。我這眼睛。孜孜覷定。端的寒忘熱。饑忘飽。凍忘冷。

張謙

魏書列傳北齊鉅鹿魏收撰

謙初仕宋。遭兵亂。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乃詐癡。不能洗沐。日擧頭垢面。以自完。謙後爲劉駿冀州刺史。納賂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賂太盛。召皇甫視之。則年垂六十矣。帝因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誼。此老嫗復何所任。而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謙令諸妾於境上奉迎。

雖百美妾。斷不捨此老嫗。夫人張謙真可敬。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聖

可美

孫抃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皇祐中。抃權御史中丞事。制下。諫官韓絳論。抃非紕繩才。不可任風憲。抃上疏畧曰。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庶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誥人。爲風力。捷給若膏。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意在是。與若然。臣誠不能也。上覽奏。卽趣視事。

笑盡韓絳

王過

文皇集世昌馬隆輯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剛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詔除翰林院編修

原敏捷編修讓施爲

崔鶯鶯報張生

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嘩之下或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世

免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拾小就人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滅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

慘切 鶯娘活矣

崔飛蓋

清廟軒日抄

周益公以一湯盞贈貧友歸以點湯纔注湯其

中有雙鶴舞啜盡始滅

花朝 茂松堂集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大勝異日

三月近於艷矣此際園桃點紅流水碧色

銀盃羽化 金翔張習却事抄

柳公權善書公卿遺贈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世

別貯盃盤一筍緘滕如故其器皆忘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不復致語

有錢便謂飛騰孰曰銀盃不羽化

風聞言事 耄餘雜識陸樹聲平泉著

御史風聞言事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搜隱隱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



者悉不斷理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捕風失實。誰堪其罪。

班婕妤

前漢書列傳漢班固撰

成帝時班婕妤最寵。帝嘗游后庭。欲與婕妤同  
輦。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  
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  
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爲趙飛燕所妬。諧其  
挾媚道。詈咒坐考問。婕妤對曰。妾聞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莖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  
不爲也。上善其對。

鬚眉男子也。說不出說得出。越行不來。

朱伺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伺勇而訥。目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  
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甄。以戰功封亭侯。  
領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目聚督將議。  
方畧。而鮮有任。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  
默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

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恐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大笑。識者以爲  
知言。

惟不識字。天機不鑒。惟極識字。天理透徹。半  
喬人口。無擇言行。不出經。

張澹

宋史列傳

澹能文。登進士第。爲系維翰所器。妻以女。太祖  
時。權直學士院。坐與詞臣校藝不及格。黜爲郎。  
意怏怏。淳化中。太宗與群臣論及文士。因曰。如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莖  
張澹者。本典書命。而試以策。豈其所長。此蓋陶  
穀諸人以計沮澹耳。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選  
試之。又豈有不失律者。

賢君名語

金鶯兒

麗人集

金鶯兒山東名妹也。美姿色。善談笑。擲筆合唱。  
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  
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  
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

婚燕兒。畫船開。拋閃得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  
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  
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兩三句話去。  
節時。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  
端。聞之。被効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只怕不記得。你也死不成。

沉香虬龍 香譜

質帝時。日南徼外蠻夷。獻沉香木一株。重一千  
八百觔。狀似虬龍。香聞數里。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

決不忍鋸作香丁。

萬佛山 客字軒集夏杲仲昭輯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  
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山高一丈上置  
佛室。以璚瑜藉其地焉。璚瑜制度巧麗。亦冠絕  
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妓樂。列國山川之  
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  
俯而視之。莫辨真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  
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而佛之首

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鼻螺髻毫  
相。無不悉具。又辦縷金玉水晶。爲幡蓋沉檀菴  
羅瞻蔔等樹。構百寶爲臺閣殿樓。其狀雖微勢  
若飛動。前有行道僧徒。不啻數千。下有紫金鍾  
徑潤三寸。上以龜口啣之。每擊鐘。則行道之僧  
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開伏在乎鍾  
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記。上置  
九光扇于岩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  
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見九色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

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  
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好看

步非烟與趙象

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灼所欺。遂匹合  
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於以增懷。秋悵冬  
紅。汎金徽而寄恨。豈恨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  
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  
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

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媒妁縱可恨父母亦難逃白鐵到手不啻牛狗一任女兒自去支富

### 陳氏與白生

夏光明媚矣秋宇何淒涼也每中夜涼風四起孤雁悲鳴則伏枕淚零幾至斷絕聽砧杵之音愀焉如擣聆簷櫳之聲如有隱憂此時此情何可殫述緬思灑落之人寧識憂愁之狀否耶情一可篇 九卷可嘉

胡不切淚胡不零天平我何不為涼風乎時與君相傍天平吾何不為飛鳥日日向君悲鳴耶妾與君誓矣與君言矣亮君亦見意矣所以自圖維自樹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責然死如有所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無知與草木同朽腐焉則又不若久在人世萬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然此身實君之身身不在君則有死無二如或惜身自生輕身喪節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君真為妾圖之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是難理會是難排遣不特情真文亦有致

### 合論佳人才子

才子不自才自以為才便非端才如遇佳人有以裁度之曰裁才佳人不佳自以為佳便屬淫媚如遇才人有以自閑之曰嘉佳樊通德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為溝為壑無所不往十可篇 九卷可嘉

張生亦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于身必妖于人向使崔氏子得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

天地不多生此二種人二種人亦不常相遇痴痴迷迷哭哭笑笑者自為才子自為佳人也設有真才子真佳人人亦不識即間有識者乏崑崙押衙技倆徒惜其不遇合耳惟乏崑崙押衙所以成才子佳人

若從中生忌便是金

公之犬

官姬王氏

明 武宗幸薊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云  
滄海隆冬也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脉  
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熱腸人正自難做

題畫 詩話萃玉度州周磨輯

凌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水連村綠雲山  
隔岸青橋低疑碍艇樹密不遮亭寄字無人問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四一

清琴只自聽棲遲百年意老我也曾經

隱隱天涯剩水殘山五六搭蕭蕭林下壞垣

破屋兩三家秦川遠樹霧昏花霸橋衰柳風

滿灑煞亦一幅劉松年

越僧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因寄一絕云寄將一幅荆  
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  
添箇看雲僧

精絕兩幅好畫

水勝 五雜俎陳留謝肇淛著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  
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  
天地之陰氣所疑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  
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  
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  
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  
士女莫不自暫輕盈豈非山水之故耶

以之爲資可也以之爲性不可也諺云搬得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四一

淺一個藥確搬得深一口棺材

游山 五雜俎

游山不藉仕宦則厨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  
宦游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如意一也僕  
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  
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與人從者憚於遠涉羽  
士僧衆但欲速了餐爨之道恐昇夫之諄語音  
絕之景恨後來之開端相率道引於常所經行  
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游

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山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傍。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無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携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散。勤幹見解之奴。常寶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携孱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畧。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游山之大都也。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惟石

無遠不到。到則拂草而坐。傾壺而飲。飲則更相枕藉以卧。意亦甚適。華亦同趣。

王穉登與呂祠部 穉登字百穀武進人

主人情厚與醅醪等。不勝客之易醉。歌者音調殊絕。入越初聽第一聲也。隔水越王臺。雲木蒼然。不能賦鷓鴣飛上之句。自愧才盡耳。晚渡西陵。不復就陳使君飲。拙詩如糲糲。而欲邀君珠玉。得無貪甚乎。

充雅。

獎縣佐 潼幢小品

王陽明以禮幣獎與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此輩亦斷有不可獎者。上官給個才能。區區送藉。此以嚇詐庸愚。想于旺原有異人處。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則漢水則涓涓。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似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疑。愁夢翠眉歛。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了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為得精細幽達

中官 皇明資治通紀

中官阿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為亦諫道一助也

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

十月篇 九卷 可嘉

聖

梁儲 皇明通紀

正德十二年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岷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外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篤朕念親親界地不足矜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

母忽

回天之力固足垂矣且也不手忙脚亂從容鎮定

三寸珠 神異志

武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十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為十尺紅珊瑚為照前後十二乘珠

玉碁子 青蔚軒日抄

度宗朝有十二玉碁子上有十二時字用盆貯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吳

水置於水中逐時浮出不差晷刻

較自鳴鐘更逸

老智幼決 雪林神堂集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當時就用軍師矣只要用得好車馬如市符

牒如雨。若非渾厚。濟以精明。真是難治。

負暄

雪林堂集

列子曰。宋國有田夫。常衣赆。過冬春。東作。曝日。作野美之。不識廣廈綿纈之屬。謂其妻曰。吾負日之暄。以獻吾君。必獲重賞。

發婦恤緯。尚憂王室。野人食芹。猶念至尊。僭爵立朝。不以國家爲任。不愧於君子。能不愧于若輩乎。

嚴養齋

智囊

一可第

九卷

四七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豈充牣屋中。釭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

入悅。不日遷去。

原評。勢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泝於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術不勝德。如是術。今之德。余大有望於斯世。

各臻其妙

紫雲軒雜綴

賞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口口鼻。互牽。不得全領其妙。

俗夫開幾朶花。割隻鷄。疊塊肉。請一班。厭徒。

小唱。叫兩人。內中有的一般也。賦詩到。

十可篇

九卷

四八

不如蓮花。落好聽。

玉馬玉人

續煙雲錄

趙伯仁舉。收藏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古玉色如此。樣有十餘枚。或大或小。或有文。或無文。或青或綠。長不滿寸。蓋人綰繩之物。

玉人高五六寸。束髮於頂。餘髮披腦後。橫押一簪。永垂至地。不見足。溫潤與馬同人。如顧愔之所畫。列女圖中人物。

玉以溫潤爲第一。縱白而乾。何妙之有。楚之珩。魏之珠。趙之璧。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綠。不過如斯。

偶談 豫章李鼎長卿著

香林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月印歌殘。倏爾言旋。

卽游戲結伴。有一不韻。尚令烟雲變色。花鳥短致。斯言微有韻。

錢知微 酉陽雜俎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見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請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卦成。知微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請爲韻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

賣房賣田有之。未聞有賣橋者。是公子忒喬。

李衮 介石山房寧燦中涵輯

李衮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

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衮敝衣而出。滿座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衆皆爭先羅拜之。

曹子居衛。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此真歌也。崔昭那曉得。

娼優隸卒。賤何俟言。卽爭先羅拜。不過同類。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尋

延促合度。舒縱有所。亦自可聆。不宜槩置。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劉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淫起。來。他。自。以。爲。妙。固。不。在。色。果。能。忠。已。勝。



文萬倍。亦何藉於文耶。

晉君謨

藝絕圖談西山居龍劍輯

隋末有晉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置一短劍。箭水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見心術不端。未教汝嚙之。法靈智。慨求是訣。君謨終秘而不言。

學射也。須心術。羿弗如君謨達矣。然羿須逢

可篇 九卷 可嘉

蒙報他

上清珠

唐史外編

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開元中。蜀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觀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中。及卽位。貯以翠玉函。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懷祝之。無不應驗。

能轄水旱兵革。此是天下之寶。

昔居

五卷 可嘉

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整雲鬟。掩映在茶縻架。蕩湘裙。微顯出淩波襪。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五

尋真

鬟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綉榻斜倚。嬾之態。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燈前日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

說得絕雅。絕叫美人也。難理會。

鍾情

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寒暑起居。慙懃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

在文士也要當心。  
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窓紗。

容至

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所悅悅之至而容亦至矣。

一個悅也只是單相思。

雅供

務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櫺。衣厨食櫥。豈可溷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一百篇 九卷 可嘉

三

藤床 小榻 禪椅 小墩 香几 鏡檯

粧盒 花罇 茶具 筆硯 酒器 繡具

天然几

不必過於粧腔。即飲食起居。自須雅致。

此風之始 舌華錄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究竟不知何所終也。

謝玄 晉書列傳

玄字幼度。有經世畧。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全才。謝安以玄薦。郗超聞而嘆曰。安能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時人疑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在任使。雖履屐間亦各當其用。以是知之。後果驗。

劉聰妻 晉書列傳

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於聰。既冊后。起鵲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十可省 九卷 可嘉

晉

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惟不納。而反議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愁咎皆歸妾。拒諫保忠。惟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群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

何憂

寵未有顛者。劉后大不然。

源懷 魏書列傳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綱挈領。何必須太仔細。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棹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剗削不密。非屋病也。

識大體

崔鵬 宋史列傳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聖

徽宗初。以日食求言。鵬上書。發章惇之奸言。極切直。其畧曰。臣生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惟故逐臣司馬光者。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直滿門。私謁蹕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聰。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譏刺。直諫則陷。

以指斥是姦也。凡此數者。尤有之乎。惇有之乎。疏上天下傳誦之。

白。大奸若忠。庸人原看不出。惟真君子爲能別。

欽宗卽位。鵬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畧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是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尚敢爲此奸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爲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爲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私謁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於茲已極。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奸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鵬平生爲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美

文甚多然篋無留蒙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

真力曄二佞孰謂鷗至今不生

詩史手澤 武塘支大綸著

今里俗丁收寶先世故券有若琪璧而詩史手澤視爲凡物彼徒見故券者土田室廬所憑藉也而詩史手澤緩急奚賴云予先世有慈園十詠圖冊伯祖嘗質之子錢家得四十金先大父仕歸捐京中裝贖之正德已前人尚詩史若此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至

嘉靖丙辰年先兄鳳臺携入邑都以里役徵求議質之則不能得一金一友人曰先世有此餘力胡不以白金爲楮黃金爲字令可備緩急而咕咕名爭詩畫爲也俗子鄙吝若此士風安得不壞

子弟自待父天年一着故券似屬可緩

若小先生自題南游印紀 馬德澄著

寫篆妙自筆趣配字須要安舒自在不可局促以當細畫不可增減以當勻調不可軟弱以爲

圓活不可僵梗以爲莊嚴要得雅而不俗文而不俚秀潤而不滓澁古拙而不粗鄙卽如行文吟詩寫畫草牘亦靡不然再而永冠言笑樵柴步趨飲食坐卧俱亦典雅清瑩爲妙其理一也今之刻印者不解六書之義而甘附何震之下塵何震篆刻甚有妙者可爲師法但不如今之新都諸友所寶者余以爲白文須倣漢印宗文三橋朱文須倣宋宗趙孟頫兼而有之者惟何震雪漁氏今亡其人并喪其真新都嗣何而不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其

必讓何者有蘇宣氏構李雲間無人若朱璵陳萬俱次於蘓宣直作不佞衙官矣

廣昌門人孔天毓曰吾師又多能也

潮 五雜俎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塘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岸之

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漲。下黯淡灘時也。

哄日吐霞。吞河激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

### 黃紅玉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光

### 馮恩與月空

恩字子仁華亭人

空庭歛照。秋雨散花。玄公出定之餘。顧瞻時事。不無明鏡塵埃之感乎。

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堪與爲匹。

### 郡主侍養

潼幢小品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簿。有聲于煥。有才貌。王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沒。妻凌尚存。主辭祿乞恩同歸事。聞報可。極盡孝。

敬。至今人能言之。賢矣賢矣。

皇家之女。忘貴尊親。真足風世。老頭兒。做個把官。慢滅翁姑。禽獸不若。

### 內府本草

烟雲錄

太廟前尹氏嘗以粉畫三輔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近者左帑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采畫本草一部。極佳。

不可令富人見。誤認致富。奇書必矣。

### 璫玉鈎環

續烟雲錄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李

子母璫玉鈎環。徑六寸。質白。璫身紅。子亦紅。走母腹上。作相視之狀。宛然如生。紅荔枝葉白如酥。製作精巧。

雖說因質。玆有可言。

### 合卺杯

甲乙剩言東越胡應麟元瑞著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形製奇。惟兩杯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踰三寸許。其玉溫潤而古。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

絕者

溫潤而古。妙不可言。

曹景宗 武華錄 梁東方鳳騰選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色甚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就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本

如霍去病。帝欣賞不已。進爵爲公。

真不愧去病。

錦繖夫人 楊升菴集

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幢。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

老未嘗敗。善戰足稱。

趙家姊妹 西京雜記 晉丹陽葛洪撰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充。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王爲當時第一

受用一個不走。作美婦人亦可稱。上仙趙家兄弟。美則美矣。漢帝也受用他不全。

蓮花餅餌 清異錄

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餌。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于家婢。言宮中人。晬齒押班。未論其味若何。先取其色好看。

寬政 政訓朱文公嘉著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三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寬的所在。寬嚴的所在。嚴。

文谷 野人閒話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杯。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視之。盃闊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劉曰。予少年時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

瀑泉盟漱。余觀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卽以半片見授。燭火出一白石。圓如鷄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一石。潤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無不周備。云於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觀此奇物。幸矣。

余季父有一石。形如鴨子。差匾碧艸紅鱗。鮮明可愛。不讓沈劉二君。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室

玉龍 玄對並樓王毅祥祿之輯

梁大同八年。戊午。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顚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如琵琶。水盡乃止。

消食茶 中朝故事

唐有人授舒州竹。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

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甌沃于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

我輩何自此大嘯。大餒者宜投一角。

善哺之徒。所吝者已所吃者。人恨不常在腹中。何曾要他。速化此茶。雖投不受。

月竹 蜀都雜抄。嚴山陸深著。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州人何幸。時食鮮笋。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甫

陸暢 尚書政寶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自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章阜也。初暢受知于阜。乃爲蜀道易獻之。阜大喜。贈帛八百疋。及章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讐家因欲構成罪。公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貧士頃獲八百疋。非恩乎。有恩必酬。陸公果

暢

鐵鏡

古奇器錄雲間陸深儼山著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醫人鐵鏡少。聞王尊鏡忙。

王尊

前漢書列傳

初元中王尊爲安州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郫郡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郫。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尋謝病去。十可篇 九卷可嘉

奎

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爲東郡太守。水波爲之却迴。

各成其是。然王陽事君能致其身。句不曾研透。

馬融

後漢書列傳

融字季長。京兆桴。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往從之學。遂爲世通儒。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游者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下士也。

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所撰注甚富。卒年八十八。遺令薄塋。

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生前達生。任性死後遺令。薄葬真高品。

楊椿

魏書列傳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座。執手流淚。詔百官餞之。城西觀者人十可篇 九卷可嘉

突

人嘆美。椿常作書戒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盛。因得於親故。吉凶之際。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酒肉飲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清河翁。恒著布衣。韋帶。每約束諸父曰。汝等後世。慎勿積金一觔。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以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



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戒曰。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即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當時。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預譙。高祖謂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輒有是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自後脫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萬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笑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仕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不少。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濫。僑

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謂足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求千載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言可爲則。

成宗鐵穆爾

元史本紀

明宋濂撰

帝即位。下詔蠲租。浙江行省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可。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議論甚好

陳良祐

茂松堂日錄馬嘉松青岑集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敬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

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後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撫然而罷。」

良祐靈珠也。說之有挾，而邀欲使砂石潤靈珠耶。

波斯人 說異編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謂墓隣與錢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六元

數萬。墓隣不許。波斯曰：「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中唯存一心，堅如石，錫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僻朝夕玩望，吞吐清氣，故能凝結如此。」

不愛雲雨而愛山水，此女與他婦心腸迥別。

書若達所書經後 坡仙集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

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均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海上沙空中雨說得自然

耳視日食 青蔚軒日抄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七年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日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客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索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布袍粟飽期無忝，吾真猶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

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

食也

貴應偽求

茂松堂日錄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而理二夫何哉無乃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

狗虛文者罕成功務實用者有至効

不么着意用功徒在外面搖鈴丁鼓是沒相

十可編 九卷 可嘉

七

于的小試不出五名榜末不見尊諱何益之有

十可篇目

可嘉

食奇字

豪傑之常

香雲香雨

仙游圖

看會

庶者不求

滿腔殺機

莫月鼎

賢貴其真

冷煖玉棋子

上林苑

花仲胤

與情氏

菓

梨

與鄭希大

與朱雙橋

昭世杯

大珠

徐存齋

韓襄毅

十可編 又九卷

一

王郎善歌

神女賦

好色賦

齋

溪

雪林

滌硯

香爐

香合

匙筯

古鏡

茶寮

虎丘茶

天池

陽羨

龍井

天目

擇水

候湯

異蓄

奇石

秋聲館

燕全不多

靈昭

殷文亮

鸚鵡

檀越

贊寧	沈光權武
寒食重九	趙奢
摘會真詩	杵星劍
偃骨	張牧
耿聽聲	掌中芥
陶師兒	饒州吏
江南子歌	楊守陳
可嘉目 又九卷	劉腸冷眼
元旦	醉落魄詞
宋畫	楊梅
三忠	玉喻
金陵	呂文靖
姜伯貞	楊智積
獅子驄	不惜福
黃帝陰符經	李主簿妻
孔道輔	有無形技
舉業要言	畫家邪學
李益	逍遙三十年
陶石簣序	吹聲者鮮
	政莊子要語
	福者昇天
	畫之難易
	張僧繇
	武操凜然
	狀留篇
	不堇父母
	竊李黠兒
	王濟
	張雄飛
	回回石頭

管平子序	馬司馬序	若水馬先生
自叙	幽棲曲	從軍行
影	出門示兒子	題硤石山
重游硤石山	題法相寺	西園 二首
題季弟書屋	寒	乘涼得然字
夜坐	上元夜集	西園春思
載酒湖中	春日湖中	曉發秀水
舟行春雨	卧病	牧園 十二首
留別兩弟	命兒名	春日過西園
可嘉目 又九卷		三
題長嘯軒	懷父遠宦	送董玄宰
句容道中	春宵聽雨	薔薇屏
夏日即席賦	白楊渡 四首	曹平子園林
百藥山 九首	茶星館 二首	咏史
虞吏部山林	村庄	柳陰
登錢塘江樓	東湖別業	東湖秋思
題畫	示兒子初學	鬻夫說
公輸贍族議	與友人	釋之荆谿
吳江旅泊	舟行喜晴	投惠山宿

客思

留別吳方于 舟次平望驛

訪張苓石

秦舜峰園林 孤舟暮雪

陽羨讀書臺

游南嶽諸山 夜半月明

梁谿返棹

望陽羨諸山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祿先生選評

孫愚公伯愚

同邑屠伯智玄貞較正

陳 樗雲木

可嘉

食奇 婆羅館清言東海屠隆緯真著

噉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壙顧影多慙庶幾

哉白魚蠹簡食奇字於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

十可篇 五九卷 可嘉

於世上

單食一個奇字也是好處的

豪傑之常 續清言屠隆著

時來則建勲業於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

事時去則守窮約於山林藜食卉服是亦豪傑

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

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遠若紅塵守着青山挨着黃蘗也只是養道

德縣是非別無主意

香雲香雨

聯菴集湯賓尹嘉賓題

山未嘗有香也李賀詩永微香雨青氣氤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家詩云雲氣香流水

雨香雲香慧解中來

仙游圖

畫品文徵明衡山幀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

可篇

又九卷可嘉

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似履而遨游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竝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畧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神品

看會

吳社編太原王穉登伯穀著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賓徒戚屬門秀嬰奇雲

至雨集家窺則朱戶錦席水覽則白舫青簾花間而玉勒推柳下而紅粧映目星而秋漢微波鬢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擊過登續富者列筵張具千金一揮貧者茶杯脫粟而已若夫街填巷溢壁倚楣憑店外墟傍簷間井上袂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迎會者只當面會也閨中之秀閨內之奇閑不畢獻心炫目驚如中秋月華諸物各呈其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寶艷無不聚

庶者不求

舌華錄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口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庾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此物想無用的

滿腔殺機

孫雪居克弘纂

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善惡不并疑信倒置

莫月明

青樓外錄

莫月明道士也嘗與客游西湖烈日熱甚月明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此道想具黑心符

賢貴其真

形可

影解之趣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四

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自然

輟耕錄

青溪史氏邵亨貞撰

南村田叟陶君九成著書三十卷凡六合之內朝野之間天理人事有關於風化者皆采而錄之非徒作也然又能不忘稼穡艱難蓋有取於聖門餒在其中祿在其中之旨乃名之曰南村輟耕錄朋游間咸欲爲之版行以備太史氏采擇而未有倡首之者於是僭爲

引以伸其意同志之士有觀其書者必皆樂聞而興起焉

伏以倪寬帶經而鉏名高前史陶亮既畊還讀教及後昆顧服田力穡乃士之常然著書立言於世爲重比觀輟耕之錄實爲載道之文鉤玄提要匪按圖索驥之空言攷古驗今得閉戶斷輪之大意蓋亦寫諸琬琰庶可緝於簡編惟鑲版乃見全書在司帑當無難色同門曰朋谷志曰反幸慙慙以相成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共流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

傳於不朽

余性無他嗜獨癖於書棋琴書畫一無所能柴米油盐并無所着天然一懶散人也明知七義可富人可貴人未識八字有舉人有進士柰長日小年不能作活抱膝長嘯一茗一香一書一史我不見古人悲歡我自爲古人悲歡也我雖見今人悲歡恨古人不見今人悲歡也時而嘯歌浩吟時而痛哭流涕讀書十萬卷寒暑計一十易亦云半生苦心扳尤

五千葉工費約七百貫聊爾百城是命藏之  
枕函勿問洛陽紙價也友人陳聖俞輩欲助  
以梨欲繕以寫專謝辭之恐有吝而不出諾  
而不踐甚有往而不還者青瑣不可廢於中  
俟其可緩鵬鵠裘可賣於內急其當先刪去  
十之八更名十可篇嗟乎前有陶君復有邵  
君耶今有邵君亦有不邵君也噫不邵者衆  
矣

冷煖玉棋子

梅花書屋王蒙叔明輯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大甲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  
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出楸玉局冷煖玉  
棋子上敕待詔顧師言爲對手云本國之東三  
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迎霞臺臺上有手談池  
池中生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  
冷故謂之冷煖玉又產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  
局光潔可鑒自然成文  
原來棋子生於水中水棋是以不少

上林苑 衆香集

上林苑中陂即二水名因爲池積草池中有珊  
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  
條南越王趙佗所獻謂爲烽火樹至夜景常煥  
然

難啓石崇之眼

花仲胤 情史

花仲胤爲伊川令久不歸有一寵妾思之寄詞  
云西風昨夜穿簾幙閨怨添消索最是梧桐零  
落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俱落胤折見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內有伊字作尹字遂寄回云頓首啓情人恭惟  
問好音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寄與音書不致  
誤不爲伊人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妾  
書復答曰奴啓情人勿見罪故將小書作尹  
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問別幾多時身邊少  
個人兒  
伊家不要人一語道破身邊少個人還是周  
張

與情氏 情史



人世相逢。知心有幾。琴稱子期。馬思伯樂。卞氏  
別足於荆璞。隋侯貞明於夜光。皆感激於一時。  
嗟嘆於千載者也。惟我芳卿。鳳彩鸞文。風飄雪  
舞。琴心卓慧。茹曲蔡情。浮梗初逢。傾蓋不異。結  
言誓果。秉志堅貞。自古相知。惟斯爲最。而胡麻  
堪止饑之食。天台祇寄游之境。雲情雨意。雖無  
盡期。天上人間。竟爲異路。是以數月綢繆。翻作  
一朝分散。夫暫會徐離。猶可動色。久處驟別。寧  
堪銷魂。昔與卿携手。步月卿謂我他日當思此  
十可篇。不九卷。可嘉。八

美人素粧輕容。巧笑月下溫存。姦主低徊欲  
絕。覺無限深情。  
將往事鋪叙一番。真情不覺溢於言表。

菓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  
較之閩中荔枝。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作婦。蒲  
萄如美女。楊梅如名妓。荔枝如廣寒仙子。冰肌  
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夫荔枝皮似丹。蜀膚若明瑤。潤侔和璧。奇踰  
五黃。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  
不知百和之所出。

梨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枝龍眼

十可篇。不九卷。可嘉。

九

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  
方熟一顆重至二三觔。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  
人家有者不可多求耳。此外有夫人手佛手。提  
提果皆藥園中佳植也。

梨之爲樹。摩霄拂日。藏雲吐霧。

魏校與鄭希大

校字莊渠。直隸崑山人。

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秉汴船渡淮。過此則天  
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  
沿途每接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直率。口度吾輩

懶折腰間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遠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携而撫孤松也

苛禮士夫樂境

王梅與朱雙橋

梅字巨湖浙江平湖人

梅自十五抵邵伯假宿法華寺中雖紛然簿領亦有瀟洒出塵之意康鹿之性終便山林也兄不知何日旋旆弟既月盡可到寶應也湖堤之柳何異甘棠春也向濃柔娜可愛肩輿相並緩

十可篇

卷九

十

度其下野人舟子喜見顏色不待覩河洛而思禹也幸少待弟至畢此良緣如何

紗帽底下無窮漢紗帽底下亦不乏趣士

堪寫在畫圖中又添入詩句裏則我這紫藤兜轎趁着濃陰緩些兒個行行受用足萬壑清風一堤柳影蒲襟爽氣

照世杯

湧幢小品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大珠

永樂十六年蘇祿國貢珠一顆重七兩五錢

徐存齋

智囊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頗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十可篇

卷九

士

原評 不吝改過卽此便是宰相器識聞萬曆初有士作怨慕章一題中用爲舜也父者爲舜也母者句爲文宗折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陳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讀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

韓襄毅

智囊

韓襄毅在轡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

原評 此必蠻字欲假此以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

王郎善歌 世說

王曇首善歌謝公欲聞之而王名家少年無由得聞後公出東府上山作妓樂遇曇出庾家墓竹中作一曲於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而去諸妓白謝公曰此乃王郎歌也

名家年少拉衆串戲臉塗墨白身充牛狗苦

子可篇 又九卷可嘉

無王郎都雅然王郎何苦以曲擅

神女賦 宋玉

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意似近而既遠今若將來而復旋

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指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

好色賦 宋玉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總之一個態字盡之矣

齋

齋欲大雅不俗湏窓櫺虛朗庭院清幽門無輪蹄還有花鳥絕去腥羶滌除塵垢皆前宜片片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落紅窓下宜鄰鄰淺碧

空居無俗素館何塵儘殺受用了

溪 秘集

溪以浚激瑩徹爲佳湏如匹練曳白宛轉逶迤天空日皎沙明水淨鬚眉可鑒游魚可數一溪流水綠幾片落花紅

雲林 東坡別業目錄馬嘉柱爾任輯

倪雲林爲廬山甫作六君子圖乃松栢樟楠槐榆六樹行列修挺疎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

平地且氣象蕭疎有賢人在下位之象豈感嘗時胡運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歟

題雲林稿曰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此老真足以當之

滌硯 考繫餘事

日用硯湏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鮮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尤不得以滾湯洗硯

憐牛有端硯恨之不能得因余之賞鑒時以熱水沃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香爐

官哥定窰龍泉宣銅潘爐葬爐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爲上

妙爐果可嘉

香盒

宋剔梅花蕉段盒金銀爲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粧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

果可喜然亦罕得

匙筭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適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白銅者儘適于用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爲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以明爲主

茶寮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

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後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七碗覺太多一二盞少不得

虎丘茶

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爲豪右所據寂寞山家無繇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嗽之賞心嗅亦消渴可稱山品諸山

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芥。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

龍井

不過十數畝。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

天目

爲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誌云山中寒氣早。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去

嚴山僧至九月。卽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茶之芽萌較晚。

諸茶貧士無由得。岱頭茶頗佳。以青細爲上。

擇水

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

其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春冬二水。春勝於冬。

暴雨瀑布皆不宜食也。

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活爲上。

候湯

凡茶須緩火。多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烟雜穢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綠邊湧泉。連珠爲二沸。奔濤濺沫。爲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聲。盡之矣。

妙境

異書 筆記陳繼儒眉公輯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

十可篇 冬九卷可嘉

十七

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又有市人蔣宰。十二鍾能應。時自鳴。

季雁山宋宗眉一爐。幕上十二孔。應時出香。俱

不可曉。

悉奇。

奇石 川辭篇

滇南寶井中。一石中。官三百金得之。石中有玉

蒼蠅二頭。羽鬚皆活。置几上。能辟蠅。

秋聲館 清吳錄

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園有碧蘆。方數里。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蘆象爲小人。室隱碧蘆。恐非佳士。

兼全不多 調言長語夢莊曹安肆

三場之學。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然足以知聖賢之與古今事務之夥。精亦不易矣。吳臨川云。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詞。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十。可篇 文苑可嘉 尤

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

欲求生富貴。湏下死工夫。

靈昭 國史外紀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相應。飲畢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未盡。船終不去。

殷文亮 朝野談資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

以綠綃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歌唱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

木牛流馬同轍。第武侯心思不施之無用之地。

鸚鵡 蝶菴主唐寅伯虎幀

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集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獨過。遙見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十可篇 文苑可嘉 尤

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僞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

檀越 虎蒼

空如禪師入陸渾山中。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

檀越非勢宦。則富貴。空如禪師一語破的。

觴政引 觴政陳國袁宏道中郎定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壺聲輒踴躍遇酒客與  
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  
酒腸也社中近饒酒徒而觴客不集大覺幽弄  
夫提衡擗丘而誣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  
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

不能飲不竟夜不休真酒客也厨頭告酒催  
客早去猶可甚者娘娘臉上還好看相公面  
上已無酒氣矣主人俗殺殺主人

十可篇 文九卷可嘉

趙奢 史記列傳漢司馬遷撰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奢奢正對曰君於趙爲貴公子公子不奉法  
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  
兵是無趙也君尚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  
於王王遂用奢

說得有理平原拱手聽命

沈光 隋書列傳唐魏州魏縣人

光字總持負絕力爲惡少年所朋附初建禪定  
寺豎旛竿高十丈許適繩絕非人所及諸僧慮  
之光謂曰可持繩來諸僧驚喜光乃口銜繩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畢輒放手透空直下以掌  
拒地倒行數步觀者駭異號爲肉飛仙時又有  
權武者勇力絕世常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  
出二人皆以功累顯官

力之得其正者

贊寧 博古誌

十可篇 文九卷可嘉

徐諤嘗得畫牛一幅畫齒艸欄外夜則蹄卧欄  
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集  
能辨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滅灘偵微露  
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着物則晝隱  
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畔滴水  
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牛二形殆二物所畫  
也

此牛日吃三餐夜瞞一覺

杵星劍 西陽雜俎

聞人紹有一劍以十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應如桴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問君果足自當烈士否。

張牧 東海寶席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員石。徑寸。明於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髻鬟。或微笑。後數載。不知所之。

十可篇 又卷可嘉

廿二

鏡中花水底月。

寒食重九 蘇文忠公集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余寓家第。培原。東阜近菰。引曰。培原多致且靜。寒食。重九。恒以一棹收春雲。秋樹於襟帶。

丁郊之提。余知已早。今復窻曉燭。夜於東阜。况年少而穎資乎。秋已云仲。桂萼方舒。早菊欲放。芙蓉映條。柳在秋水。兼葭之間。兀坐讀

書。恰是圖畫一幅。異日拾取大物。孰不曰。饒自東阜。若僕乃窰頭坯。隨雨破者。不足置問。

破研瑣言

掌中芥 洽開記

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二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踞地。亦名隔空草。

近世輕邪鬼想食此草

十可篇 又卷可嘉

廿三

摘會直詩 杜牧之

留燈垂繡幕。和月簌薰櫳。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筭抽纖土軟。蓮襯朶願豐。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酬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

摘會直詩 元稹

調戲初微忤。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唇朱煖更融。氣清蘭蕊



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飲躬汗光  
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鍾  
畱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  
素裏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我推粘翠簪遮宮額怕綽起羅裙露繡鞋我  
忙忙扯的鴛鴦被兒蓋

饒州吏 蝶夢言

饒州一吏辦事京師頗苦塵勞作絕句云碌碌  
庸庸在世間朝來直到睡時閑誰知夢裡猶辛  
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十可篇 文九卷 可嘉

廿四

人生碌碌魂夢之間卧不帖席真好苦也當  
日之神氣不亂入夜之視夢亦清者能有幾  
人

端溪石 湯幢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  
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絕  
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絕者急上  
得免時憨和尚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

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玄宰  
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  
其不磷蛟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爲珍  
歟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  
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  
僊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  
十可篇 文九卷 河海

廿五

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  
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書而  
志之皆再見無不識者  
能圖其貌未知其心

楊守陳 褚生現言

弘治二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  
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  
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  
意守陳謝卻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婆婦也守節

三十年令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  
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  
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士論多之。  
守志不渝。獨立不倚。

海棠香國 拾翠編

海棠故無香。獨昌地產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  
香霏亭。

有香無色。有色無香。既色且香。卽女子相。燕  
者亦鮮。

十可篇 文九卷 可嘉

廿六

黃撥沙 聽雪勝語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圖。卽知休咎。因號  
黃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  
傷。塋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卽愈。

整年鬼話。何曾畫地。自己雙眼。如盲。何況差  
者左目。

剛腸冷眼 醉茶雜俎

陳繼壽曰。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  
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

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看你橫行得幾時。

耿聽聲 鴻溪集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  
名。取官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官所御。令小黃  
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  
上扇。卽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  
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  
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侯朝門內。夏震微時。嘗  
子可篇 文九卷 可嘉 廿七

爲殿巖。送酒於耿。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  
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逮爲殿帥。耿謂之。謂曰。  
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爲三衙。問是何人。曰。  
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爲將官。獨震方  
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  
得遞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爲數人結爲義  
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中金鼓。有  
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虎  
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

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參馬迹皆立節使班  
悉如其言

較有眼如盲者不啻百千

醉落魄詞 衆香編

劉光祖字德修其醉落魄云春風開者一時還  
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  
生也 曲塘泉細幽琴寫胡床滑簟應無價日  
遲睡起簾鉤掛何不歸與花竹秀而野  
花竹秀而野五字疎朗殺人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廿八

楊梅 銷夏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  
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醢酒號梅香非貴人  
重客不得飲之

陶師兒 繡閣遺鈿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其相  
眷戀爲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  
游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杭俗游湖者通暮即  
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月色甚

佳舟泊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  
人驚救不及雙死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寒暑  
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  
如蟻有丰致者非杭人也目擊畫舫紛紜欲買  
舟一游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  
止前棄舟在焉詢之人以王陶事告者士人嘆  
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游西  
湖曲盡歡態自是人皆爭求是舟殆無虛日其  
價反數倍他舟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廿九

行雖不經師兒甚是可取有花朝而無月夕  
有紅粉而無佳人得此王陶稍爲西子湖點  
綴

月澄澄銀漢無聲說盡千秋萬古情

玉喻 隨筆穆文熙輯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  
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  
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  
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

是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寧失出毋失入

呂文靖 佛氏集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三

靖與其夫人語曰四兒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以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信哉

江南子歌 袁宏道中郎著

鸚鵡夢殘曉鷄起女眼如秋面如水皓腕生白藕長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

前每自銷魂死錦衣白馬阿誰歌郎不如卿妾妾何

眼如秋面如水决非佳婦

楊智積

楊智積隋文帝侄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于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你燒進來我燒出去看那個燒得過

不惜福 安疏質言

重峰巖頭欽山三禪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十一

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峰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任山雲爲者

雪峰說得有理

元旦 自足編

元旦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頗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青綠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安於耕鑿爲  
春風化雨中一擊壤之民自安足矣

李主簿妻

褚生規言彭好古述之

選人李主簿新婚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  
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爇過歸店走馬詣  
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天師善巫術奉  
詔投龍廻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  
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  
其事仙師曰是何鬼魅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

一可篇 又九卷可嘉

冊二

者曰鞍馱速馳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  
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  
香以水嚙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  
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  
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  
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  
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其初拜時金天  
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  
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

何不逐卻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聞甚門者數  
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  
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  
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  
是知靈廟女子不可入也

明示不許婦人人廟燒香要知既防活和尚  
復惧死大王

有形無形之技

歸有園塵談徐學謨著

有形之技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冊三

技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梓匠輩遺害淺風水輩種禍深

宋畫 考繫餘事

評者謂之院畫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不知宋人  
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  
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

院畫猶入穀楷書怎叫得不好

邪學 考繫餘事

鄭顥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

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俱無足取

狂之一字在人尚屬可憎何況於畫

逍遙三十年 雨窓隨喜華叔開修輯

一卷書一壺茶一重裘一笑奴一溪雲一潭水  
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愛妾一片石  
一輪月一枕夢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  
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  
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余亦欲此未知天遂余願否一士夜每懷禱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廿四

于天神人曰汝欲何願而致勤若是曰得衣  
食粗足逍遙一生足矣神人曰要富貴與你  
清福上天所靳莫要虛想

### 三忠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要君  
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  
諫非而怨之下忠也昔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  
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

三忠三忠

吠聲者鮮 明吟閣集願心元靜輯

碑銘盡溢美之詞故墓亭多災石彈劾信風聞  
之語故殿陛有冤人士君子執是而定古今之  
是非其不爲吠聲者鮮矣

杭人有言布政司前地上鋪田數塊極大的  
石那一面俱是秦檜頌美碑文

跋莊子要語 王世貞撰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  
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廿五

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小人也爲今  
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爲錄之者十不能一  
耳然若瑩然若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而破  
礦之得銀燭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詞  
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  
經者病其詭皆有以采之雖然彼固有以采之  
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已於國者亦  
無與也

公文亦人中天也

金陵 三立齋集馬德禮潘真輯

金陵諸勝如鳳凰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杯遺  
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  
寺莫飭杉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杉長  
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日梵音聒耳卽西湖  
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各有妙處

福者昇天 脉望西蜀趙台門長玄著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世本

主者悉是在世有功德之人

說得有理據言地獄着落惡人矣死這班好

人去安頃何所

天上衙門有官者少冥府圖圖無德者衆人

間世何如

三花樹開應遍九蓮臺路不遙

畫之難易 風俗通義漢汝南應劭著

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  
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

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

鬼魅最難世間盡是鬼魅孰有能肖其像乎

姜伯貞 香案牘

伯貞值史伯真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

因教之服石腦

石腦人人該服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  
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鷄野

一可篇 卷九 可嘉

世本

驚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

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

武操凜然 筆勢錫山王達著

蘇武牧羖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娶

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

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娶婦生子一以安匈奴

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

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蘇武不免不知武

矣一婦何足以汙其勁節耶

但要初心不變娶婦何妨他人一般娶婦一般全性命同也受恩身處即爲家則異耳

###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驤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不能制上令并群驅來謂左右曰誰能御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扼目馬戰不敢動乃韉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趨家挽磴駿尾焦焦秃皮肉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燕昭王尚以百金市駿骨唐主之好實獲同心龍種自與常類殊

### 狀留篇

論衡漢會稽王充仲任著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敕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

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之語獨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

面上無目自然壓在柴底下矣

### 不葬父母

談苑宋孔平仲殺父撰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同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荅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安父母于吉地亦見孝念假是爲名先須掘毒

始貧始賤者厝父母於亭偶爾貧者富賤者貴其棺不但傾且歆也恐一動搖有洩富貴之氣妻孥之享用自若父母之頭足渾掃不計也雖已富已貴有關有陷者正被尅折處也知之乎

### 黃帝陰符經註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



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絕諸侯。大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有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

十可篇

卷九

四

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大臣不盡其心。而疑主之怖有之。不亦難乎。

竊李點兒

劉元卿纂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墻下。置糞穢其

中。點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曰。來。來。此有伴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點豎子遽掩其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點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口者。

原評。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奈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王濟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十可篇

卷九

四

潘既爲王渾父子所抑。自爲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潘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潘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吐蘭生所以屈。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時監軍庾彬亦同王渾。降孫皓。然未至建鄴二百里。輒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未幾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此蓋高彬。

大功世間有的。原自人所爲的。恨所以結功者未盡善也。易之謙詞大宜味玩。唐彬真高品。

孔道輔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道輔事仁宗爲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手。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荅曰。大臣引君堯舜。乃

十可篇

宋史列傳

元臣

以漢唐失德爲法。聯夷簡語。遂塞幽道。輔知秦州。

燒蘭煮芑。彌發其馨。擗鼓考鐘。彌發其聲。夷簡不能難道輔。

張雄飛 元史列傳明古葵王傳撰

右丞忽辛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嘗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

數中也有不貪財的。亦可羨。

舉業要言 青荷軒日抄

孫月峰先生云。大都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雜思。致宜沉不宜浮。記誦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經書程墨二百餘首。分作二冊。次選論十餘首。表三十首。都作二冊。次選鄉會程策五十餘首。墨卷參之分作二冊。總襲以書囊。留置案頭。上暮取而誦讀之。循序致精。周而復始。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

十可篇

宋史列傳

元臣

脉收作吾心。故物而我之。精神命脉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取近時諸名家閱之。妍媸得失。舉莫能逃。由是遇題一揮。操縱閭闔。無不如意。文機一熟。生意勃勃飛動。便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着工夫。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實際。是謂正覺上乘化境。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直以心竇未開。取材未富。姑且將近時名作翻改百餘首。借此一途。以熟吾筆。既熟。每遇題在手。更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

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異心取之。由無心得之。絕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久而習之。當有味乎斯言也。然此就文機括言之耳。尤有先一着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旨。是已。余嘗謂文之精神。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實字不在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姑取一題試觀之。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下面含蓄者。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此等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求。可以神描而不可以象得也。惟體認題旨。精而思之。渾而洙之。則鬼神將通之。聖賢口語。直是吾胸臆耳。如此作文。有不妙絕一世者耶。

士子不必別求程課。

回回石頭 輟耕錄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

種類之名。只記於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色嬌紅

薄亦嬌

避者達

深紅色石

昔刺泥 黑紅

苦木蘭

紅黑黃不正色。塊雖大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

助木刺 中等明

撒卜泥 下等帶石

鴉鵲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 帶石無光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青亞姑 上等深

你藍 中等淺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樣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

向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每

乞里馬泥 即河西向

荊州石 即襄陽向

實亦有數等。何況於人。男人呼婦人亦曰實。

是知婦人亦有數等

花鳥

王脩霏玄超元胡尚英著

鳥啼聲碎恨無知韻之朋相陪玄語花動影翻  
希得步蓮之侶共舞纖腰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若止蓮  
步尚屬易邁還須芙蓉面若論知韻絕世罕  
逢舉皆假在行

春雲薄薄輕籠笋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  
長何處見鞦韆架上下來時具芙蓉面蓮步

十可篇

卷九

興

要吃緊也

掇簪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踢痰惟恐人  
先着脚此謂今之在行

動靜真假

王脩霏玄

驅石到海難借始皇之鞭信百動不如一靜剪  
綵爲花空詫隋宮之樹誠百假不如一真

隋宮之樹不香始皇之鞭不見動尚不可何  
況於假海中自有三山花內自涵五綵靜固  
妙矣更守一真

陶石簪先生序先君子若水公摩尼集

攻之傳記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常入海中以兩  
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此鳥命終身肉都  
盡唯心不化海龍王得之以爲摩尼珠轉輪聖  
王得之以爲如意寶故曰明月摩尼珠多在龍  
腦中有福衆生亦自然可得此珠常出一切寶  
物得此珠者毒不能害又有言帝釋所執金剛  
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有言過  
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此三說者

十可篇

卷九

四二

皆閎辯博物不可究詰而大要海龍王者爲是  
卽轉輪聖王亦定從於海中得耳華嚴經云大  
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法華經云  
轉輪聖王欲以威力降伏諸國起種種兵而往  
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卽大歡喜隨功賞賜  
或與種種珍寶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以二經  
文而証前說信知是真實話非誑也吾友若水  
馬君文集十六卷命之曰摩尼集嗚呼是果摩  
尼乎哉老蘇有言千金乏了天子之宰相求一

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今吾觀集中天上地下人間以至一草一木含靈蠢動之類靡不肖貌刻畫而得其形不獨得其形也而又得其神風雅所存在在有合。吾謂言言之幾於道者衆矣然則是真摩尼也大能如意自在也雖然龍王聖王皆大愛惜此珠不以乞人若水往往以此寶與世人流通略不韞積是何也則光不可掩而不欲以寶自封也。

石簣山人陶望齡撰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薄海以內孰不仰陶先生哉。講摩尼珠誰人有此徹透。

曹平子先生引先君子若水公摩尼集

吾鄉無詩脉。遂鮮詩人。有之或有所托以傳。識者以爲不如弗傳之能自藏也。此無足論。而獨惜湖山之秀。莫或領之。吾友若水公性韻清曠。髮未總。卽能爲詩。長而逾嗜。逾妙。吾嘗謂此世界。中醴泉芝草。豈能多得。致語盈几。余私心以爲弗及。而若水亦以地入。自快。有長嘯軒諸。

集行世。海內得之。不啻卞璧隋珠。既而篇什益繁。今蒙其散逸。請編而刻之。題之曰摩尼。以其寶光之弗可藏也。所以刻之。則非爲若水也。吾以存。若湖山之羶羊焉耳。然竟自作祖湖山也。

樂饑主人社弟曹徵庸平子撰

曹先生頗有別致。先君子甚雅契之。

家司馬叙先君子合刻

詩詞之爲道。神技也。神之云者。巧如轉丸。習如承。翻。安以中技而止耳。奚必準以風雅窮其情。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甲九

性哉。今有人於此。規矩不遺。尺寸而易。向則目昧而不能見。詩書不離几案。而掩卷則捫舌而不能。譚此蒙莊子所謂得人之得而非自得其得者也。家佐若水。不事繩墨。不箚句讀。少而好弄。長而多能。能爲篆刻。能爲丹青。又能爲詩。暨文詞。四六棋琴。大小行草。真隸。靡不臻其妙。余以爲篆刻丹青。卽若水之詩文也。若水之詩文。卽若水之神也。珠玉不蹕而走四方。以人貴之。今若水者。徧江以南矣。若水之巧無窮。而習。

不已。馴至杳無入不自得之境。則三百篇暨種  
種珠玉。具在。余何贅。

方外司馬馬維銘新甫撰

家司馬南宮。雖早游北窓高卧者三十餘年。  
以著述自命。多口僉同。以無忝著述。歸司馬。  
也。其序合刻稍露一班。

先君子自序詩草

余以微病。僦居湖墅水屋。雲閒溪堂。人靜。每東  
林老僧曳杖來過。或久坐清談。呼小僮淪茗。或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五十

苦吟得句。聞野鳥啼花。後枕竹臺。前襟梅嶼。清  
流環遶。密葉參差。善病卧游。藉茲排遣。所詠如  
白楊渡。百藥山。諸篇皆踈散放浪。以水月爲醫  
師。不久而病魔退矣。余童年膂力絕人。善騎射。  
弱冠補邑諸生。給廩祿。迺年未三十。頭已二毛。  
落策六科。家徒四壁。嗟乎命矣。今歲春復大病。  
累月。命兒子嘉松檢囊中新得詩。舛鱗次先後。  
已遺佚大半。山僧斯雲。吏隱曹遠生。家弟德澧。  
德澣。互相刪定。所留者十之二三耳。踰月而病。

少間霜毫雪刺。白占頭顱。金錯丹砂。暗彫顏色。  
貧病如許。歲月幾何。詩卷無多。償然絕筆。緣寫  
爲二冊。一附書篋。一付松兒。余僦居有梅竹綠  
陰。寒香雪飛。冬夏孤標。清韻實副。幽懷自號。爲  
雪林山樵。因以識吾詩草。

萬曆丙午午月五日馬德澄若水自叙

秣陵門人任俊百頓首曰。先生之爲文。如凝  
似縱。欲朴旋靈。空前人窠。壤自出圓明淵源。  
之撰。以故骨仙而機天。爭炎鬬名之想。絕無。

一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五一

也。滿紙靈粒。餐之可以拔宅而飛矣。

同邑友人過氏爾韜庭訓曰。若水公之爲人。  
輕財敦義。坦曠上房。論間獨擅其譽。人正  
以實譽之年。纔三十有六。遽爾長逝。遠近無  
不痛惜。惜者惜其才痛者痛其品。即倘然絕  
筆一語。非風證靈根者。何以早知去向也。  
廣昌門人孔天毓百拜曰。有文章而乏人品。  
有人品而鮮文章。往往也。吾師既具文章。復  
全人品。字內所景仰。今古其罕儔矣。

雪林先生詩草

構李馬德誼著水甫著

五言古詩

幽棲曲

幽棲畊南畝。結廬治荒疇。不存金銀臺。而臨水。  
月。陵山花繞松。澗園果雜榆。籬。雲梅初發春。  
雨竹新埤。芸房響蟋蟀。蘋汀立鷺鷥。與物原無。  
競。同人總不疑。高陽意何極。山陰興可追。客至。  
具鷄黍。呼童進薄醪。乘流適夜光。曝背娛朝曦。  
十可篇 九卷可嘉 五十一

遠景寓遊目。春思寬詩脾。飄然忘四愁。何勞著。

五悲。借問真人訣。此理固安綬。願言誠知止。高。

卧醉春遲。

七言古詩

從軍行

少年馳騁挾弓弩。意氣移山力扼虎。便倚長劍。  
從軍行。不惜離家異鄉土。惟聽部從刁斗鳴。不。  
聞父母呼兒聲。單于未繫腸先斷。愁見關山月。  
夜明。

影

生前苦相逐。死後不相哭。趨附有窮期。不如托。  
竹木。夜黑書。曉亦有時安。得苦占常。追隨日月。  
照人本無意。安可隨人陰附之。

出門示兒子嘉松

去年失却負郭田。今年失却藏書屋。託妻寄子。  
別弟妹。形影相弔無僮僕。人生至此肝肺煎。余。  
獨善病。翻懽然。破研。敝裘常作伴。清風明月不。  
須。

九卷可嘉

五十一

五言律詩

題硤石山僧舍

選勝登初地。披雲上化城。白蘋一水濶。青翠兩。  
山明。樹隱天花落。樓開海日迎。直從空外立。香。  
刹夜鐘聲。

重遊硤石山

春帆細雨濕淺水。放舟遲雲杳。僧何在。山深酒。  
自隨。鳥爭桃葉。嶼花捲釣竿。絲。相憶舊遊處。摩。  
崖曾記詩。

題法相寺衲雲山房

到寺春林遠。入門竹徑斜。泉清雲抱石。山靜鳥啼花。密葉飛晴雪。層巒帶晚霞。逢僧長夜話。看月煮新茶。

仲叔司馬西園

池水清。一樹亭松高。十尋魚潛曲。洞穩蝶舞落。花深匣劍猶。星射床書自。日臨誰能共。幽興空繫故園心。

二

一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附

門外堪栽柳。牆邊可種瓜。薄田數畝足。美酒幾杯餘。樹密生烟細。城危帶日斜。竹林與未盡。乘月汎星槎。

題季弟澍文學書屋

草色漸青青。窓虛隱翠屏。花香飄細雨。文藻麗繁星。捲幔晨聽鳥。帙書夕照螢。幽然居物外。揮麈午雲停。

寒

傲骨侵風慣。懽顏卧雪遲。重裘非我素。一葛也。

相宜。眼目能留暖。敲冰欲斷炊。衡門無過客。落好吟詩。

水檻乘涼得然字

殿閣高。倚柳平沙暗。水穿颺風歸。近浦疎雨裏。晴川若帶牽。還細荷珠泫。欲卧葛巾。耽卧簞。此興正悠然。

夜坐

酒醒餘夜半。啓戶獨神清。交竹迎風細。疎梅落月明。茶爐寒火歇。水澗冷烟生。長嘯披衣坐。東隣砧杵聲。

一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

卜几夜集

冷月當空滿。華燈借色新。春光能不夜。杯酒自娛人。妙舞驚流影。清歌醉入神。頽然共一笑。側看白綸巾。

西園春思

竹澗澗前閣。登臨日未曛。層巒栖剩雪。曲水溜晴雲。梅落翻詩瘦。桃開起酒醺。正饒南阮興。誰勒北山文。



春日載酒湖中值雲公吳門妓後先而至  
春酒家家熟。春花處處開。拂衣坐綠柳。振策落  
青梅。歌妓金屏侍。閑僧竹徑來。晴光如有待。啼  
鳥莫相猜。

春日湖中

春花消白日。載酒聽黃鸝。樹引千行綠。舟緣百  
轉谿。香風夾岸起。曙色雜烟迷。薄暮歸何晚。應  
憐芳草萋。

曉發秀水遇雨暮宿村中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六

長水春原秀。扁舟雨更輕。晨星開海曙。晝曉失  
河明。啼鳥頻呼宿。飛花遙引程。前村燈火起。野  
老謾相迎。

舟行春雨

掛帆風日好。微雨乍催詩。浪細鷗相逐。舟輕雲  
共移。山樓搖翡翠。花渚澹胭脂。莫怪茶烟濕。疎  
林帶酒旗。

五日卧病喜季弟澍送江魚白酒值兒子

松供艾虎青梅至

無錢沽綠蟻。有弟供燐魚。深酌猶勉強。加餐漸  
展舒。病逾思骨肉。藥每泥方書。稚子逢佳節。殷  
然亦念余。

仲叔牧圖成賦詩十二首以紀四序之樂

舊有竹林在宅之西。屏曰西園。茲作圖

在城外東湖之東。園中臺榭池亭禽魚

花竹家司馬各賦詩一章。圖之東建永

懷祠奉祀先曾祖憲副公先祖文林公

祠傍有栢子林。住名僧二圖之西。做司

一可篇 又九卷可嘉

五七

空圖作生墳圖以牧名。做馬希故實家

司馬業自爲記。余不贅

畫舫下湖東。名園路可通。竹枝團野色。梅萼領

春風。置酒來張仲。談經得馬融。百年多樂事。不

必做司空。

二

漸矣春將半。嶢嶢雪未消。輕寒怯鳥語。遲日助

花嬌。草綠平原潤。山青海市遙。巢由五豆敢。稽

首頌唐堯。

三

乍有山僧至。綠簷坐草堂。羹分籬笋。終計供水。  
芹香。麦浪翻晴雨。松濤下夕陽。一春花事了。吾  
意不能忘。

四

首夏猶芳草。池塘正綠漪。輕風徐落子。細雨先  
遊絲。鶴夢歸田早。茶烟出院遲。谿亭隨杖履。信  
步得新詩。

五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膏雨足平曠。紅稀綠蔭稠。僧厨惟麥荳。花畝有  
葵榴。山氣蒸雲濕。泉聲傍竹幽。坐看魚兒出。不  
定幾沉浮。

六

幽水環三面。虛亭殿四簷。水小故周回。火日自  
炎熒。蓮浦花常滿。瓜田味可兼。好風傳竹響。新  
月已鉤簾。

七

花使推山桂。花神尚水道。浴鵬思汎海。舞鶴意

冲天。微暑留湘簟。清暉渡漢川。自裁款乃山橫  
笛。釣魚船。

八

森森水雲居。乘槎總不如。雲知山寂寞。水共月  
空虛。爽氣澄蘭汜。天風襲桂裾。支公自瀟灑。跨  
鶴亦從余。

九

九日登臨處。青山更築臺。自携黃菊坐。不待白  
衣來。丹子淘菱角。庖人炙豹胎。蕭疎吾意在。秋  
氣何悲哉。

十

北風初受節。南國尚微暄。選秫添松醲。編籬護  
橘園。長筇漁極浦。遠燒獵寒原。坐客俱霑霜。  
清月到門。

十一

懸岷飛凍雨。淺水漸層冰。寒鳥爭紅葉。幽化附  
紫藤。苦吟懷處士。清話對名僧。此樂何可述。塵  
情恐不勝。

十二

睨背登樓閣。寒光遠莫遶。山腰橫雪色。屋角放梅花。詩卷娛天佚。壺觴玩物華。歲時懷祖德。自愧伐冰家。

病間客遊留別仲弟孝廉季弟文學兼以

兒子松託之

見說貧非病。常聞謙勝盈。散材湏在野。傾性自逃名。簪組留昆弟。饔飧仗友生。無煩遠相憶。看兒子似兄。

十可篇 又元卷 可嘉

六十

命兒子名嘉松

樵父兒初學。嘉名錫以松。非關存夏社。不爲愛秦封。霜雪凌千尺。雲霞捲萬重。加稀常倚汝。優息自從容。

七言律詩

春日過西園作

春回林嶼柳烟迷。水綠池塍日影低。高閣斜臨竹澗外。短牆巧補石城西。徑餘殘雪稀人跡。花覆晴雲聽鳥啼。已見草玄楊子並。風流更與謝

公齊

題長嘯軒

飄然長嘯自卜居。人境寬閑好結廬。但聽禽聲出柳徑。漸迎月色上窓虛。藥欄濕雨春苗足。石榻排雲午夢餘。讀罷古詩應閉筆。謾從水檻坐觀魚。

上元夜集恭和仲叔司馬懷 老父遠宦

東粵

西園侍讌復初春。東粵迢遙懷二人。淑氣應占十可篇。又元卷 可嘉

六十

梅嶺早歡情。會見竹林真。路無烽火音書杳。座有花燈佳句新。威鎮雄關曾報漢。更敷文命世王臣。

送董玄宰太史督學三楚

詔下燕雲三楚開。楚中豪傑喜逢君。欲知明主求賢急。特簡元臣造士殷。再過高唐更作賦。暫臨湘水莫移文。此行并借天威重。矚看銘書破斧黥。時有楚藩之警。

人日句容道中

行經句曲夕陽斜。野店寒梅夾道遮。稚子笑迎  
投宿客。老人羞見早春花。雪消粉堞樓烏晚。烟  
鎖晴江落鴈餘。自詫長途來往熟。五更清夢獨  
還家。

五言排律

春宵聽雨

孤館不成寐。閒情付酒尊。年華催白髮。春雨況  
黃昏。破曉風初濕。空階滴漸繁。溪聲能喚客。竹  
葉解敲門。習人茶盞沸。寒鷺渚烏翻。非關舒柳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六二

色耐可落梅魂。芳艸遙憐碧。燈花借近暄。曉來  
山閣外。信有斷腸猿。

薔薇屏

春雨過林止。春晴芳樹暉。屏臨垣竹近。花隱石  
堂幽。嫩綠嬌無力。新紅香欲浮。遊絲偏繫彩。啼  
鳥共閑愁。小摘宜青靄。頻開愧白頭。願將桃李  
色。引蔓附松楸。

七言排律

夏日沈二士克白雲間重過艸堂卽席賦

此

疎籬一帶護新篁。浴罷溪頭坐晚涼。恰好客來  
村酒綠。翻憐春去野梅黃。行囊如昨琴書在。懸  
榻于今歲月長。席向小窓延竹色。杯擎稚子瀝  
荷香。知君神妙開天繪。愧我迂疎臥草堂。水面  
遊魚解自得。花鬚嬌蝶笑人忙。閑將病作清心  
藥。懶把愁爲點髻霜。莫道往時年少事。眼前相  
對總相忘。

五言絕句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六三

白楊渡

今朝穀雨晴。小艇携茶具。見說老僧來。相期白  
楊渡。

二

烟波八九里。花墅兩三家。僦得閒房住。同來學  
種瓜。

三

春水長春沙。沙晴春艸綠。輕風栩栩來。花鬘引  
雛浴。

四

放舟不覺遠。野宿何愁晚。細雨暮烟生。老農春  
睡穩。

春日過曹平子園林

春日行湖外。桃花隔去津。偶來幽絕處。恐有避  
秦人。

二

花下扣柴扉。小童驚客至。堂前見主人。果是漆  
園吏。

十可篇 文九卷 可嘉

六

百藥山

自鋤百藥山。閑種百藥艸。採摘亦無時。服之當  
却老。

二

嘉種無奇異。惟隨土性宜。釀成花露酒。薄醉養  
詩脾。

三

人夏火雲蒸。自裁冰雪飲。不須藥與梅。別有蕭  
閒品。

四

瓦罐白甕甌。繩床水紋簟。小童溪上來。荷葉盛  
菱芡。

五

桐子乘秋下。菊花團露開。倘然二仲至。先已滌  
螺杯。

六

蘭花抽玉莖。清夜倍芳馥。明月上林梢。聽兒月  
下讀。

十可篇 文九卷 可嘉

七

七

坐久恐消渴。茶爐亦清響。與兒啜一杯。徐步來  
書幌。

八

莫愁冬月寒。愛此漫山雪。雪色映冰心。何曾病  
中熱。

九

靈藥無方書。高歌白雪曲。請君拔病根。莫患與  
貪欲。

茶星館

野館隱茶星。臨風煮寒雪。客來且喫茶。而不因人熱。

二

貧家無好茶。乃是好茶者。一壺潤詩喉。清風灑如也。

七言絕句

咏史

秦帝長城欲拒胡。胡兒先已殺扶蘇。不知鑄就

十可篇。又九卷可嘉

六六

金人後。還有咸陽兵也無。

虞吏部招飲山林

短牆疎柳度閑雲。門逐溪開水竹分。幽徑應無

俗士駕。祇須尊酒共論文。

村庄

烟水藤蘿樵父家。年年春雨浣桃花。山頭屋角

方圓地。半種青桑半種麻。

柳陰

江干一望平堤綠。繫馬啣杯枕茵蓐。何處笙歌

沸耳來。笑向人前賣新曲。

秋日登錢塘江樓

江樹籠烟鎖寂寥。小樓向午坐當潮。漁舟載浪橫秋落。嘶腳天邊去路遙。

東湖別業

桃花撲地竹參天。搖曳東風楊柳烟。溪水迎門照眼綠。往來只有釣魚船。

東湖秋思

白楊渡口小船來。淺泊蘆花上釣臺。細雨新晴

十月篇。又九卷可嘉

六七

秋正好。不勞問姓且持杯。

題畫

白雲一片遠孤山。山樹依稀雲往還。最是溪流

流不斷。石橋南畔艸堂閒。

雜著

先君子若水公示嘉松初學

稚子行文時。會引用讀過時文句。亦見通明。但作文以立意為主。意在題中。一題一意。假如問罪合作。其科條比例。雖同。其中情由。各異。此老

史之所以得情也。故善於用律也。又如繪工圖像。其衣冠耳目口鼻。人人能舉筆立肖。而獨其神難傳。總是麻子而有清濁之不同。總是瘦子而有骨力。厯羸之不同。總是胖子而有安舒躁惡之不同。其神情附於色澤。而有出於色澤之外者也。若一以引文爲主。不揣題中正意。只泛泛以詞填滿。是擬於科條而合。敷於色澤而似。於情於神。靡然索然。東坡所云。如今制誥。一頂八寸三頭巾。人人帶得者是也。汝筆資甚有頭寸可篇。又九卷可嘉

六

路只於今初學時。便用心體認題旨。時文者。兵也。題意者。將兵之機。微乎微乎。妙於一心。可不勉諸。

後學胡士楚曰。先生甫爾髫髻。卽負美名。年未四旬。遽云謝世。七十二部太荒。經五千四萬開天。笈無古無今。藥王便腹裕如也。卽論文示兒。嘉松曼生兄信筆卽寫。自成天然。至教正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活現莊生化身蘇子。咸謂先生靈機夙證。豈虛語哉。

先君子之棄嘉松也。嘉松纔十三齡耳。恨不卽從地下。無柰止松一人。晝而夜少。而壯險。噫。備嘗幸而不殞。百念護持。嘉松何以慰孝思也。時而隱淚吞聲。時而唏噓流涕。

任嘉柱百拜曰。豈止訓兒至教。真是論文確言。

### 若水公鬻夫說

鬻夫擔菜朝市。暮返者十餘年。無所需。僅僅蒿履。粕食。然妻織男耕。晏如也。踰年。旦拾千金。歸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六

以誇其鄰。隣之老翁曰。曷弗藉爲大賈。鬻夫忿然折擔焚蒿。頃其粕以百金爲居。倍買妾。再倍爲衣飾。文錦再倍爲舟車。脫色減彩。更置之。復踰年。錦毀舟車敝。妾死。其爲高臺佛垣也。亦燼矣。貸其隣隣不許。并其擔菜之資。無有也。執男而鬻之。盡出妻以爲食。復盡號呼走吃。七日投河死。彼隣與塗人薄之。弗顧也。彼向之朝擔暮歸。弗得金。弗亡。縱得金。弗侈。弗淫。弗棄業。以爲大賈。弗亡。彼弗能一朝安也。故弗能以一

遠死也。雖然。彼必弗能。朝安也。遠死也。富家之子。斌媚恣睢。而睨世焉。其父祖櫻金而守之。刻而聚之。累而充之。及其子孫。朝承業而夕懸。罄者十八九矣。彼其未得金而侈欲以盈也。故弗能一朝安也。然不然其自取。必然其天亡。必然其勢極則變也。然其國新附而主驕者。亦若擔者矣。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基。

先君子若水公。擬本宗公輸贍族議。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七

議爲公輸贍族事。竊惟嘉樹千章。必敷榮於本固。洪流萬派。實發衍於源深。肢體或任其痿痺。精脉乃增其羸弱。况糸斯總爲同氣。而蔓延悉屬宗支。仲淹爰置義片。陳競世繩旅食。彼皆敦厚其本。故能昌大其寧。慨薄俗之澆漓。致蕃庶之凋落。金錢蚨集。緣甲越以爲家。軒冕蟬聯。混譜系而成族。親疎莫等。輕重何權。麥舟市夫。令名稷鉏。矜以德色。塘平豈借資於針黹。荷裳誰假庇於懸鶚。藉仗義。卬恩。略彷彿公制田之意。

仍歎貧傳弱。翻添沈約覆米之悲。和閭閻於墳。簞食。餽于箕豆。古道既沒。家政方墜。世德常存。宗盟宜固。於惟我高祖。承先啓後。實浚馬氏之源。不惟我王父。致孝展親。益廣本支之派。敦行屢褒。于鳳誥。循良布於魚臺。哀兄則原恤其孤。悼亡伯。則世奉其祀。睦比隣。隆三黨。義氣亘以綿延。成昆弟。訓諸孫。書香爰以絡繹。心憎時態。故常傾橐以給窮交。年逾古稀。未遑儲貲。以議贍族。通仕籍者。雖云累世。在陋巷。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七

者。豈曰無人業纂青箱。共帡幪于祖蔭。身依白屋。容蕭索於孫枝。向隅之泣。何堪。數口之需。安藉排流。未達通塞。已別爲溝渠。奕葉浸繁。榮枯轉率。爲途路。敢陳卑幼之議。用宣長上之恩。計畝而分。每石取其五合。量入而給。極窮助以千升。歷歲月以爲常。齊豐歉而不易。餘糧恐狼戾。仍掌貯於宗房。積穀防鼠。俟逐開。詳于總藉。吉凶有辦。窮富可均。設會譙於上元。議乞頒授。輯公廩於長至。期定輸將。饒裕者。難慳刻。而屯膏。



寒峻者免。稱貸而落魄。莫敢把箱。於奴僕何令。  
偏溢於姻親。同姓豈盡同宗。更嚴斥其冒姓各。  
居。豈遂各族共思。奠以安居。葉葉相承。子孫自。  
聯一體。源源不涸。祖宗亦憫九原。非徒科第號。  
名門。實惟禮義稱甲族。爰茲中議。妄越分以招。  
尤。率爾逋聞。願定規以宣德。

思之思之。范文正公真千古一人。

與友人書

浪遊秣陵。凡五閱月。幾翻伸屈。始登龍門。末照。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七三

借光榮逾十部矣。迺復錫以儀物。賜以品題。咄。  
咄。阮生何修得此。宣尼尚不得之。七十二君洛。  
陽。年少乃得帝子前席。豈偶然耶。生少不經師。  
傳。傳經膝下。學爲文章。兼以膂力過人。擊劍走。  
馬。髻髻食廩過庠。遂棄武事。弗習。比時家方伯。  
家司馬。懸車開徑。更相賡和。不知家之故貧也。  
不數年而疾作。文思詩脚。半爲病魔所劫。少痊。  
而先君子忽卒于官。匍匐嶺表。慘黯銷魂。年近。  
二旬。頭已二毛。落策六科。家徒四壁。嗟破硯之。

已。始。與。綈袍之誰贈。羞彈鋏之無倚。悵處囊之。  
未期。行止何從。浮沉不定。幸承明公痂瓜之嗜。  
得邀惠齒牙之餘。胞弟德澧。雖叨一第。尚屬書。  
生。所望明公指教夕朝。鴻便賁詞以謝。

後學陳樸曰。先生心坦神閑。資學天授。詩文。  
都不屬藁。隨作隨逸。卽極爲搜覈。僅得之扇。  
頭。暨冊卷而已。然皆近在數百里之間。先生。  
詩文。將遍天下。尚未能如願。是數篇者。偶得。  
之。南游笥中。嗣君急欲出寶。先爲付梓。行將。  
十可篇 卷九 可嘉

七三

已刻未刻。廣爲細覓。彙爲大成。公諸宇內。以。  
俟法眼之深契。嗟嗟先生年少蜚聲。才高不。  
壽。吾湖南屏九山左。漾珠湖。覺此湖山亦爲。  
之黯黯矣。

吳游詩

舊刻詩近千首。悉從扇頭寫錄。餘多遺落。茲吳。  
游所作。共一百篇。竹窓涼風。偶書一過。自玆燕。  
石於襲錦也。覽者任取次焉。

丁未春仲月馬德澄若水書

五言古詩

將之荆谿

美酒十千斗。薄田百餘畝。此物如可求。而我不  
能有。白髮謝青年。皤然已老叟。問水鳬鷗侶。入  
山麋鹿友。山水非素業。天地容我不。假得數年  
遊。沽來一瓢酒。日日山陰丹處處。彭澤柳閒情。  
非有緣。澄懷信無垢。何須百戰勲。金印繫肘後。

吳江旅泊

進艇長堤曲。賈客舟相屬。歸途非一趣。晚泊難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七言

分局月暈天。邊生草色沙。際綠明發各。鮮雜去  
去從所欲。

七言古詩

舟行喜晴

晴日雨餘江。樹綠江上迴。舟看不足。却因微霰  
連冬春。零落梅花開。斷續輕風且得款。款行時  
有催花鳥一聲。舉杯猶是松陵酒。新月當頭夜  
更清。

日暮投惠山宿

濺濺谷口吐寒烟。霏霏山腰達樹連。不辨樵夫  
歸路斷。惟有泉聲到耳邊。泉聲潺潺遠樹裏。雨  
餘日落寒烟起。山樵若因洗耳來。秋夏春冬定  
如此。先生別號雪林山樵

五言律詩

客思

家居忽不樂。蘭櫺自周旋。流水孤城曲。殘雲落  
日邊。漁燈分熨火。鴈影共江天。誰是乘桴者。吾  
心亦慨然。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留別吳方于

淹此他山郭。多君數酒杯。鄉心變烟柳。客思落  
寒梅。遙集期難定。窮交意不猜。應知清夜夢。常  
到讀書臺。

七言律詩

舟次平望驛

別去杉青客思哀。松陵一帶望中來。洞庭山色  
晴雲出。震澤波光落日開。兄弟音書昔杳絕。漁  
樵蹤跡復徘徊。可憐燈火江村暮。強解愁顏照

酒杯

過錫山訪張苓石處士

山翁到處自蕭閒。近入梁溪荷弁山。半畝荒齋  
隣酒市。幾竿修竹映花關。無端佳句池塘草。不  
限清尊明月灣。老母行年逾八十。綵衣遲得鬢  
絲斑。張母年已九十餘尚健

過秦舜峰園林

山園浥雨曉春寒。轉折溪堂屈曲欄。細迸泉聲  
雲外落。遠將峰色鏡中看。雙雙白雀巢猶穩。片  
十可篇。又九卷可嘉

主

片紅梅花欲殘。謾詫青蒼松樹老。蕭閑不必有  
封官。

孤舟暮雪泊陽羨西蘆

孤航帆影落江村。破笠殘燈對酒尊。礧礧寒風  
入達盡。垂垂暮雪向空翻。溪聲靜聽魚爭獺。林  
響遙知鶴避猿。辛苦道途虛歲月。幾時高卧守  
家園。

過吳方于陽羨山中讀書臺

到來幽徑竹林賒。不斷迴溪抱嶼斜。細細春雲

依絕壁。潺湲淺水濺晴沙。題詩信有驚人語。賦  
酒寧無得意花。儻是主人能好客。平原十日未  
須誇。

下西蘆遊南嶽諸山

南嶽南瞻春樹賒。西城西入政迂斜。暮烟欲合  
千山雨。遠水平分兩岸花。問客舟航猶濁酒。逢  
僧衲谷已新茶。愁心一片天涯盡。錯認前村是  
我家。

五言排律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主

雨宿吳門夜半月明有作

細雨曉春曦。春江客思遲。落梅臨斷岸。垂柳隔  
深陂。千嶂綠溪入。孤舟帶郭移。寒山猶雁叫。淺  
水尚冰嘶。薄暮烟光淡。中宵月色奇。推窓斟濁  
酒。擊楫賦新詩。波淨天逾遠。林深鳥欲窺。幽棲  
驚後定。旅泊解還難。去住原無着。陰晴總未期。  
漁燈趁榜夜。竹院問花時。但得樵風便。一羣任  
所之。

白梁谿返棹

辭家何人早變臘。乍春風來此吳門北。復淹陽  
羨東。孤伎如宿鶯。旅食類賓鴻。勝地遊難遍。貧  
交途易別。傷心逾善病。華髮漸成翁。柳已垂條  
綠。桃將外甲紅。親朋愁夢裏。宅舍盡圖中。時累  
未能消。人群或可同。漁歌頻澤畔。樵唱幾花叢。  
歸去九湖曲。將無此意終。

七言絕句

登山城樓望陽羨諸山

城西西數遠。烟生風壓寒。濤撼石城昨夜水。聲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六

驚夢斷。今朝雲樹遠。湖明

其二

遶湖雲樹遠。蒼茫西接長。流是溧陽不。瀉寒濤  
歸震澤。洞庭何處印山光。

伯曰大資迥異。復力以學。以故詩文都不屬  
稿。非若銖銖累積者。茲游吳詩亦得之扇頭  
冊。伯兄方工。瑟聯時。鼓掌菰壇。潛心典籍。  
他日著作。詎此摩尼。長嘯九山堂。數集而已。  
乎。而難以緒餘。蠡測伯兄才高。班馬將以姓

氏香畹甲者。豈如余之謬叨一第乎。實不文。  
伯兄命筆。敬以數字。書以卷末。

丁未夏日弟德澧百拜書

吳游詞懷之吳友篋中。恨魚蠹食神仙字。不  
費大。全嘉松幸中之不幸也。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三

可冊

宇宙大矣。書史夥矣。縱心思無窮。目力有限。人品不齊。破壞狼藉。盈屋充棟。非指觸如新。則塵凝如故。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集可冊。

十可篇目

可冊

甲賞乙損

孤貧

酣呼

浮薄

地理

官名輕重

曹泳

民生二則

友道

王隨

陸與繩

靈谷寺

陳白沙

藏穢之府

題梓潼祠

老成堪任

祭歐陽仲純

五行

郝世了

劉偉道

丁玄真

可冊目 十卷

懶婦魚

鯢

鮫

髮魚

東海夫人

疑心

曹鄴謝逸

洞悉安石

陰盛之徵

王皇后

蘇師旦

陳豐

賞功篇

張乖崖

燕石

黃公二女

禮薄望多

拙目

辟瘡

酒說

色說

財說

氣說

天津橋老人

和和

李惟燕兄弟

旅泊

茂松堂	東花鏡	關神聯	莫浪眠	田特秀	馬文升	縫人	著書	唐中宗	語忘敬遺	庶出之子	王宗郎	廬山漁者	肉蓳蓉	紫稍花	掣博公頭	毀譽類	林鸚楊浩	宦績類	塞翁	凌節婦	殷天祥	江東客馬	周興	不識古字	宗道暉	藏園禪記	可冊目	十卷	陳英王倫	廉介類	衛士	李叔堅	程員	知止	殷無美	小石潭記	獨樂園	陸深與友人	杜豐	李燮	韋桃符	吳宗文	顧琮	薛昌緒	附焚	夜舒荷	韓休	成人之美	言語	陳復休	梁甲	治體類	士自有真	虞翻與弟	行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顯	翰子	俠婦	俠婦	陸光祚	馬德澧	陸錫恩	陸杲	曹徵庸	沈圻	馬應屬	孫成泰	俞喬桂	馬千乘	毛應銓	馮伯禪	馬維鉉	陸大鏡	張濤	施應填	陸珂	馬香	馬瑀	馬千里	懷所學	俞文濫	姚參	曹瓊	雅山記	東湖記	圖史
天顯	翰子	俠婦	俠婦	陸光祚	馬德澧	陸錫恩	陸杲	曹徵庸	沈圻	馬應屬	孫成泰	俞喬桂	馬千乘	毛應銓	馮伯禪	馬維鉉	陸大鏡	張濤	施應填	陸珂	馬香	馬瑀	馬千里	懷所學	俞文濫	姚參	曹瓊	雅山記	東湖記	圖史

明平湖馬書生選評

陸大柱平治

同邑

沈憲徵素仍

較正

侄馬榮曾勿榮敬閱

可開

甲賞乙損 五雜俎謝肇淛著

天下之物好惡皆一定而不易。行制義不然。甲之所賞乙之所損。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十可篇 十卷 何冊

十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恠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為試官。仍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稱賞。擢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

文章果無定評。真妙真反。勿謂無定評也。昌黎之逢宣公。究遇矣。而遲速之。豈可以智力攬。

孤貧

青蔚軒日抄

邴原年十一。喪父。貧鄰有書舍。過之必泣。其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美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不求資。遂從學。可傷可感。令人淚皇皇不休。

酣呼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辭義

十可篇 十卷 何冊

二

精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縱有妙義。一經叫呼。就減了幾分。

浮薄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游江濱。嘆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輕嘴薄舌之徒。決非好人。極該嫌他。

地理

隋書志唐魏徵撰

豫章頗同吳中。永冠之人。多有數婦。暴虐。

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要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

未舉之先。既舉之後。所為俱屬不妥。何孝何廉。而名之曰孝廉。

### 官名輕重

楚客叢書宋長洲王鼎輯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典霍光功居第一。為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不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主

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藥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當時榮之。至唐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為宰相之跡。其輕重不等有如此。

不論官名輕重。只論職官名者為輕重。

### 曹泳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關

上省。檜押轡。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泳不敢觀首尾。他事中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後時游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為館客。檜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若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即

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煊代輔政。煊係檜子。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為。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一飯不忘。睚眦必報。言雖欠量。若只睚眦。不報屬。厚果能一飯相忘。實薄矣。兩正絹。博一個戶部侍郎。報過其則。益絹念頭。人同是心。



易資驟用反不若檜丞相

民生 湧幢小品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達甚考之羅圭峯七試有司不錄入貲比雍中解元會元人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携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

十可篇 十卷 何冊

五

進士同年秦湛宇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與方聲言頗不平一日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肅然起謝過遂待民生加等

也有通的也有不通的也有特就通的也有極通的也有極不通的秦湛宇何成心待人

友道 懶宜外史盛于義星麓輯

張耳與陳餘窮時誓爲刎頸而爭權相滅張遠與武周平居稱不輟口而睚眦成嫌友道之絕

魏已然何獨於今疑之

貧賤相交心事未免說出倘些小不足此便是起謗張本嫌也滅也卽真此頸要刎一刎

王隨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翼城通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館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

十可篇 十卷 何冊

六

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以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塋務均之父事遂得解

子毆而父母加禮寡恩者已作平等觀章惠此舉不惟德可誦事亦頗雅

陸與繩 王元美尺牘

承見許鄙詞出獻吉上弟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詭鄒魯不佞誠有之生平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座下拾殘語既不曉求合得輒書之又

曉創愛自今當洗心以受鍼砭矣

有錢也。漢會使有學也。須會用。

永樂五年二月

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

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甘雨舍利祥光

盡鳥日鶴連日畢集一夕桂栢生金色花徧於

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

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紀又聞梵唄空樂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七

自夫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

孝瑞應歌頌

陳白沙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

道州水明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真切

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

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

金千侍郎哲見而嘆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

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奉妄彼此歡然

不但潤筆且以乾歿者矣

看起銘誌碑文來世界上沒有甚麼不好人

藏穢之府 五雜俎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

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

不足而取給於此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

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八

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

子弟讀書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

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卽廁承冠

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

援者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承怒馬酒肆倡

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

使首善賢士之關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

最失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白丁有餘資先寅錄了附例名色弟子兩字

亦以抹殺

近日白一。又可貢矣。歲舉恩選。俱皆正貢。副榜准貢貢也。胡塗副榜。則難矣。以廩以增以附例貢貢也。目不知書。手不能筆。則又難矣。笑盤等子。租斛榜。桄不在手。則在目。損人利己。銖積寸累。朝而營夕。而計不能自操。突然一貢。問書於讀。牽牛下井。問筆於捉。蜻蜒撼。佳。天乎。欺人乎。曰。只好欺幾個租戶。與借債者而已。其他不受吾欺也。自欺也。

十可第 十卷 同冊

本

題梓潼祠聯 破研瑣言

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川人間文字無權。全憑陰德。豈不足醒文采貪殘之夫。

陰德祖上所積心田中過來變的

老成堪任 硯山堂集黃汝佳澹宇輯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素。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稱虎豹乎。吾已死矣。何

服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避席。面有愧色。

孟嘗應愧死

祭歐陽仲純父文 蘇長公文集

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有死也。乃以生死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見也。能不長號而

十可第 十卷 同冊

十

屢勸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惧。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坡仙幾字。仲純凜有生氣。

五行 唐書志宋歐陽修撰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韞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十

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系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角皆備。瞭視者后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日裙曰韞是亦冶容誨淫

郝世了 靈鬼志

郝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

刻安之

此石名爲龜殼落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五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友人謂此等事。雖善格物者亦莫能究其所以。余謔謂曰。極不難格。硬鳥龜硬女客撞着了硬大爺。

劉偉道 香案牘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髮一莖。懸十萬觔巨石。鼠鬚髮垂垂欲絕。使偉道卧其下。了無佈色。蓋二十年。

此髮此石。試三十年便何妨。

丁玄真 香案牘

毒龍潭二龍飛入。蛟與張僧繇畫龍鬬。風雨震沸。玄真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止。

葉公所好未嘗不是

懶婦魚 述異記梁樂安任昉彥升著

在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溺而死化為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惘然有光乃照紡績則不復明焉以之讀書則倦以之游戲則勤

鯢音題

異魚圖讚成都楊慎升菴著

魚有鯢亦號為鯢化而為人曾謁仲尼鬣戟鱗甲山也仆之陳莊之厄天濟聖饑

鯢又名魚虎

鯢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如之人則不復

小則依依大則桀桀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於滇池肥白無鱗

魚中亦不免此妖孽

東海夫人

東海人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帷箔求以

象類堪為一噓

何益帷箔大類帷箔

疑 支談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筋疑其見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僧家心源空淨參悟明了箭鋒不待觸風不待喻自能洞發三乘此僧疑關未開空淨二字還未徹透

曹鄴謝逸詩

林下偶談宋制吳吳著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也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墓陽燄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便藹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要知三隻脚反行不通

洞悉安石

夢雲集

生家類譜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事忘國威者又多即拆展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石爲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即決勝千里妙笑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安石知已

陰盛之徵

集異集唐比部郎中陸勳集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十五

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縉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陰陽相須只如文質一般三分文七分質方妥

王皇后

南史列傳唐龐西李延壽撰

明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懽樂后獨以扇障面默無言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

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爲樂者外舍爲歡實與此異帝大怒后遂起景文常以此事語其舅謝綽曰后在家一倅弱女子耳不知何以劄正逮爾

惟倅弱所以劄正若撒潑便淫悍矣慾與劄須分別

蘇師旦

補石言

蘇師旦者平江書史爲韓侂冑腹心以奸計歸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十六

誠於侂冑侂冑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冑侂冑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資助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冑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冑敗取斬于臨安藉其家得金箔金三萬九千三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二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倅臣歸

貨如此。低胃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以此等錢財。使移之以振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以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倖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

陳豐 續艷異編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滌上忽墜。二鼠相鬪。俄化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談。聲如小兒。合復爲鼠。分復爲老翁。如此者四三十可。篇十卷可。志

通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合坐共飲。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辭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儂住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爲一大鼠。向士人拱揖而去。

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鼠類小人。倏離倏合。正小人之常態。

賞功篇 羊盤摘要 崑山周汝霖著

以爵賞善。以賞化民。故刑罰不用。而太平可致也。向使賞不酬勞。則無功者方懷僥倖之心。而有功者競起不軌之心。是故彭寵有轉運之功。以光武接之不厚。而謀爲逆。李懷光有赴援之績。以德宗待之不稱。而生異圖。僕固父子有社稷之勲。以代宗報之不優。而行反噬。三臣爲善不忠。信有罪矣。三君酬功不當。得無過歟。雖然。有功不賞。固非報功之典。賞功過當。又非國家之福。昔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以敗之矣。漢宣之待博陸。梁武之待侯景。是日中而灌瓜也。安得不覆其族耶。得中爲妥。惟中爲難。

張乖崖 方以範浣初輯

張乖崖剽腸烈氣。千古所罕。其鎮蜀一女奴。隨侍十餘年。迨歸。猶然處子。此是何等節操。乃其席上贈官妓小英詩云。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

人間爲飲位。下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礪成。服如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堦。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香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番曲。抑何鍾情之深耶。固知筆墨游戲。無關神宰久矣。

大德不踰小德出入然也。然也。無關神宰。

燕石 原溪集陳文燭

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寶。歸爲藏之。周客過而

十可篇 十卷 河

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素服。以發寶。韋廉士。縵巾。十襲客見之。掩目而笑曰。此特燕石耳。其與瓦甕不殊。

宋人不愚。即使周客藏玉。便何如無錢。何使有錢。不使宋人正以此笑周客。智名不讓周客。檀。

黃公二女 續開道經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定。

人無敢聘者。

齊無鹽邑女。離春者。凹頭深目。長肚大節。中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種種諸醜。宣王尚納爲后。兩位姐姐不須慌也。但自老女兒極會打老公。求姐姐手段。畧放鬆些。此後自然姻禰早結。

黃公真不悞人。非譏詞實話也。或丰美其貌。醜惡其心乎。

可笑可鄙之事。無般不是老女兒做出。極不

十可篇 十卷 河

牛

吃不着之厥天。一經其手。扮花扮草。起來。或微疾而祭神。養鬼。或無疾而卧褥。眠床。不如意者。常八九候。而長齋佛前。可語人者。無二三。且貪食前方丈。在家湏塗脂抹粉。出外定穿紅披綠。今日比寺燒香。與未開。明晨南。了願。趣復發。富者只得傾囊以佐其慾。貧者不怕他。不叩人。箇乞人。箇也。頑妻劣子。無治男子之力。必勝于婦人。若對俾。其子自縛。父母之尊。素加于卑。勿使遇劣子。其口。



常噤蓋成畫圖矣

望多 無就言

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讐在吳子寧能爲我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傍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不讀書望中連本錢沒有至有東縣西達

以騙妻奴者若野民尚有些禮意

拙目 忍辱釋集

十可篇 十卷 河冊

文賦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

自有真相知

不可因拙目之嗤遂廢吾巧心之濬發

辟瘡 水衡致錄

關中無蟹秦人家得一乾蟹士人以爲惟有病瘡者借去懸於門戶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此士人頗直魚肉尚有不曾見者何況于蟹

酒說 破研墳言馬嘉松曼生著

昔吏部畢平盜賊其舍郎爲掌者所縛傳今談爲畢公辛余謂吏部負集之舍趨兒不憚捐軀與何靳於釀即令其出若妻而獻若女歡然飲佐甚忭忭忭欲妻逆復艾女艾且善媚皆其意中實想何煩於盜方畢公之是悲何幸世態也世見也余斷之曰持酒以禮禮所在十日飲可禮所不在十日不飲可

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肯酒之德惟德爲貴酒之肯也叫跳狂戾德之所去

十可篇 十卷 河冊

十日飲十日不飲肯之所存

附戒俗十章 告坐 安席 酒新而辣

饌滿而溢 盒由市辦 果用疊盛 右生

數邀而至 僕從不一 頻欲起身 固爲

遜坐 右頁

色說

夫子刪詩不廢鄭衛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夫獨非人情矯制之乎余謂尤物當前移之爲賢即如經生家新制一書自然括目尚陳言是務乎

絕之說創於禪家欲之所以益熾忘情之論  
垂乎道傍情之所以愈濫而吾孟氏有言養心  
寡慾余亦曰寡慾養心婉兮變兮養吾心兮寡  
兮欲兮何芥之伐性兮

奇葩逸麗淑質艷光更加一個溫存的性格  
兒與生香上解語花也

草兒香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錦帳紫山羅  
幃照野語人能制此色字

財說

十可篇 十卷 何明

甚

齊人攫金於市管寧視同瓦石有說乎余謂管  
子論已定久齊人亦直於攫者請得以巧取者  
而論之向輕被褐士渠則重以褐士始褐士可  
計取釋褐者被望生畏取被褐雖奉釋褐假釋  
褐勢臨被褐巧取之徒直同盜竊余歲之日取  
與有道梁上君狸形鼠噴取百鍊精頗用一番  
心苦地上仙飼虎喂犬棄披沙寶反資衆議失  
人吾不咎取之而直咎與之者

財之一字誤人誠深張燈持杖固盜朋謀夥

亦盜鼠狗偷不足言矣食妻永妾不必  
言矣其持杖爲貧所迫稍能自給者何苦  
行此不良之事最可恨者倉不止剩糧而粟  
且紅囊不止餘錢而貫且朽假不宗達族之  
勢藉疎親認戚之威多方圖設百計陷排盡  
以酒蠱以色蠱以嫖蠱以賭居世事于已居  
呆頭于人身之擺擺口之嚼蛆彼自明得意  
殊不知神明三尺頭上也爲盜爲娼縱不及  
其身而及子孫者必矣

十可篇 十卷 何明

甚

氣說

直氣也大直若曲老子之失言也直士尚不暇  
味反爲曲夫藉口耶余謂今則氣有三焉盛氣  
牛氣狗氣風氣冠蓋雲從不期驕而驕牛氣竊  
附冠蓋晝夜乞哀驕人曰日狗氣奔趨於牛盛  
之間吃癩舐痔得所不至牛氣可加於狗見盛  
氣一阻狗氣妄求求人見牛氣一消盛氣不敢  
觸其鋒日淘乎牛之氣而已余養之曰忍過  
事堪喜至大至無害終身行一恕正所

以善養吾氣。

讀書理徹身貴。一朝崖岸。先以融淨讀書身。貴崖岸未消。盛氣加人。叫不得十分是也。只索讓他尋香逐臭。趨炎附勢。小人自然之理。何怪最可笑。可鄙。狗牛兩畜。一人兼之。肚中一字無。手內薄有。鐵狗盛之間。自居在行。行惟假也。盛氣因之。不看他在眼內。狗氣亦姑置他在腦後。手忙脚亂。出妻獻子。又事事儘爲矣。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五

這等人是狗相識。這等人自有班狗弟兄。這等人狗年間發跡。俚呼。這等人說的是狗氣。狗聲。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是一個愛狗尾的。喬男女。是一個拖狗皮的。賊醜生。

天津橋老人 錄異記

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語風骨甚異。潛聽之。云。明日午時於寺中闕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曰。吾一聲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每縷仍爲七結。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幡竿盡爲

笑。子仍十枚爲一積。儒生乃與二客友於寺。候之。至明日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千餘匹。盡結尾。每縷仍七結。又一聲。幡竿在廊下爲筭子。十枚一積。

天公游戲

和 紀聞奇錄 卷之六 雲門篇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在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時來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五

嗣願得一子。惟師降。和和曰。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嬌柔。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男。又曰。公主腹小。能併懷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懷。年初歲。將各誕一子。長者曰。潛耀。少者曰。顯明。皆偉然美丈夫。博通有識。

真僧也。既與人兒。復能體帖。

李惟燕兄弟 廣異記

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其兄誦金剛經有劫  
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舡將欲敗乃力  
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

誦經茹素卽此便是功德不必論其他

旅泊不樂疊韻四十有九 馬德澄若水著

往時少小誠苦學十五二十年正芳手操鉛槧  
書蒲床趨庭蚤暮成文章與聞俎豆入官牆矯  
矯詞壇莫敢當猶憶詩歌引興長因之游冶聞  
鷄場饑食渴飲足膏粱冬裘夏葛宜溫涼宅傍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著

蠶絲五畝系腰間寶劔千金裝肯如抱瑟獻齊  
王肯如彈鐵投孟嘗奄忽冷露飛清霜草木變  
衰日昏黃匍匐嶺表奔父喪摧折肢股裂肝腸  
僮僕逃匿田園荒凄其兩弟各行藏一從吾父  
官還方頻歲天刑不可穰淹淹塞塞誰恤印漠  
然作客輕飄颻金陵別後復金閨使我旅食走  
彷徨口中不語心悲傷謀生計拙何可常吾家  
尊長祖父行或爲大夫或爲郎遼陽狐腋製爲  
裳合浦明珠盛蒲囊鱗鱗甲第陋阿房嗟嗟游

子磔他鄉陳陳墉粟渺太倉嗟嗟游子饑絕糧  
謂是矜憐或敢望儻是矜憐不敢忘漫漫春水  
駕孤航幾番夜雨幾斜陽遠天月上烟茫茫平  
沙風緊流湯湯身非漁父非行商如何出沒水  
中央翻嫌孟氏初游梁翻驚屈子終沉湘援求  
未得逢金張歸途盼盼淚盈眶吾今不樂且狂

家司馬新甫題余茂松堂

桃李非不艷但當陽春時群卉競芬葩安能凌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著

冬枝有美蘭桂塔貞松連根移亭亭間玉樹挺  
挺接文螭勁節翠栢幹虛中綠竹姿吾家此曼  
生天然駿骨奇最哉善可寶况乃德爲基先君  
本常公俱扶風攷家譜南郡有題詞

友人東花鏡

天下艷能生情情能種怨今世乏君平章臺柳  
枝不幾隨風飄漾哉古來作者雲集咸託賦於  
官闈一似芙蓉含笑鬢武喚愁匪此不極其致  
吾友曼生馬君上下唐宋正惠才多忽輯是編

原余校定余謂香殘紅歇讀之宛似畫圖願曼  
生姑蘇枕函俟他日二八佳媛捧檀板歌之未  
許隻字入儻父目爾

關祠聯 青藜軒日抄

浙西湖孤山之崖煥開帝祠隣於岳少保塚右  
陳仲醇題曰忠能翼主鼎足分漢室君臣德必  
有隣把臂呼岳家父子

切而妥即欲移之他所關祠吾知有不能

莫浪眠 清暑偶言

十卷 可冊 老

明萬曆九年當國者每事務從刻剝丈量天下  
田地以加賦吳下懷隱憂者有詩云量盡山田  
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而今那得閑洲渚分  
付沙鷗莫浪眠

就飛上天上也沒幹

田特秀 異話記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青十行第五  
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  
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

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一個里名有是半十真異

馬文升 皇明資治通記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某僅以身免發其  
先世塚墓無遺骸取其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  
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  
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  
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於某某乃

十卷 可冊 手

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  
未嘗泯耶

縫人 青藜軒日抄

國朝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製  
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  
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  
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  
內存中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

不能稱也

不獨工於製衣亦且深於物情

著書 可談

史虞卿傳太史公曰窮愁非著書無以自見  
富奴嗤貧士無銀錢貧士笑富奴不識字  
翰墨爲勲業文章爲琬琰

唐中宗 清室雜抄

中宗爲天后所廢久在房陵仰天而嘆心視之  
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遂爲嗣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枝臂挂至今猶存

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  
人語曰卽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

語志敬遺

語志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庶出之子 瑩客叢書

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  
曰佳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口  
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

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聘

洋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

設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

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

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趙簡子

仲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

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是以母卹爲世子

日月之光頑石蓄之則生玉螺蚌吸之則生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珠賢才斯貴嫡庶何論

賀側室育子者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移夜

半驚驚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

回喝采

坡仙婢謔詞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

王宗郎 錄異記

蜀庚午歲全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

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日夜奏樂忽一

旦水波騰湧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

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千累累接連山入漢江却過廟所復往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止故神欲小則如蠶蟬欲大則溷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沉則伏泉

廬山漁者 山川詞話

廬山中有深潭名曰落生多漁釣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迺遷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蒙之意其木則太重意

十可篇

十卷 河圖

筆

其石則太輕漁者署之岸側後數日其物上泥浮莓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剝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齷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卽詒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於潭上

俚云水底下翻身得無是乎

肉菰蓉 五雜俎

肉菰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本上群馬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壯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紫稍花

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

十可篇

十卷 河圖

筆

此與肉菰蓉大畧相似

原評 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斷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汗濁之物以求助長之效鮮有不速其斃者矣

掣轉公頭

王忠肅公翺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公云此女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大臣尚然掣轉了頭小人定被他剗了心去

矣

毀譽類 詞林類語

楊蛾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纓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誥其撻父翁。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流霧蔽之也。

人品要辨貌而相之。俱是好人。

林鶚楊浩 皇明資治通紀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知府。

謹按此舉。宣廟之武也。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擅政譽。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卽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弒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綏綏。愚觀

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不拘資格。故楊涉以一監生再遷。卽至郡守。終都憲。以此人皆立

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

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卽以爲過望矣。志以

位限才。以志舉。政以志損。是故阻人向上之

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

宦績類 相國繩尺類纂

今之仕宦者。立朝既不能純心以報主。居鄉又不能克己以善俗。或強買田宅。或凌逼債息。或囑托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隣。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讐敵。或阻抗錢糧。或濫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其

希優免。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耻其負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立朝當敬以事上。而不獲譴於公論。居鄉當和以處衆。而不得罪於閭里。況生爲名宦。沒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哉。

要知不是爲惡之資。

寒翁 知命錄

比叟塞上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



後子騎馬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兵出其子得以破免

機械不生聽於自然

晉寧凌節婦 張弼

柳葉桃紅幾度新寒窓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隨流者空有須眉醜婦人

罵得好

殷天祥 續仙傳

殷道筌又名天祥嘗自稱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世

值賓會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其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啼悲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辭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

舊畧無損

誚客席上者妓故態恨無七七兩栗

臭者自臭香者自香在人自領

江東客馬 原化記

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於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着一樹而睡久而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十可篇 十卷 可冊

世

使人中儘有不如畜者

周興 唐書列傳

周興者來俊臣黨也嘗誣左史江融與徐敬業同謀詔斬市融尸奮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鞠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中

熾炭圍之何事不成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  
徐謂輿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謫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做事兒太過誰免的沒風波常言道點點還  
來入舊窩

不識古字 賢夾編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  
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報  
顏慰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

字可篇 一 卷 可 冊

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笞吏不識古字議文不識今字

宗道暉 北史列傳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  
仰頭舉肘則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齊任  
城王浩怒而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  
曰我受鞭不失體復跣履而去冀人爲之語曰  
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壯時稱四大  
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洛姬婦人

錢可鑄履可做此鼓非此肚不糊

菽園禪記

正統間戶部侍郎某某貌美無鬚媚事內相某  
善伺候顏色內相甚眷之一日問彼曰某侍郎  
爾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肖子

陳王兩舉人 皇明通記

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

謹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

十可篇 一 卷 可 冊

早

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

府第一爲京士許奏詔充原籍學生是科復

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後以字行爲王

宗彛坐累謫戍邊成化初遇宥歸竟取進士

官至尚書踪跡尤異

廉介類 繩尺類纂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  
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衿來謁門者不卽爲道  
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

也。遂索前刺書一絕云：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解纜達矣。吉陽染於嚴氏，大爲清議所不取。

惜哉庠士之名不傳。

術士 亦命編

玄宗時有術士判事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盞橘皮湯。」李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四

笑而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旨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吃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湯？」曰：「二十盞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

飲家雖有前定，尤須惜承得，永惜食得食。

李叔堅 風俗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論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怖。犬尋又於灶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曰：「兒奴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灾。而叔堅終享大位。

恠有兩說，曰：恠由人興，曰：見恠不恠。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四

程員 南唐近事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衡、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顗立街中，謂曰：「榜在鷄行，何忽如此？」員悵然而覺，秘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佖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微驗。既夏，內降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榜。及第明年歲

在葵酉也。

榜豈可續乎。小試頗不拘。

知止 簡身箴

房屋不在高堂。不漏便好。衣服不在綾羅。和緩便好。飲食不在珍羞。一飽便好。娶妻不在顏色。賢德便好。養兒不問男女。孝順便好。兄弟不在多少。和順便好。親眷不在新舊。來往便好。隣里不在高低。和睦便好。朋友不在酒食。扶持便好。官吏不在大小。清正便好。

一可籍 一舉可冊

四

般無美 王元美尺牘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勅筆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峻伯爲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土。卽滇南蜀閬廣瀕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

十可籍 十卷可冊

四

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請便爾。

尚書省押尺一。有意邀。有意逃。叫不得樂境矣。布衣蔬食。難道就。叫做苦境乎。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小石潭記 銷夏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衆石以爲底近崖  
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  
絡繹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  
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  
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  
蛇行潭上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  
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蔚藍之光上下相接 寫馴魚如生

獨樂園

一可篇 十卷 可冊

四五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  
上植樹圍周三十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漁人  
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  
以禦烈日開戶車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  
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人所不及

陸深與友人 稿社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蒲地皆  
白雲以軟輿經過湖漫靄霏俯見城郭此身真

存天上須臾亂流如泛瀛洲還坐南宮映日從  
兒子寫漢書一兩段毀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  
與足下共之

木寫雲氣土秘群芳

杜豐 文冲之曰安輯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  
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實行官諸官以爲不可  
豐曰車駕今過六官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  
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四六

官見棺木陳於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  
曰聖上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  
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於妻卧床下詐稱賜  
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博爲御史解之乃得已  
豐之子鍾時爲兖州參軍都督令掌廐馬芻豆  
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  
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於窖中乘其熱封  
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惧不免命從  
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

能爲患而愈肥

非此父不生此子

李燮 後漢書

周既誅其初子燮年十三同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默然獨悲曰李氏城矣我二兄被逮雖疾携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誼先公有古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城惟君矣成將燮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下於市陽各異業

十丁篇

一卷可刪

思

陰相往來酒家意其爲人以其妻之燮後十餘年梁冀誅詔赦燮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還其鄉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治喪塋追感舊恩每四節祠以上賓之禮

好個王成酒家也是不俗

韋桃符 慶遠集

隋開皇中京兆韋家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家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犢牛宰而獻之因問家乞姓止

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家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韋卽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處慮遠存心正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快快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

一可篇

一卷可刪

思

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過幸之至十數輩遂據腹而卒

不食河豚不知魚味

顧琮 集異記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獄詔當伏法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惧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門下侍薛儉

奉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生我之門死我戶夢死之戶得上路

薛昌緒 驚庫新書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避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卽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迴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謂薛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十可爾 十卷可冊 見

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又聞蜀人入境遂潛師宵遁俱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輟輟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自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扶上鞍轡控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蓋人妖

吾未之見也

附焚 香華錄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崖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焚故入翰林

夜舒荷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荷蓮荷生是自然毋勞雪漁刻畫

韓休 古名臣錄

休性峭直事玄宗言時政得失必剴切無留匿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十福篇 十卷可冊 手

已而輒輟至帝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吾退而寢不安韓休論事多訐直吾退而寢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寧爲身哉休六子滉最有名涇渭未嘗不井第可慮一暴十寒

成人之美 焚藜緒餘

韓卓以家奴竊食祭先義而免之孔文舉以貧民盜麥養母嘗而釋之在二役固以親故受汙

在二公不失爲成人之美。

汗親者在在皆然成人之美吾恐未必然也。

陳復休 仙傳拾遺

陳復休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舉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省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鋤地不二三金金玉錢貨隨刷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十可節 十卷 可冊 五

有限約乎。

世人着意多取到底耗散者原湊着不合兩字。

了甲 循環錄

北齊有仕人姓梁好剛使勇復能中險位歷要卿家且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生平所愛奴馬器皿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殮及死家人盡盛土壓奴死之器皿及馬猶未毀且殺也奴死四日而藹說云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

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鑲帶枷非復向來雄偉

其軀兵衛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

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言畢與

亡主同入官判某生還主備歷諸苦

說起來財主平日剋剥原沒相干

這財曾燃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

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販眼早

野草閒花滿地愁于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

由。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到此地位悔不當時也行件把好事富貴之

家止美得一具棺槨塋不如速亡死不如速

朽這一付業骨頭埋在三尺土斷自覺不穩

治體類 詞林類語

天下之事不必過有所懲也浮江漢而遇風濤則終身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則終身棄樵爨之功一劑不愈而曰自此可以無醫因食致噎而曰自此可以無食其父讀書不利於時而曰有書可以不讀并驅其子而田之噫衡



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動芥。勢固有  
所窮也。

大瘳子。

士自有真 知耻錄

士以誠實爲軒冕。以精忠爲圭裳。以才智功名  
爲土苴。畏公議如刑辟。守教化如尺度。斯謂之  
士矣。

尤貴知耻。毛群以齒角爲矛。缺羽族以嘴距  
爲刀。缺耻亦士之矛。缺刀缺也。

十可篇 十卷可謂

晉

虞翻與弟書 採采集

長子容尚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  
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世之人多以  
門第相夸尚。殆未知門第高。妻由是陵夫。婦由  
是傲舅姑。况豪門勢家。禍在不測。反爲其累者。  
亦有之。

誠哉天之福人。不在貴族。

行已 魏人類集

易象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

天顯 友于集

書曰。匪人忒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註言  
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不能恭事其兄。  
兄原該恭事。勿以其貧而忽之。

鞠子 友于集

十可篇 十卷可謂

晉

書曰。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註言爲人  
兄。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於弟。  
弟必須友和。勿以其幼而易之。

俠婦 劍俠集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  
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風  
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後  
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  
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

七八頭麥數十斛。每日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免稅。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變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到。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可篇 十卷可冊

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與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

一衲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惟其語不倫。且慮隣里知。覺輒禪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維。客麾使登舟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然不知所爲。舟中奉侍惟謹。具食不相問訊。繞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可篇 十卷可冊

苦出黃金數千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去。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志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與董偕老。遂成殷室焉。

如此實意周旋。世何可多得。况婦人乎。力辭客金。董亦可佳。

秦丞相與董同有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臨  
月。改京秋。且又得官。

俠婦 劍俠集

解潛與其平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  
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  
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  
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  
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必  
爲鼠名籍中。已至正使。誥命皆在此。卽昇之。洵  
十可篇 一 卷 可冊 五

再拜謝過。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  
或見憐。爲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  
無以爲。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  
之思。不覺垂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茲  
事易辨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  
是從。我亦但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  
囊橐之半。出一捐館。當爲偕老。洵喜不勝。遂登  
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女力也。今在舟中。  
未敢輒爾。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

整秀。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盜區。潛屯  
枝山縣。以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  
以四妾。洵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  
之。誠大幸。撫侍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婦。  
怏怏見詞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  
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殍矣。一旦得  
志。便爾忘恩。獨不內愧于心耶。洵方被酒。忽發  
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嬉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  
老死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風襲人。有聲四  
十可篇 十 卷 可冊 末

妾佈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  
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叩行藏於四  
妾。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亡所獲。

如此忘恩負義。世亦何可多得。况男子乎。洵  
固無心婦也。足目。

婦人以夫爲夫。俠以匹爲夫。洵固非婦匹也。  
匹則人盡夫也。不匹則夫盡人也。婦殺夫耳。  
非殺夫也。奇女子傳論。

廬山痴道 南唐近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云。嚼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元

不跨鶴而騎牛。吾想老聃之身。不知幾許重。

坐化僧

如葦渡集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貲於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於縣。負者患之。乃行賂於譯吏。頃之達魯花赤譯審狀詞。顧問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竟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

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塘門外。積柴數丈。擁縛於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放債圓滿坐化。允宜。

員半千 唐書列傳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衆未對。半千進曰。古以是宿孤虛爲天陳。山川向背爲地陳。編伍彌達爲人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陣也。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地陣也。舉三軍士如弟子。從父兄。得人和。一可篇 十卷 可冊 本

是人陣也。帝曰。善哉。后常謂曰。久聞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足行。宜留侍制。半千歷事五君。清白一節。以山水自放。游堯山樂之。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三陳說得透。一節行得徹。好個員半千。

沈煉 平湖縣志經濟

沈煉成弘治己未進士。居官耿介。絕俗家居。睦族信友。足跡不入公門。蓋其進退始終。一於剛者。

足跡不入公門者居官自然耿介絕俗居鄉自然睦族信友

陸杲 經濟

陸杲嘉靖辛丑進士置田以周族謂之族田置田畀宗子供禴祀謂之祭田置田以給族之子弟置塾講業謂之學田以宗族日繁更徃不支置田分贍之謂之後田

吾湖大族屈指不能盡說一田字類縮首不出說一族字連影也不見了陸公真可法可

傳

陸光祚 經濟

陸光祚登嘉靖己未進士嘗取一妾訊爲故家女立還之

娶妾固以欣然故家女尤覺快然世俗心胸也陸公迥異

馬德澧 經濟

馬德澧萬曆丁未進士乞改教選寧國府授士子以贊見幾無所容時捐俸周其貧者歷刑部

郎時闕官事起澧據律以請上命降級調外棲遲數載歸道卒 熙宗登極贈太常寺卿

御批馬德澧功在國本准錄蔭伊男馬嘉柱着送監讀書卒之日橐中蕭然殆無以爲殮云幾無所容據律以請合而觀之學力有自

陸錫恩 經濟

陸錫恩二十七歲成進士丙午典滇試性瀟灑不矜崖岸放情山水時人目之爲達夷然不屑也

最可笑者紗帽氣先生一洗時病

馬維銘 經濟

馬維銘弱冠成進士令太平灘畝稅豁積年虛糧晉職方督山海關諸凡貪升冒濫暨貂稅後府給引陋規一一疏剔著爲令所著史纂廣文選池塘草諸書行于世膾炙人口

讀書成進士成進士又讀書者惟先生一人

王梅 文學

王梅嘉靖壬辰進士才雄氣豪志凌千古嘗言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賴不朽功業文章耳。若碌碌窮年。虛生汨死。與蟻螻何異。說得是。

沈懋孝 文學

沈懋孝嘉靖會榜第十三人。官南司業。苦辭封庭。歲書萬卷。半藍熠熠。伏誦不休。不居間一事。不通要人。一書。

俗事在身。要人在心。焉有工夫誦讀。先生真可羨。

十可篇 十卷 可刪

曹徵庸 文學

曹徵庸戊戌進士。爲人清疎雋遠。雅有潔癖。避俗如讐。

山高水長。

沈圻 清修

沈圻正德六年進士。父子俱官藩臬。產不及中人。清名勁節。藉人口遺命。無入鄉賢。清名勁節之人。此中自與人殊。

馬應圖 清修

馬應圖丁丑進士。疏劾科道。并及首輔。謫典史。陞刑部主事。布袍草履。燃紙代薪。郡邑干旌。過之褻。幘肩輿。一報謝間。有餉遺。不過瓜果。亦無敢溢受。馬主事物者。顯貴有過。亦面斥不少。假熙宗登極。贈光祿少卿。直道而行。

孫成泰 清修

孫成泰萬曆丁丑進士。任蘇州郡。有惡少年利人美妻。竊覘其庚帖。與隱誌。以故妻訟于守。且

十可篇 十卷 可刪

斷給矣。泰密鞠得情。毅然爲言。還其原夫。

清鯁無俟言。卽是一節。可繫見矣。

俞喬桂 清修

俞喬桂壬戌登進士。令潛山。廉靜有古循吏風。大指在興利伸枉。

廉靜兩字。真足以當之。

馬千乘 篤行

馬千乘隆慶戊辰進士。庚午分校。拔湯顯祖爲海內人士冠冕。終粵憲。身終無欺人。身終無媿。



當今之世不必論其旨

施應墳 尚義

施應墳贅曹曹富而無子貲應歸墳墳視其舍殮哭之去無少染指

有子尚欲下石無子誰肯相捐

陸珂 尚義

陸珂居恒緝格言勗子孫曰天下爲善最樂人生無欲爲安年八十兩舉鄉賓不赴

鄉賓國家重典爲善自己實德味陸公之言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掩耳盜鈴者徒供腹誹而已

馬香 尚義

馬香七歲失怙恃刻苦成立兩兄老迎養殯葬撫四侄如已生

養兄撫侄世人最難之事一人兼之佳矣佳

矣

馬瑀 儒林

馬瑀字朝儀孝友耿介有聲膠序周邑傑廉平大猾許以私苞苴萬計瑀上書當路侃侃數千

言得不坐年大侵民多流徙瑀固請移郡宛今

年田租卒減其半會貢瑀以次當貢或謂先陸

生未至可得瑀不應卒貢陸子千乘戊辰進士

孫維銘庚辰進士曾孫德澧丁未進士玄孫嘉

植丁卯浙魁

言人所不敢言行已所不欺行皆理言理行

宜乎子若孫世永其芳

馬千里 儒林

馬千里自幼博學食廩歲饑賑活人甚衆同席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有桂于理者力救解之課弟憲副于乘成名居

恒淡漠凝靜不慕聲利坐一室左史圖書怡然

自樂名士多出其門

好動之人所行不當于理惟好靜之人所行

一依于理怡然一室先生靜功也暇歲饑解

人懸靜中得力之動也合動靜一軌于理先

生遺教不其達乎他事不能枚舉

懷所學 儒林

懷所學萬曆己卯鄉薦日惟局戶讀書怡然自



其介約如此

悉如公行賓館不寥寂乎

俞文濫 儒林

俞文濫言動以禮意所不可輒行于色生平寡交至以道誼相切摩者終身無間

久而敬之當之真無愧色

姚參 經濟

姚參庚午薦京闈居鄉約已救族恤舊樹義

十可籍 十卷 可冊

充

約已已可美敦族尤可敬

曹瓊 清修

曹瓊弘治癸丑進士居官俸貧分賑宗族諸子布衣蔬食

只要妻子吃好穿好那有心在宗戚身上恨

不起曹公而為說法

游維山記 孫重

維山去平湖南二十餘里維時和煦景物明熙迺各服宜春服舍舟登陸倘伴大道迤南居人

四五家皆棘樊荆扉前帶淺流平浮一小橋踰橋百武至山麓歷坡而上石磴巉絕躋板却步

爰折而西盤旋躡蹠東上友人東谷足力弱不

能登跌坐磐石予與溪南亦小憩石上天風蕭

蕭涼爽襲人少焉復折而南維石齒齒縱橫變

態有壁立類人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突怒

土中類迸筍者類獅象蹲者類虎豹踞者類波

濤湧者他莫名狀沿山淑陟峻嶺群峯敵面秀

拔森羅真若游龍戢戢翔鸞振翮龍從翠鬱縹

十可籍 十卷 可冊

三

緲天際盡東南之勝者茲山也山東北地漸夷

曠有住僧闢地創小禪室出遊執禮甚恭余謂

天下名山武夷以朱子顯瑯琊以歐陽勝而壺

關天台則以九老劉阮名茲山惜僻海隅得人

焉顯揚之始將與瑯琊諸山競勝於中原矣

游東湖記 馮汝弼

余與客泛舟載酒適北湖而上微風感水波叠如鱗對酒臨風襟懷灑灑轉盼之間市河在目行商艤舟坐賈列肆鷄犬相聞往來絡繹居然

二也。引之陰雲四起，微雨東來。僕夫沾門，慢櫓南湖，則野水沒鷗，盆沙舞鷺，列嶂豐林，雲迷烟鎖，雖晦明時變，而觸目可人，自成佳趣。既而好風候至，陰霾屏空，麗日融融，天水如鑑，于是陟案山之顛，謁陸公之祠，遠眺則九山環拱，俯瞰則三湖貫珠，西顧則千雉拂雲，環視則九龍掣尾，天然勝景也。命酒三巡，返棹而北，傍繞東浦，則岸柳垂絲，野花如秀，漁艇凌風，一聲款乃，欣然舉盞與客對酌。余曰：美哉斯湖，樂哉余十可篇。十卷可冊。主。

與客之獲游斯湖也。

摘圖史

綠萼梅 風通幽香出禽亂松 歲寒無改色年長  
梧桐 廣葉結青陰繁花綠竹 檀栾映清曲青翠  
上蝶梅 爭樓上之落粉西府海棠 黃鶯弄不足  
玫瑰 雨朝勝濯錦風夜寶珠山茶 散火冰雪中  
芙蓉 明秋月紫片片黃桂 靜入風簷夜雨聲  
白荷 無色可並不奈馨口臘梅  
荷花 雨過裙裙真欲語牡丹 裁成詠思偏應巧  
風來舞袖藏成行牡丹 分得春光最數多

建蘭 日麗參差影風傳水仙 珠盡扶桑水作龍  
菊花 幽室香羅邊色羅含夜合 芳容朝已舒夜來  
虎刺 杭蘭 折莖聊可佩入室  
萱花 色湛仙人露香傳石菊 數點空階下聞  
翠雲草 淨與溪色連幽秋海棠  
紫蝴蝶 杓杞 不知靈藥根成狗  
錦帶 甘菊  
芭蕉 郁勝  
桃 隱士顏應改仙人路李 葉暗青房晚花明玉  
十可篇 十卷可冊 主  
橘 白花如霞雪朱實似梨 綠葉已承露紫實復  
杏 香屬登龍客烟籠蝶櫻桃 爭異梅似九不美  
花紅 稱成都貴素質酒泉柿 夕連星影出曉帶日  
茶樹 花宜飲花蘇閣枇杷 久樹風來翻綠扇  
石榴 五月榴花照眼明香橙  
白扁豆 落花生  
舊蒲 宜分換水不換水見天不見日宜剪不  
水深冬藏密

白縣南大荒山出惟與名曰妾狀侶人有翼  
膀下有帶長三尺白如練顧動光彩煥爛人雖  
見而取不得

既名爲妾自具一種光彩叫做光彩矣不炫  
惑者能有幾能炫惑人便屬怪物

江海間又有與游必三如膝隨妻先一後二  
人稱爲婢妾與唐詩江與群從稱妻妾塞鴈  
聯行彌弟兄

賢守

見開樓王山陰高鶴纂

十可篇

十卷

七

朱勝金華人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  
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諫卒貪吾不妄行杖獄  
卒貪吾不輕繫囚人嘆服之

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朱公無

冤矣

舌爲政令指爲石畫

綿花

蓬軒異記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  
功雖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艸無補生民也自

題

閒花艸果是無益有損者

播弄

所舟集宗閣陳萬錦著

人生天壤譬如優人播弄場中必須脚脚來煞  
般般逼肖方不虛個做人兩字假如當場不能  
盡情對付便是死貨

脚脚忒來煞般般太逼肖第不見有生且奈何  
奈何

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着莊子曰吾師

十可篇

十卷

七

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

客氣

所舟集

通觀今日世態但有一肯爭客氣之人便是挺  
生豪傑

今之客氣卽古之正氣正氣常存客自不來

卽有時而至自能以理謝絕之今人純是一

團邪氣正氣被他逐出多時作客已久稍有

客氣之人便是正氣回歸之日是亦吾夫

二有恒應忌

余之所。音。客。氣。非。特。財。倚。勢。之。謂。勿。錯。認。了。

上梁日時 庚巳編吳郡陸燦蒨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對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者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令此旺氣其衰可待也。其後家計日長。不數歲。藏銀百萬。果。撒。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十可篇

十卷

三

總是好動之人無悠遠之福

長春樹

華夷花木考吳興慎懋官選集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身似桂樹。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

歲首戶粘宜春二字于門。余更寫曰四時皆宜。試質之。斯構想為首肯。



十可篇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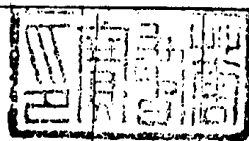
明馬嘉松編嘉松字曼生平湖人萬曆末諸生是書摘錄子史及諸家小說分為十篇曰可景可味可快可鄙可泯可坦可遠可諧可嘉可冊前有陳繼儒序及自序其可景可味可嘉三編多取古人嘉言善行以為法餘七編多取古人醜行敗德以為戒然徵引錯雜絕無體例評語尤多傷輕薄

舌華錄九卷

〔明〕曹臣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舌華錄九  
卷》提要



舌華錄序

寶樹同時發光然後還攝  
石相一時磬欬俱共彈指  
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味為  
世良醫醫悟梵鉢提以口業  
異古遠離三有富樓那以辨

古華歸序

才無礙助佛轉輪作師子吼  
如所稱甘露沁于牙後天  
華墜于塵尾腥醍出于  
乳下世尊嘿然則為許可慈  
力所及至不煩吾取焉

銀或有會于斯耳受人曹  
蓋之視古于妻慮將不綽  
防返在駟效翕于驚謀落  
而得之意伐衛而動牙毫  
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

古華歸序

遠矣談者以瓦間青蓮為  
聽法華吾本白強何關  
道德余每為橋而不能下昨  
而不自堅矣釋海運從而  
咲曰子為執塵是未能清

淨六根清斷子舌能復  
出此叙不

萬曆乙卯朱明朝

里社潘之恒撰



玄華錄序

玄華錄序

今春一病柳浪館上百事  
俱廢強起一小窓常見衆  
華開發紅白紛出柳浪中  
若浮若沒若稀若密對此  
前境雖不能霍然自起倦目

表序

乙

視之不無少醞開合凌以病  
中狂瀾展轉索別衆芳異  
相天地一葉耳隱士取其幽  
雅人取其艷女宮取清膏  
兒取富華本一也而異之者  
有十由異者自天耶自人耶

病夫著疑四大增重矣而此  
後閑小室持樂枯坐忽聞啟  
門聲童子持友人郝公琰書  
進介伊受人曹蓋之所著  
書郝公云蓋之以聰耳健筆  
傳他人啼唾之文纂前人之

表序

二

已有錄今人未聞名曰吾  
錄也若評校焉予後自嘆草  
木一葉為增疑病今加吾華  
病夫死矣奈郵去取回甚急  
不得已強一披閱琳瑯著  
啼唾海中無非俊語後類分

曰裝曰名曰譜曰譜曰澆曰情  
之類之各為引無引不別于一  
續至此手足忻然不覺自起  
蓋語本一舌出之老為華命  
去成色如大風之觸確木不  
音同之怒慧眼者類歎耳予

表序

三

先以病起裝漫以裝起疾  
讀吾華錄非漫以裝開裝乎  
不揣深焉加識去源不識能合  
作者意不乃書數語付書歸

乙亥表申道撰





舌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舌華錄  
所採書目

硯箋  
朝野僉載

娑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藁

六語  
羸滕三扎

坡僊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數  
耳談

李氏焚書

晏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藁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閑窗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酉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舌華錄  
所採書目

笑林  
顏氏家訓

大函集  
東坡外藁

御史臺  
續笑林

啓顏錄  
唐雜記

商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渚宮舊事  
清波雜志

皇明通紀  
松憲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撫言

小名銘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舌華錄	三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窓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甲秀園藁
侍兒錄	

舌華錄目錄
卷之一
慧語第一
名語第二
卷之二
豪語第三
狂語第四
傲語第五
卷之三
舌華錄目錄
冷語第六
諧語第七
卷之四
諛語第八
卷之五
清語第九
韻語第十
卷之六
俊語第十一

諷語第十二

卷之七

譏語第十三

憤語第十四

卷之八

辯語第十五

頽語第十六

卷之九

澆語第十七

古華錄

一目錄

二

舌華錄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卽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舌華本義

一所取在含辛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舌華卽有佳者不錄

一吳鹿長參定後經袁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

舌華錄

凡例

一

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濫聽之者常謬以濫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響以此小帙遂名舌華是以蠡指海耳蓋所取在一案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舌華錄卷之一

臣盡之纂著

勾具具 苑鹿長叅定

公安素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爲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

舌華錄

卷一 慧語

黃梅慧

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刹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麀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麀客大奇之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

以爲常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聲而頽悟人與之言以指書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爲口爾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舌華錄

卷一 慧語

二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大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稱嚴操果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聖

解亦

此牛光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  
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  
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  
夜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  
介甫以爲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

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

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卽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

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

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絁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

人而濟之薛曰吾爲見者贈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

此牛光

此牛光

此牛光

此牛光

此牛光

其父當行乃請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可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  
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

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

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孺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

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

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與

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太人

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

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

子所以爲瘧

庾公常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法暢從康太尉

謝太傅

惠風

范甯

法暢從康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廟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瑱不臨左右啓依

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

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古華錄 卷一 慧師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

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

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

惠風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眾僧疑之或欲作

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

舉眾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潯州謂王平甫曰潯州歌舞妙麗

極其俊

微有聲

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王答曰若如所論

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

人鼠穴擣蠶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

地正自縱橫流湯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

古華錄 卷一 慧師

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

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爲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

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

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

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晉書錄 卷一 慧語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入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復作襦兒曰已足不須作襦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熟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問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逐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晉書錄 卷一 慧語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叡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闔戶何患童稚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總歸一致

官略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鵲尚知天時况人乎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藥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香季錄

卷一 慧語

九

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醫才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為德音

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問道此是言法華裝頭有灾福

卷一 慧語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微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貨王帶者弟以稱佳呈旦旦命繫之問曰還見佳不弟悟急還之

季中谿無子恒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父不能傳之於子乃印此

孫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至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舌華錄

卷一 慧語

十

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閑太閑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



教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雞一大鉢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僞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離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刑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警校嘗謂人曰誤書思之便是一適

蔣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丘長孺貸質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爾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具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買來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李崧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劣援

楊奇爲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鬚一悲使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惑真

李阜吾謂耿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舌華錄 卷一 雜語 十三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筮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力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歡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

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祭仲壻反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常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齋惟飲酒挾姬雜茹五辛諸菜人或風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具答曰未聞

鷄毛與鷄舌同聲

舌華錄 卷一 雜語 十四

趙母嫁女臨嫁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

鍾士季寵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

鼓排康揚搥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古華錄

卷一 藝語

生

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負甕，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甕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通云：「請祭春牛文。」東

一

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上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更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防，此是喚醒他。」

陳眉公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頗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古華錄

卷一 藝語

共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

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孝廉琮，構別墅於邑北之累累地，或造陳翠感曰：「日中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敢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

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

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為客盡。其弟輩皆風之曰。

吾兄如此。除是銀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

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

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

安得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

古事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具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感一妾。遂染風

疾。一日親戚來問。具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還往。公忽染

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

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

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

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

思深。不免。

流。物猶帶微。

名語第二

且死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

世。非含仁噉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

經不宜權。此可以勵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

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語第

二

蘇瓊。東荊州刺史。曹芝之戲曰。卿欲官不。答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古華錄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檟櫟。

韋簣子。瓊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

相對悲慟。而覓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

去來常事。亦何足悲。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

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

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

曰丹朱不應乏放寧越不聞被筆

具鹿長與諸友閑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具曰

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

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

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

人愛其慧君愛其痴是亦一道也具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

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

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

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

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

人之辭寡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

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

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

墨欲陳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

夫心下方名為僂佛放得僂佛心下方名為

得道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

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

重致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

具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龐狂之士

非不惡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矯真而不龐

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

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為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文靖公沆為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志，窮」

古華錄

卷一名錄

三

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着錦衣夜行耳。」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景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

奏則天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顯不狂，其名不張，屠緯真曰：『荆扉繞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籬一空。』」

輒有人求譽，慕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大登由人。高選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持久。」

古華錄

卷一名錄

三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為好人，不願爾輩為好官。」

虞謙為大理卿，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我無憾矣。」

楊震為瑯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

王謚薦种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謚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爲樂對曰爲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活華錄

卷一名語

三

宜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薤脯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况四臟乎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卽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卽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退堂先生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爲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爲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疎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閭庵有文章未爲時

活華錄

卷一名語

三

有妙人  
以此爲例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許子將常到潁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

舌華錄

卷一名

三五

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尚不繼或為之慮胡曰身已閤義屋已閤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邵文莊云寧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為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舌華錄

卷一名

三五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思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甌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捧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呂燕儒曰鬚眉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訥叔雖輕諾少恒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昔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舌華錄卷之二

新都曹臣蓋之

勾具具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豪語第三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

有二三故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幹也況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能少此輩乎乃次豪語第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蹇蹇焉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原像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饕餮語人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呼曰男兒雙足當從此處挿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爲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爲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奢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

舌華錄

卷二 豪傑

二

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爲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給曰吾學書豈爲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磷磷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即人生本無自全意則當死何用惜力也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訥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辦事可不當自決

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纂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慤曰若志何若慤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宴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

有正主  
人必有  
仁者

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

舌華錄

卷二 豪傑

三

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曠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聲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撓此萬里長浪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

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

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

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  
曄更有生望謝綵與熙亦同事笑曰詹事  
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乃  
援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  
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語來搔首問青  
天耳

澹臺子羽齋千金文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  
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舌華錄

卷二

四

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  
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  
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飭盈列諸公怪問  
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橋上磨黑作檄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  
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裴豹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踴躍用兵羔  
裘豹節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  
會爲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  
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鴨呌呌平澤中逐麋  
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

舌華錄

卷二

五

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閒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乃效兒女曹咕唧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籍曰彼  
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

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爲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祖迪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

古華錄

卷二 東晉

六

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卽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富貴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爲褚彥回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勳

先成之言

晉書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勣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以大海壅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古華錄

卷二 東晉

七

問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繡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繡而去

楊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爲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卽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鄧通、糜、糜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舌華錄

卷二

八

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扶劍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耳。項與王一戰，決鳴雄雌，徒罷天下父子爲也。

狂語第四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

人尚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已虛若

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霄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

次狂語第四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燕

舌華錄

卷二

九

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儉考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舉之曰：今日可謂遊璧儉，儉曰：不意老子

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地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不

舌華錄 卷二 名

十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真識謫僊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

坦之自負爲第一流人

步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陸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于鱗士者欲以啖公

舌華錄

卷二 在語

十一

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爲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間只恐盛着不了安用長生士者慙而止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呼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軻詩道亦然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

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擅名也

張伯玉過姑熟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澈詢地人曰此水名明

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題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爲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

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

當求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

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

如馨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

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火熱

古華錄

卷二

十一

者也

王冕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

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已與古人相况李

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

左丘明王賡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

得臣文奧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

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

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

無鹽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

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

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

古華錄

卷二

十三

化爲橋杙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

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

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

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

上大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懣時則讀曹  
蓋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  
詩耳下此反增其懣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  
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  
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  
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以謀誅蕭道成被殺

子華錄 卷二 狂簡

古

謝胡兒語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  
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  
焚舟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  
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  
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  
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  
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處坐幾許遮  
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叔公肋何

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  
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  
爾無獻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剖擊拉隣船食  
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爲散諸隣里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叫曰  
白王峰前度僊客合無陪人

桑民懌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

子華錄

卷二 狂簡

十五

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  
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  
惟吾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  
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蓋之之麓此天之東  
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  
鳥



靈璧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璧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阿廢、在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具笑曰：「若使我」

活華錄

卷二

六

與君同遇當庇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二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

張思光為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恨古時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

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

桑民樸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station

活華錄

卷二

七

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傲語第五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為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

請爲參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水

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

舌華錄

卷二 像集

七

司徒霸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小差不予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見况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

孫子荆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

舌華錄

卷二 像集

十九

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嶢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

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爲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爲王侯伶人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頴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憤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古華錄

卷二 微語

子

郭元瑜少爲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配幅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遁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遂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太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盧山人桼初囚滑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狂狴銀鐐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置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堦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季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陞至縣吏白應東帶

古華錄

卷二 微語

子

見淵明日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敬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度畢卽紬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人來踏耳



舌華錄卷之三

新都曹 臣蓋之



勾吳具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為暖暖則散色為花散香為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冷則為藥為苞色香雖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冰冷則結

舌華錄 卷三 冷語

一

雲冷則痴一結一痴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

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妙絕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

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

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

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請曰不如降黃

巢

宰相王璠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

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詰達公語次及

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

舌華錄 卷三 冷語

二

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

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

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

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

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

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憲搖細浪魚

舌華錄

卷三 詩話

三

吹目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廝賴耳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解曰驚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驚廝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魃不敢出招遊仙潭下臨絕壁岼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

特解而  
知即方

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隄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舌華錄

卷三 詩話

四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岼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慧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瑱謂瑱不瑱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魄耽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卽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舌華錄

卷三 吟詠

五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曰：余意正在淒涼。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毗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宋世祖至般，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

悲，當加厚賞。羊卽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忘妻耳。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是怕他。

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

舌華錄

卷三 吟詠

六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騭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卽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曾文鑒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悶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

舌華錄

卷三

八

胡搔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防爲予一覓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萱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微括囊謹密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

芥

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微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卧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

舌華錄

卷三

九

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具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壯哉雀鼠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

弟學士祖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壘煮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壘煮飯、是爲甚的、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註、侍立殿垣、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

古華錄

卷三

十

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

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

古華錄

卷三

十

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



聞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  
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  
白公然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  
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偏急  
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  
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  
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

五華錄

卷三 拾遺

三

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  
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  
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坐  
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  
醫吾可待也

朱忌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  
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  
趙乃僕爲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卽白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  
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  
來不得不如此

五華錄

卷三 拾遺

三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  
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覲作  
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賈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出  
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  
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  
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  
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實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陸曰公未觀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

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言華錄 卷三 諧語

諧語第七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然哉

燁應聲曰吾與黠也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奈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

言華錄 卷三 諧語

十五

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鶩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忠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

此始也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擣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

舌華錄

卷三 諸語

七

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冰爲漿等廬爲帳毳爲牆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

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上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爲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吹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笋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舌華錄

卷三 諸語

七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爲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七上八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王版此老僧善說

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

舌華錄

卷三 雜語

六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逢龍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

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蓬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斯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劔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舌華錄

卷三 雜語

十九

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古華錄

卷三 諧謔

二十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

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更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糊獮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艾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

古華錄

卷三 諧謔

主

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舉，盧思道以盧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伶官敬新磨以謔得罪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古華錄

卷三 諸事

主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

年熟，方朔云：「櫻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古華錄

卷三 諸事

主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笋，過者以笋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聖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艷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諡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翁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

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加之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舉孃後舍

舌華錄

卷三 諧語

王

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爲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覺輸下耳

梁具均有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飛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盡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皆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舌華錄

卷三 諧語

王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  
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  
居止權牽小船上岍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  
駟駟曰赤也何如駟駟曰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爲煎餅復謂諸臣  
曰汝等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石動箭復  
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

石華錄

卷三

五

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  
箭曰乘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今史上  
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  
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  
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僊詩嗟嘆稱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箭

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

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

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箭卽云若不勝臣甘

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僊詩青谿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

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

石華錄

卷三

五

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  
考動箭曰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  
二人博士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千人也童子六七十人六七四十二人  
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  
話路傍有槐樹顧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  
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  
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卽活素云何也曰予在



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唐書

卷三

天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爾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自解云此是獐子滿坐譁然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環怕妻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要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旣生育如鬼子母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鳩槃荼豈有人不怕鳩槃荼耶

王玄同任荆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自舉搏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舉擊之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

唐書

卷三

元

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李程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菜食惟有韭菹蒲韭生韭雜菜

或謂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岷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惟岷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大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手餘年

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鄭重

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

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

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旗所至鐘聲交

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以

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

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

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

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

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

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

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

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

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

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

呼入總幕中詆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戒曰

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

額大扣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

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

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

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

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

樹陰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

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

吉華錄

卷三 諸語

樓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關干耳



吉華錄卷之四

新都曹 臣蓋之

勾具具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諸語第八

吳苑曰詼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

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况

我耶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

不及虐爲諧及虐爲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

吉華錄

卷四 諸語

以小分乃次諸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之曰君真所

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

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

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

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

星亦不甚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  
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  
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  
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  
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  
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  
應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  
胡也

舌華錄 卷四 雜語 二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  
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  
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瞻子瞻  
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眾  
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眾  
皆絕倒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  
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  
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  
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  
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  
者之手恐為所浣即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

舌華錄 卷四 雜語 三

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  
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  
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  
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  
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  
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  
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

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實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

太子詵馬蘭陵蕭翊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王彧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

舌華錄 卷四 諸語

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章翁之風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聲聲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犬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

鶴俛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禪逆救羣臣伏食勿起禪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禪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騶驢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今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

舌華錄 卷四 諸語

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提塵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

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轅車長柄塵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闔

舌華錄 卷四 雜錄

六

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兵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梁安城王蕭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欽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眾烘然大笑

舌華錄

卷四 雜錄

七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鋤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為不執鋤

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

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闌崔謹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舌華錄 卷四 諸語 八

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墓具

三才  
二才  
一才

非徒  
非徒  
非徒

以有  
以有  
以有

附

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爲卷耳有女選入爲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爲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勞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爲無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

舌華錄 卷四 諸語 九

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寶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寶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旣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寶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寶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寶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唯豈不是長齋衆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

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鳴樹生者恐不堪用裴  
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  
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鳴甲辰

白居易與張祜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款  
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釧帶  
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欵頭詩何耶張  
笑而答曰祜亦記得舍人自連變白曰何也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且  
連變何耶

舌華錄

卷四

十

晉張謐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  
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也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  
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天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  
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

櫓道真朝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杵因甚傍  
河操櫓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  
牽船

劉文樹毘生額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  
賂之幡綽言曰文樹不似獼猴獼猴強似文  
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  
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髭鬚上困有客即答  
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舌華錄

卷四

十一

唐進士曹唐遊僊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  
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  
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  
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  
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眾稱之爲陳  
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  
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惑謂曰足  
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賁客將去



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

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

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當與曹公爲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

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

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

苦華錄

卷四

十三

遊江濱嘆秋聖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

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即由此

嫌之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謂之曰

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

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蕭登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

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如周乃悟

李至剛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

史人李至剛於是館職中人故湮言曰羞死人李至剛

人李至剛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

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

只欠散錢

苦華錄

卷四

十三

潘滄邇近一客陸姓字伯陽潘晒曰齊景公有

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牛羊何堪命名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

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熱故入翰林

何中丞棟偕許中丞嘗輕車褭衣過宋姬館或

戲之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燕有欲識之者董大章曰

其人無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

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其人見之大駭曰非  
送我也此前人賀陳友諒登極詩李郎不宜  
偷以贈我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士及中表親戚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  
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  
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  
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

活華錄

卷四

十四

大夫陳騭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騭曰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騭  
大踟躕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兵  
坐中相見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朝之曰  
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  
其亂恪曰唐堯在上凶在下答曰非惟四  
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王渾與父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肖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  
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  
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  
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宋若諸

活華錄

卷四

十五

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爲  
伍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  
神桓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  
白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  
 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歎之揚之穢穢在前范  
 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一作鑿齒曰吳公此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朗祖祭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  
 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傳忠孝善占星緯  
 人爲之語曰傳忠孝兩眼着天姜師度一心

古華錄

卷四

十一

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  
 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丰濤曰  
 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  
 爲西川節度尚使沒量丰酒佐三條椽肉惟  
 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  
 之乃劉琨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  
 口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鳴溫於  
 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葶甲方立春有村老輩背簞  
 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荐  
 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  
 獻公罷卽以喂驢也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  
 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  
 是勉強從事

古華錄

卷四

七

王鳳洲門有客着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  
 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諱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  
 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囊俚語於河南  
 有盜驢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豈在面  
 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  
 年爭交歡之有大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觀  
 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

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常質於郝公琰郝曰師必大作齋啖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羅達遊笑謂克文曰師母受郝瘦兒欺寧詩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瓊得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王儋賊華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儋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儋夷滑夏責在司徒舌華錄 卷四 諸葛 七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文彩固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也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沈存中方就浴劉貢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

衆愕問之曰益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

命曹行酒過通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呼王義之也一坐大笑 伯機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瀛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園

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  
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  
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  
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權  
攝已耳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  
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  
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舌華錄

卷四

三

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  
少年輕侮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  
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  
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幡然  
一公今日公然一姿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  
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曹公送禰衡於劉表眾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

有方

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  
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陳眉公好賞雪每謂客曰古今二鈍漢袁安閉  
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  
下酷似神農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  
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乏糧士卒多以  
草根木皮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  
舌華錄 卷四 三

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眾僧今日何乾  
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  
曰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  
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  
荷

陳進士為欽令墨聲甚著後改為南大理評事  
司徒方定之笑曰陳公昔為富翁今為評事

怪哉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親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纓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豈無纓獨少背後眼耳？」

楚僧練江能詩，善蹴躅。袁小脩以書薦之，潘景升許，潘正誦楞嚴，誦畢始相見。僧曰：「居士苦誦經，是爲有髮僧。」潘笑曰：「和尚好蹴圓，亦是無髮居士。」

李太史與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吾華錄 卷四 三

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戲李曰：「王昏而不能進，奈何？」李答曰：「甘爲人下而不辭，何也？」

薛道衡聘南，至一寺禮拜，堂上一僧讀法華，戲曰：「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

徐陵聘隋，謂盧思道曰：「昔殷遷頑民，本居茲邑，今存並是其人。」思道答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

李大壯畏妻特甚，妻病，求鴉爲藥，時積雪未消，

難於網捕，妻怒，欲加捶楚，大壯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曰：「聖人以來，鳳爲儀，李卽以獲鴉免禍。」

馬都督老而無齒，郭定襄戲曰：「吾昨聞隣姬哭甚哀，馬問何哭？」郭云：「其姬喪夫，撫孤子，哭曰：『痛汝沒爺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問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淋雨。」

釋貫休，一目，與杜光庭舞雩於通衢，而貫休馬吾華錄 卷四 三

忽墜糞，光庭速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乃大還丹耳。」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証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

錄卷之五

新都曹

國全錄

之纂著

勾吳吳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苑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義義不得不隘矣洵之汰之其在山林之士乎

話筆錄

卷五清語

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願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願荅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西游巘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巘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

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半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



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陳拈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

活華錄

卷五 清語

二

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蘿山下，曰：「一樹菴。」日誦

唄其中，偶有事，輒至市，褹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請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蕭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荆藿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帖，曹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

活華錄

卷五 清語

三

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米家筆耶？」復留累日。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

又小康人，騎始得斃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羨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



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爲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官整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  
之

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鬻住何  
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

活華錄

卷五 清語

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  
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鷄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  
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  
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臯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  
歸謂所親曰一入鄒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  
廉勵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逐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而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  
丈人矣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  
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身常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活華錄

卷五 清語

五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  
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  
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  
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  
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  
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存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  
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  
守果遣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爲使人情開  
滌亦覺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  
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  
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  
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  
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  
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棉衍龐博江  
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苦華錄

卷五

六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繞過微雨翠勻淺黛  
柳邊乍拂輕風閒婦索釀甕有新蕪呼童煮  
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具苑笑  
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  
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  
屠緯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  
無人亦自悠然

蕭茶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乃  
仰眠牀上看屋梁而着書千秋萬歲誰傳此  
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  
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  
玄真配爲夫婦名爲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  
曰漁童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  
薪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製以異錦薰  
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  
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苦華錄

卷五

七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  
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  
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  
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入讀書  
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簟

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傳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粲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綰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

舌華錄

卷五 詩語

來

屠緯真曰籬邊杖履途僧花鬚臂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蘿山麓有梨數千株每花開時日槃礴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真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

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炎涼不開曲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

### 韻語第十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卽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爲美指之者爲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韻爲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舌華錄

卷五 詩語

九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竝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宛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邁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

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舌華錄

卷五 韻語

十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十五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具達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舌華錄

卷五 韻語

十一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自有致。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衆客頽廢，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寧寓目，美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禡。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閑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缺月當眉際，涼楚逼人，諸子

活華錄 卷五 詩部

十三

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愆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甚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竝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信不花也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

活華錄 卷五 詩部

十三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

飲而醉

阮藉嫂常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舌華錄

卷五 詩話

七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放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解，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入談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頤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

舌華錄

卷五 詩話

十五

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簞謂有餘，求之，恭卽送，後悅見恭更無簞，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插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

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美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

活華錄

卷五 前篇

十六

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

曰打過艷冶卽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

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羹及還北地又好

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

與酪爲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

公通字安字

溫叅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叅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叅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叅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爲縣令清慎無所營營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願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活華錄

卷五 前篇

十七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爲

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

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

活華錄

卷五 前部

十八

柰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閑，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

藝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荒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之。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帝擇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壻也。」以女妻之。

屠長卿曰：「據牀啖酪，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活華錄

卷五 前部

十九

唐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揜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益人妻見砍創著其頰左馮翊朱博用爲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曰知情得扣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酒啣肉塊然復醉

舌華錄

卷五 辭語

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忼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璽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

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爲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巴三月未愈也

舌華錄

卷五 辭語

三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驢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着簷布欄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戀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雪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

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爲

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

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

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舌華錄

卷五 韻語

吳巽之坐崎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語臣曰巽之可憐慘淡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

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

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

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絲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舌華錄

卷五 韻語

二十三



舌華錄卷之六

新都曹 臣蓋

勾具具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鳥俊則以爲冠獸俊則以爲騎人俊則逐睛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舌華錄

卷六 俊語

褚李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

明倫彙編

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共取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太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虜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實署侯文爲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豈

舌華錄

卷六 俊語

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致空受職實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李實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具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槩人耶東橋曰若非御山

有恆那律介溪有祿嚴色稍斂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爲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活華錄卷六後語

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麓有文章至於

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常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陽春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舌華錄卷六後語

錦列繡亦雕繡滿眼

劉孝標目劉彥度超然越俗如半天未霞劉士光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蜀先主啗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得鉏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曰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奮滿長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具牛見月  
而啼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  
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  
彌茂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舌華錄 卷六 雙語 五

殺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  
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  
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  
間有木但以其有口過之問終身慚憤

裴子餘為鄂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謨皆以文  
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  
陳宗業三人優劣孰先宗業曰譬之春蘭秋  
菊俱不可廢

蘇州守姚善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予於  
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東坡性不忍事嘗曰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筆之壽日墨之壽月硯之壽世

平康姬馬湘蘭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出  
積十餘年孝廉成進士為南御史偶湘蘭坐  
株連當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徒負往

日虛名湘蘭答曰惟往日之虛名受今日之  
實禍御史憐而釋之

舌華錄 卷六 雙語 六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  
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

周伯仁以雅度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  
曰周侯可謂鳳德之衰也

汪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鑒  
海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  
其極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戶必聞  
謳歌常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

之復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轍歌之速也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獄高帝語荀

王華錄

卷六

七

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愔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庾太尉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顏右軍曰惟丘壑獨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野白水翠巘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

王華錄

卷六

八

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頰亦驗

王文度在西川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

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金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恨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

綉非無文彩酷乏剪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

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言制成象豈足多譏

諷語第十二

吳苑曰諷者譏之微也以言從風何義焉曰草上之風必偃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諷者譏之微也乃次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賞紀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

謂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肆誕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肯出門於中途見鬼擲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迴強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面笑而內愧焉

郝隆爲南蠻叅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姬隅躍青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姬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

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崔嵬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來

唐玄宗好擊毬內廐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

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卜於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賊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優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

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於廡下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耶帝愴然赦之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爲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更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何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諮于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齊高宗從弟季敝。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

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王謹肅故也。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蚤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斂手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繹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楊抱爲漁陽參搥。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孔融曰。繹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王慶府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何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張真人彥頰。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樂巴喫酒。成都火滅。彥頰想乏酒。故有此災。

陛下賜造。後隨當賜酒。由是止。

翟永齡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呼之。母應喏。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萬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旣不悟太子之懦。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獻直言。帝常在凌雲臺坐。衛瓘在側。欲露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請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寫着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顏驄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驄龐

舌華錄

卷六 雜著

十五

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爲會稽都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寬仁愛物爲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椎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曰臣請釋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條相聚剴門黃

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黃戲張曰思公子今未敢言張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鄒元標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鞭未鳴二象鉤鼻相拒周謂張曰二畜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爲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劾公不知爲誰張勉強領意貸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

舌華錄

卷六 雜著

十六

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辦香奉爲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

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果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也於是楚兵無相棄者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

臣笑臣隣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眎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謀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焦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奢每置產各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舊者反復甚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愕然自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

浙帥錢鏐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寮客盛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裡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

舌華錄

卷六 風流

七

舌華錄卷之七

新都曹 臣蓋之

勾吳具 苑鹿長恭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譏語第十三

吳苑曰：譏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聖人不刪，舌士之刺顯，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盡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

舌華錄

卷七 譏語

一

在洪鑪利鑿矣。譏之一義，譬如洪鑪利鑿，亦頑鈍之他山也。誠世間皆靈石、精金，則鑪鑿已自受模鑄，安能復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無耳。若一往一來，兩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譏語第十三。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

第五

妙佳

裴玄本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已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踖踖不安

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論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憎縷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

活華錄

卷七 談話

二

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宮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缺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慚而止

笑寄

魯直戲東坡曰首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瑞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書爲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瑞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不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年僧孺父子

活華錄

卷七 談話

三

犯事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美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

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議常爲  
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  
此愧陛下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使作棟梁自遇

桓大司馬溫請劉尹卧不起桓寧彈彈劉枕九  
近碎牀縹聞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警地寧  
可鬪戰求勝桓有恨容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吾手華錄 卷七 讒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  
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珣郗超並有可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  
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  
時荊州爲之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時謂王戎未  
能起俗也王笑曰卿輩意  
亦復可敗耶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戒牀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  
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  
約教咸語也萬言乃不復言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  
肅戲曰此婦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  
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陸經多寫碑銘頗得濡潤人問子履近日所寫  
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程篁墩主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場寮  
案設宴優人扮賣一啼鷄者叫云我有一隻

鷄賣價一千兩人問誰家鷄賣此高價答曰  
程學士鷄只賣箇五更啼耳

韓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群同年  
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  
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不  
是敏慧過人也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

後

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  
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遵者曾至嶺外見楊

朔荔浦山水心甚愛之談不容口遽常出入

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

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

安得見耶因大笑以嶺外非貶不去

古華錄 卷七 雜錄

六

盧從愿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

鄭縣尉後暹為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

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

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

澀口無應

朱泚之亂源休姚令書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

何事業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練曰若度其

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

官職喬琳語舊寮曰源公真可謂火迫鄼侯

爾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

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

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即得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賊汚狼籍引銓有選

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

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

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

人耳答曰聽卿鼓吹稍覺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放林逋以梅鶴為

妻子後改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

吳興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譙君

君不得無罪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

已其人曰梅令眷鶴令郎耳孫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盤謂伯仁曰此盤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也答曰此盤英英誠為

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  
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  
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  
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  
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  
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

舌華錄

卷七 雜語

而不答

慈谿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羣下曰汝聞  
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聞者士  
子多讀書惟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乃默  
然

馬援爲隗囂綏德將軍又嘗游使於公孫述囂  
復命援奉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遨遊二  
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  
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處  
一出受  
多許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  
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  
二名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  
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  
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者天陰

舌華錄

卷七 雜語

九

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  
慢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  
得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

衛江州在潯陽有故人殺之都不料理惟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  
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  
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宋顏延之何偃值路中逢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去

唐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王荆公為叅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為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

唐書

卷七 雜錄

十

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父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為譏已遂不協

唐湖州叅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岢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

笑

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支廟繼統陳廸責不用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廸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

唐書

卷七 雜錄

十一

中帝怪之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許橡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

不可復爲覆餗

武陵張家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進階安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主陳踉蹌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釣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

古事錄

卷七 雜錄

十一

下無義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詹堅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尖如是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使堅老以郎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常邂逅朝堂耶風采

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劉穆之少貧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謂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遜清往辭戶部侍郎李巽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古事錄

卷七 雜錄

十二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爲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孫權問蜀益州太守張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貴上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張融與謝靈運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靈運起謝曰：「臣兄傷件宸展，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槃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

舌華錄

卷二 雜語

上

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賡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梁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銓，嘗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蒲津關來。」安

期曰：「取潼關路去。」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諍。」

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涓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晏子與楚王坐，忽縛一人來，王問何爲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味

舌華錄

卷二 雜語

上

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大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彥升在齊，紆意於倖者梅蟲兒，用爲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  
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  
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  
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  
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  
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常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武陵答曰  
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經晉陵詣劉儵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禱爲縣禱乃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  
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令  
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  
槐柳齊列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  
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  
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  
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  
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  
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  
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  
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  
事女主人仁傑慚而止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上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  
復伺普墜塵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甚得巢  
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清，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鰲負鼉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淹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剡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天錫爲京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符堅所禽，

苦華錄

卷七 雜事

九

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鵂革響，淳醢養性，人無嫉心。」

#### 憤語第十四

吳苑曰：「凡物之憤，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厲，泉怒則決，虎怒不擇爪，人怒不擇言，是皆憤之至也。蓋憤不易談，惟豪傑能之。若世間瑣瑣衣食之兒，卽命填溝壑，不過如魚鱉之」

就砧而已耳。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憤得乎。乃欠憤語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爲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瞻遺累千金。或說之爲太橫。偃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

活筆錄

卷七 雜著

子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屠長卿下第歸。酒酣。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尚有所言。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

倒。

鮑無雄落魄無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頰水照見影。大慟曰。丈夫三十歲。尚如此頭顱耶。

吳王賜子胥死。將死。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趙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遇無箕山操。仕無伊呂。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墓前。銘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活筆錄

卷七 雜著

子

也奈何

蘇峻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額。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存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選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淚如迸泉。廟祝

拉杜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

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

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

誅

古華錄

卷七

五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

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曰阮

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夢林園中飲

書

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

有萬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

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其中顧忽引諸僮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放棄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

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

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

蕭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

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

嘆曰作此寂寂使鄒魯笑人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云寧爲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場場皆當歷過吾歷貧而未歷富歷賤而未歷貴虞卿寂寂豈男兒久爲耶要當覓東街

古華錄

卷七 雜錄

二十四

一。灑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寧過賣棺肆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爲



舌華錄卷之八

新都曹

臣蓋之

勾吳吳苑鹿長參定

公安表中道小修批評

辯語第十五

吳苑曰辯者無鋒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戰場也故戰國稱爲辯士辯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辯之之

舌華錄

卷八 辯語

一

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辯無以明格斯辯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辯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辯語第十五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求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穎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



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周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

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請其父不在，脩爲君平脩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脩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爲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段之皮耶？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到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

何闕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醴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慙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具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鵡，未必有父。試使具復求白頭父，張不能答。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

二公供  
有緣  
但六小  
表自請  
人王小

野  
寒水  
話

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  
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  
虛談廢務浮文防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  
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  
曰然則消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堯聘  
許由而無忤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  
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

吾華錄

卷八 辭類

四

耳

漢東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  
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  
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  
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  
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  
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  
不顧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擢

父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  
笑

倪文毅岳五歲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對  
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  
有天對曰卯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  
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已姓同合是故產  
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灣

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

吾華錄

卷八 辭類

五

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恕年四歲穎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  
者恕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  
曰藥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為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  
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

人乃釋之

王聖美爲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顧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不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與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爲姦也。」

舌華錄

卷八 辯語

六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及先主鎮金陵，彬囊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賜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優勝？」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

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耳？

稽中散語：趙景典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天？」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契稷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舌華錄

卷八 辯語

七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請檻車與別，亮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于飲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鴻臚卿孔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即欲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便捉裙停之許因謂

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

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語為王太尉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

顏語第十六

具苑曰舌之有顏如弩之有機天下之利物也顏之於語無類不有惟諧謔譏辯之類居多然四語已有部領即四語中有具顏者而顏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諧

舌華錄

卷八

九

謔譏辯之語斯成顏語矣乃次顏語第十六諸葛靚在具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為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諡莫有對者王

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後、

梁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

蕭琛常於御坐飲酒、屬酒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

活華錄

卷八

十

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張後裔在弭州、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

太宗大悅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若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謝靈運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捏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對曰、無以過密陀僧、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錄曰、今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

活華錄

卷八

十

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鍾繇晝寢、二子毓會共偷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

蜀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具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具主大慚。

五華錄

卷八

十一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尊羹。未下鹽豉耳。

孔融與禰衡友善。跌蕩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李令伯常聘具。具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具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莊實劔。謝以與魯爽。送別後。魯爽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劔所在。謝曰昔日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陸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楮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

五華錄

卷八

十三

其傍。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尚不及使君之清也。

解學士緡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緡置椅上。父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峩巍以嵯峨。其水汧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請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稽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孫盛爲庾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

舌筆錄

卷八

五

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戲曰願爲小相袁應聲曰切

比老彭

楊大年億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

聖

在佛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

袁彥伯宏以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太傅謝安賞

舌筆錄

卷八

五

獲

宏機速乃祖之於野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卽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着貂褊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褊從兜鍪中出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騎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駟所以疾耳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就自造青雲何至與駟馬爭路

且使張溫聘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

古華錄 卷八 題辭

七

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邊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盧志於坐衆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瑒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古華錄

卷八 題辭

七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無知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舌華錄卷之九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具具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澆語第十七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

舌華錄 卷九 澆語

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皆輕薄之報、毘沙天子不肯斃一假借饒人、雖然、此亦自天之縱我耳、可無問也、乃次澆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顓字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之

全唐詩話  
卷之九

不

兩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梁到洽、本灌園人、後得位、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牖下、以苦之、洽恨孝綽竟害之

舌華錄 卷九 澆語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間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藥健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火

姚巖傑素輕盧肇或一日與肇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遂飲酒一盞凭欄嘔

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張吏部續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客

苦筆錄 卷九 雜記

三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爲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

祖高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日死固太慰但恨不見替人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

禮

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苟令君趙孟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答曰文若可借而吊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吾無可以

苦筆錄 卷九 雜記

三

招天譴者惟孫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與初拜僕射劉祥與與子融同載劉謂轅下驢曰汝努力汝輩已爲令僕矣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廬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嫉媚。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

舌華錄

卷九 沈約

五

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未終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舟去。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謝玄暉頗輕江祐，祐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謝曰：定復不急。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質所爲詩，湯始稱佳，既倦屢誦，乃謝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

無罪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人，人曰：佳，卽掩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蹴圓口，遂去。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聲，其國倫輒斲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亦止，人諫之，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

舌華錄

卷九 沈約

六

家是大丈夫事，竟將相所能爲。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投贊有可嗤笑者，卽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錫老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爲社課，謝倡曰：如文不成，罰貲放生，沈彥長聞曰：謝已

有功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丁度晁宗慤同在職館晁因遷職以啓謝下丁乃戲答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壑一車爲報晁笑曰得壑勝於得啓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棋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桓溫與謝奕善奕奕爲安西司馬惟布衣好嘗偏溫飲溫走入避之奕攜酒就廳事引溫一

古華錄 卷九 雜錄

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聞而不

計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乃牽牛上流飲曰母汚吾牛口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鯤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

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士丘濬慕桑悅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具鹿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洗剔之輩輒皆掃落人謂曰君不得盡幽莽爾爾答曰

古華錄 卷九 雜錄

予以幽莽遇風雅復以風雅遇幽莽胡爲盡

爾爾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誦之以示王鳳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嫖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神郭每顧之略不與所嫖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伴不聞少年者舉杯向舴花

醉曰春風入林豈爲松栢

王勃楊炯盧照隣賈賓士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廁盧前恥居王後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樂當復不彘食不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嘔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本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桓大將軍許王庾二公

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因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屑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

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夏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洵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  
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  
弟殊失墜乃悔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太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  
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  
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  
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  
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  
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庾道季云庶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恒  
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  
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猶格  
噉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門人加親謂許

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  
不恨

郗司空方回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  
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  
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遊屬等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  
舉鞭擲其面夷甫都無意盥洗畢牽王丞相

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  
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興公作庾公亮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  
道恩庾見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基王手常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  
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見次女適徐州刺史  
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然適江彪恢兒娶鄧

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斟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具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爲亂倫之始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羊琇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古華錄

卷九 流第

十三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作將善雲梯仰攻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聖卿擺擺

常務應對玄言那得力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 淒語第十八

具死曰淒者西也於時爲秋秋之爲時也刀刀焉撼撼焉稍具情者觸聞之間無不墮淚其義可知矣又西方爲萬物告終之處故次淒語第十八

李斯論斬咸陽市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

古華錄

卷九 流第

七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陳宮與呂布俱爲曹公所執公謂宮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

衛夫人見王羲之小時書眉有老成之氣流涕

友人案

曰此子必蔽吾名

漢高征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

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舞

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

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

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

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

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妻甚有寵常着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

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

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

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惘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自稱先見之

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塞人懷忌懼王每

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

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

謝太傅曰常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吊哭甚哀既而嘆曰龔以

自燒膏以明自煎寒哉龔生竟天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晨必遊岷山置酒言談

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費達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橫掃

惟新使自有黍離之感

雷宣微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餌餌橫戈開邊仗劔討死生食息

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哉身萬事都已悲夫



舌華錄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曹臣撰臣字蓋之歙縣人是書取前人問答雋  
語分類編輯凡十八門世說新語之餘波也所錄  
皆取面談凡筆札之詞不載故曰舌華取佛經舌  
本蓮華之意上起漢魏下逮明人頗爲猥褻原序  
亦自言近時之事多所潤飾則非盡實錄可知矣

陳眉公曰桃源大吠桑間鷄鳴淳之極也文之

上也寒潭之月古木之雅便有衰颯氣象

吳燕孺曰吾每從白門歸見江山逶迤草木蒼

鬱人常言佳我覺是別離人腸中一段酸楚

氣耳

夏相公被詔時自知無善消息乃指道傍樹曰

白楊白楊爾能知我去此不返乎



益智編四十一卷(一)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益智編序

予友孫一之先生敦德博古淵宏  
廣肆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談古  
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間以其暇  
遍采古人臨事應變之妙彙成一  
編題曰益智難弟立之授梓澤宮  
而委序於余余惟孫氏仲季固二  
十年雁行兄弟也又何敢辭因受  
而寓目焉初讀之神王再讀之猶  
河漢而無極及卒業而乃慨先生  
之不究用於世與世所以受益先  
生者無窮期也夫士居恒高談性

命驕語勛伐謂世不出吾而當事  
世苟出吾而當事何有危疑何有  
弘鉅人直卑今而尊古耳迨一旦  
膺事之變遘時之紛糾纏恍惚審  
不及謀勇不及斷目眙舌橋付之  
無可奈何而後信古人不可及也

則非古人不可及而古人之智不  
可及也嗟嗟先生夫寧不稟於儒  
訓以犯用智之戒且亦安必天下  
大變大紛集於厥躬而孜孜矻矻  
爲益曰夫世如水焉人如舟焉舟  
日行乎水中而不足與風波則解

維可以得溺人日涉乎世中而不  
足與險阻則舉步可以得蹶彼先  
儒之不許用智者亦惡夫私智小  
慧以敗乃公事者耳世又惡知大  
智沉幾寢處帷幃之爲危而折衝  
原野之爲逸哉於是大至全君定  
策細及器仗璫屑近若宮廷秘密  
遠暨邊徼四夷罔不括其全而握  
其絡窮其變而鈎其玄縷悉條分  
隙披窺導神而明之可以守經可  
以達權可以善生可以善死始知  
天下無難爲之時亦無難處之事

妙哉神智至此乎令世而大用先生炙轂以往游亦有餘矣而僅僅含毫鳳沼握七水衡夷猶故常其智可及而又不永年以歿惜矣先生之不究於用也予嘗憶同官長安時先生私語予曰時局日非當

四

事者有功成之危矣業取古之見幾明決者爲詩數章以諷而彼不爲動也將奈何厥後遁尾之厲滔天燎原噬臍莫及而予每歎其慮之長見之蚤先生之智旁燭無疆大略可覩已夫非得益於是編者

耶雖然真智常圓本自完滿何俟於益大智常虛原能靈變何可復益故情識日增則良知日減是益之爲損也纏縛盡空則靈光迅發是損之爲益也苟日觸乎古人之成案而我之變變化化初無成案

五

於胸中則事贅吾前局局皆新着着皆當若天地之預置而鬼神之潛通卽已亦絲毫不得擬議者此先生所爲嘉惠無窮雅意也不然而以刻舟之見爲按圖之索字模句做事必師其成法行必武乎宿

程斤斤然以古束我而不以我用  
古是贅其疾而滋之障耳非求益  
者也一之有知冥冥之中必胥肯  
於予言

萬曆甲寅冬月同里友弟真實居  
士鄔鳴雷長豫父題於浮槎閣



六

益智編題辭

余生也愚事至前不能甚解每覽載籍見古人臨事多  
圓機敏識如僚之尤如扁之輪如庖丁之刃達達出人  
意表竊爲之拊手稱快時以片紙錄而存之乃充箚  
後官秘省倬直多暇稍爲詮次綴於空冊縈縈如魚鱗  
同年生葉敬君見之謬謂有資世用第所分類虛實相  
半事多互出未易檢尋因示以一二義例重加更定爲  
類十有二爲目七十有四凡爲四十一卷誠知猥瑣施  
維無當大道乃其觸事當機窮變極態時一披對差足  
厭心因取劉先主博士語名爲益智編實之案頭以代  
博奕非有同好不敢以相示也四明孫能傳題

益智編 題辭

刻益智編小引

余仲水衡氏之手是編也謂儒者縱獵六籍結舌百家  
豈以務淹緯騁弘博要識古人經世之用於訓詁辭章  
之外乃爲善讀古人書不者琅函雲笈與書秘典選選  
而在卽提要鉤玄採珠拾玉亦詞林之雜俎耳何當於  
臨事之智昔劉先主勅後主云開暇歷觀諸子及六韜  
商君書益人智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  
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此是編之所以得名也迺余  
仲鄉不以示人曰劉孝標著類苑猶謂自綴其漏不冀  
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矧吾家鮮藏書見聞甚狹後給

益智編 小引

二

事秘省稍窺金匱石室之藏隨所披覽綴以成帙聊取  
便讀以埃續成非敢挾爲博物奇言謬令紙貴也無何  
天奪予仲遺此一編諸所撰結多鈐摘未就余傷余仲  
生無貨利聲色酒奕珍玩之欲而雅好讀書以水衡之  
役居先封公憂歸刻東遂沈志丘園以從所好而竟弗  
能假逾艾之年以了讀書事區區是編之存非其志矣  
雖然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之子若孫得睹手澤之遺如  
余先王大父憲部公先封公之遺刻具存則余今日所  
以刻是編意也豈真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哉萬曆癸  
丑長夏四明孫能正書於臨溪澤宮之文昌樓

益智編目錄

卷之一帝王類一

全君 定策 翼儲

卷之二帝王類二

宗藩

卷之三宮掖類

后妃 外戚 閹寺

卷之四政事類一

用人 爵賞 政術 治體

卷之五政事類二

益智編 目錄

一

革俗 止訟

卷之六政事類三

弭盜 破妖妄

卷之七職官類一

宰相 臺諫

卷之八職官類二

監司 守令 學職 守官 駁胥史

卷之九財賦類一

理財 賦役 錢鈔 鹽筴

卷之十財賦類二

倉儲 漕輓

卷之十一財賦類三

救荒 撫流移 遺棄小兒 捕蝗

卷之十二兵戎類一

將帥 節鎮 戎伍

卷之十三兵戎類二

籌策

卷之十四兵戎類三

料敵

卷之十五兵戎類四

益智編 目錄

設間

卷之十六兵戎類五

戰略上

卷之十七兵戎類六

戰略下

卷之十八兵戎類七

招撫 攻取

卷之十九兵戎類八

守禦

卷之二十兵戎類九

定亂

卷之二十一兵戎類十

制叛逆

卷之二十二兵戎類十一

待降附 安反側

卷之二十三兵戎類十二

鎮人心

卷之二十四刑獄類一

刑法 讞議

卷之二十五刑獄類二

益智編 目錄

折獄上

卷之二十六刑獄類三

折獄下

卷之二十七刑獄類四

迹盜

卷之二十八說詞類一

奉使

卷之二十九說詞類二

對來使 盟會 善說

卷之三十說詞類三

善諫

卷之三十一說詞類四

諧諷 辯才

卷之三十二人事類一

知人

卷之三十三人事類二

料事

卷之三十四人事類三

蚤慧 幹辦 博物

卷之三十五人事類四

益智編目錄

四

危疑

卷之三十六人事類五

急難 處權倖

卷之三十七邊塞類一

安邊

卷之三十八邊塞類二

馭夷

卷之三十九工作類一

營造 城池

卷之四十工作類二

河渠 舟梁 器仗

卷之四十一雜俎類

雜事

益智編目錄終

益智編目錄

五

類書無慮數百家大都博綜者之所纂輯不過捃摭經書子史襍收裨官小說以資見聞無當世用是編專取古人臨事之智分類錯陳以便披閱所取者精所全者大也識者珍之

四明友人謝應宸伯貞父識



益智編凡例

一是編所收皆古人經世之妙用當機應卒捷如飛鋒因變設奇動中肯綮或慮周於事後或明炳於幾先功成談笑之間事集咄嗟之頃可以益人意智故以益智名編

一行已以仁臨事以智兩者自有本末然仁非在遠爲之卽是至於事變倉卒非神機朗照未易應酬此編專取臨事之智亦先賢善談吏事之意

一編中雜采史傳或錄其全文或節其一段長至盈幅短乃數言事取錯陳文多磔裂類齊王之雞距

益智編 凡例

慚謝傳之碎金神而明之以埃君子

一所采多史傳原文其盈辭長語無關妙用稍爲刪去一二有同一事而紀載互異或彼畧此詳或甲繁乙簡則參取而互存之如伯有爲厲原本左氏傳文而起處參以論衡期於盡事而止故不復注所出書

一所采事多斷章取義其始末敘述不及致詳要自有全書在

一編次以時代爲先後乃其事有絕相類者則併歸一處不復以時代爲拘所以便檢尋且見古人作

用雖天生警穎或亦不無祖襲也

一事後間附評語證以事類或據舊聞或據臆見特千百中一二耳凡舊聞冠以姓氏或某書其出自臆見則第曰按云

一是編首采諸史旁及稗官雅俗並收事多踳駁但取益人意智真贗勿問之矣

一其人品本無足齒而一事可取亦收之編中憎而知其善且以廣洩勃之用

一史傳多古文如猶豫爲猶與廳事爲聽事解爲解廩爲稟之類皆以今文易之取其易曉也

益智編 本例

一自周秦迄於昭代略爲摭摭見聞甚狹詮擇未精挂漏旣多鹵莽尤甚惟是鈎奇獵異皆出手書數載丹鉛不忍吐棄繕寫成帙以俟續成享故帚以千金則余豈敢

益智編卷之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姪如葑如芝如蘭全校

帝王類一

全君

宋襄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

益智編 卷一

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日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於是逆襄公歸

晉景公執鄭伯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敗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於是會諸侯伐鄭鄭伯歸按事有重之而輕輕之而重急之而緩緩之而急

益智編 卷一

二

者子魚以有君歸宋襄申叔以改君歸鄭伯皆緩之而急輕之而重所謂用而示之不用也楚懷王入於秦大臣與其相謀以計歸太子橫於齊而立爲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澠池之會庶頗與趙王訣過三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宋真宗親征契丹王旦奏曰十日不捷將如之何帝曰立太子其意並同已巳之變虜酋擁上皇勒降邀金帛巨萬計以爲奇貨而我師以有君謝之虜乃絕望英廟之復辟獨天命也歟哉不然宋之建炎重使甘幣踵相接於虜庭而二帝卒不南非已事之明驗歟然鄭伯不以申叔爲忠而以爲討于忠肅之不免於戮蓋古今同慨矣趙王武臣間出爲燕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趙數遣使至燕輒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兩臣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仗馬垂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已耶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王此兩人  
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  
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乃歸趙王

按震澤長語曰此亦公孫申之意惜乎宋高宗不  
知出此也余謂宋高宗何足責當時奉使諸臣乃  
竟無一廝養卒不重可惜乎

晉侯聞曹執曹伯以畀宋人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  
貨策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  
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

益智編

卷一

三

穆也且人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  
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  
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按胡文定云曹伯以賂得國春秋名之比於失地  
滅同姓之罪其說甚正然國君見執曹之存亡不  
可知諸臣無以為計而豎侯孺能復之以此行貨  
恐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宋人諄諄於義利之別而  
竟無能還比狩之轅寧不令侯孺笑人

齊伐魯衛晉使卻克救之與齊兵陳於鞌逢丑父為齊  
頃公右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欲還人

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恐  
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  
絀於水而止晉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  
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得亡脫去入其軍卻克  
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戮後人臣無忠其君  
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

漢王軍榮陽與項羽相距歲餘羽數侵奪漢前道漢軍  
乏食遂圍漢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  
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  
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

益智編

卷一

四

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  
出西門遁去

國初陳友諒攻南昌諸郡 太祖親督舟師往援三勝  
之友諒益兵進攻 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  
親兵指揮使韓成請以身解圍遂服 上龍袍冠冕  
對賊眾投水中賊遂退乃復整旅相敵大戰五晝夜  
友諒糧盡突走中流矢死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誣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  
曰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  
重曰使秦求河內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敬曰河

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宋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

### 定策

漢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

益都編 卷一

五

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法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比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勿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邯鄲齊代之強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問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于是代王遣薄昭往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乃命昌參乘武等乘六乘傳詣長安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夫人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

益都編 卷一

六

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魏陳矯從征漢中還未到鄴太祖崩群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傑

孫策薨以事授弟權權哭未及息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

父時不得行也今姦寇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晉簡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詔必反爲所責矣于是朝議乃定

大司馬桓溫

陳高祖殂侯安都隨世祖還朝乃與群臣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致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

通鑑編 卷一

七

劔上殿白太后出璽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乃卽位

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屢立戰功將士皆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諠言出軍之日當立檢點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麵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胡旦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

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更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入書閣檢帝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英宗初爲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卽位國制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韓魏公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當賀

通鑑編 卷一

八

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國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麗氏問

安寢閣龐氏陰殺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  
心鞅鞅夫人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承后妃可  
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鎗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太子  
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

元武宗爲太子撫軍北方仁宗侍元聖皇后居懷州成  
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丞丞相樞  
密同聲附和左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而  
未行太子師傅李孟曰官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  
社危疑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固人心仁宗乃  
奉太后還都時哈孫稱病堅卧孟往問之引手診脉

位智編

卷一

九

衆以爲醫乃不疑之知安西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  
矣先發者制人可早圖之左右欲待武宗之至孟曰  
群邪違棄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不與殿下  
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爲殿  
下用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安西既正位號  
縱太子至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開於國中  
宗社危矣仁宗欲以卜決之召卜者至孟出語之曰  
但言吉卜者曰吉仁宗喜而起共扶上馬入自延春  
門收首謀及同惡者送都獄奉璽迎武宗中外翕然  
以定

國朝 宣廟晏駕時 皇太子方九齡 張太后取金  
符入內浮議籍籍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文貞公士  
奇入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與英國公張輔卽叩首  
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翼儲 凡三十二條

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  
進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  
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好晨  
好北犬奉晨晨獻於文侯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晨敬獻庖厨縹北犬

益智編

卷一

十

敬上涓人文侯悅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  
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名之非  
禮也文侯怵然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  
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  
大孰於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  
詩文侯曰于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好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曰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役太子摯

魏太子自將過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規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

益智編 卷一

十一

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車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要張良畫策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上破黥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髮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乃大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見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逃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

益智編 卷一

十二

按留侯運籌帷帳其事甚多而招四皓一節尤奇其功亦最偉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取此事或謂真四皓未必可致乃留侯屢爲之以動高帝帝者噫國本動搖諸大臣力爭不能得而四老人能得之安問真贗哉

元帝時駙馬都尉史丹護太子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待御史种暲監護有中常侍卒乘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杜喬憂懼不能止開門將出而暲至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常侍來無尺一詔書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奸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喬詣臺落白得中决勅乃聽之帝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續後漢書作高襄

魏曹丕爲五官將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丕

范曄編

卷一

十三

使人問賈詡自固之策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曹操嘗屏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卽荅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文帝納甄氏生子獻而甄氏被誅帝與獻俱獵見母子鹿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命獻射其子獻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爲之惻然曰好語動人心乃立爲太子

晉武帝未立爲太子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羊琇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王敦住船石頭有欲廢明帝意賓客盈座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

范曄編

卷一

十四

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齊武帝在東宮多違制度高帝有改易之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勅往東宮命裝束又勅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乃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



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東宮始廢

後魏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惟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詹事丞楊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詔勿令見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下

唐武后時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右庶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通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誠防萌之意今太

益智編 卷一

十五

子與陛下異宮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請降墨勅及玉契后甚然之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匹正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上納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王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泣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

益智編 卷一

十六

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睿宗初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其所爲纖悉必聞於上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置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開東宮願陛下

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軍中皆屬目嚮之肅宗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元帥人心所屬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

益智編

卷一

一七

屬焉

肅宗女郾國公主適駙馬蕭升其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

益智編

卷一

六

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寔寔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睹茲事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與朝臣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

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從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潛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懷東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鼎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

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恩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闌干拊其背曰非卿切言今日悔無及矣乃流昇於嶺南餘無所問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與他事陛下在位歲久

益智編 卷一

十九

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曰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順宗不豫瘖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王叔文與牛夫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脊欲危之帝召學士承旨鄭綱草立儲詔綱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領之乃定憲宗綱之力也

李德裕天性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開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大明

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常理魏太祖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況又一子乎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益智編 卷一

三

周主疾篤晉王榮時尹開封曹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耶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

宋英宗臥疾久一日韓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太宗問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統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

既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

周懷政之誅真宗怒甚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爲參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而未敢言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光在并州聞而繼之後直秘閣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

益智編 卷一

二十一

及耳光退復上疏曰臣嚮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宗實判宗正寺遂立爲皇子張方平爲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公赴福寧殿上馮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

### 公乃退草制

孝宗與恩平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意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晉安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完顏亮寇江高宗將親征晉安王上奏請將兵爲前驅敘授史浩時在告詣府啓王曰昔唐肅宗能從明皇幸蜀安有靈武事王大驚亟具奏謝罪遂從上視師以歸由是立爲太子

益智編 卷一

二十一

孝宗末詔皇太子叅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叅決是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

非令典也諸公皆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  
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  
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  
子又命取西安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  
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  
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  
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  
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  
彥博議者勿啓

益智編 卷二

二十三

國朝 仁廟在東宮偶失 成祖之懽群臣悚懼莫敢  
進言適 成祖發一軸畫到閣命解縉題詩縉展視  
之乃大虎顧小虎圖也遂恭題以進其詩云虎爲百  
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上覽  
之大感悟大歎賞父子恩愛更加於平日焉  
成祖久不見皇儲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某進曰請令夏  
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有  
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從之比原吉至 仁宗初  
果驚怖問誰銜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  
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

宗乃安卽與就道

景泰 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  
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  
之憮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憲宗  
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絕相似

易儲一條附

宋太宗時太子元佐殘忍不法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  
判鄆州召見謂曰卿有深謀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  
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  
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

益智編 卷一

二十四

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  
門力也上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刺眼挑筋摘舌等  
器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

益智編卷之一 終

益智編卷之二

帝王類二

宗藩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賈誼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卑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讐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劍手以衝讐人之曾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讐人足以

益智編 卷二

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反誅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免

梁孝王使人刺殺漢議臣袁盎發覺遣使者捕逐太后憂憤不食景帝召田叔往按梁具得其事還至霸昌

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空手見帝上問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上曰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帝大賢之

胡五峰曰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田叔爲魯相初到官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之怒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

益智編 卷二

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入館舍相出常暴坐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

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其計

按此本賈生之議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嚮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河間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王尊爲東平王相王驕奢不奉法度尊謂王曰尊來爲

益智編 卷二

三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於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腋顧謂傍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名大爲尊屈

東漢眞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見弟將輕兵在門外楊

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

隋高祖爲丞相時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崔彭以兩騎徵純入朝未至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宜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從曰陳王不從徵詔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

益智編 卷二

四

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

光武崩太尉趙憙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元魏世祖廂太子詔立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侍中崔光攘袂振杖引趙憙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

敢不服

漢北海敬王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顯宗在東宮尤見親禮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狗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抑絕名迹深識幾微如此

齊江夏王鋒好琴書蓋亦天性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

益智編 卷二

五

祐嘗謂王晏曰鋒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鋒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

漢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沘景有強能稱擢爲河間相景到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責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陛見受詔以王

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政遂改節

吳陸遜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思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不納竟以致隙

齊戴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

益智編 卷二

六

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兄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北齊琅邪王儼執和士開送臺斬之遂率京畿軍屯千秋門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兵授甲將出光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尤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



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乃釋之

隋榮暉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暉獨遏絕其事高祖聞而嘉之唐高宗觀鴈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中書侍郎郝處俊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造黨遽相誇競俳兒優子言辭無度恐其交爭負勝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

益智編 卷二

七

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遽止之

宋太宗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按呂端此言蚤已窺見太宗之微矣太宗欲寒金匱之盟其蓄疑於弟姪已非一日故告者之言入而罷斥隨之使齊王遂掌留務其得罪豈特西池之幸哉

真宗不豫時太子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

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需也李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以取虜酋立命取籍倉皇間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戶部汪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三三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嘆曰

益智編 卷二

八

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獲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焚者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

元世祖議割裂州縣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帝曰已許之矣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母檀自科徵差可久也世祖從之

至元中乃顏反西北諸王多從之世祖以爲憂阿沙不花曰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乃比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

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  
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  
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  
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

國朝卓敬爲給事中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  
敬乘間曰太祖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  
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與太子埒  
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也 上笑曰卿言  
是吾慮未及此耳

弘治中寧庶人宸濠奏易府殿琉璃瓦巡撫都御史林

益智編 卷二

九

俊上疏極言其非乞斷以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  
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未有逆萌或以爲過  
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云

武廟時秦府三疏請關中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等受  
重賄請許之兵部科道交章執奏 上曰朕念親親  
與之勿距太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  
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時 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儲  
承命草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此上不畀藩封非  
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  
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祈請懇篤朕念親親

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  
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  
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母忽 上覽制駭曰  
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人咸嘉其善諫

益智編 卷二

十

益智編卷之二 終

益智編卷之三

宮掖類

后妃

魯哀公時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嬖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漢李夫人病篤武帝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

益智編 卷三

始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將加賜千金而與兄弟尊官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轉向壁歔歔不復言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吐棄我意尚肯追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之圖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

鄧綽授皇太子韓詩及郭后廢綽言於光武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

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和熹鄧皇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曰

益智編 卷三

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意乃釋

梁朱溫初收充鄆得朱瑾妻溫告妻張氏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答拜泣下謂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戈而使吾奴至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吾奴之今日也言已又泣溫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張恒給其衣食

宋真宗疾愈詔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

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  
后戚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  
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  
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國家常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  
下之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方真宗寢疾事皆決  
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姦邪亂政錢惟演  
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  
李昉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  
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

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  
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耳夫當時不  
難逐謂而難於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后之事  
且復見姦人之欲爲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  
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  
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云則劉氏安矣夫后  
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  
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姦謀哉蓋自  
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  
深動其心也然此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此

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  
不如沂公遠矣

劉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  
別有處分呂文靖卽時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  
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  
禍之道以勸戒焉

李宸妃薨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  
喪禮宜從厚太后遽挽帝入內頃之獨坐簾下召夷  
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欺公曰臣待罪宰相  
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

耶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乎儻念劉氏喪禮宜從  
厚太后悟乃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夷簡又謂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  
水銀實棺羅以白太后從之後太后崩燕王爲帝言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追尊爲皇太  
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  
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  
厚

章獻太后從謁太廟詔禮官草儀佞者密請曰陛下垂

簾專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見祖  
宗耶遂下詔服袞冕群臣依違不決薛簡肅公奎獨  
爭之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太  
后無答是夕報罷及后崩仁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  
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  
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悟卒以后服殮

章獻太后崩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  
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  
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  
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侍御史龐籍請下

閣門取垂簾儀注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  
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

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  
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  
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  
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  
矣

劉太后服未除呂夷簡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  
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  
不知上春秋鼎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

者不可勝數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  
深意多此類也

親從官顏秀等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曹后方  
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  
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官嬪於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  
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  
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  
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  
至賊就擒滅

英宗以驚疑得疾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

說韓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

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即奏

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何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曰無他舊嘗聞耳琦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

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

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

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

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

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

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

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此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太后驚曰是何言自家更是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皆謂太峻琦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若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

英宗疾大瘳韓琦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上上裁

資治通鑑

卷三

七

決悉當琦卽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請一鄉郡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賀且言臺諫亦有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按曹后稱制日韓魏公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卽隨駕公因請具索狀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

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后不得已還政云

哲宗孟皇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薨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爲禱祠事廢后出居瑤華宮

隆祐太后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

國朝英廟初卽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皆曰太

資治通鑑

卷三

八

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宮某以某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卽召振責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自 張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權悉爲振所攘矣

公主 一條附

唐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

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上及待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俯首嚔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外戚

漢傅皇后父晏深善桓譚時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且已疎晏默默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

益智編

卷三

九

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慙此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賓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喜詔獄無所得乃解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樊儵外戚

爭遺致之條清白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與得免

馬嚴援兄子也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讎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

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太守亦遣使戶曹史李邵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自行許之邵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與

益智編

卷三

十

周章爲郡功曹時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劔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唐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

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宋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神宗卽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稱傳範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葉石林燕語曰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益智編 卷三

十一

國初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太祖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微諾比出宮門納鞵中佯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太祖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闕寺

漢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何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

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紅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竟以取禍

按自古未有借資外兵而不以階亂者陳琳數語利害較然何進不能用其取禍無怪也唐昭宗時

益智編 卷三

十二

崔胤復召梁兵以誅宦官卒以致翠華之奔迫而唐亦隨以亡進之與胤其禍人國家蓋相尋於一轍哉

唐監察御史權皋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王遘爲南昌令將執按之見皋白其事皋不言久之再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勅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遽謝之

代宗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



語及之子儀流泣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胡文定公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廷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太和中閹宦恣橫宣宗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孤絢欲盡誅之絢恐濫及無辜乃密奏曰但有罪

施智編

卷三

十三

莫檢有闕莫填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昭宗以軍國事委崔胤胤欲盡誅宦官中書舍人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帝獨召偓問曰勅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此輩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

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帝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宋太宗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宋史曰宋世待宦官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貨鬻者論死

益智編

卷三

高

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官用事之秋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紹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墜周

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問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致平失利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上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上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之有謀仁宗有疾先是富弼用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

益智編 卷三

十五

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於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宮中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

司天官定六澤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後上神思浸清寧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英宗內都知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堅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堅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斬州團練副使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意

益智編 卷三

十六

以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鬼章聚兵洮岷新附羌多叛歸之神宗遣內侍李憲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南安不滅議者歸咎王荊公進郭逵而退李憲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不應趙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

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怒鼎不主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歎服

國朝監察御史金洪巡按山東有二巨閹出選 武皇帝婚勢焰熏灼所至需索動以千計洪乃先發一檄盛稱二使廉正有司宜爲遵奉不許妄有科率損使者賢名所在張之且度其行跡輒尾其後竟不得肆汪應軫知泗州 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僮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

欽哉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各前使而深德公

朱正色爲江陵令詔起復江陵相璫賁詔至境附焰而來者百餘人朱曰此輩張饑吻以來必噬齧我百姓因紿璫曰若屬遠從貴人至令從我於縣我當勞之璫悉遣以赴朱令吏各籍其名因謂曰爾輩悉在我籍中有不法而魚肉我百姓者我卽疏爾罪於上而置爾於理諸璫股票退以故民間安堵而無秋毫之擾皆其力也

政事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用人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以政群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按子思對衛侯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齊桓公不以小惡忘大美秦穆公不以一青掩大德猶有聖人遺意此二君所以霸諸

益智編 卷四

侯也漢武帝舉賢良詔云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其意亦同若屑屑焉苛責其細則干城之將棄於二卵奇謀之士損於受金天下寧有全人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曰牛畜苟欣

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按公仲連不與歌者田與郭崇韜諫伶官爲刺史事大相類然公仲持之月餘而勝崇韜持之踰年而不勝非獨其君之難悟也公仲以三賢士勝槍石二人而崇韜徒以一人之舌與諸伶爭衡故終

益智編 卷四

以受負向非番吾君之言則公仲無可奈何亦一崇韜而已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晉武帝時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唐劉晏爲度支使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集

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宋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

益智編 卷四

三

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李文靖公爲相真宗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乃服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挾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略加詰問具服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

益智編 卷四

四

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歛培植之心

國朝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太祖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

臣一心庶幾無交構之患也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太祖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立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罪人居耶

黃學海曰嘗歷西北邊徼見罷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吏襍流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乃知我祖之宏謀遠慮不遺遐遠爲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益智編 卷四

五

爵賞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魏國患河其邊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官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漢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因復罵曰

益智編 卷四

六

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馮奉世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時莎車王殺漢使者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宣帝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掎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

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水衡都尉

管桓溫病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卒錫命遂寢

唐開元初宋璟同平章事突厥默啜自武后來爲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少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中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宋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余靖曰治獄

並智編 卷四

七

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異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鞠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仁宗嘉納之  
曾宣清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選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

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沈括知延州時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

一智編 卷四

八

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辭聞者稱服

苗劉之亂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朝廷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遣政府袖劄以懇朱忠靖勝非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明日郎官傳宿白事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

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帖顧執政同閱乃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得之矣

初簡州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蘭州衛遣其兄着沙弟火石互往招之不從夜斬其首以歸衛以事聞請賞之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成祖嘗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

益智編 卷四

九

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永樂六年論平交趾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有差

陳建曰夏忠靖謂賞費有限陞費無窮此謀國名言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此祖宗賞功良法也正統以後則大不然王驥麓川之役封爵陞賞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祖宗良法豈冗濫至此

政術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蓐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單而揖之於庭口

益智編 卷四

十

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曹操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向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好車者不謂之蕪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弊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敘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吳選曹尚書陸豔盛明臧否頗揚人暗昧之失陸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頽月旦之評誠可以礪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漢先主克成都諸葛亮乃峻刑法人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

孫智編 卷四

十一

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爲著

唐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

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宋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於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

孫智編 卷四

十二

李文靖公常言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劉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公之意欲用晦以來衆論

陳忠肅公嘗爲別試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動搖荆公之學也卞謀

因此害公而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候公所取士求  
疵立說而行之公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  
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十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  
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  
激史學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  
公曰今日事如从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  
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  
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是四方奏請廷

益智編 卷四

十三

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  
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  
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得寢罷編摩之  
事稽考之勤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  
以當萬一耳

元主成宗卽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  
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  
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  
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  
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治體

漢武帝方事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  
問式欲官乎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  
家有冤欲言乎曰臣生與人無所爭何故見冤使者  
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  
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又不報數歲乃  
罷式

唐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

益智編 卷四

十四

月俸料以助軍御史王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  
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  
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耶欽望作色拒之奏曰秦  
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  
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  
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

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玄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  
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  
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受詔巡邊聞姜皎杖於朝堂  
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

殺應流卽流奈何以伍卒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仙直省切

宋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賊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賊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得無重汚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

益智編 卷四

十五

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當下發其陰事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張鎰奏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假令謀反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今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由是教本既正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詔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今縱非叛逆奴實姦兇奴留禁中縱獨下獄情所不厭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歿身未幾而壻先以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錄勳念舊

猶或可容德宗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有詔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與尚父子孫相告訴詔促具獄侍御史盧群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左丞田季羔從子伯溫請責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柳渾言於德宗曰季羔先朝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

益智編 卷四

十六

肖子毀門構微一時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上嘉納

宋趙鼎與歐陽修同在史館鼎厚重寡言修意輕之會修從子晟妻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鼎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閹房曖昧之事轉加汙穢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賦車蓋亭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

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

按自蔡確安置之後元祐諸君子往往以言語文字相繼斥謫一時名賢布滿嶺海誰實開之范忠宣之言於是乎驗矣慮貴及遠事謹造端當事者

益智編 卷四

十七

慎不可快心一時而重以貽後日之患也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具稟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於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歎而止

寧宗卽位踰月留正以一二事件旨特批逐之人方服

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方知可懼或問曰某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切上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平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

益智編 卷四

十八

治

國朝天順中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輟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

弘治中藉權豎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預名者惶懼甚編修羅玘疏言具瞻攸在

當存國體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  
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盡  
傳於朝野矣

益智編卷之五

政事類二

革俗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  
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遠吾  
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益智編 卷五

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  
爲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  
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  
不敬居處不順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  
楚俗好卑車莊王以爲卑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  
孫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  
里使高其柶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趙西門豹爲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三老廷椽歲歛百姓錢數百萬用二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人家有奸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空無人又因貧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觀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十人立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益智編 卷五

二

將女出帷中豹顧謂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且留待之須臾曰廷椽起矣河伯留客久若皆罷去歸矣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漢九江郡唐后二山名有神衆巫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按西門豹之沈巫自是古今一奇流俗惑於鬼神雖重禁之不爲止不得不以殺止之況民間好女歲死於巫嫗三老之手者不知凡幾卽一死寧足盡其辜哉宋均取公嫗事絕相類何子元謂其法甚厲殆於不教之虐卽國賢亦謂其術而未仁九

益智編 卷五

三

原有知恐未肯服且豹沈巫之後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說者謂不獨灌田所以分殺水勢使無復河患以破娶婦之惑此又豹之政本也會稽俗多淫祀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太守第五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咸稍解風俗頗革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隋岷州土俗畏疫一人有病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衾由是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欲變其俗分遣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廳事暑月廳

益智編 卷五

四

廊皆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乃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皆慙謝而去此風遂革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

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太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勸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宋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募莽允則一日出冷曰將來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

益智編 卷五

五

田粟米妙天下焉

慶曆中廣州蕃商珍珠沒官上命出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禁中因是於上前乞旨和買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珍珠爲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沒些忌諱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

陳希亮知雋都有巫覡歲飲民財祀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

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劉葵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葵著正俗方以訓之  
斥淫巫使以醫易業俗遂變

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  
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  
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  
時元祐六年也

戚綸知泰和縣縣俗多誣訟綸至先設獄具比他邑數  
倍民以悚駭乃作諭民詩五十絕皆俚俗易曉之語  
俾之諷誦限曰半年不悛者當以苛法治之民相戒

益智編 卷五

六

不敢犯

國初顧文昱知泰和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  
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  
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  
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簾門上思三日  
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  
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爲  
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丁文昇爲廣東僉事民訟多不情文昇於司左建亭扁  
曰三思民有訟者卽諭造亭坐而思焉由是民訟日

少至今美之

蔡光爲江華令夷俗祭蕪殺降虜童男子拋於鋤不忍  
見聞光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疫光密召  
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中但云天厭用人以  
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於是徭人大懼迄今  
祭用牲矣

止訟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  
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

益智編 卷五

七

上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  
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  
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稍定問之果訛言於是美商之固守

馬援爲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  
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客飲  
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  
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馬嚴爲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  
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



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唐玄宗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

益智編

卷五

八

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勅使傳呼閉皇城諸門金吾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謠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見女一郡譊然至暮路無行人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

然詠曰妖謠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謠則有聲止謠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眞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聖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妖言耳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益智編

卷五

九

張方平徙知益州未至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襍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開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而流其餘黨

國朝嘉靖己亥冬內外訛言 帝將復巡承天有司爭  
歛民財備供億拘執車馬廢民生業霍韜奏請禁之  
工部請急撤沿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藉口  
帝命急行之

益智編卷之六

政事類三

弭盜

漢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  
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  
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  
、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  
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  
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閭出者  
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十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西魏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  
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  
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  
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  
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  
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  
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行  
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  
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衰

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建武中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勝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盜

益智編 卷六

二

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

周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

也世宗善之

漢渤海歲饑盜賊並起宣帝以龔遂爲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

益智編 卷六

三

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鋤於是悉平

鄧騭惡虜詔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縣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詔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切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

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椽吏以下各舉所知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  
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  
賊衣以綵緹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  
由是駭散

宋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  
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  
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  
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

盜智編 卷六

四

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  
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齊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  
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  
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北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充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  
皆懸鼓盜發之處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  
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  
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皆置樓懸鼓

刀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

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  
弓卽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  
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唐高宗將幸東都慮盜多草竊命御史魏元忠檢校元  
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  
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  
馬萬數不亡一錢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繁盜黨  
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  
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廩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

盜智編 卷六

五

帝嘆其遠權宜

宋李常知齊州齊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  
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  
而不畏止之故曰此餘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  
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常曰吾得  
之矣乃今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  
賊遂清

韓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  
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  
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

爲法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尋討兵書學習武藝因此張大胃膽遂生權謀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乞命臣僚訪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按自古盜賊生發必有梟傑之輩爲之倡首愚民困於饑寒輕相扇動釀成大亂遂至土崩富公此議真遏盜之要術蘇長公請別開仕進之門李琮

益智編 卷六

六

請諭各路知州陰求豪猾之士使以告捕自効量輕重酬賞秦少游謂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僞皆此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廣濟蔡河出扶溝縣境潁河不逞之徒專以脅取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明道爲令始至

捕得諸人不復根治舊惡但分地而處之令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

國朝萬觀知嚴州七里礮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無復有警

金丰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陝洊饑群盜充斥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國朝黃璥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璥乃募民驍勇

益智編 卷六

七

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由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破妖

鄭伯有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

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友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按雲南金滄道衙齋舊苦鬼物斬水王啓善至一日讀書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按劍登視果見異形奔迸啓善爲文欲以關白點蒼山神其夫人曰鬼無祀故爲厲更使得罪於幽何忍不若祀之爲衙後土地從之自是遂絕夫人之智乃與子產暗合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

盜智編 卷六

八

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然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

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人楊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角等黨熾熾盛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勅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

大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吳軍刀劍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楮山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楮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殺萬計

晉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口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轆以擬鏡鏡卽出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

盜智編 卷六

九

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太史令傅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後唐天成中有僧遊西域得一佛牙以獻其牙大如拳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世傳佛牙鋌鍛不壞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捍禦西  
睡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宗  
以為信然欲以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李泌曰臣聞  
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  
邊臣解體矣臣聞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  
至驚人耳自上從之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眾欲自焚長史  
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  
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  
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益智編 卷六

十一

李德裕在新西時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  
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  
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  
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德裕嚴勒津邏  
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  
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一  
云聖水獲利人轉相惑德裕命於大市集人置金取  
其水令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起  
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

一旦云鐵佛能語徒眾稱讚聞於鄉縣士眾雲集施  
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且驗其  
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  
道場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  
於佛前輅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  
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  
巫楊媼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  
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  
殺之乃斬媼於市自此火遂息

益智編 卷六

十一

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  
學益熾宋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然圖傳已數百年  
民間多有藏本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  
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眾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  
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  
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惜其  
先後莫知其孰謬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  
范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  
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鼓栗仲淹徐謂純仁曰  
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

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鄆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  
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主簿程顯始至  
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  
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徃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  
有光

邕州交冠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  
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  
敢遷具以上聞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劉初  
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益智編 卷六

十二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  
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仗之  
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  
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  
懼此亦博聞之效也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  
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授  
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  
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按黃冠夜來之術東坡豈真能知之直斷之以理

一叱而其奸立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  
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卓識希不爲其所動  
矣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勘鞫不能得或曰何處  
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  
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  
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  
師張角諱耳一云有妖獄久不決株連寢多何執中  
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曰股扣其故閉不  
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卽叩

益智編 卷六

十三

頭引伏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  
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  
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按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  
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健卒  
詐爲行人提衣囊夜往物果復出掩而獲之乃盜  
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物也  
事與此同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



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益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欬笑曰奸計正在是異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謝景溫初爲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有囚善作法已自脫去枷杻勢不見容一老獲告之曰可速往取筆揭其兩中指復杻之必無能爲景溫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神

胡頴爲廣東安撫潮州寺有大蛇前後官潮者信奉之不者輒死徙頴至命僧昇蛇至大如柱而黑載以關

益智編 卷六

十四

檻令之曰爾有神三日見恠變去過三日死矣及期蠢然遂殺之毀其寺而罪其僧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掇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象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笥苗畧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元虞樂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樂皆赴救至

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逃樂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鞠之無敢施鞭箠者樂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爲變者樂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

山東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廉訪使陳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於市自此

益智編 卷六

十五

神恠屏息

國朝正統中有祈福濟瀆廟得詩於水中者遠近爭傳誦之巡撫少卿于謙奏曰事當杜漸防微往者妖賊張普祥假佛法誑愚民倡亂今軍民祈福濟瀆歲以萬數恐生禍端遂收得詩者以聞上是之令械其人赴京鞠治

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恠不恠其恠自敗

益智編卷之六 終

益智編卷之七

職官類一

宰相

漢呂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往請直入坐而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吾常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

益智編 卷七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按宋時夏人寇邊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卽陸生之意

唐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印失所在聞者莫不失色公

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參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人服其弘量

義成節度使周墀辟韋澳爲判官及墀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五代范質初爲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質當判事語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簽表得以視而書

益智編 卷七

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寇準問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吾子意如何對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誠不逮吾子也

真宗初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秦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沉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王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

奉智編 卷七

三

駕還旦子弟迎於郊忽聞後有騶呵聲驚視之乃旦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有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具宗怒欲付御史問狀王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公曰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仁宗時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宮門不開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對不報久之上御拱辰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皆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上使人問其故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見天顏上舉簾見之乃拜

韓魏公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宰相體宋庠拜相嘗奏事而衣帶寬誤墮文書於地不顧而行上呼內侍拾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宋公得大

奉智編 卷七

四

臣體

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府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

慶曆中富韓執政俱少年務興作章郇公位宰相終日默然或問郇公富韓勇於事爲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踴戲劇不可呵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於跳踴時難遏也後富韓公經涉憂患始知天下事

不可妄有紛更而荆公年少氣盛變亂不可救始嘆服邨公之言

仁宗感風眩疾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內侍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視禳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仁宗不豫文彥博等謀啓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曰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平章事劉沆欲捕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都指揮使許

益智編 卷七

五

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曰在軍職中最高謹良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帝疾愈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狀呈帝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者參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久不視朝一日疾差坐便殿促召兩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中使數促之公愈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

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英宗卽位數日初挂服於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言語恐人左右皆及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入諭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某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韓魏公爲仁宗山陵使是時兩官爲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

益智編 卷七

六

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慙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王荆公乞罷機政寓劉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公召僧化咸問之化成曰相公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曰力乞去上未許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獨免

趙鼎張浚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益智編 卷七

國朝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朝廷事齡三位老先生然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豈自己乎一旦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臺諫

宋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好奇

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明道中李迪同平章事除張沔韓漬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益智編 卷七

八

惟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婦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題之

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

引不問才否一時能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禹等頓首謝

益智編卷之八

職官類二

監司

漢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

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唐韋丹爲江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者

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囊山帶江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法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獠犵爲奸非用

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宋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

周湛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亂無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爲立號以日月比次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益智編 卷八

二

按此官司案牘立號之始

段少連領漕事舊時使者至郡縣索簿書不暇彈閱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問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閭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郡縣簿書莫敢不治

國朝豐慶爲河南布政使一日行部有知縣簾幕不飭聞其至大懼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盍

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銀燭事也芝園集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按崇仁謝公旦嘗有此事公旦爲福建運判有故人欲饋之而患其清不受乃獻燭百炬及取照則燭心隱隱皆黃金亟封還而不顯其事公旦宋嘉定時人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語之曰君出振風紀

益智編 卷八

三

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守令

魯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謂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從出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

冠也且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爽之不加苦使民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趙廣漢精於吏職善爲鉤距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益智編 卷八

四

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宜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臧罪皆應記而

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宋校書郎張子奭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與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果以成獄

益智編 卷八

五

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晉會稽太守謝方明深達政體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唐柳子厚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俾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人



按韓退之爲袁州刺史事與此同

南唐張易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戕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宋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歲爲絹百萬疋

益智編 卷八

六

民賴其利

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乃削木爲牘民公事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元許有壬同知遼州州有追逮不許胥吏足跡至村墻惟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

國朝楊願知登州府催督勾取不遺吏卒以木刻隸兵捧檄傳行屬邑無違令者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修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箚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鯁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箚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兼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曾子固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

益智編 卷八

七

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吳正肅公有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之公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

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因圖爲之一空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讎至七百總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絨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譟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其字啓絨示

益智編 卷八

八

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

澧陽司戶蘇次叅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叅合方請鄉者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叅驗不檢澇而分數可

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國朝陳瓘知寧國府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典司者皆洶洶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屬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益智編 卷八

九

學職

宋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授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修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陳瑩中初任頴昌教授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瑩曰朝廷師儒之

職不當換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郭浩調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守官

齊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與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爲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

益智編 卷八

十

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大將軍霍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鄧暉爲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光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賜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爲參封尉

秦姚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

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召滿聰進位二等

北齊張曜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譏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鄧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

唐太宗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詔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

益智編 卷八

十一

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

晉羊祜都督荊州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周劉行本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

司各行所職

唐李絳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馭胥吏

宋戴驪爲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

登智編 卷八

十二

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漢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耻枚括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

東漢周紆爲召陵侯相庭椽惴惴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稍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葉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庭椽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椽疑君乃收庭椽考問具服後人其敢欺者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廡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

登智編 卷八

十三

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吳黃蓋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宋元嘉中吉翰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更呈

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者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滅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卽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者此必刁某王某也令史叩頭伏罪

後唐孔循權領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鉅富及敗

益智編 卷八

十四

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時都虞候韓姓者密使郭崇韜之僚壻與推獄吏典同謀鍛成此獄循親慮之囚無一言頌過蕭牆乃屢回顧召問之云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卽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鞠之受賂者數十人與四盜俱伏法貧民獲雪

宋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受賕爲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包拯知開封有編民犯法當杖春吏受賕與約曰今見

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辦不已吏大聲訶之曰只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特寬囚罪公止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按包孝肅之尹京最號明察乃復爲下人所賣如此乃知黠猾之吏無所不窺亦無所不竊窺上聞懦則乘其闇懦而竊之窺上嚴明則又借其嚴明而竊之非謹爲之防鮮不墮其奸中許魯齋告元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此事昔人三不欺之論正未

益智編 卷八

十五

易優劣也

韓魏公爲相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

杜正獻公居銓職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遷受他闕居數日吏教內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  
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  
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耳因命諸曹各  
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  
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  
奪一出於公

蘇頌判吏部尚書前後掌選凡五年每選人改官關陞  
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頌  
勅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及具  
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

蘇頌編 卷八

十六

劉珙爲吏部員外郎有才智善摘檢姦弊一日命汧中  
庭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  
吏辨吏愕眙不能對時議翕然稱之

淳熙間張某尉增城有黠盜累載弗獲張欲躬捕弓級  
陳某曰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往信宿而  
得張嘗以他事忤令訊爰書以實言張以非馬前捕  
不應令祈之弗得卽分絕望秩滿如京過詔謁憲臺  
請一公移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  
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  
胥視之色動曰君欲改秩乎能信我事且立辦索

二千兩月忽夜叩門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  
則名登於進卷矣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  
訛莫測其由問其故胥不肯泄得幸福之永福去益  
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聞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  
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增其  
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濃纖無少異但時矯他曹  
資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  
處而賞遂行

岳珂曰刻木革舞文顧賕謝乃其常益未有若此  
者以此知四選蠹積不可勝筭司衡綜者可不謹

益智編 卷八

十七

哉

元劉正爲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  
核逋欠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  
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寔無所負辭久不  
決正徧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閔領課銀文契  
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  
貧窘時已富實結交權貴莫敢誰何正庶得其實白  
尚書捕鞠之辛伏罪而四人得釋

國朝况鍾知蘇州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牘環立請  
判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公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憇

越三日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公神明

益智編卷之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財賦類一

第能正立之甫校刊

理財

晉咸寧四年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

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

王導善於因事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謂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劉晏爲轉運使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

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之也  
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一下見戶不過二百  
萬季年乃三百餘萬

按劉晏之意不專于救荒而共法實與常平相出  
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困  
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  
善走者置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貴甚賤之  
憂

益智編 卷九

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  
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  
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  
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  
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  
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主者  
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稟收但第一價則糴第  
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即糴第四數第  
四價即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

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  
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  
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  
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  
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  
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  
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按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乃假和尚  
焚身之術以濟軍中事與此同但抱真欺無罪之

益智編 卷九

僧填塞地道令與積薪俱灰此仁人所不忍爲不  
如玄佐之爲善誘也

五代劉昫兼判三司昫性察嫉三司蠹弊尤甚乃勾計  
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十  
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  
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  
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  
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  
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



古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

益智編 卷九

四

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陳晉公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調利害公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以陳公爲首稱

陳恕久領三司使真宗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

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王公亮臣爲三司使時元昊寇邊軍興用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何如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本末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尤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其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債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以其餘積於

益智編 卷九

五

有司者數十萬所在流民皆復其業

蘇轍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福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

在公誠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有埋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于是其法遂行

甲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

益智編 卷九

六

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川數年之後又將十倍于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有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趙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定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國朝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曰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王者文帝此問實人君爲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

此問如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失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怠心由此正欲由此窒所矢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賦役

益智編 卷九

七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用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敝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德宗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按陸宣公追論兩稅之弊謂其立意且美彌綸又

疎人益困窮其事有七特論最精然兩稅之法至今猶踵行之秦始皇不當廢封建井田而郡縣阡陌迄今無改漢文帝不當除肉刑而笞杖迄今無改楊炎不當更租庸調法而兩稅迄今無改亦時會使然也

宋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吏得爲奸欲除其名合併爲一文簡以爲合而沒其舊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或再敷鹽麴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程顥知扶溝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

益智編 卷九

八

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范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

冷應汲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誣道阻久不至郡應汲爲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

一月訖事

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隣獨無媿乎因推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備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

益智編 卷九

九

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金部尚書楊傑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郎王師愈使督之師愈曰此徒有其名耳督之未必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

遼馬人望遷警巡使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遠慮吾不及也

元世祖時耶律楚材定天下賦額朝議以為大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白景亮為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優有餘力而貧弱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覈驗田畝以

益智編 卷九

十

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

鄒伯顏為崇安尹崇安為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

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為四方最

國朝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授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二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無不願者於是為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

錢鈔

周景王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

益智編 卷九

十一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百姓蒙利

蜀先主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齊孔頴論鑄錢不可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

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歛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少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按孔穎之言馬貴與稱爲不可易之論程伊川先生謂費多利少盜鑄者息乃國家之大利卽此意宋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混鄂人也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棄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

益智編 卷九

十三

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鞣液

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昂泉溢於市一云戶部欠郊費長貳掌白蔡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巨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慙屢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筭請鈔不數日府庫沛然

張浚宣撫川蜀以趙開兼隨軍漕運使總領四川財賦于秦州置錢引務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日獲三十萬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

益智編 卷九

十三

金主南還聞汴京穀價騰踊問宰相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高汝礪曰今諸路之人輻輳河南糴者旣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穀易鈔則穀價自平矣

國朝永樂中鄺埜擢監察御史奉命往南京察沮滯鈔法者衆謂將起大獄林樵榆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間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領之而罷

鹽策

唐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鄭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

益智編 卷九

十四

四十萬緡市度言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宋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而未下張文定公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我歛怨而虜獲福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

率拜迎於澶州爲佛會七日以報上恩

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輦解池鹽給之言者如織皆不省太常丞沈括侍側神宗以問括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萬忠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償費帝領之明日遂寢

有議增解鹽之直者程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元敬儼左遷兩淮轉運使鹽課增羨至二十萬引河南

益智編 卷九

二五

行省參政來會鹽策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已非宰相事事遂止

國朝葉盛巡撫兩廣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

益智編卷之九 終

財賦類二

倉儲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董煟曰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其源蓋祖此於魏李悝爲文侯作平糴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是

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馬端臨曰古今言糴糴歛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

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歛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爲無并者所取遂歛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漢五鳳元年歲數豐穰穀石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糴水旱百姓不給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賑給自是州里豐峙民多賴焉宋朱熹居崇安開糴鄉乾道四年鄉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間貸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歛散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納還本府見儲息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

止收耗米三升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歉散時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山納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荒人不關食淳熙八年上於朝孝宗下其法於諸路

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于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

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寔爲長利也

國朝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歛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收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於官故也今兵部侍郎王廷相欲倣古義倉之法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會社正率屬讀 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

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從之

按救荒之法常平爲上其次則義倉社倉皆須預講於豐稔之時而後可拯民於災荒之歲宋熙寧初陳留令蘇洵請爲天下倡戶五等出粟有差每社立倉各置守者官爲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爲王荆公所沮遂不果行石介甫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

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僅量口以給則民不乏矣近時平原張敬爲羅山令曾一舉行一時風政赫然茲非其明效歟至于委任之非人歛散之無術慮始之難經久之弊皆行法之不善而非法之不善也說者乃謂人心不古恐未受其利而先滋其擾遂以前法爲必不可行噫倉常平義倉而談救荒信乎無奇策矣

謊糧臺在大興縣東朝陽關六里許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於此虛設困倉以疑敵人  
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



運致之費踰於粟價會春旱命軍民隨意往取約秋稔價之境內足食

宋張詠知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而無半月之糧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糲雜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張忠定公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

益智編 卷十

五

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饑民無餒色

按張公在蜀常感異夢召黃兼濟承事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卽與原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已初無損于人則頗獲濟公嘉嘆遂坐黃而拜焉公豈有感于黃之所行而卽以推之官理耶亳州判官王欽若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者食且盡弗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致朽敗太宗大喜

手詔許之

孫甫爲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賠錢數百萬甫乃令取斗粟春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所賠錢纔數十萬而已

景祐三年篆文官王文盛言於少府監曰在京糧料院印多僞劄之以摹朱曆者謂宜鑄三面印圓其制而面闊二寸五分於外圓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名凡十二字以圓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紐令可轉旋以機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卽更鑄之云若

益智編 卷十

六

此使姦人無復措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

元國子祭酒虞集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荏菥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於爲沃壤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則佩之符印俾得以

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  
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  
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其後  
海運不至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得  
數十萬石以助國用

國朝通州在京城南常積糧數百萬石正統己巳胡虜  
南侵諜云欲先據此諸臣議將焚倉適周文襄公忱  
入京陳傳敏公鑑因諮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此宜檄  
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今自往支則糧歸  
京師且免京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糧

益智編 卷十

七

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一二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  
州倉糧以絕虜望于忠肅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脂膏  
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  
矣

成化初南方歲歉南京守備朱儀以京府救荒素無備  
而南方民運米至南京者病不時納議令軍士就船  
預給糧三月省民加耗顧直得餘米十萬石別貯于  
常平倉爲經久計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大夏以戶侍  
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

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  
禍矣公曰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  
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  
石給官價若干某場缺草幾萬束每束給官價若干  
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  
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倉場積畜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  
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乃轉買  
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人

益智編 卷十

八

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漕輓

漢虞詡爲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  
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  
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唐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先是蕭嗣業饋糧  
數爲虜抄我軍餒死行儉曰以謀致敵可也用詐爲  
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  
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

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虜  
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陝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  
際然後登舟刺史姜師度鑒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  
次所省萬計

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粟而載  
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  
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萬石無升斗溺者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益智編 卷十

九

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  
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  
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  
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  
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  
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  
減五之四

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嶺時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  
京水陸腳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

淮不運米但每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  
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  
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無敢沮其議者  
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于是乃服鐸之  
察事

宋蔣頴叔爲江淮發運嘗於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  
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紀風之便  
逆蓋雷雨雪雹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運至  
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而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元至正中董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

益智編 卷十

十

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  
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  
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  
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  
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  
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國朝 成祖將北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論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  
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

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自北京至宣府則於北京在城及口北各衛倉逐程支給宣府以北則用武剛車三萬兩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城曰平胡殺胡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二僧皆薄有資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

益智編 卷十

十二

慮周詳計算審密雖處家者恐不能然也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部侍郎楊鼎上言阿羅山住牧河套入寇迄今三年費用浩繁民窮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所運糧草各貯水次迺流積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困少蘇詔從之他人不能達竟沮其議

按唐裴耀卿因京師穀價踊貴請開通河道變陸爲水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和米從河口分入河

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東置一倉三門水險于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此古人倒倉之法也唐人創爲之而卒以成功歲漕粟七百萬石省傭錢四十萬貫今因唐之舊乃復阻于難而止何哉

成化末關中大饑詔發漕米萬石至衛口令河南發卒輓抵關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于是發二郡卒萬人將行信陽何信聞之曰今關中米石不過一金奈何若是乃入言于布政使吳節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

益智編 卷十

十二

入關糴可得粟萬石因今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卽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踊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矣吳用其計

益智編卷之十終

益智編卷之十一

財賦類三

救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  
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對曰今齊西  
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  
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  
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  
得衣無本者與之陳無種者與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葦箔編 卷十一

利被遠近之準平矣

金六十四斤鎰一斗六升

漢張掖民饑米石數千太守第五訪開倉賑之不待上  
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  
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

齊何敬叔爲長城今在政清約不受禮遺嘗歲儉夏節  
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八百石他物稱是悉  
取以代貧人輪租

唐令狐楚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  
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  
若干以若干定價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

徧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乃平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  
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穀不復來  
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  
生

宋范文正公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  
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  
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  
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價

葦箔編 卷十一

二

趙清獻公知越州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  
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盧觀察范文正趙

清獻增米價以致商皆祖此意非特召商亦勸分

上策也

張忠定公知杭州屬歲饑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者  
數百人公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  
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一嚴則聚而爲盜患益  
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賴以無擾

自祐中吳中大饑范文正公在杭州發粟及募民存餉  
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  
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  
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  
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  
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興工役以濟饑民自是救荒一策趙閱道救越

益智編 卷十一

三

災饑民修城凡四千餘人二公荒政畧同近何公  
喬新賑山西饑饉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叙華  
賑楚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饑者皆得古人之意

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  
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  
自為之乎莫非備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於富饒之  
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  
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為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

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今  
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  
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  
乃大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  
處減價糴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  
此或限升斗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  
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王沂公守洛屬歲饑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隣郡

益智編 卷十一

四

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遣之遠近聞以  
為法全活者數千計

按周禮十二荒政除盜賊是其一凶荒之年群不  
逞之徒易於倡亂不一大剗之則齊民化為盜賊  
邑里無寧居矣宋時有尹京者取死囚代為盜者  
沉之于江最為得策在今日亦自難行無傷民命  
無生民心司牧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勸誘富家  
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往蘇秀糴米依元價出糴  
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

至冬大雪卽以元價易薪與民官不傷財民再蒙利  
又慮飛蝗遺種爲患知蝗不食豆苗乃廣收豌豆教  
民植種次年大獲其利

趙不怠改成都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怠行抵瀘南貸官  
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今日米至矣富民爭發  
粟米價遂平

惠音憂

程珣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  
無卒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  
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  
矣是年遂不艱食

益智編 卷十一

五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  
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立穀  
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糴衆賈從命運販  
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  
不知也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水災百姓乏食有司建言請發倉  
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日一升然特常行之  
法非審計終始見衆人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  
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  
必不暇乎他爲一切棄百事而專意待升合之食是

直以餓殍養之而已況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  
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  
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必至之害也且  
此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修築之費將  
安取哉爲今之計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  
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今被災州郡一戶得  
粟十石得錢五千錢以完其居粟以給其食則農得  
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  
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  
他爲豈不達哉况貸之於今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

益智編 卷十一

本

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  
已

隆興中趙令良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  
計通判王恬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  
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  
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  
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聚城郭待升斗  
之給因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割給糧以遣之  
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此卽曾南豐之  
遺意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耀州大旱畢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懼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隣境流散殆盡而耀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

益智編 卷十一

七

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閭閻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

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謁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兩寺驗視孝謁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蘇絨紹興初爲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絨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糴於民揭榜於道曰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糴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却禾者斬閉糴者

益智編 卷十一

八

配

黃震知撫州州饑震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某日集城中過期有罰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高定子知夾江縣會水潦存饑貧民競訴無所於糴定千日無憂汝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



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更米溢于市

淳熙中廬陵艱食饑民萬餘守譙門求賑錄事參軍謝

諤亟命植五色旗分部給窮頃刻而定

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

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

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

爲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割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

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

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僞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

益智編 卷十一

九

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

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

無冗穉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糶

余童蘄州賑濟法盡括戶口之數第爲三等孤獨不能

自存者專賑濟下戶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與

賑貸闔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以一總首主

出納十場以官吏專伺察蘄人稱之

李珣賑濟法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割仁字係有產稅

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

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

饑荒難於求赴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發乞丐之

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

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

次委官支昆陵與鄱陽常行此法民至於今稱之

史南叔名彌華提點江東刑獄歲侵乃釐戶爲五甲乙

以等第賑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一百四十

萬有奇

元陝西旱饑御史中丞張養浩往賑之時斗米十三緡

鈔稍昏卽不用詣府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

檢府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

益智編 卷十一

十

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

數易與新鈔

江州饑總管王大中貸富室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息

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國初劉辰爲江西泰政時江水汎溢瀕江之田皆溺饑

民爲盜富室多罹其害公檄郡邑勸富民出粟貸饑

者蠲其後以當息官爲立券約明年償本由是富室

樂從饑者得食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官置

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

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無得出境獲全者衆

周忱巡撫蘇松屬歲大饑米價翔貴忱遣人日察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蒙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甚高由是浙湖大賈皆販米至吳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今發官廩盡以貸民而收其半直城中米價驟減四方米欲載還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糴忱復椎牛醢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懽去米價既平官乃糴以實廩韓忠定公文爲南京恭贊尚書屬歲饑米價騰踴公移文戶部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平糴價度支以未得

益智錄 卷十一

十一

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十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嘉靖乙丑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

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 上嘉之

撫流移

魏衛觀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爲部曲觀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

益智錄 卷十一

十一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曹操從之關中服從

唐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磴薄其直以濟饑瘵搆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今樵採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賃民間蘆蕩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

米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僖宗時東都汴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河南尹張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刑究事簡遠近趨之

益智編

卷十一

三

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

馬端臨曰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羣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爲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爲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宋皇祐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餽慰藉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塋之目曰叢塚及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糴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恭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此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

益智編

卷十一

十四

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陳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按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韓公富散而不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爲法館在今日廩庾既虛上官操如束濕升米斗粟不得擅支安所得十五萬粟與二十萬米而展其壁畫耶然則宋之文法猶寬也程明道攝江寧江寧當水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歲不下百數人至者輒死明道察其由蓋旣留然

後請于席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數日矣明道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全者大半

國朝成化初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

左智編 卷十一

五

于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前代處置流民其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疏上之上可焉 命原傑往蒞其事流民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

### 遺棄小兒

宋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

詢左右曰人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父母來識認耳余爲閱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左智編 卷十一

十六

劉晏知虔州饑歉民多棄子於道晏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一境無天閼者

### 捕蝗

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姚崇奏曰毛詩云垂彼蠹賊以界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宜自修

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爲害更深拒御史不肯應命崇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乃行焚瘞之法時朝廷喧議皆以爲不便帝復問崇對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緣小恐不除人至相食後秦有蝗草木俱盡牛馬相至噉毛今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縱使除之不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訖息

益智編 卷十一

七

宋孫覺調合肥王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金宗寧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

益智編卷之十一終

益智編卷之十二

兵戎類一

將帥

趙平原君勸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蜀庾隆都督張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心者率劉胄作

益智編 卷十二

一

亂翼舉兵討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退黜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吳朱然爲將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爲王渾父子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不勝忿憤帝每容之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

何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蘧遂之雅對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

朱伺領騎督時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之珉大笑

益智編 卷十二

二

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謝欲不斃得乎是日果爲矢中死何燕泉曰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參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焚

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於萬衆之中故驚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與敵耶

鄭公肅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迴饒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隋文深以爲憂議欲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

益智編 卷十二

三

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潁馳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唐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吏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

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聞者皆服

李晟討朱泚軍於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輩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李愬代袁滋爲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勦傷夷士氣未復乃不爲斥候部伍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

益智編 卷十一

四

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乃令於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不設備

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中視事矣宋利州都統王夔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余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乃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絕離

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劉闢圍東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討闢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詔崇文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關者

益智編 卷十一

五

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講武殿彬等乞面受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二臣納於上前上徐自發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稟耳

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青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宰相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



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卿之力也

韓魏公駐延六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乃夏人張元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公納之范仁祐謂公曰不治此甚善蓋行之則損國威今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歎非所及

按楊用修云兵事貴密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爲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麕之悔不然

益智編 卷十二

六

武元衡之禍作矣然則魏公之失不特受其帶爲墮賊計中而已也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斬死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宋守約爲殿帥夏日輪軍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筭之人情不堪神宗亦以爲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

今故寓於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以使人上以爲然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玠劉錡王燦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

益智編 卷十一

七

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泰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全自此遂叛

國朝韓襄毅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得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休寧程司馬信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自發兵



至凱旋不置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闔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

### 節鎮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濬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敦收濬從事列上晉王石敦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爲輕晉王善之

唐張嘉貞遷并州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

蓋智編 卷十二

八

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上大悅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卽以正己所獻錢賜之正己若奉詔是陛下恩洽將士也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爲賄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

洪容齊曰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白金至五觔他所賣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問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趁趨國門不許入覲或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實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實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明知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實斬固奄有忒爲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比還

蓋智編 卷十二

九

克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李吉甫請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洩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

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効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効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旣而懷諫勿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兵馬使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請爲留後興

益智編 卷十二

十

度不免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監軍以狀聞憲宗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思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興感恩流涕士衆

無不鼓舞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朝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財貨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

益智編 卷十二

士

聲如雷成德充郵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以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地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悟死已數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

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望速下明勅宣示衆軍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疋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等計議已定竟不用絳謀橫海節度使烏重胤上言曰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得職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隸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

益智編 卷十二

十一

縣請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河東節度使王鄂賂權倖求兼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云鄂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却奏云不可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既而事得寢

按唐制黃門省凡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藩之以筆塗詔固唐法之所不禁也豈憲宗時此事又不復行若出於一時創見而遂以駭人

之耳目耶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敬宗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使到彼稍失去就俟還自有處分所賜

益智編 卷十二

十一

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朕方詰之所稱助修宮闕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奸卽報云所請丁匠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其將士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予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卽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以姪積檀總留後請降旄鉞武

宗與宰臣議可否多以為回鶻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屢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番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

益智編

卷十一

古

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阻撓官軍積必成擒矣上然之令李回使三鎮諭旨德裕又曰貞元太和間朝廷詔諸道會兵終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弘敬等收邢洺磁三州積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宋太祖召趙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

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此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

益智編

卷十二

五

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養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

靖康中李綱條具備邊禦敵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

唐順之曰趙普之銷藩鎮李綱之建藩鎮偉謀也

戎伍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魏李悝爲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者今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破之以人之善射也

孟智編 卷十二

十六

宋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种世衡至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予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從後優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

按國朝王賜爲武定兵備加意戎伍每鑄銀錢爲射的中者取之一時士馬精強爲山東最張吉在廣西教士習射亦懸金爲的中者與之皆世衡之

遺意

隋契丹入營州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將帥來謁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

唐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

孟智編 卷十二

十七

曰陛下誠用臣之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

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命即行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畝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疲敝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宋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

益智編

卷十一

九

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達妻孥懷土之戀兼在外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營在城東者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僱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勅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居將聚而為盜乃悉黥為兵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章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

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自契丹通中國趙德明臣屬內外弛武三十餘年石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曼卿笑曰此得吾粗也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益智編

卷十一

九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神宗賦近畿出馬備邊沈括言北邊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後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為酒命慶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懽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乾道中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于揚州

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  
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  
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使  
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  
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  
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  
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  
角以壯聲勢詔卽行之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  
位不能及其成也

信菴先生開闢維揚高沙凱還人困馬疲悅道傍假山

益智編 卷十二

三

今諸軍隨意負歸衆怒多棄於半途餘至畢秤石輕  
重償以銀而棄石於野其鼓舞駕御有賞徙木傲點  
布罵趙將之風

金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  
不優幾於罵詈尚書右丞忽糾虎大怒縛德杖之金  
主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  
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  
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  
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  
獨宮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

宜愛克厭威軍士聞之自是無復犯法

國朝成化中中官怙寵市恩爲騰驤左右四衛勇士小  
厮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袷襖袴鞋事下該部許之  
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衣袴之富如是何  
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  
應調京軍出師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尅日  
起行京衛軍士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卽此物耳蓋以  
京軍守衛城池無調遣之急故給以布花使軍妻各  
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今四衛軍士旣給布花又以  
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勑意且使恩出內豎

益智編 卷十二

三

其於國體胥失之矣子俊服其言

益智編卷之十二終



兵戎類二

策能正立之甫校刊

籌策

吳子問伍員伐楚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敝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蘇子瞻曰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待堅不然使堅知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

蓋智編 卷十三

况謝玄牢之之流乎

智伯索地于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隣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君何釋以天下圖智伯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于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於內智氏遂亡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

秦之心欲伐楚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

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善乃警公仲之

行將西講於秦楚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曰秦欲伐

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而具甲并兵南鄉此秦所

禱祠而求也楚國必伐王聽臣爲警四境之內選師

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

王之救已爲不能聽我韓之德我也必不爲雁行以

來是韓秦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

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其

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

蓋智編 卷十三

二

王大悅乃警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

韓王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以實告我者秦也以

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

天下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

也秦欲伐楚楚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

不聽遂絕秦秦果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韓氏敗

楚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歸齊王隘之

于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太子太子退而問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獻之便人

子致命齊王齊王歸太子太子卽位齊使車五十乘



來取東地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奈何慎子曰王朝羣臣令皆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得反以東地許齊今使來求地奈何子良曰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後攻之與之信攻之武子良出昭常入見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不可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慎子曰王皆用之王曰何謂也慎

莊智編 卷十三

三

子曰王發子良比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東守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子良之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之曰我與王東地且與死生救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敕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與兵伐常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縮甲則可不然願待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齊王建入朝于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入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

莊智編 卷十三

四

納之約與五百里地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按卽墨大夫之策與張耳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意同王建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卒餓以死英雄之豪舉固非王建所能辨也韓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竭糧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

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將三十六軍擊吳楚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甚銳難與爭鋒楚兵輕不

能久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敗走

曹操東擊陶謙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操潛迎呂布諸城悉應之二年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布荀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以兖州首事此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兵討

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積穀以資一舉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其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于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

袁紹將攻許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美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以爲沮衆械繫之紹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不用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周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陳三策其一策曰齊自長浦

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  
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  
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  
絕并晉之路仍募關河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  
驅雷駭電擊百道俱進虜必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未卽大舉宜與  
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  
貯積募其勇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  
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  
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

並智編

卷三

七

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  
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策曰若今更存遵養且復  
待時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  
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  
奏武帝遣伊婁謙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  
東卒如孝寬之策

隋文帝問高穎以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  
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  
南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  
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  
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賀若弼撰平陳七策上于朝其十請廣陵屯兵一萬番  
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  
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  
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  
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覘之以爲國內無船其四積葦  
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  
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

並智編

卷三

八

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  
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  
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  
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煬帝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  
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  
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襲  
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得勝兵三十餘  
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  
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就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

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竟不出莫知所之

唐李敬業起兵揚州移檄討武氏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

益智編 卷十三

九

謂杜仁求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取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取潤州武后遣李孝逸擊殺之

楊用修曰尹德毅之說蕭瑄龍敏之獻策路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基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金帛子女皆輸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

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田乾真安守忠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率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

益智編 卷十三

十

所歸留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王建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條列七事白建建卽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民競出如

歸市浸還故業

契丹圍唐張敬達于晉安寨置營晉安之南長百餘里  
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  
來人跬步不能過唐王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  
請立李贊華爲契丹王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  
然後募軍中精銳以擊之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  
以爲然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敏又謂李懿曰今  
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  
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

益智編

卷十三

十一

入則事濟矣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  
大軍近在圍栢雖有鐵障可衝陷虜騎乎懿以白  
唐主唐主曰敏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芻  
糧俱竭援兵竟不至敬達爲楊光遠所殺降於契丹  
周比部郎中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  
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  
備處先撓之備處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  
救其敝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強弱攻虛擊弱  
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  
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

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江北諸州乃國家之  
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  
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  
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  
邊患可爲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  
如朴言

按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  
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

益智編

卷十三

十三

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  
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  
先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兵乃與魏氏  
角其公宜也此弁陽老人周密之論與平邊策意  
同

國朝成化中兩廣蠻寇作亂僉都御史韓雍討之雍會  
諸將議進兵方略或曰今兩廣殘破盜賊竄起譬之  
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  
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耳雍曰不  
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廣

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  
流氓愈多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  
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  
然乃以三萬人兼程而進

宸濠反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  
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  
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  
勤王之事尚易爲也恐其速出乃爲計謀奉朝廷密  
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及南京兵  
部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

益智編 卷十三

三

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  
公文縫置袷衣絮中將發又捕僞太師李士實家屬  
至舟尾令覘之伴怒令牽上岸處斬已乃散縱之令  
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中搜得公文遂疑  
不敢卽發

益智編卷之十三終

益智編卷之十四

兵戎類三

料敵

齊桓公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淩陵其城之值雨也未  
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  
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淩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  
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公曰其  
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  
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

益智編 卷十四

一

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  
東邊荆人輟行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  
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  
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從之遂破吳軍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白壁一衛君大悅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而子有憂色  
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方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

白壁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按智伯將伐仇由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除道將內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聽遂內之七月而仇由亡智伯餌人之術蓋屢用之矣衛用文子而存仇由不用蔓枝而亡安危所在可鑒哉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益智編 卷十四

二

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沈者三板郤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將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聽譏

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郤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臣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疵知其言不聽請使於齊韓魏果反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眅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

益智編 卷十四

三

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齊王忿然乃更使眅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屬車九乘僅得免耳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但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眅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漢黥布反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故當反滕公



曰何也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策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曰

益智編 卷十四

四

布固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遂發兵自將擊布果如薛公籌之

韓王信反高帝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已踰句注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

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二千戶號建信君按楚武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楚用鬬伯比之謀毀軍而納少師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匈奴之誘漢正與楚同隨侯用季梁之言懼而修政以高帝之豁達而不能用建信君白登之圍幾不免虎口哉洪國臚胸之敗事亦類此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及百僚議數日不決成帝召問陳

益智編 卷十四

五

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警之兵非急救之用也上曰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羸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光武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



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也今來詞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黃東發曰殺皇甫文降高峻亦兵家剗腸滌胃之法

按唐僖宗幸蜀疑南蠻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命趙隆眉楊奇鯤等來朝高駢自淮海飛章云南蠻

益智編 卷十四

六

心膂惟此數人請止而鳩之宋時元昊遣使求割地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富弼以爲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宋將呂文煥遣黑楊都統納欵於元張庭珍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謀 國初藍玉討月魯帖木兒太祖諭玉日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四事並同皆祖冠恂之意

三國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荀攸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曰必克悉如公

益智編 卷十四

七

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親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蜀吳蘭屯下辨魏遣曹洪征之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參軍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姜維寇隴右楊聲欲攻狄道魏雍州刺史陳泰欲先據

狄道司馬昭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即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宜露令外人知今楊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

曹操破袁紹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紹愛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所破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

益智編

卷十四

人

定鄴

袁紹子熙尚奔三郡烏丸曹公破之熙尚又奔遼東勅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乃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公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魏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迎步闢吳陸抗憑圍對之都督俞賛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

肇衆傷死者相屬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聞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

按宋曹翰攻江州守將胡則嘗欲殺一養人因其妻諫乃捨之此卒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卒能知城中之虛實而胡則乃不能自知又不能備卒之知宜宋師一擣其虛而堅城皆瑕也使能如陸抗之料敵厚集於西南以備之豈其固守三年而遽陷沒於一旦乎

益智編

卷十四

九

晉蘇峻挾天子幸石頭陶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

桓謙寇江陵與荀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衆議欲使檀道濟與魯宗之共擊刺史劉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率諸軍攻謙將佐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

固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苟林愚豈無他奇計以  
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  
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  
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將軍印授劉遵馳往攻謙謙  
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  
宋冀州刺史崔道固閉門拒魏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  
迎降請兵援接慕容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  
家室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強則拒戰  
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所畏懼而遽求援且觀  
其使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懷詐以誘我不

鑑管編 卷十四

可從也白曜曰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我通行  
無碍直抵東陽彼自必亡故望風求服範曰歷城  
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  
我多遣兵則不足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  
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  
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梁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遣使述魏欲通和  
好勅近臣定議朱异曰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  
然之傳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

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  
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不可  
許异等固執帝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請誅异

魏于謹將兵伐梁長孫儉問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  
曰糧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峻其堦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動移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用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  
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

鑑管編 卷十四

士

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於慮始皆  
戀居邑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  
高歡侵魏遣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  
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  
以示必渡此欲緩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  
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曰不如分  
兵擊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  
取泰必矣蘇綽達奚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隱其計問  
族子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  
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

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歎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潰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卒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竇泰自殺歎撤浮橋而還

梁州獠叛周趙文表討之獠中先有一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獠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遂請降

益智編 卷十四

三

唐李密據桃林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使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吾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果踰山南出彥師擊斬之

李光弼移軍河陽史思明屯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雍希

穎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諸將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得無歸日越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曰我受命云何今失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

益智編 卷十四

三

任必思奪之矣

梁王彥章攻鄆州唐莊宗救之李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彥章雖敗而段凝將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而無險阻方陳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王瓚開門降

朱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廣武卒劉肝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

飲宴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四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公出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肝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仁宗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達今其舉者以上祔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

益智編 卷十四

十四

丹果罷去

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宋判宗正事士儂銜命祇謁鞏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優辭以上命有程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謂君勿行正慮此耳已遣董御帶牛觀察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兵衛送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儂未行前一日出師也

金納哈買任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任曰近見其隣部附從西

夏獻女而造箭制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釁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邊連歲不休金主始恐乃釋買任之囚

元張弘範攻李璫於濟南初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至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濬濠加深廣明日璫果擁飛橋

益智編 卷十四

十五

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國朝成祖駐師樓子營吳傑等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聞庸敗復還真定上語諸將曰傑等若嬰城固守則出上策若已出復歸以避我此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計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庸敗必不敢出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餘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隔之逗遛不出將有老師費財之罪况彼外與庸合其實忌庸成功今庸已敗彼必欲獨成功矣其勢必出我誓散軍士託言取糧

彼聞我軍散必乘虛而來我軍之出不遠伺彼將至  
卽回嚴師待之必落吾彀中是日軍士四出取糧又  
令校尉荷擔抱嬰兒僞作避兵者奔入真定揚言比  
軍皆出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遂出軍襲我戰於  
淖沱河傑等敗走

寧夏總兵何福奏韃賊籠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議欲  
寇寧夏惟鬼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成祖謂待臣  
曰胡寇至謫此語未必可信籠禿魯灰必深計可行  
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取食豈如中  
國之人必裹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不給爲辭者鬼

益智編 卷十四

六

的哥恐泄其事故外託爲此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  
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  
山西大同其速書勅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  
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既書勅未行山西奏報韃  
賊劫掠灰溝村黃甫川如 上所計

丘福征本雅失里至臚胸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  
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  
福喜曰當疾馳禽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  
此人誘我且駐兵俟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  
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爲嚮導直薄虜

營再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達曰  
孤軍深入虜故示弱給我進必不利今退則爲虜所  
乘莫若結營自固晝則揚旗伐鼓時出奇兵挑戰夜  
則多燃炬鳴炮以張軍勢使虜莫測二日內我軍畢  
至併力攻之必利不然亦可全師而歸然猶防虜設  
伏要我歸路奈何不慮此而自取敗亡乎武城侯王  
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先馳馬麾士卒行諸將不  
得已與之偕行虜衆奄至皆敗沒

按平城之夜虜匿其壯士肥牛馬故示弱以誘漢  
漢不戒而有白登之圍太原之戰虜韋鞭木鐙人

益智編 卷十四

七

馬皆不甲冑故示弱以誘唐唐不戒而有汾曲之  
敗虜之習爲謫以給我其故術也丘福亦一時名  
將何智不及此李安平之言瞭若指掌而福果於  
自用爲若弗聞也者卒墮虜計中自取敗沒悲夫  
安達侯柳升征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舉史安  
陳鏞以自助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以守升連破  
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  
驕矣夷賊謫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  
誘我况重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伏取勝不宜輕率待  
之慶與升言升唯唯而已明日以數百騎獨先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起升被創死

漢庶人高煦反 宣廟親征馬上顧從臣言公等試度

王計當何出或曰樂安城小必取濟南爲巢窟或曰  
彼戀南都必謀往據之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克  
況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  
得遽南漢王外誇詐中實怯往臨事每不能自決獨  
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易搖故敢反且冀別將來得誘  
事成事聞朕來膽落矣殆至卽禽哉初庶人聞武陽  
侯薛祿將害曰易與也及聞親征果大懼就執

嘉靖庚戌之變趙公貞吉力排和議言虜人用兵氣之

益智編 卷十四

十八

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  
必退宜不動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虜果以  
二十日退去

按匈奴舉事常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見匈奴傳

益智編卷之十四終

益智編卷之十五

兵戎類四

設問

晉楚遇於鄢陵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  
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  
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

宋劉延慶進兵攻遼營於蘆溝南蕭幹得漢軍二人蔽  
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

益智編 卷十五

一

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  
期燬之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延慶聞而信之明旦  
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

鄭桓公將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書  
其姓名擇鄆之良田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爲  
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爨之以狝若盟狀鄆君以爲內  
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齊韓魏共伐燕楚王使景陽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  
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汝所營者水皆滅表此焉  
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



其表軍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魏失其與國夜遁楚師乃還

趙張孟談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襄子往見孟談曰昔智伯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

益智編 卷十五

二

疑而謀敗

燕樂毅攻破齊卽墨大夫戰死城中立田單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有隙單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恠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

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諸降者盡刺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卽舉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千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益智編 卷十五

三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燕怒奔燕軍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申鼓譟從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按火攻之法始於楚之燧象田單變而爲火牛楊璇又變而爲火馬江適又變而爲火鷄趙適又變而爲火獐皆以致勝所謂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以古法泥哉若泥古而不知變是王則邵青之火牛祇成擒耳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項王意思信諛必內相誅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鍾離昧等爲將功多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羽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大怒乞歸疽發背死

益智編 卷十五

四

鶴林玉露曰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于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高帝擊陳豨問豨將爲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管涔子曰問捐金行間之計可常用否曰此不可以一律論也秦王用之於郭開而放漢高帝用之於西楚君臣又用之於陳豨諸將而無不效息王兄弟用之於尉遲敬德而不效寧康人用之於朱寧滅賢輩寧賢輩亦各受其賂矣宜效而又不效用計者人成計者天

建初元年詔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班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

益智編 卷十五

五

須夜鼓聲而發乃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韓遂復與馬騰合李傕使兄子利共樊稠與騰等戰于長平觀下遂騰敗走稠追之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語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按韓遂之間樊稠可謂巧矣及渭之戰何忽自忘

而以京都雅故請與曹瞞相見遂爲所賣韓與馬  
卒相疑以至於敗以已之所以間人而復中於人  
之間可笑也

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請割地送任子操用  
賈詡計僞許之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  
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  
超問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  
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克日決  
戰大破之

拓拔魏攻宋毛德祖於虎牢德祖在北與虜將公孫表

益智編 卷十五

六

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  
達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  
書示斤斤倍疑之言於魏王繼敘表

魏江夏太守達式順作邊患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  
協陸遜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  
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  
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  
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罷免

東魏段琛據宜陽遣牛道恒煽誘邊人韋孝寬深患之  
乃遣諜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

寬書諭歸欵意又爲落燼迹於書若燈下書者還令  
諜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  
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  
晉杜預都督荊州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  
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  
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於皓皓果召政  
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  
成傾蕩之勢

陶璜從海道至交趾九真太守董元拒之將戰璜疑斷  
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

益智編 卷十五

七

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元有猛將解系同在  
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輜車鼓吹  
導從而行元曰象尚如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璜遂  
陷交趾

王澄將赴國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詰  
山簡爲如黨嚴疑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  
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  
令得去澄聞以爲信然散衆而還

平州刺史崔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攻慕容廆  
諸將請擊之廆曰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

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携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攻棘城庾闕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庾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庾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庾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庾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悉獨官僅

蓋智編 卷十五

八

以身免

呂光遣其子纂伐乞伏乾歸使呂延為先鋒纂克金城乾歸泣謂眾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徑進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戰敗死之

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爾朱榮使侯淵討之配卒甚少

或以為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設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皆還其馬伏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齊末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

蓋智編 卷十五

九

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替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眾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

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顏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顏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唐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李處峯拒之連戰不利還趨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走汴思明復陷魏州

按崔光遠非知兵者也使處峯實與思明通謀惟恐幾之不密安肯揚言於城下其爲欺易辨而光遠略不加察乃自戮一驍將能無敗乎後尚結贊

益智編 卷十五

十

欲以計去李晟引兵抵鳳翔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正思明故術也德宗識李希烈之詐書能不疑於渾瑊而亦不能無疑於令公何哉馬殷命其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應對唐莊宗謂曰聞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則此湖不足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希範不察歸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

宋太祖忌江南留守林仁肇威名略其侍者竊取仁肇

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

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李允則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

使民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

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

出妓文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

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允則在雄州謀者嘗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

益智編 卷十五

十一

先期至携至推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說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允則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絨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

雄州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

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識舜卿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以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曹南院瑋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韎鞬與渭對壘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覘視兩界曹患韎鞬智勇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韎鞬病月餘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賻贈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

益智編 卷十五

三

宋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今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即舉火燒祭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韎鞬其下反側不安率衆內附

元昊腹心將野利王天都王數爲邊患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表授三班借職力辦其家事嵩既感恩世衡忽以他事掠治之極其楚毒嵩終不怨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

言否嵩泣曰誓以死報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置衲衣間祝曰此非濱死不得洩若當洩時但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節遺野利嵩至致世衡命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見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龜棗上元昊元昊召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無書善楚極苦終不易言又數日召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矣乃褫衲衣取書以進

益智編 卷十五

三

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心知元昊所遣佯爲不知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聞天都乃爲野利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吊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沒其文雜紙幣中伺有虜出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

按夢溪筆談云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王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

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番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實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銀器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自此君

益智編 卷十五

十四

臣猜貳以至不能軍所記與前大異又以野利天都爲一人未知其孰是也據史野利王卽剛浪陵世衡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幾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夏隨爲鄜延路副都總管元昊反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賊曹成據道賀二州岳飛至茶陵奉詔召之成不從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破其砦兀朮與劉豫圍廬州岳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也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

益智編 卷十五

五

龔緩死卽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之期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國朝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

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卒見殺

成祖將攻大寧劉真等閉關不敢出上曰劉真無能爲也陳亨素摠誠於我但爲卜萬所制若以計去萬亨必來適邏騎獲二卒至乃作貽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毀詆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厚賚之置書衣中俾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真亨搜卒衣得書遂疑萬

益智編 卷十五

六

執下獄兵至襲破之

吳高楊文守遼東成祖語左右曰遼東雖隔山海數擾永平常思所以靖之吳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去高則文不足慮矣然非用智不能去之遂遣人賚書諭二人與文書則盛毀辱之與高書則盛稱譽之而故易其由若誤寘者二人皆以聞於朝朝廷果疑高削其爵獨命文守遼東由是兵無紀律人懷疑貳不敢數出矣

正統時閩賊鄧茂七戰死餘黨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多仗之千戶龔遂榮

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伴使譟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伯孫械之京師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人貢胡忠安公漢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興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

嘉靖中倭寇圍巡撫阮鶚於桐鄉攻城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有麻葉徐海二酋乃歸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綺繒數千疋月下昇送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

益智編 卷十五

十七

有異志遂拔砦歸城得不破



益智編卷之十六

兵戎類五

戰略上

比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覆伏兵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

益智編 卷十六

一

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役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坐猶守也

晉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僞以衣飾爲人形建飾以

先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按燕悅綰與冉閔戰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祖此

越伐吳吳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及昏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令左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達旦亦中分其師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比越左右軍遂涉而從之大敗之

益智編 卷十六

二

於沒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闔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曹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爲當



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苗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按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擣虛之計與操略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寡之本屯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

益智編 卷十六

三

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己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無敗乎

魏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騎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燄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刎

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廉頗問曰可掾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皆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益智編 卷十六

四

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奢曰內之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欲戰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

漢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定魏爲河東郡

按杜佑通典云軍行遇大水無津梁舟楫以木罌度用水縛瓮爲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間闊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所謂木罌瓶卽此法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淵遣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出其北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

益智編

卷十六

五

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國初故元梁王師下普定遣達里麻軍曲靖以備我師沐英謂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別遣數千人

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元軍見之陣動英乃督師濟江麾兵進戰敵衆披靡生擒達里麻成祖師至淮上盛庸領兵數萬戰艦數千艘列淮南岸上命將士艤舟編枳揚旗鼓譟若將臨河者而別遣丘福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漸近敵營舉砲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棄戈甲而走盡獲其戰艦逐濟淮

朱能討安南 成祖勅能曰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以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

益智編

卷十六

六

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諸將如上旨果敗之于嘉林江

韓信與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乘勝遠闔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

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合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音殺依山而望趙軍誠曰虜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莫信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奔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所出奇兵二千候

蓋智編

卷十六

七

趙空壁逐利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勝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兵遂亂漢兵夾擊大破之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此勝何也信曰此自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淮陰用兵最奇而井陘一戰尤奇其奇不在背水陣而在馳入趙壁立漢幟蓋巢穴既傾則耳目

回皇心膽俱喪雖百萬之衆不戰自潰胡藩之襲慕容超周法尚之敗樊猛張須陀之破盧明月韓斬王之斬劉忠近代張式之之殪閭寇皆此法也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請其將反法尚遂奔周陳遣樊猛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皆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闕者自當于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騎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比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

蓋智編

卷十六

八

疾走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舡浦中伏舡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大敗僅以身免

隋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視阿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羅士信泰叔實請行于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實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

宋長沙賊劉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莫敢攖其鋒韓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按兵不動者屢日衆莫能測一日與蘇格便服聯騎直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其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面山上戒曰賊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卒植旗蓋于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遂潰亂上下夾攻大破之

國朝張楷旣破闖寇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龍山兩

葢智編 卷十六

九

山巔皆賊寨會日昏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燎環山走達曙以備賊選精銳三千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閫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兵已據其寨發其滾木擣石下殪之死者萬數觀音遂平

韓信襲破齊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救齊或說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

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曰吾知信易與耳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與信夾濰水陣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遂平齊

按唐太宗預壅洛水上流候賊半渡決堰而敗劉黑闥與此同

周亞夫擊吳楚因自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葢智編 卷十六

十

人謂伏於峭澗阨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滑澗間果得吳伏兵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肯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饒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阨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

既餓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魏元忠曰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俱爲上策

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雕者也乃從百騎往馳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不敢

益智編 卷十六

士

擊我乃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復還至其騎中解鞍縱馬卧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馮異與赤眉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出兵所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旻以示弱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

潰追擊大破于峭底

唐吐蕃寇臨洮王駿率所部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以拒之吐蕃將率兵繼至駿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

岳飛屯宜興與兀朮四戰皆捷敵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

王霸馬武攻番蕞蘇茂將兵救之武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

益智編 卷十六

十二

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閉營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以精兵承其弊乃可克也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破走茂復求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安坐不動吏士皆曰賊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不得戰果引去

晉周訪擊杜曾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畏訪先攻左右甄訪令其衆曰一甄

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且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勇奔赴曾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甄音堅即左右翼也

五代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楊行密遣王景仁救之師範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破之遂斬友寧

益智編 卷十六

十一

國朝李文忠救大同營于饒頭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林馬蔭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

東漢岑彭下巴郡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欲叛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還恐爲所制會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疋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

恐宮因縱擊大破之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鼓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益智編 卷十六

十四

道時冬月多雪使驢騾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勅吏士人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詔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

出北郭門入賀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詗計賊當退潛遣五百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

荊州刺史度尚討桂陽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闘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陽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

益智錄 卷十六

十五

所亡小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竟赴賊屯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國初李文忠破苗軍于於潛獲其寶貨甚富文忠恐士卒貪貨財莫有闘志因悉焚之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

段熲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責璽書召熲熲于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國孫策攻會稽王朗拒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

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暮四維然火詭朗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

曹操與袁紹拒於官渡荀攸言于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乃選精銳皆用袁軍旗幟

益智錄 卷十六

十六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

國朝靖難時南軍聚於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成祖遣李遠率騎六千擾其餉道令軍皆易彼甲冑使遙見不疑又恐臨戰難辨各插柳枝一握于背爲識遠至濟寧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其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運饒軍士敗走而德州兵氣索矣孫權遣周瑜逆曹操于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開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又預備走舸係大船後引次俱前時東南風急蓋以千艦最著前中流舉帆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操軍士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操敗走

我太祖帥諸軍入鄱陽與陳友諒遇于康郎山上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至晡東北風起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聞敵者令敢死士操之

益智齋 卷十六

十七

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舟數百艘悉被燬死者大半

震濠退保樵舍伍文定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遏其徑渡時北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蕪灌油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達多竹葉火及輒然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司馬懿圍公孫淵于襄平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欲移營懿令軍中敢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晝夜不息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食資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粮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粮垂盡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兩故雖

益智齋 卷十六

十八

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兩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兩下淵突出懿擊敗之

田國讓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晉蓬陂塢主陳川以衆附石勒祖逖率衆伐之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潛鎮東臺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



擔米偽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  
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相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勤  
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遂遣潛等追擊於汙水盡獲之  
豹乃宵遁

慕容恪擊姚主閔閔所將多步卒將趣中林恪忝軍高  
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  
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  
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  
又自以衆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  
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善射者五

蓋智壽 卷十六

十五

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望見大懼知爲  
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

蓋智編卷之十六終



Z1181888446828